

星辰書系③
李常傳 譯
(前篇)
疾如風徐如
掠如火不動如
一代名將
豐臣秀吉

星辰書系③

李常傳 譯

(前篇)

一代名將
豐臣秀吉

星辰書系
③
一代名將
豐臣秀吉
(前篇)

星辰出版社

■(封面圖示)揮刀斬向武田信玄之上杉謙信。
■(封底圖示)加賀國一向宗徒之叛亂。



豐臣秀吉出身於尾張中村的貧苦之家，在短短的數十年之間，以其嶄新的戰術，靈活的政治手腕，一躍而成爲歷史上之第一個，統一全日本的武將。其間波瀾萬端，曲折變化，由作者司馬遼太郎以其細膩的筆調，娓娓道來，閱後實令人有賞心悅目之感。

一代名將
豐臣秀吉



■武將秀吉的雄姿。

織田信長戰像（右）

織田信長之像（上）。

德川家康之戰袍（右）。

高擧十字架旗幟出陣的高山右近（下）。

出陣する右近　十字架の旗をかけ、クルスをつるし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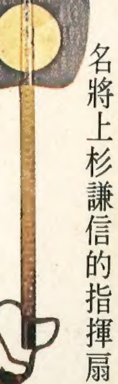
安土城的天守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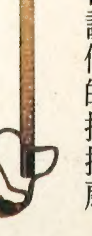


織田軍的火繩銃（有效射程150公尺）

謙信酷愛的琵琶。　　謙信的頭盔。







名將上杉謙信的指揮扇。

豐臣秀吉（前篇）

司馬遼太郎著

李 常 傳 譯



稻葉山城（現今的岐阜城）



賣油時代的斎藤道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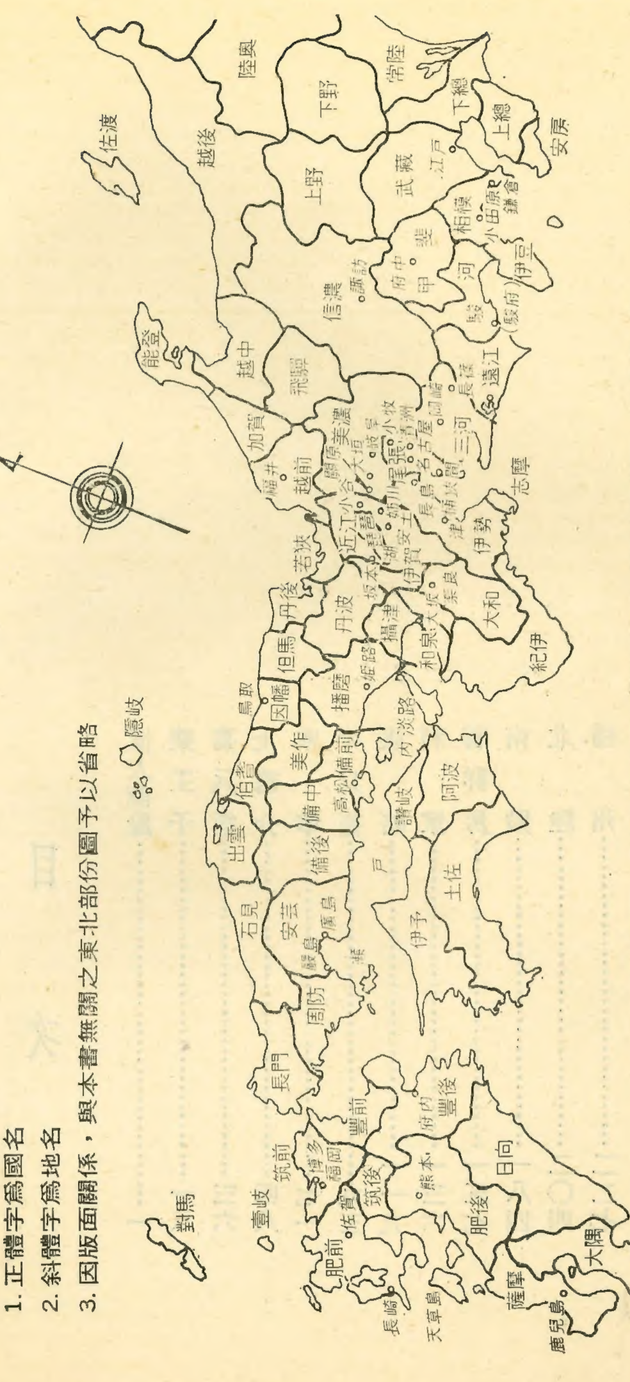
（下）因信仰基督教，日後被放逐的高山右近。



德川家康之像。



目次



豐臣秀吉簡介（一五三六——一五九八年）

完成日本統一的武將

繼承信長的人

秀吉乃是繼織田信長之後，完成了日本全國統一的武將。

據說，秀吉爲尾張中村（名古屋市）出身的小卒之兒子。很早就喪父，於是離家浪跡於尾張及遠江（靜岡縣）一帶。到十八歲之時，由於父輩友人的介紹，進入信長家服務。

剛開始之時，他只是信長的一名小卒而已，由於腦筋很靈光，一五六一年被賜號爲木下藤吉郎秀吉，始被提拔爲一名起碼的武士。

一五七二年藤吉郎消滅了近江（滋賀縣）的淺井氏，變成了小谷城主。據說，金色蔟生的葫蘆標誌，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使用。

信長越來越信賴秀吉，終於叫秀吉打敗中國地方的毛利氏。

秀吉用水攻毛利軍的高松城（岡山縣）時，本能寺掀起了叛變。當秀吉獲知信長因明智光秀的謀叛而死亡之時，立刻與毛利軍講和，很迅速的撤退。並在京都之南的山崎打敗了光秀軍。這是本能寺掀起叛變的第十一天。

信長有柴田勝家，以及瀧川一益的舊家臣。他們也在別處征戰，因而，不能很快的趕回來。於是，打擊謀反軍的勳功就歸給秀吉了。

完成了天下統一

秀吉把統一全日本的根據地設置於大坂城，並把京都及邊界的商人招呼到大坂（大阪），開始建築豪華的街市。

對於秀吉，具有能夠對抗的實力者唯有德川家康。秀吉與家康的衝突，第一次在尾張（愛知縣）的小牧發生，原因之一，乃是家康把信長之子信雄拉攏了過去。

這一次戰爭拖延了很久，秀吉方面的池田軍企圖在家康外出之際，攻擊三河（愛知縣），終於家康軍在長久手追上了池田軍，把池田軍打敗了。

對秀吉來說，這是很難得一次的敗戰。戰爭不斷的被延長，終於信雄與秀吉訂立了和平之約，好不容易跟家康和好。

這之後，毛利氏，島津氏（南九州）歸順了秀吉。

一五九〇年，秀吉向日本全國的諸侯下命令，攻擊了小田原的北條氏。這時集合的軍隊達到三十萬之衆。在早雲時興起的北條氏終於滅亡了。

這時，家康由於戰功，獲得了關東六國的領地，並第一次進入江戶城。

又如，在這以前始終不服的東北之伊達政宗，只好改變了態度，變成秀吉的家臣。

這麼一來，秀吉的勢力就遍及日本全國了。

距這五年之前，秀吉已由內大臣變成關白（輔佐天皇的大臣），翌年更升任爲太政大臣。由於非藤原氏成了關白，大家感覺到非常的震驚。

檢查耕地與沒收刀槍

秀吉爲了鞏固統一的基礎起見，重新實施了信長檢查耕地（調查及測量農民所有的土地）政策。

諸侯的力量是由其領地所獲得的農產物之量所決定的，因此，檢查耕地乃是重要的一件事。根據耕地的面積，模樣，以及收獲量，以決定年貢的大小。同時也製成了土地的底賬。使農民無法離開土地。

秀吉並沒收了農民的刀槍，他的藉口爲：在京都製造一尊大佛。眞正的目的，在防止農民叛變。

他也把商人及工匠等集攏到城內的市街，自行製造農民所需要的東西。如此這般，使武士，商人以及工匠，農民等的身份明顯化。

同時，他把零亂地被使用的貨幣統一了起來，並設置關卡，企圖使商業繁盛。

一方面，秀吉雖然禁止基督教（他認爲信徒以信仰爲中心，力量增強之後，將妨碍到國內的統一），但却使貿易更爲繁盛。

出兵到朝鮮

秀吉在統一了日本國內之後，更進一步，想在外國獲得領地。

秀吉為了妄想征服明朝起見，於一五九二年及一五九七年兩度出兵朝鮮半島，跟明朝及朝鮮的軍隊作戰。

起初，他攻陷了漢城，朝北進軍妄想跟大明為敵。由於明軍的奮勇作戰，日軍的士氣一蹶不振，終於乞求和平，領兵撤退。

不死心的秀吉又再度出兵。這一次也遭遇到朝鮮人強烈的抵抗，並被大明的軍隊團團圍住。

在日本國內，由於這一次的作戰，課稅繁重，農民們叫苦連天。

多數的人戰死。在厭戰的氣氛之中，秀吉鬱鬱以終。由於秀吉之死，戰爭告終，日軍也從朝鮮撤退。

秀吉死後，豐臣氏之力漸衰，終於被德川家康所滅。

（譯自上田正昭 樋口清之監印之日本歷史）

出版序言

豐臣秀吉（一五三六—一五九八），原名木下藤吉郎，後改名為羽柴秀吉，為日本戰國時代（一四六七—一五六八）末期，統一全國的武將。其父木下彌右衛門，曾為織田信秀（信長之父）手下的低官。秀吉早歲即離家，四處流浪，後經友人介紹成為織田信長的走卒。因為長於計謀，又富領導能力，在信長的數次侵略戰爭中，屢建奇功，甚得信長的器重，遂成信長手下的重臣。

織田信長於京都本能寺的叛亂中，被叛將明智光秀所逼自盡身亡。秀吉於主公信長遇害十一天後，殺了明智光秀為主公報仇，並繼承信長遺志，一一征服各地諸侯，完成統一全國的偉業。

秀吉於文治上亦有極大貢獻，他統一度量衡，鑄造貨幣，推行檢地（調查測量農民的田地）政策。並徵收人民私藏之武器，下令武士們居於城廓四週。這些措施是為了防止農民暴動，避免下級武士與暴民結合作亂。又令商人，工匠居於城廓附近，使民有所歸，於是日本的階級逐漸明顯。

秀吉並築大阪城，城中飾以精美彫刻與繪畫。在京都營建聚樂第（豪華別墅），內部網羅極盡當時之精美藝術。秀吉並恭請天皇蒞臨，以表尊重皇室之心。他對詠歌、茶道、能樂、歌舞，都表現出高度的欣賞能力，在戰爭中亦常偷閒與將士們行茶道之禮。秀吉認為茶道能使在戰亂中荒蕪散漫的人心歸於安寧祥和，亦可使武士和平民在和睦的氣氛中以禮相處，此舉實有助於國家

安康。

秀吉尚鼓勵貿易，吸收西洋文化。形成一種新時代的主流稱爲「南蠻文化」，以別於城市中之「城廓文化」，又因秀吉習性不拘小節，兼喜華麗，所以當時之化文以華麗典雅着稱，是爲「桃山文化」。

秀吉於一五九二年及一五九七年，兩度出兵朝鮮，企圖擴張勢力，但礙於日本兵不習大陸氣候，且長期作戰而士氣低落，又加上國內人民租稅苛重，生靈塗炭，因而撤兵，不再作渡海之想。

秀吉侍母至孝，與元配（北政所）相敬相愛，對其妾（淀君）亦愛護有加，可說是至孝，專一之士。又因秀吉生肖屬申，身材瘦小（一四五－一四八公分），體重不超四十公斤，加上其貌不揚，人諸稱其「猴子」。

秀吉之所以能青出於藍，而更勝於藍，大大超越其主公織田信長，不外乎具備——言而有信，寬宏大量，仁愛恕人，深獲人心四點。是故，我們可知，欲成正業者，除了叡智、奮鬪、機運，尚須具備以上四點。凡有志於成大功，立大業者，當引此爲鑑。

僧人商隊

一到日落黃昏，或許是由於遠山罩上一層薄霧，濃尾平原看起來無邊無際，總是帶着那麼一些悲涼的氣氛。這個地域有很多的森林與河流，尾張（地名）特有的淡紅色雲靄流入村裡面，旅行者不約加速了脚步。

這些旅者來自西方。

「瞧！那兒就是萱津村」

站在前頭的商人，指著露出雲靄的雜木林。

「今夜，就在那兒借住一宵吧！」

「好啊」

他屬下的商人們異口同聲的回答。

這是擁有兩匹巨馱獸，十個人手的商隊。以行商隊來說，規模還算盛大。

他們都是出家打扮。竹笠及頭巾下面的頭顱，皆牛山濯濯，沒有半根頭髮。

他們身着白衣裳，背上負着笈。乃是高野地方的僧人。

往昔，他們到處宣講高野弘法大師的功德，以信徒們的謝禮維持生活，即是雲遊四海的旅行僧。然而，到了這個亂世，形態也就逐漸的改變了。除了經典之外，他們還背負着商品到處兜售，差不多跟行商者一般無二了。

這些特殊的高野僧人被諸稱爲「做買賣的聖者」。

這裡所謂的「聖者」，並非中國人所稱呼的聖人。而稍帶着乞丐，乞物者，流浪者，以及淫人妻女的意味。

事實上，他們的生活形態就是如此。

「唉！這是什麼時代啊」

一個來路不明的小鬼，在看罷這個僧人商隊的舉止之後，以大人的口脗說了這一句話。

（俺不曾看到如此富裕的乞丐）

小鬼這樣的想着。這也難怪，被稱之爲「乞

丐」的聖僧們竟然擁有兩匹馬。而馬背上又載滿了富人才擁有的絹，錦之類。

一提起這些「聖僧們」，小鬼所居住的尾張村民都叫他們爲「夜路妖怪」。不但加以鄙視，而且，一向嚴厲的警戒着他們。

一旦允許他們在家裡過夜，只要一交子夜，他們就會到處「混水摸魚」，不管屋主的妻子或女兒，都不分老幼的一把抓。

中世在一片混亂之中行將閉幕。自從應仁之亂以後，戰亂之世已過了八十個年頭，想不到民力却更爲強大了。戰亂好像會便經濟成長似的。

大人物據地稱雄。在自己的領土內謀圖富國強兵，獎勵增產。這些物品由具有怪異機能的人運到各國販賣，於是商業大爲發展。

在往日的社會裡只有武士與農民，如今，商人嶄露了頭角，展開了縱橫無敵的活躍，終於這個世界就蛻變成金錢的世界了。

小鬼就在這個時代成長。他生於尾張國愛知郡中村的農家，他對耕耘田地的農民並不感覺與趣，而對那些鑽營於各國之間，不斷招財進寶的商人們，倍感神秘性與英雄性。

（他眞是一個奇妙的小鬼）

其實，這些高野僧人也一直在懷疑這個小鬼。今天早晨打從津島起，他就一直跟隨着這些高野僧人。

這個小鬼穿得很邋遢，因此，一開始高野僧人就懷疑——

（他是不是人家的孩子呢？）

他用稻草結着焦紅色的頭髮，身上套着一件破舊的綿襖，用一條粗繩繫在腰部。

「你到底是誰家的孩子啊？」

高野僧人問了他好多次，他都笑而不語。不過，他很惹人疼愛。展開笑容之時，口唇向橫裂開得好大，而且皺紋滿面。

（彷彿一隻猴子似的……）

高野僧人都不約如此想着。

叫一個人爲「猴子」，就算是孩子也消受不了，於是高野僧人叫他爲「日吉」。猴子爲叡山守護神日吉明神的使者。因此，「日吉」也可以說是猴子在宗教方面的美稱。

「喂！你爲何要跟隨着我們呢？」

「好玩嘛！」

看起來，「猴子」的確很喜歡做生意，好像樂此不疲的樣子。每逢到了一個村落，他就會幫忙做生意。他動作敏捷腦筋又靈光，而且，算起錢來特別的快速。

當高野僧人們在地面上排列着小石頭，焦思着應該找多少錢之時，「猴子」喜歡作壁上觀，而後，很快速的說：

「幾元幾毛」

他計算的快速，實在叫人咋舌。

「那兒，就是萱津村了」

當領隊的百阿彌陀佛伸出手指之時，「猴子」因工作了一整天，看起來已經很疲憊了，然而，他仍舊奔下河堤，跳入河流中，把一根竹竿插在淺灘。

「眞是要得！」

百阿彌陀佛在河堤上囁嚅着。

「尾張這個地方的人如何？」

「據說，他們都很機智。看了『猴子』就不難想像」「尾張的人，對於損跟利方面很機敏，而且又狡猾得很！」另外的一個高野僧人做了一般的評論。

（我們不如把這個「猴子」僱用）

渡過了淺灘，抵達對岸之時，百阿彌陀佛如此的想着。

「小鬼，要不要跟我們去旅行呢？」

「眞的？你們要帶我走？」「猴子」好像等待了這句話很久似的漲紅了臉孔，以興奮的語調說著。

「不過，你到底住在那兒啊？」

「在那兒……」

猴子指了萱津村。

「嗳！爲什麽不早說呢！我們預定到那兒過夜哩！這樣剛好。今晚就到你父母家借住吧！」

「這可不行啊」

「爲什麽？」

「因爲，那兒是寺廟。」

高野僧人仔細的端詳了「猴子」一番。

原來，「猴子」的家在中村，由於生母再度招婿，如今，已經被寄養在萱津村的光明寺。光明寺屬於時宗的寺廟，信奉眞言宗，跟大日信奉曼荼羅的高野僧人，儼然相對。

「原來如此，那麽，你是一名侍童嘍？」

高野僧人們轟然大笑。他們料想不到世上還有這種可憐兮兮的侍童。

寺廟裡的侍童原本是很可愛的。他們把額上的頭髮垂了下來，彷彿女娃兒似的，衣裳也頗爲華麗。長大了之後削髮，得渡之後爲僧。

如果是貴族或武士家的孩子，當他們當侍童的期間，家裡會送來很多衣裳及使用的道具，有時甚至派下人去關照他呢！假如家境貧寒，根本就不能做到這種地步。

「光明寺有幾個侍童呢？」

「另外兄弟兩個。」

「他們都穿得跟你一樣嗎？」

「不……」

猴子的臉上掠上了一抹陰影。高野僧人立刻察覺到：其他兩個侍童一定是富裕的農家子弟，穿着當然華麗。只有「猴子」穿得如此邋遢。

（這個「猴子」在寺廟裡一定受到冷遇）

百阿彌陀佛如此思索着。

「小鬼加入我們的陣營吧！在我們的社會裡沒有階級，一律平等。我們這些居住在京裡的僧侶是生意人。在馬背上載着京城的絹布及錦卷到各地富豪家兜售，換成亮閃閃的黃金。我們很富裕呢！譬如，我在京城裡就有三個老婆。」

「三個老婆？」

「猴子」以驚奇的語調反問。由這一件事就不難察覺高野僧人生活豪華的一般。

「既然身爲侍童，爲什麽整天不在寺裡面？不怕挨罵？」

原來，光明寺的住持下令「猴子」到津島的當舖送信。在歸途中他遇到了百阿彌陀佛一行人馬。

「回到光明寺之後，將够你消受的！」

「我不準備回去了」

或許，「猴子」已準備加入百阿彌陀佛的陣營中，做一個生意人吧？

說着不覺已靠近了萱津村。

「請借住一宵！請借住一宵！」

高野僧人一踏入該村落之後，就一面繞着村子，一面提高嗓門喊叫了起來。

「就請各位師父住下吧！」

如果是山國一帶純樸的村落，人們一定會這樣說的。因爲他們相信留宿僧人是一種功德，能够給子孫帶來無限的後福之故。

然而，尾張的街道上早已杳無人跡了！

「夜路妖怪來了！」就連走在街道上的人也加快了脚步家家戶戶深鎖門戶，來一個相應不理。不要錢讓他們借宿一宵也罷了，還要妻女受累，充當僧人的一夜情婦，誰又受得了？。

「請借住一宵！請借住一宵！」到後來連「猴子」也幫忙着喊叫起來了，但仍然沒有絲毫的反應。

「尾張這個地方缺乏人情味……」

百阿彌陀佛站在十字路上，長長嘆了一口氣。太陽已經下山了，百阿彌陀佛的臉也溶進了黃昏裡面。

「請在這兒等一等」

「猴子」感覺到憤憤不平。他深以爲拒人於千里之外，乃是尾張人之恥，於是跑遍了光明寺信徒們的家。

如果老太爺的信心較篤誠的話，他就去說服

老太爺，假若媳婦比較虔誠的話，他就去說服媳婦讓那些高野僧人留住一宵。

關於威嚇方面，僧人們有他們的一套。

——不留宿僧人，你們的子孫會受災受難。

或者，使他們不能够往生極樂世界。只要這麼一恫嚇，差不多的村民就會提供住宿。

「猴子」也照樣葫蘆了一番，到月亮東昇的時分，已獲得了五家的借宿之處。

「眞是托你之福」

百阿彌陀佛忘記了「猴子」是小不點兒，握了他的手，以大人之禮接待。

「如果有什麼地方感覺到不方便的話，請到光明寺告訴在下一聲。」

「猴子」亦隆重的返禮，一伸直了腰之後，就略咯的大笑了起來。

當他回到光明寺的時候，山門前站立着兩個手揷腰臉帶殺氣的侍童。一俟「猴子」登上了石階，他們就立刻享以鐵拳。

「你這個畜生瘋到那兒去了！」

叫罵者，乃是最年長的侍童——仁王。仁王跟「猴子」同鄉，也是居住於愛知郡的中村，然而，他並沒有看在同鄉的情分上善待「猴子」。

仁王的力氣連成年人也比不上。他把「猴子」整得死去活來。後來，這個仁王厭棄了僧侶的生活，在削髮之前逃出寺門，回到了中村當起了一名平凡的農民。

約經過了四十年之後，「猴子」經過了他故鄉的尾張國愛知郡中村。

一個人的命運是很難於預料的。

那個時候，「猴子」已搖身一變爲關白太政豐臣秀吉。掃蕩了小田原的北條氏之後，他已揚名全日本，並率領了日本最大的軍團衣錦還鄉。

在陣中，他叫來了中村的農民們，跟他們暢飲一番，接着，談起了逝去的往事。在那個時候，他突然問：

「仁王還健在嗎？」

「這個……」

中村的農民們頓時面無血色，他們猶記得仁王欺負「猴子」之事。豐臣秀吉是很寬大的漢子，這正是他的特色，然而，孩童時代的憎恨，可能又是另一回事。

「假如他還活着的話……」說到此地，豐臣秀吉的笑容消失了，從口角到面頰之間掠上了一層陰影。

「如果還在世的話，我要把他拖出來砍頭」

當然啦，這只是開玩笑而已，不過，農民們却把它當眞了。

「仁王已經死亡了……」

一名年長的農民牙齒打顫，惶恐萬分的回答。事實上，仁王還好端端的活着。

「喔！原來如此」

秀吉痛惜萬分的說着。仁王在往日太照顧他了，爲了回報，準備送給他一片田地，既然人死了，那只有算了。末了，他又說：「仁王的運氣太壞了！」假若仁王聽到的話，一定會大呼倒霉不止呢！這或許是秀吉給仁王的最有效復仇了。

接着，他又繼續的說：

「中村是我土生土長之地。我要使中村一帶的農民免租　並爲父老兄弟們効力」

農民們個個雀躍不已，相信仁王在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一定會搥胸頓足的！因爲他既然已經「死去」了，當然也就無法享受到這種特別的恩典。

自從仁王把「猴子」打得死去活來之後，後者更加的討厭「光明寺」了。

這也難怪。只要加入高野僧人的團體，就將有如百阿彌陀佛說過一般「沒有階級之分」。而且，又能够充分的發揮出他生意方面的能力，如此一來，將被僧人們另眼看待，至少將被當成大人禮遇。

（我討厭光明寺）

那兒是沒有前途的地方。即使才能揚溢，比

他人更努力也不會受到賞識。就算去求學——「猴子」本來就不怎麼喜歡求學問——也沒有多大的希望成爲一家寺廟的住持。只有富家子弟才有成爲住持的希望，像「猴子」一般的身世，將來是沒有什麼指望的。

（那麼，就逃離光明寺吧！）

其實，不溜之大吉也不行了。那一夜，衆多信徒來「光明寺」詢問說：

「貴寺要我們留高野僧人住一宵，我們是照做了。是不是眞有這回事？」

聽了信徒們的報告之後，住持大爲驚訝。

「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光明寺屬於時宗。高野僧人所唸的眞言以及膜拜的方式，最爲時宗不齒。在此情形之下，怎會把他們留置下來呢？

光明寺漏夜展開調查，結果發現高野僧人正在五幢的信徒屋子內呼嚕呼嚕的睡覺呢！

光明寺的執事立刻想到了「猴子」。

「是你玩的把戲嗎？」

「猴子」大方的坐在門檻處，一點內疚的表現也沒有。

「混賬！爲什麼僞稱是寺裡的命令？」

「爲了方便起見」

「什麼人的方便？」

「爲了方便高野僧人的投宿……」

寺執事在大發雷霆之後，把「猴子」綁了起來，然後，把他關入倉庫裡面。

（向這種生活告別吧！）

「猴子」的心裡充滿了希望，打算明天就加入高野僧的行列，牢牢實實的當一名生意人。

這麼一想，立刻有一幅美景展開於眼前，商人就像魔術師一般。單憑一張嘴，以爲算計，就能夠把東西換成金錢。他們不同於農民，非由田地才能夠生活。

「猴子」生於貧窮的家庭，眞可說嚐遍了辛酸苦辣。

離開萱津只有一里。

中村就在低濕地帶。五、六十幢農家皆是用粗木板釘成。雖然這裡盛產黑殼的肥蜆而聞名近隣，然而，只有肥蜆而已，至於居民呢？都長得瘦瘦矮矮的。

在這個多產蜆的村落裡，有一個叫木下彌右衞門的男人。

他就是「猴」子親生父親，不過，究竟不知爲什麼原因？「猴子」窮其一生都不曾提起過這個人。

彌右衞門在年輕之時到淸洲的織田家當一名的走卒，不久之後在戰場負傷，以殘廢之身回到了村落，當起農夫。

他如同一般走卒似的，娶妻安定了下來。他的妻子（也就是猴子的母親）是尾張御器所村人。御器所村是織田家家臣的領地。

接着，生下了「猴子」及妹妹。

到了猴子八歲之時，彌右衞門病死，母親變成了寡婦。

隣家有一個叫竹阿彌者。這個男人在年輕時亦到織田家服務過，當一名茶童。但不久之後也因生病， 回到了村子裡， 住到彌右衞門家的隔壁。

由於彌右衞門遺留有一些薄產，竹阿彌就入贅過來了。「猴子」也就有了繼父。

自幼「猴子」就不喜歡竹阿彌。

「你這一隻潑猴！」

竹阿彌把「猴子」看成眼中釘。竹阿彌不同於彌右衞門。不會馳騁於戰場，心眼兒自然就小了很多。

不久，竹阿彌跟「猴子」的母親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子叫小竹。後來，自稱爲秀長，由於「猴子」的推薦，一搖而身爲顧問，通稱爲大和大顧問。這個人具有大衆所欽慕的溫厚性格。

「猴子」的母親　夾於後夫與前夫兒子之間，甚爲左右爲難。竹阿彌當然準備把辛苦耕種的

田地留於親生的兒子。在不得不的情形之下，母親把「猴子」送進光明寺裡面。

即使這樣，「猴子」也只痛恨他的繼父，從來不記恨母親。日後，變成豐臣秀吉的「猴子」時常對人說：

「我沒有父親」。

他一向孝順母親。到文祿六年，其母以八十歲高齡逝世之時，「猴子」因為過分的悲痛而氣絕。

總之，「猴子」的身世是很淒涼的。當他被綁在倉庫裡面之時，他只能夠做彩色繽紛的夢，以便從現實獲得解脫。

翌日早晨，一旦被鬆綁，「猴子」就直奔村落，打算跟隨高野僧人做生意。

他氣喘呼呼的奔入信徒之家裡，上氣不接下氣的問：

「高野僧人呢？」

「老早就走了！」

據那一位信徒說，昨天深夜光明寺的執事來過了。他氣沖沖的說：

「身為光明寺的信徒，怎可以留高野僧人在家裡過夜呢？這未免太不像話了！既然夜深不便趕他們走，但是，在明天家家開門之前，必需叫他們走路！」

「真的不在嗎？」

「猴子」很失望，然而，並不絕望。因為他很富於計劃力，具有在一瞬之間想到妥善之策的能力，是故，在畢生之內不會有過失望的念頭。

（我可以先回家，在那兒想想如何的做一個生意人）

然而，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存在，那就是：當繼父獲知「猴子」被驅出寺廟之後，他一定會大發雷霆。

（好吧！我還有一個可行之計）

「猴子」爬上了通往光明寺的石階，若無其事的向山門撒尿。這麼一來，全寺的僧侶，侍童

，沙彌等一起撲向「猴子」。他很快的跑入大雄寶殿，躲在如來佛背面，大嚷着說：

「我要在這裡把事情辦完，佛就要降災給你們了！」

大夥兒都嚇呆了，在了不得已之下，執事僧說好說歹的把「猴子」拉開了。

翌日，「猴子」不知從那兒弄一把生銹的刀，在石砧上認真的磨着。

「你磨那個做啥？」

一個剛經過他身旁的寺僧好奇的問。

「用它來搔搔寺內某人的頸子……」

「到底用來搔誰的頸子？」

「搔過了就知道」

說罷「猴子」又一心一意的磨刀子了。

「只要在平常的日子裡不會欺負過我，我就不會去搔他的頸子。」

這一件事傳開來，當然又鬧成滿山風雨。執事的僧人決意請出住持。要求他把「猴子」趕出門。

執事僧名定漢，乃是從京城東山的歡喜天寺來的。他以滿口悅耳的京腔對「猴子」說：

「他們所說的，都是真的嗎？」

「猴子」始終不吭氣。

（被逐出門之後，我勢將受到竹阿彌的折磨）

「猴子」最害怕這一件事。

（既然他們非把我趕出不可，那麼，最好由他們帶我回家）

「定漢師父，我不能如此回去，因為家裡有竹阿彌」

「對呀！」

定漢也笑了起來。他對「猴子」的家瞭若指掌。

「你那麼害怕竹阿彌嗎？」

「我不是怕竹阿彌，問題是他畢竟是我的繼父」

「那麼，你要我做一些什麼呢？」

「求您帶我回家，當着我繼父的面，盡量說一些誇獎我的好話。就像——眞高興您把聰明絕頂的公子寄養在我們那兒。他比一般孩子勇敢，多謀，懂事。把他關在山寺，實在有違造物者之志，爲了他能够大展鴻圖，我們只好把他送回父親的身邊——」

「你眞是亂言胡語」

聽到此，就連定漢也定不下心了。

「我不能够信口雌黃。就連帝王也敬愛三寶，我怎能够昧着良心胡扯？」

「休矣！那只有燒掉一途了！」

「你要燒掉什麼？」

定漢本能的看了看「猴子」的面孔。

「燒掉光明寺。雖然我在這裡居住了多年，如今，也只有這樣做了。我現在就離開，但刮大風之夜我還會再來，點上一把無情火。」

「你發瘋了是不是？」

定漢慌張的抱住了欲離去的「猴子」。並恐嚇他說，如果你放火燒光明寺，我就叫地頭蛇把你燒斃。

「定漢師父，我如今已托身無處，當然也不會有失落的東西了。除了繼父之外，我並不害怕任何的東西。不管是用火焚，或者是用鋸子鋸，我皆無所畏。反正，我要放火燒寺。」

「你這隻潑猴！」

定漢只好屈服，答應到中村走一趟。

離開了萱津留宿的民房之後，百阿彌陀佛的一行，輾轉於尾張的每一個地方，終於來到了國境的阿野。

只要經過國境的那一條河就是三河國了。目前不但沒有橋樑，也沒有舟船。唯一的辦法是選擇淺灘，涉水而過。

「就這一點來說，那個光明寺的『猴子』非常有用處，就算是誘拐的方式，我們也應該把他帶來。」

百阿彌陀佛一面步下河堤，一面這樣說。

「如果您那麼中意他的話，我就折回去帶他來。」

隊裡的一個和尚停止了脚步，他個子小小的，名字叫小聖。

「那就謝謝你了。我們就在遠州濱松會合吧！」

「那麼，三河國要怎麼辦？」

「光走過去就行了」

領頭以淡然的口氣說。

三河具有純樸的國風，士庶們都非常的忠厚老實，是故，自古以來都是高野僧人撈錢的地方。如今，本願寺的南無阿彌陀佛（一向念佛）風靡了國中，攝津石山（大阪）本山的僧人們也頻繁的往來，國內的各寺也紛紛轉宗於其宗旨之下，甚至門徒的武士置於其管理之下，大法師差不多變成三河國的國王了。這是對高野僧人頗爲不利之事。

「所以，我們只要通過即行。越過三河到遠州，如此就有利於我們的買賣了。」

該領隊的判斷或許是正確的。三河本願寺的作風非常的頑固，揚言：

——不跟異教異宗的人碰袖而過。由此可見，他們是不會使高野僧人留宿的，更遑論購買他們的商品了。

「你要記牢啊，我們到遠州濱松碰面」

聽過了領隊的再三交代之後，小聖獨自一個人折回尾張國內。

小聖來到了萱津村光明寺門口打聽。村民們告訴他「猴子」由於跟高野僧人有了爪葛，如今已被逐出寺廟，大概已回到中村他老家了。

小聖離開了街道，進入羊腸小徑。不久之後，他就看到了通往池塘的水渠，而且，在老遠就瞧到了老榎樹。中村就在那棵老樹下面。

這是多麼單調的村落啊！

一片水澤，村落周圍縱橫地流着大小的河川

，乍看起來，好像村落浮於水面似的。

「請問，竹阿彌先生的家在那裡？」

小聖一跨入了村子之後，就問起了一個村民。後者告以居住在村子外圍。因爲那些分家，新宅，新家等皆散佈於村子的外圍。小聖前往一看，原來是一間簡陋不堪的房子。

「這種地方還能夠住人嗎？」

小聖愕然的站立好久。房裡傳來幾個孩子的嬉鬧聲，中間夾以嬰兒的哭叫聲。這一定是孩子衆多的家庭。

「請問，有人在家嗎？」

小聖在板門上一敲，立刻有一個和氣的中年婦女走了出來。她很可能就是「猴子」的母親。

「請問這位大嫂，光明寺的侍童在家嗎？」

「唉！那個孩子不知惹了什麼禍…」

中年婦女扭曲了臉孔。她或許以爲「猴子」又闖禍了。待小聖告以有事相託之時，她才安下心的說：

「可能在附近的河川捉魚」

小聖謝了一聲，到村子內外走走。好不容易在村外的河邊小草叢內看到了「猴子」。

「喂！日吉兄弟！」

聽到有人在喊叫，「猴子」立刻抬起了頭，臉上刻滿了喜悅。

「你在捕捉鯽魚嗎？」

「不！我想捕捉水獺」

(又在吹了！)

小聖內心裡笑着。

「我特地從三河境的阿野折了回來，領隊的百阿彌陀佛希望你加入我們的陣營。」

「猴子」自從有生以來，不曾聽到如此富有魅力的話。彷彿河堤上響起了天樂似的。

「潑喇！」

「猴子」有如水獺一般跳入河水，爬到了這邊岸上。

「我一定要去！」

「猴子」把臉孔貼近小聖的面頰，有如囁嚅一般的說。就是這一句話，使「猴子」展開了波瀾萬端而曲折的生涯。

「我們在遠州濱松等你。濱松的惠福寺有一名叫與藏的和尚。只要問他，你就會知道我們居住在遠州何處」

「我知道了！」

「猴子」答應得非常的乾脆。

「我有很多事情要辦。請在三天之內上路」

說罷，小聖從懷中取了一個袋子，放置在「猴子」的膝蓋上。

「這是旅費」

「不必要」

「猴子」立刻把它歸還。

「拿了它，你就會被百阿彌陀佛所僱用」

「不是，我是要幫助百阿彌陀佛。以武家來說，是身當一名的客將。」

小聖被「猴子」的大口氣所震驚。不管怎麼說，他將身任百阿彌陀佛的一名部下。

「那麼，我只好把錢收回了。記住，在三天之內上路，趕到遠州濱松的惠福寺跟與藏和尚連絡。」

「知道了！」

說罷，「猴子」丟掉捕魚具，頭也不回的跑回去了。

「猴子」沒命似的狂奔着，胸部的鼓動加速，猛跳的心臟，彷彿要從口裏衝出來似的，昂奮已經達到了極點。

(這個世界還是需要我)

這是「猴子」頭一遭碰到之事，因此，不但心裏充滿了新鮮的感激，更萌出了無窮的希望。

那就是變成一個商人。高野僧人充滿了陰濕之氣，老是在暗地裏活動，而「猴子」的個性却是爽朗的，兩者完全不同。

(我並不想做高野僧人)

我只要向他們學習批貨、賣貨，以及獲利的

訣竅，在帶髮的情形之下做一個出色的商人。

回到家裏，「猴子」沒有向母親稟明一切，只是淡淡的說：

「我要去釣魚」

拿着道具及車子離開了家裏。海離開村子有四、五里。他到達河口，徹夜地釣起了鰕虎，約釣了兩百條之後，他把牠們運回家，剖腹取掉腸肚之後，用草繩穿起，吊在屋簷下晒太陽。

「媽，待牠們晒成魚干之後，大夥兒就把牠們吃掉吧！」

「猴子」有如耳語一般的說着。

本來，「猴子」的嗓門就够大了。後來，他被稱之爲日本三大嗓門之一。然而，這時的聲音却出奇的小。

「我們會吃的」「猴子」的母親是「女子無才便是德」那一類的婦女。她聽到了兒子的叮嚀之後，不斷的點頭。然而，她做夢也沒有想到：這個前夫所生的兒子，爲了在離開她之前表示歉意，才晒了那麼多的魚干。

這一夜，「猴子」懷着悲哀的心情離開了中村。

他身上帶着一貫的永樂錢，那是他亡父留給他的唯一遺產。

他取道北方走去。

翌日早晨，他就抵達了清州，在這裏，他採購了一個笈與一些木綿針，把木綿針放置於笈裏面，改向東邊方向走去。他準備以賣針所得換取路上的食糧。

（在旅途上，一貫錢總有用完的時候，假如沿途做生意的話，錢就永遠用不完了）

這個小小的尾張人由於本身的境遇，悟出了這個道理。

「猴子」一心一意加速腳步，往東邊走去。

其實，在遠州跟前的三河已發生了預料不到的一件事。「猴子」根本就無法預測到這一點。

原來，在三河安城南方的上宮寺附近（該國

最大的本願寺），不知何故，百阿彌陀佛所率領的高野僧人，跟一向念佛的本願寺門徒起了衝突，以致，全部被屠殺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根本就不能到約定的遠州濱松。即使「猴子」到那兒，他也永遠找不到牽着兩頭馬做生意的高野僧人。

自從走出清州之後，「猴子」預定每天走七里路程，當夜在靠近桶狹間的有松野宿，翌日越過了三河境，到了黃昏時已抵達能看到岡崎城的矢作川了。

在途中，每當經過村落之時，他總是會把腳步放慢，兜售木綿針。有人購買的話，他就把笈放了下來，賣完又匆匆的趕路。走到了村子外面之時，「猴子」就會跑起步來。

以諸如此類的方式，第二天就抵達了矢作川，速度可說相當之快。

藥王子

在三河矢作留宿之時，
不要忘了去找藥王子。

三河的矢作地方，有一個頗具盛名的浪蕩女。她有一棟房子，僱有幾個使喚的童男童女，如果有旅行者通過街道的話，她就會叫喚一聲，判斷他人品的善惡之後，把他留下來過夜，並刻意的服侍他。

這一天。

這個矢作的藥王子出外採藥草。她穿着豪華，有如都市的貴婦人似的，就連一名侍童，以及兩名侍女也穿得非常之體面。

在歸途中，當她走到矢作川的河原之時，看到了一幅奇妙的光景，一個半大不小的男孩子在河原上舖板子，在上面寫文字。

（唉！他竟然會寫字）

有如看到跳蚤在表演特技似的，她震驚了一下。在那個時代裏會寫文字的人，只有寺廟的僧侶，城中的富豪而已。就算是相當著名的侍從，也往往是一字不懂的文盲。

那一個穿着污穢白麻齊膝短褲的旅行少年，就在河原的小石上放置木板，彎彎曲曲的寫起了字。而後，他站立了起來，走到渡船場的巨大樟樹旁，把寫好字的木板吊了起來。

這些動作，引起了藥王子的興趣與好奇。

她趨前看一看，原來是一篇傳言——

敬告在尾張光明寺門前見過面的高野師父們。

據聞您們被上宮寺的門徒打死了，其中有一個人逃出重圍方免於難。

雖則如此，但在下始終尋找不到。

然而，我們既已約定在遠州濱松見面，我只好寫這一塊傳言，聲明把它廢止了。

（什麼？他叫做猴子？）

藥王子把署名與少年人的臉孔對比了一下。看起來，那一張臉孔蠻惹人憐愛的。

「猴先生」

藥王子這麼一叫，少年人轉過了頭，把眼睛睜得好大。

（她是天人嗎？）

以不曾見過世面的「猴子」來說，那個用衣袖遮着太陽光的藥王子底芳姿，無疑是這個世界的第一佳人了。

然而，「猴子」也够大膽的。雖然最初有些失態，但他很快的冷靜下來，以十足大人的口脗說：

「妳在叫我嗎？」

「你這些字寫得很好」

藥王子對「猴子」，自以為是大人的擧止，打從內心裡覺得可笑。

「妳是那一家的千金小姐？」

「猴子」有生以來，第一次與藥王子一般標緻的女人講話，因此，又有些忸妮了起來。

藥王子禁不住笑出聲來。「猴子」或許也感覺到自己的滑稽，撲嗤地笑出聲來。

如此一來，他倆之間的距離又拉近了一步。

「今夜有住宿的地方嗎？」

「還沒有找到呢！」

（不知他長成了沒有？）

藥王子端詳着「猴子」的體態，不覺又對「那事兒」感到興趣。

「今夜，就住在我家好了。我是這裡的浪蕩女。你知道嗎？」

「不知道……」

（看樣子，他還是沒長成的孩子。）

在歸途中，「猴子」應着藥王子的要求，說明了傳言板上面的含義。

「聽說，高野僧人有九個人被殺了。只有一個人逃亡，我也不知道他的去處。不過，既然有約在先，我只好寫下那一篇傳言。」

「你眞有義氣。」

「我在這個世上空無一物。如果沒有義氣的話，那就沒有人會理會我了。」

「爲什麼高野僧人被殺了呢？」

「因爲吵架。」

據「猴子」的調查，在那一天的黄昏之前，當高野僧人通過上宮寺一帶時，門徒們擁了過來，大聲嚷着說：

「假的僧人來了！」

雖然同樣地信奉釋迦佛，然而，高原的眞言宗與本願寺的淨土眞宗却勢不兩立。

眞言宗以大日如來爲宇宙的中心，阿彌陀如來只不過是其一種的表支而已。以階級來說，大日的侍從可說是阿彌陀如來了。這個侍從的阿彌陀如來只是處理人類的葬禮而已。一有人死亡，阿彌陀如來就會從淨土乘雲來迎。換句話說，他只扮演迎接死者的角色而已。

然而，門徒——也就是以親鸞爲宗祖的本願寺淨土眞宗却不同了。

阿彌陀如來對他們來說，就是宇宙的主角，也就是中心，當然就沒有其他佛的存在了。更明白的說，即是所謂的一神教。

這個宗旨是鎌倉時代的親鸞所制定的。在當時就不怎麼時行，親鸞死後差不多被埋沒了。

他的子孫非常的落魄，代代皆是貧僧，彷彿一直在京城的眞葛原附近守着親鸞的墳墓似的。

不過，到了第八代的蓮如之時，竟然再度的復興了起來。

蓮如爲室町中期之人，趁着亂世到諸國推廣教義，尤其是在北陸與東海之間，竟然有如火燒一般的蔓延開來。

例如在加賀國之內，由於門徒的蜂起，國主富樫氏被推翻了。到了「猴子」的時代，加賀由僧侶及地侍所把持着 ， 形成了宗教共和國的外觀。

「在不久之後，三河可能也會變成加賀一般。」

藥王子說罷，皺了一下眉頭。

由這一句話推敲起來，她雖然居住於門徒極爲猖獗的三河，但她不可能是門徒。最好的證據爲：

「如果變成這樣的話，我就要逃到國外。」

她以小聲說着。看樣子，她好像很害怕。

有如加賀的情形一般，在這個三河國內，只要是異端者，很可能像高野僧人一般被殺掉。

然而，「猴子」的步伐却非常的沉落。對於他來說，所謂的宗旨是不關要緊的。

(我的運氣太壞了。)

好不容易決心要做一個商人，如今，所寄托的高野僧人竟然被門徒殺死了。以後應該怎麼辦才好呢？

不過，「猴子」的憂鬱很快的就煙消雲散了。一刻鐘之後，他好像變成了別人似的，手舞足蹈了起來，彷彿飄飄欲仙似的。

「哇！癢得叫人受不了！」

在舒適的浴桶裏，「猴子」叫嚷着，嘻鬧着。藥王子這個浪蕩女未免太奢華了，他連這種浴桶也不曾看見過呢！

「這不是極樂淨土的設備嗎？」

「猴子」這樣想着。周圍用檜木板圍着。室內埋着兩個大鍋，一個不斷冒出熱氣，另外一個大鍋裝滿了冷水。

他身旁有兩個童女服侍着，她們用手指去刮他身上的污垢，這麼一來，他就跳起來好高。

「不要胡鬧，就快完事了。」

童女責備着他，但他却因忍不住，不斷的扭曲着身體，裂着嘴直笑。他的股間已十足的成熟了。

一名童女輕點着頭，在充分的確定了它之後，在「猴子」爬出浴桶之前，逕自的把浴桶的栓拔掉了。接着對一旁的藥王子悄悄的說：

「『猴子』已變成了一個偉丈夫了。」

「如何偉丈夫法？」

「如此這般……」

說罷，童女在虛空中用手指比劃了一下。在藥王子的眼裏，那未免太誇張了一些，因此，她不止一次的問着：

「是眞的嗎？」

「猴子」終於走出了浴桶。

（喲！）

「猴子」瞧了瞧爲他準備好的豐盛晚餐。

「藥王子殿下，這是不是夢境？」

「不是夢境，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猴子」狐疑萬分的舉起了筷子。雖然出身寒微，却顯得很文雅，實在使藥王子感覺到意外。而且，他又會寫文字，又會作各種的法事，這些都是寄養於寺廟裏所使然。

「猴子」在吃完飯之後，才確定一切都是眞實。魚肉都是有香有味的。

爲什麼藥王子能過這種奢侈的生活呢？爲什麼能賺那麼多的金錢？他急切的想問藥王子其理由及方法。這是異常而近乎執拗的詢問法。

藥王子笑着，稜模兩可的回答，然而，「猴子」強烈的好奇心並不允許她如此。

「妳的說法，我聽不懂。」

「總之，工作才能過這種的生活。」

看起來，藥王子已經疲於應付了，才如此的回答。

「到底如何的工作，敎我秘訣好嗎？我也會拼命的幹。」

「你不行啊！」

「是不是我出身太寒微？」

「我的出身也高不到那兒去。」

藥王子出身的寒微，更加深了「猴子」的關心。既然出身不相上下，我必定也能够做到她的地步。

（這個人有點古怪）

「猴子」異常的向上之心，使藥王子頗爲感動。

的確，他是不折不扣的男子漢。

因爲在藥王子的香閨裏面，已經向她的身上表示他是十足的男子漢。在內心裏，藥王子暗暗地吃驚。

（他的膽量眞不小。）

最初，在薄棉被之中被藥王子擁抱之時，「猴子」確有如小鳥般的顫抖着。不過，等到她再度擁抱他之時，他却變成了生龍活虎般，展開了自信滿滿的攻擊，而且，一次又一次的持續着，待藥王子醒過來之時，主客皆已感覺到非常的疲倦了。

（眞是有膽識的人。）

藥王子不得不這樣想，因爲浪蕩女老是透過自己的身體衡量一個男人的價值。

對於「猴子」來說，女人是首次的經驗，難免感覺到膽怯。但是在第二次去擁抱女人之時，却有如擁抱女人有一百年一般，完全不把她當一回事。

這不是顯示着他很有膽識嗎？

等到巫山風雨一過之後，「猴子」用毛布擦去自己脖頂的汗水，把肚子貼在床上，伸開兩脚，用兩脚去打睡床，死乞百賴地要求說：

「說一些故事給我聽聽呀！」

他的動作，一張惹人疼愛的面孔，看起來，跟一般天眞的孩子並沒有什麼兩樣。

「說些什麼故事嘛！」

藥王子說，她的說話語氣比進來香閨以前要謹愼多了。因爲，她已察覺到這個「猴子」與衆不同之處。

「對我有益的故事啊！」

「你將來要做什麼？」

「什麼都行。我夢想着腰袋裏始終有二十枚永樂錢，如此一來，當朋友們要去喝一杯之時，，我就能够即刻的請他們。」

「這是很有趣的夢。」

藥王子笑了出來，因爲這個夢想未免太小了一些。

「請朋友喝一杯，這是很有趣的夢。」

「當然有趣。如今，我還是一個毛頭小伙子，女人雖然剛剛領教過，但却不怎麼懂人世間之事。」

「猴子」稍爲想一想：

「我認爲：沒有比請別人，更令人感覺到快感之事」

「是這樣嗎？」

「不要說話」「猴子」突然哄然一笑，以十足成年人的動作，用手拍打着藥王子的身體。

「受人疼愛，那不是妳藥王子最瞭解的一件事嗎？」

「猴子」說了令人震驚的話。

藥王子給他洗澡，給他美味的東西吃，最後連身體也貢獻給他了。

「妳感覺到滿足了吧？」

「猴子」並非在諷刺，而是一本正經地瞧着藥王子的臉孔說。藥王子感覺到羞澀。

「然而，我却從其他旅行者身上挖錢過活」

「就是那樣，我也要工作賺錢，以便拿出二十枚永樂錢的零用。把它們放入袋裡走路。」

「只有二十枚的永樂錢，這個夢不是小得可憐嗎？」

——不會少得可憐嗎？藥王子這麼一問，「猴子」把背骨一轉，翻一個身，使肚腹朝着天花板，以鳥啼一般的聲音說，

「那就是本份麼」

從尾張中村爬出來賣木綿針到如今，不是一個很明顯的本份嗎？這是否能夠實現的夢呢？

翌日，「猴子」又開始他的旅行。

高野僧人既然死亡，一切希望都歸於泡影，如此一來，故鄉也回不去了。除了到處漂泊之外，已經沒有其他的路途可走了。

「猴子」終於來到了美濃。那時，以油商起家的齋藤道三，已經覇佔了美濃全國。到了他的老年期更在稻葉山興建了白灰色的城塞，威脅海道各國。美濃國的物產堪稱豐富，治安情形也良好，城塞中的市集採取免稅制，因此，各國的商人雲集，顯示出了極爲繁昌之氣氛。

當「猴子」輾轉於美濃國中，來到了這座稻葉山的城市之時，手頭的一些針都賣完了，完全地陷入了窮迫的境地。

販賣針所獲得的一些金錢，亦在漂泊途中用罄了。

在這以後的數年，「猴子」的青春過得非常的落魄悽慘。他輾轉於美濃，尾張兩國各地，或而賣身爲農奴，或而充任富貴家的奴僕，一直過着寄人籬下的生活。

在那一段時間之內，「猴子」有如奴隸，乞丐一般，日子過得非常之悽慘，終於在尾張海東郡蜂須賀村的蜂須賀的宅邸迎接了十八歲的青春。

（我想身任一名武士家的小廝）

他的心中萌出了這種的念頭。當他在這一棟宅邸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逐漸覺悟到武士比商人更有出人頭地的日子。

這一座宅邸的主人名叫蜂須賀小六。

他雖然不是荒野間的盜賊。

然而，營生的方式却有點相似。

在木曾川的三角洲地帶，蜂須賀家代代過着耕讀傳家的生活。但是，這並非這個家族僅有的營生方式。一旦發生了戰爭，他們就會投奔到穩操勝劵的那一方，在總簿記上他們的名字，借用陣地，以非法的手段賺取錢財。

這就等於所謂的趁火打刼，不過由於他們有或多或少的田地，又定居於村子裡面，嚴格地說來，也不宜稱之爲荒野的盜賊吧？

而這個蜂須賀小六就是黨首了。

他跟近隣的同道締結盟約，一旦發生了戰爭

，就統領他們投奔穩操勝券的那一方。

「蜂須賀小六及黨徒們，前來投効貴陣營」報到之後，立刻在總簿上書寫名字。該黨的首要人物有：稻田大炊助，青山新七，河口久助，長江半丞，加治用隼人，日比野六，以及河原內匠助等人。如果再加上小斷及侍從的話，往往會多達一千名之衆。

在這個時期，尾張仍未被信長的織田家所統一，以致，數處的織田家在互爭領土。如此一來，小六的工作就做不完了。

然而，在木曾川的對岸之美濃出現了一個齋藤道三統一了該國之後，小六就認爲：

「與其留在尾張，不如到美濃打天下，如此，很可能有大展鴻圖的機會」

主意既定，小六雖然居住於尾張，差不多等於作了美濃齋藤家的家臣了。

小六就是這種善於見風轉舵的男人，豐富的經驗，使他比一般的土豪更具有智慧及才識，同時，既然能够使同類的趁火打刼者心服口服，少不了有幾分的義氣跟體恤人之處。

有一天，「猴子」蹲在後院等待着小六的出現。不久之後，小六果然出現在走廊，看樣子，他好像要去方便。

小六有一張大臉孔，年紀約有三十歲左右，他看起來很平易近人。這可能就是他能够統御同黨的因素了。

「我以爲是誰，原來是『猴子』啵！」

小六用粗獷的土語說。

「是！」

「猴子」的前額觸在地面上。看起來很惹人疼愛。小六一向就喜歡這個「猴子」。

「大人，請容許在下禀報一件事」

「爲什麽？來得這樣的突然？」

說罷，他忽忽地如厠，很快的又出來。「猴子」用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看着他。

「你是不是找到了好差事了？」

「沒有…只是…」

「猴子」以乞求的口脗說：

「我想到武士家做事」

他這麽一說，小六也大吃一驚。

「你說什麽？在我家服務，不就等於在武士家做事嗎？」

「不是的，我既然這麽決定，就準備住進幕府僚臣的小廝陋房了」

「嗯：原來如此」

小六點了點頭。這個頭目的魅力或許就在此地。他說那是好主意，接着，乾脆蹲在走廊，爲的是：想用心的聽聽「猴子」要說一些什麽？

「猴子」很感謝這個親切的僱主。後來，小六被「猴子」(豐臣秀吉)羅致於旗下，變成了旗下最有力的人，終於使阿波蜂須賀家擁有了二十五萬餘石的領地。

「好吧！我替你打主意」

小六爲「猴子」動起了腦筋。

諸如這般的主意，對小六來說，不過是雕蟲小技而已。因爲打從年輕時代起他就輾轉於各地，到處招兵買馬。如果要論及從美濃到東海地方的武將之優劣與將來性，沒有比小六更適當的人材了。

「我認爲駿河的今川家比較好」

小六這麽說。

他並不對「猴子」說到尾張的清洲織田家工作吧？原來，清洲織田家的當主信秀在這個三月因急病死亡了，其子信長繼承了他的位子，不過，人們對這個幼主的批評很惡劣，因爲他禀性魯鈍，甚至連人名都記不清。

「清洲織田家早晚會滅亡。其東隣三河松平家的當主廣忠大人逝世，應該繼承他的竹千代(家康)，如今被捉到駿府今川家當成人質，以致，國內紛擾不堪。對了，不妨到美濃的齋藤家…。」

小六稍爲思考之後，如此的說：

「我看還是算了吧！因爲道三大人已經很老了。其子義龍大人也不致於在東海稱霸，因爲他不是這種料子。」

——如果一定要到武士家做事的話……。

小六頓了一下才說：

「不妨到駿河（靜岡縣）的今川治部大輔老爺（義天）那兒効勞。他的領土橫跨駿河、遠江兩國，他是室町將軍親近的人，頗得海道衆民之心。

只要今川揭竿而起，連尾張的家臣也可能捨棄織田家，而去投靠今川。如果這都變成事實的話，那麼，即使身任一名家臣的使喚者，只要主家的勢力一膨脹，身價就會隨着而增高，到了將來，不難變成牽馬的侍者。

那等於放長線釣大魚。如果我沒有那些田產糾纏的話，我就要騎着一匹馬，帶着一支槍，前往投靠今川家。」

（我也會這樣做呢！）

「猴子」聽着，一顆心開始猛跳了起來。

「像我這種沒有能耐的人，也可以變成騎馬的官嗎！」

「什麼都要靠運氣啊。單憑活動及膽識是不夠的。瞧瞧我罷！我雖然還算是一條漢子，然而，如今仍在打野外，向人借陣地過活。看樣子，將來的出路很有限。」

他好像不是說給「猴子」聽，而是在開自己的玩笑。

「您在說笑話了」。

「猴子」抬起了他的面孔，笑出了一臉的皺紋。以開玩笑的口昭回答說：

「如果照您所說，我在今川家出人頭地的話，我一定回來迎接大人您……」

「好啊」

小六仰天大笑。

幾天之後，「猴子」從尾張消失了。

在旅途中，「猴子」仍舊賣針維持生活。做生意習慣了之後，他的口才也變得非常的流利了。

每逢到了村子的十字路口，他就會慢條斯理的取出針，大模大樣的說：

「我所出售的針與衆不同。美濃國以出產好針聞名遐邇。不要把它們跟等閒之輩打造的針混爲一談。美濃國的鐵匠們以玉鋼打造刀劍，有時在打造刀劍的空檔，他們也會打造一些針鑽之類。那些針也就是我手中的針。」

說罷，他拿起一支針，用手指扭彎針身，證明它富有彈性以及鋼質的良好，以此做爲推銷之術。

盡管「猴子」費盡了心機，但生意還是不好做。

沿着街道的村莊居民，好像不短缺任何的用品，更不想購買針線之類。一進入了羊腸小徑，靠近山地的地區，差不多每一座村落都有打鐵舖子，針線等，皆可以自足自給。那兒雖然有米糧，但却沒有通貨。

雖然「猴子」很努力，但生意却非常的清淡，甚至連一天兩餐也吃不成。

不久之後，「猴子」踏入了駿河首都駿府城。

（喲！想不到這樣的寒酸）

「猴子」大爲失望。它實在不配稱之爲都市，比起美濃的稻葉山城的繁榮來，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鄉村了。美濃的齋藤道三爲了能够迅速地動員軍隊起見，使那些侍衞們離開彩邑，在城中興建武家邸宅街，使他們常住在那兒。這種獨創式的方法，仍未被其他的諸候們所效法。

其他諸候的做法還停留於中世的階段，武士們差不多居住於領地的村落裡面，一旦到了交戰前夕，才集結到城塞裡面。

爲此，城塞裡面並沒有城市的形態。美濃稻葉山城由於有所謂武士的消費階級常住起見，有

衆多販賣其生活用品的市集，由於商人們擁集，顯得熱鬧非凡。

然而，駿府却沒有這種現象。

不過，它却有另一種的情趣。

那就是：所有的邸宅都顯得非常的古雅，尤其是今川大人的公館，往往會使人想到——

（京城的皇居也不過如此而已）

的確，這座公館極盡雅緻的能事。石塀裡面的庭院草木皆被整理得井然有序，就連假山的樹木也顯得若隱若現，很顯然的下過了一番匠心。

（總之，這跟織田家的清洲城塞有很大的不同）

相比起來，尾張的清洲城塞只不過是充滿了馬糞臭味的街道，以及簡陋的投宿處而已。

這或許是由於今川家代代憑着他們的富強，把京城的文物移入駿府的原故。除此之外，今川家的家系裡亦溶有京城文化的血液。追隨足利二，三代將軍的今川了俊就是名噪一時的文學家。雖說了俊的時代已成明日黃花，然而，當代的義元也是京城文化的愛好者。他喜歡宴請京城的公卿，席間並有繪像師，歌妓等助興。

他本身也學習公卿，臉上施着薄粧，畫着高高的兩條眉毛，並且把牙齒染黑。

「猴子」到街旁的茶店吃餅。

季節已是暮春。

春季已經到了盡頭。

陽光逐漸的熾熱了。「猴子」日益感覺到窘迫。假如這樣下去的話，有一天準會餓斃。像這一類的屍體。「猴子」已經在路旁看過了好多次了。

（不如回去吧……）

「猴子」朝西邊的方向移動了脚步。就算是回到了故鄉，在那些包括繼父竹阿彌以及異父弟妹的家族內，根本就沒有他容身之地。

他走在街道上，朝遠州移動着脚步，其時背後已經出現了富士山。他有如被富士山追趕似的

走路，幾天之後，他已經走到了海邊。海是遠州灘。

（如此一來，這裡就是所謂的濱松囉？）

在海灘走路是不會饑餓的。「猴子」走到岩石地帶，扒着沙地揀了不少的蛤子。

然後，他在一旁起了柴火，把揀來的蛤子放入火堆裡面。

「小兄弟，給我一個吧！」

背後響起了另外一個人的聲音。一個武士跨下了馬，他的身旁有兩個差使。

「猴子」一向就非常的慷慨。

「眞鮮美！」

武士在馬背上讚嘆了一聲。「猴子」聽了好高興：接連的拿給武士好多的蛤子。

這就是「猴子」可愛的地方，也就是他與生俱來的豪爽性格。

「謝謝您小兄弟，我已經吃够了」

吃飽了蛤子的武士，如今對「猴子」萌出了很大的興趣，的確，越看越像猢猻。

——想他是猴子，却是人，想他是人，却像猴子。

古記的作者如此寫着當時的印象。

武士還很年輕。

他是今川家的家臣（在附近頭陀寺的部落擁有宅邸），名字叫松下嘉兵衞。

嘉兵衞在聽取了「猴子」的說法之後，立刻告訴他自己的名字，準備把也當成小廝使喚。

（正中我意）

「猴子」在獲知嘉兵衞是駿府今川家的家臣之後，立刻緊依到馬騎旁邊。

「您能够讓我睡在小廝房間的一角嗎？」

「當然可以囉？」

嘉兵衞在好奇心驅使之下，點了點頭。最近，松下家老當主的源左衞門隱居了，嘉兵衞補了他的缺。由於年紀輕輕，對什麼事情都感覺到驚奇。

在歸途中，松下嘉兵衛在城門附近跨上了馬背，說道：

「猴子，我們一言爲定，從今天起，你就跟隨我吧！」

嘉兵衛的城館在東面，渡過馬込河，向東走一公里半的羊腸小徑，就可抵達所謂頭陀寺的村莊。

松下嘉兵衛的邸宅，四周用土壘圍繞着，並有一條深溝環繞其外，以土豪的公館來說，好像寒酸了一點。

大門是具有黑木門脚的萱葺屋頂。屋頂上並有臺子一般的構造。當敵人來襲的場合，可以在屋頂上排滿楯牌，使射手們潛伏着，以便射殺從門前小道衝進來的敵人。

（這種防禦設施仍嫌薄弱）

「猴子」以尾張人的感覺如此想着。

在尾張那個地方，由於半世紀以來，國內不絕地發生爭亂，以故，不管那一個家臣的邸宅都有高峻的牆，幽深的護城河，大門用釘有金屬零件的厚板深閉着，在邸宅四隅設置眺望樓，實在稱得上固若金湯。

人們居住在這種幽深的邸宅裡面，想着風雲隨時隨地都會變色，以一種惴惴不安的心境過着日子。

相比起來，駿河、遠江的和平未免太腐蝕人心了。「猴子」對這種和平大感震驚。

（長久呆在這裡的話，人心將有如死水一般，發出腐臭之味。）

……或許，我不會在這塊土地上呆很久——

「猴子」一站在嘉兵衛邸宅的大門前，就萌出了這種念頭。

「景色很美，不過防禦力薄弱了點兒……」

「猴子，你在說什麼？」

嘉兵衛嚇了一跳，因爲他根本不想聽「猴子」說出諸如這類的感想。

「據說尾張國不時有爭亂發生，就連你這個

小鬼頭也會說出令人忿憤的話，可見貴國人非常的好戰。」

嘉兵衛對這個尾張人倍感興趣。

在吃飯之時，他叫「猴子」坐在走廊，舉起了酒杯，準備把「猴子」當成下酒的佳肴。

「讓我們回到先前的話題吧！」

嘉兵衛喃喃的說着。

「在我國，如今連草澤之寇都不敢作亂，可以說已達到了夜不閉戶的境地。據說，美濃及尾張兩國盛行所謂的叛變，而駿、遠兩國都沒有那種現象。因此，我們大可不必有如尾張人一般，把城牆築得峻高，把護城河挖得那麼深。」

「貴國一向浪平無事，可賀，可賀！」

「不必說得那麼好聽。」

據嘉兵衛說，縱然敵人進攻，只要放棄這個邸宅，逃入引間城就成了。

至於逢到外征的場合。

「三河國的人將作我們的先鋒。」

松下嘉兵衛如此的說。

以駿、遠兩國爲根據地的今川家，如今，已經把西鄰的三河當成保護國，而三河最強的豪族——松平家當主的松平千代（家康）如今已被當成人質，一直被扣留於駿府。

是故，當尾張的織田氏侵入三河之時，即可動用三河國的兵士，至於今川的本軍則可以躲在後方，根本就不會傷及毫髮。

——所以說，這是一個很理想的國家。

嘉兵衛得意洋洋的說，然而，「猴子」却猛搖他的頭。

（長此下去，三河的兵士將因飽受磨練，而日益強壯）

這是猴子的想法。不過，事實上是不是這個樣子呢？

春去夏至，秋往冬來，「猴子」在這兒渡過了整整的一年。

的確，駿、遠兩國得天獨厚，冬暖夏涼，陽

光普照，山野間有吃不完的瓜果，海上的漁獲量頗豐，比起北方鄰國甲斐的酷烈自然條件來，簡直有地獄跟天堂的分別。

（這是一個與衆不同的國家）

「猴子」如此想着。因爲小規模的農家也驅使農奴，儼然過着相公似的生活。

這些不幸的農奴，絕大多數來自北方貧困的甲斐，衝鋒陷陣方面委給了三河國的兵士，耕耘的差事都使喚着甲斐國的人，由此可窺見駿、遠兩國人怠惰的一般。

（嗯……這兩國人確實得天獨厚。假如他國的兵馬一旦入侵，駿、遠的武士會拼死的戰鬪嗎？）

「猴子」眞是替這兩國人躭心。

嘉兵衞很欣賞「猴子」的機警伶俐，以及風趣的人品，於是，立即把他提拔爲倉庫的管理人。

「猴子」的職務是管理倉庫以及衣着之類，並負責物品的搬出與收納。嘉兵衞一定是把「猴子」看成充滿了義氣的人，「猴子」爲了感謝提拔之恩，日夜孜孜不倦的工作着。

（在這兒長住下去，絕對不能施展我的抱負。）

隨着日子的消逝，「猴子」的這種念頭越趨越強烈了。因爲始終沒有發生戰爭。如果世界一直寧靜無事，像「猴子」這樣的人，只有安份的當一輩子的「猢猻」了。

嘉兵衞

駿府有衆多的美少年，街道上有不少穿着華麗衣裳的美少年在閑逛。

這是有來由的。

原來，這是今川義元的一種嗜好，這個京都文化的醉心者，熱中於把京都所有的文化導入駿府，由於一切拘泥於京都的模式，連這種嗜好也引了進來。

「五山的僧人喜愛孌童。」

這是當時流行的一句話。

所謂的五山也者，乃是指京都臨濟禪宗的五大淵叢，也就是：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以及萬壽寺的總稱。

這五座山的禪僧雖然身處亂世，但仍固執着吟詠唐詩的傳統。同時，他們已經喪失了鎌倉初期的禪風，把少年引進寺裡，捕捉着那一種不可思議的美。

今川義元最憧憬於這種風尚，在城裡興建所謂臨濟寺的巨刹，從京都都招來了五山僧魁的滿本光國，自己屈身爲他的弟子，並取了一個——

「秀峯宗哲」

的法號，然而，義元得自滿本光國的影響，既非禪，也非詩，而是深深地體會到——經過五山方式飼育的孌童，竟然比女人更富於妖艷之氣。

在這種情況之下，臨濟寺自然就變成了孌童的巢窟。駿、遠兩國的人，皆爭先恐後地把美少年納入該寺，把他們裝扮成金雕玉琢的模樣。

除此之外，也有人從京都帶來美少年，他們雲集於駿府之後，不是認著名的武士爲乾爹，就是由寺裡的和尚爲他們取法號，他們皆翹首以待，希望能夠成爲今川義元的寵侍。

「駿府的美少年」

有如這一句話傳遍各國一般，駿府充斥着美

少年。

爲此，這兩國人對人的容貌就敏感了起來，容貌醜惡者被拒於千里之外。

（我眞是來到了奇妙的國家了）

當「猴子」知道了這個地區居民的癖性之後，心中大不以爲然。其實，像「猴子」這付德性的人，根本就不應該來此地。

第一，他那一幅「尊容」不應該帶到駿府的市街上。

「那個傢伙，還算是人嗎？」

差不多來往於城裡的人，皆縱聲大笑，極少部份不會笑的人，則向「猴子」投以同情憐憫的眼光。「猴子」一向緊閉着他的嘴，當他在尾張、美濃，以及三河等地流浪之時，根本就不會碰到這種倒霉的事。

（可能我長得太醜陋了）

來到了這個國家之後，「猴子」才破天荒注意到自己的容貌。

就算是那個親切主人的嘉兵衛，在第一次看到「猴子」的臉孔之時也嚇了一大跳，心中想着：

——世界上絕對沒有第二張這種臉孔——

以此爲動機，他特別珍視「猴子」，就單憑這個理由，他毅然的把「猴子」收留了。

有一天，嘉兵衛帶着「猴子」去拜訪駿府的大人物，想不到他因此而傷了「猴子」的心。

——啊！那是很珍奇的飼物！

無論是那一家的大人物，看到了「猴子」總是歡天喜地，口無遮攔的開玩笑。有時，甚至連嘉兵衛也會得意忘形的說：

——他呀！那是我在木曾捕捉的，不折不扣的眞猴子呢！嘉兵衛本來就善於察顏辨色的，雖說是開玩笑，但是把人說成猴子未免太過意不去了，於是，他立刻更換話題。

在嘉兵衛的邸宅裡，「猴子」一向不受別人歡迎。

只要「猴子」碰過門閂，大家就不敢去摸它了，而裝模作樣的對女傭說：

「拿鹽巴來！」

也就是說，必需把鹽巴洒到門上，大家才敢去觸摸門閂。不但如此，就連吃飯的時候，大家也忘不了排斥「猴子」。本來吃飯的地方在廚房，不過，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

「我不跟『猴子』一塊吃！」

只要「猴子」一踏進廚房，大家都會不約站立了起來，就連碗筷也不要了，重新到後院舖草蓆吃。

就由於這個原故，「猴子」的進餐時間被延後了，他必需爲自己準備飯菜，然後才能夠坐下來吃一頓飯。

（我是那樣齷齪嗎？）

「猴子」好幾次都想對他們大吼，可是到頭來都忍住了。

——爲什麼，大家這樣討厭我？

自從來到頭陀寺村的松下邸宅以來，「猴子」就不斷的思考這個問題。

第一，可能是由於異國人才受到排斥呢？以當時的實感說來，異民族總會給人一種厭惡的感覺。在所有的異國人之中，尾張人給遠州人的印象最差。

「狡猾的尾張人！」

遠州人破口大罵，尾張人富於商業天才，對於東西的利潤方面很敏感。關於這一點，純農地帶的遠州人始終無法理解，因此，就把尾張人認爲是盜賊了。

例如：「猴子」被嘉兵衛提拔爲物品管理者之後，立刻算定以廉價購入紙張與燈油的妙法。

「猴子」時常到近鄉侍者居處走動，跟管理倉庫的小斷稱兄道弟的親暱了起來，以便用最低廉的批發價格把紙張與燈油購買下來，一次就省下了不少的銀錢。

「那斷，好像會耍妙術」

就這麼一招，使所有的下人大不以爲然，因爲，他們根本就沒有商業細胞。

不僅如此，「猴子」還是一個節約狂呢！

當其他的下人在烤爐火取暖之時，「猴子」就會說一聲：

「兗了！」

立刻把爐火熄掉，一等到夜晚的降臨，除開必要者之外，所有的燈一律都熄掉。

就算是小廝在倉庫做夜工之時，他也會照例把燈熄掉。

「混帳！沒看到我在做夜工嗎？怎麼把燈熄掉了！」

「你可以早點起身做工啊，燈油必需用錢買，而太陽光却不費一文。」

眞的，「猴子」是令人討厭的傢伙。

而且，這樣還不够，他不時向朋輩說明自已行動的原理。

「我們既然被僱用，必需使老板賺錢，最少必需使他省錢。」

這個尾張人一直這樣信奉着，其他的小廝們團結了起來，咄咄逼人的說：

「你還不是佣人嗎？」

聽了這一句話，「猴子」總會嘲笑他們說，

「不錯，我也是佣人，不過我不像你們，我是以勞力做爲交易的工具啊！」

「什麼？以勞力做爲交易的工具？」

大家都對這一句話抱起了疑問。

「猴子」的眞正意思爲：「我並非聽候使喚的人，而是具有一個獨立之人的自覺，以貢獻勞力爲已任，使松下邸宅的經費節減，使主人嘉兵衞獲益，乃是我的應盡之責，也是我引以爲傲之事。」

然而，在那個時代裡，並沒有如何表現出那些的語彙。

所謂「交易」一事被大家所誤解了。

——那廝，很可能以少報多，一直在中飽

私囊。

小廝們都在背後議論紛紛，這些風言風雨屢次的被嘉兵衞聽到。

——仔細地觀察之後，嘉兵衞否定了這些風言風雨。不過，有一件事眞使嘉兵衞感覺到噁心。

「小廝是主人的手足。」

這個尾張人老這樣說着，他以令人恐怖的敏銳感覺觀察着嘉兵衞的表情，推測出他的要求。例如：嘉兵衞的鼻底響了一聲，他就會立刻的遞過草紙。

「他眞會巴結人。」

在開始之際，嘉兵衞也感覺到不是味道，不過，經過了不久之後就習慣了。到後來，如果「猴子」不在身邊的話，他就會感覺到很焦燥，甚至無法動彈。

在那個時代的佣人，儘管地位很卑微，然而，自我却很強烈，自卑心也很重，就算是身爲主人也不能汚辱佣人。如果遭遇到汚辱的話，則非報復以顯示出自已的英雄氣慨不可。這種作風，也就是當時被認爲最高妙的意識。

如此說來，「猴子」一般的做法，並不像一個男子漢，是應該加以唾棄的。

「那廝，很可能是農奴出身，跟常人確有不同。」

人們都如此的說。

這種觀察道出了「猴子」的痛癢之處，也可以說是正確的見解。如果「猴子」眞是這種階級的出身的話，即使他想舐一舐主人的皮膚，恐怕也辦不到的。

最後的一個問題是：「猴子」的臉孔叫人不敢恭維。

基於駿、遠兩州的風氣來說，這種醜惡的本身就「不對勁」了，不管「猴子」對主人如何的盡忠盡義，仍不會糾正過這種的「不對勁」，甚至還會給人一種醜惡的印象呢！

在四面楚歌之下，「猴子」對自己的醜相漸感不安。

——我要怎麼辦才好呢？——

在過度焦慮之下，他去請教主人松下嘉兵衛。

（好可憐的傢伙）

嘉兵衛很瞭解「猴子」的心情。

「猴子」實在是一個很怪的男人。

嘉兵衛這麼一想，抬頭看看後院。「猴子」蹲在地上，一面跳躍着，一面採着蒲公英，只在那麼一瞬之間，「猴子」的左手就抓滿了鮮黑色的花朵。

（他渾身揚溢着孩子氣）

這也是「猴子」的魅力之一，「猴子」天眞爛漫的心情，只有嘉兵衛能够領會，那些佣人們根本就察覺不到。

「你摘蒲公英做什麼？」

嘉兵衛微笑着問。

「大人，今天是鏡信院女居士的忌日啊！」

「唔，謝謝你還記得她。」

鏡信院，乃是嘉兵衛的母親之戒名。「猴子」來到這兒幫傭的第一百天就病死了。在生前，她很疼愛「猴子」時常給他東西。「猴子」惦記着這一份恩情，每逢她的忌日，總不會忘記誦經，以及到墳墓參拜。

（這個「猴子」竟然有菩薩心腸。）

走了不久之後，路旁就有豎立的地藏菩薩。

「猴子」跑到地藏菩薩面前蹲了下來，在竹筒裏插上蒲公英。由於要到遠地旅行，他無法到頭陀寺村的墳墓參拜。只有要求地藏王菩薩保佑死者了。

（眞是一個古怪的人。）

嘉兵衛一面走着，一面想着。

說實在的，鏡信院在生前似乎不怎麼瞭解「猴子」。

「那個孩子有狡猾的一面。他盡量的在隱藏

，但却瞞不過我這個老太婆。你要張開眼睛，特別的注意，以免日後吃到他的虧。」

生前的鏡信院不止一次的對嘉兵衛說。

單純的「猴子」完全不知道這一件事。如今，還合掌要求地藏王菩薩保佑她呢！

「問題就在於……」

走了約一里路之後，嘉兵衛又繼續說着：

「依你看，我們能够隨意的改變自己的面貌面相嗎？」

「演戲的人都會，爲了在這個世界求得名利，必需學會這一招。」

「難道我們是演員嗎？」

「說實在的，這個世界就是演戲的舞臺。」

（這個『猴子』好會說話，實在不簡單。）

嘉兵衛清醒了過來，這之後，一直到頭陀寺村爲止，他都沒有開口，只低着頭默默的走路。

春去秋來，一年又匆匆的過去了。

「猴子」在嘉兵衛的邸宅不得人緣（嘉兵衛除外），又無法一展抱負。於是，垂首爽氣的回到了尾張。

事實上，尾張已經沒有他容身之處。繼父竹阿彌的家斷然不能居住，左思右想之後，「猴子」只有浪蕩到蜂須賀村。

「目前，就請你吃一點殘羹剩飯吧！」

小六在看到了「猴子」之後，親切萬分的說着。

由於是山賊頭子的邸宅，食客一向非常的多，因此，廚房裏老放置着很多的殘羹剩飯。

對「猴子」來說，還是死賴在山賊的巢窟比較來得愜意多了。就連氣氛也跟松下嘉兵衛的邸宅不一樣。

這個山賊巢窟的年青人皆稱呼「猴子」爲大哥，甚至盡量的討好他。

喜愛交際的「猴子」也加入他們賭博的職局，興之所至，有時也打一打牌。「猴子」一向經得起輸的考驗，不過，他似乎不怎麼喜歡賭博，

同時，這一門也不是他的專長。

如果「猴子」性好賭博，而又精於此道的話，那麼，他很可能會在這兒樂不思蜀，窮極一生爲草澤間的賊寇哩！

「猴子」痛感到自己不能久居於此。這個具有強烈上進心的男人，不能使自己溶化於盜賊的社會裏面。

（小廝也好，走卒也行。我想到織田家做事。）

「猴子」這樣的想着。

在當時，尾張的織田家在前代織田信秀時曾經威震天下，平定了大半個尾張。待信秀於天文二十年春病死之後，聲威就一落千丈了。

織田家後繼者的信長被譏評爲狂童，喜歡獨樹一幟，即使身上穿着將軍的服裝，仍喜歡到城中的街道上，跟行人們摩肩擦踵的走路，甚至一路大口嚼着柿餅之類，武家的氣質蕩然無存。

——唉！織田家已到窮途末路了。

人們都這樣的短吁長嘆着。

「猴子」在尾張土生土長，爲何他要長途跋涉到遠州，爲今川家的松下嘉兵衛效勞呢？原因是：他推測織田家已經沒有前途了。

想不到信長却發揮出了意外的力量。

他在十二歲之時，就憑自己的本事擊敗了不斷壓迫的宗家。一躍而爲清洲的城主，這一招連他的亡父都不曾奢望過呢！

從這個時候開始，各國豪族注意起了信長的動靜。就連甲斐的武田信玄也在甲府引見來自尾張的旅僧（尾張西春井郡天永寺之僧——天澤），強行的詢問他說：

「所謂的信長是什麼來路。告訴我他日常的生活。」

旅僧答以信長的日常談吐舉動有類囂張瘋狂。這麼一來，武田家的侍臣之中竟然有人臉孔朝下，接連地發出了笑聲。只有信玄一個人沒有絲毫的笑容。他在聽完旅僧的話之後，立刻低頭沉

思，始終不發一言。

——到底是賢？還是愚呢？

信長的才幹，實在是一個謎。

然而，有一件事是不能否認的，那就是：天下諸侯對信長的批評已經逐漸轉好了。

自然而然的，「猴子」的信長觀，也跟社會一般人相差不多。只是信長的嗜好爲騎馬跟游泳。尤其是游泳方面，據說每年從三月到九月之間，他都一直浸在河水裏面。

（這就跟駿府那些大爺們不相同了。）

「猴子」大爲感動，不管他有多狂，織田家絕對不至於崩潰。

所幸，「猴子」有穿針引線的人。

「猴子」出生地的中村有兩個人在年輕時即離開村落，到清洲織田家當最起碼的走卒。

他倆的名字爲：

一若

元幕

當「猴子」去清洲城下的小廝雜院拜訪一若之時，尾張的田園已經變成一片金黃色了。

「你不是猴子嗎？」

一若大吃一驚，跑出去呼叫鄰室的元幕。兩個人一搭一和的問：

「這些日子以來，你瘋到那兒去啦？」

經過了詢問之後，才知道「猴子」的母親在獲知兒子失踪之後，即有如瘋狂一般，到處尋找，並拜託村人幫忙尋找。

「你不回去中村嗎？」

「我會回去的……」

「猴子」苦着臉孔說。他私自認爲還沒有出人頭地，假如回到繼父當權的家裏，一定沒有什麼好顏色看。

「我想拜託你們一件事。」

「猴子」說出了自己的希望。他倆一面點頭，一面說好，準備立刻去跟班頭的淺野又右衞門商量。

「可是，我不願有如你們一般做一個走卒。」

「猴子」坦然的說出了他自己的希望。他認爲當一名小廝也可以。只要能够在上總介老爺的身邊服侍他就行了。

「哼！虧你還說得出口。只要能够找到一份差事就很不錯了。」

「猴子」悶悶不樂的回到了中村，一天到晚等待着清洲的吉報。然而，竟然有如石沉大海一般，一點消息也沒有。

其實，一若跟元幕已經稟報了淺野又右衞門。不過，目前仍沒有走卒、小廝等的缺額。

到了這種進退艱難的地步，「猴子」終於下定了決心。

（好吧！我就來利用這張難看的臉孔。）

不妨用難看的這一張臉孔引起信長的注意。

（如果被問罪的話，可能只有死路一條了。）

主意既已決定，「猴子」就到了清洲，打聽有關信長出入的問題。據別人告訴他說，信長時常去獵鷹。（其實，乃是利用鷹去獵鳥。）

信長的獵裝也與衆不同。

駿府的今川義元偶爾也會出去獵鷹。他好打扮，把髮髻弄成公卿一般，牙齒染黑，臉上施着薄粧。由於胴體長，腿部短，因而不騎馬，而坐着美觀的轎子。

信長則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他穿着庶人所穿的單衣，腰部繫着粗繩，並吊著裝有打火石及乾糧等的小袋，多達七、八個，並帶着他所組成的怪奇陣隊前往。有時，他的單衣背後還繪着男性的陽具。

總之，那是獨創性的狩獵組織。首先，有如戰場設置的「斥侯」一般，有一個所謂的「探鳥人」。狩獵之時，由這個人走在最前面，以調査是否有鳥的踪跡。一旦發現了鳥跡之後，由一個人守着，再由另一個人跑回去告訴狩獵隊伍。

被遺留下來守鳥的人員穿着農夫的衣裳，手裏拿着鋤鍬，做做耕耘的樣子。好像對鳥兒們說：

——別害怕呀！

俺是善良的莊稼漢。

信長在接近了現場之時，就會採取徒步的方式。這時有一個人騎着馬，信長躱在馬的陰影裏慢慢的靠近。一旦靠近，把手上的鷹放出去。老鷹很快的就襲擊獵物，把牠弄死。

關於這種信長的狩獵方式，前述的武田信玄也從旅行僧那兒聽過了。

聽完了之後，信玄之所以會露出陰鬱的表情，乃是這種用鷹狩獵的方式，跟一般人所慣行者不相同。而且，信長所採取的方式比較合理得多了。

（如果他用富於獨創性與合理性的頭腦計劃作戰方式的話，那就不得了！）

想到此地，信玄就煩惱起來了。

這種信長的裝扮，在尾張一直被當成笑柄。

有一天，信長到小牧山狩獵，到了黃昏之際才騎馬回到了清洲。

他看到路旁有一個人坐着。他一直採取平伏的姿勢，一等信長要走過去之時，他却猛然抬起頭來。

「嗳喲！」

信長在馬背上往下看看，立刻笑得前伏後仰，他從來沒見過這種奇妙的臉孔。臉上雖然裝着一本正經的表情，然而，滿面的滑稽味道，實在叫人噴飯。

「嘻——嘻——」

那一張滑稽的臉孔竟然笑了起來。就在這個瞬間，馬兒充滿了驚恐的表情，然而，「猴子」單憑這一招就使信長被他迷住了。

因爲信長具有奇異的癖性。那些敲着陽具舞蹈的小廝，竟然也受到了他的寵愛。到了晚年，南蠻僧人獻給他一名黑人小廝，他也非常的珍

重。

——他會不會滿身塗着黑漆呢？

說罷，他叫人把黑人放入浴水裏面刷洗，一旦知道了那是天生的皮膚之後，更加的愛惜，終於取名為彌助，並叫他扛大刀，可見，信長這個人非常的好奇。

信長的臉孔充滿了好奇的表情，差不多忍不住了。

「閣下到底是誰呀？」

到了這個地步，「猴子」的演技已經發揮效果了。他又再度平伏在地面上，差不多以能夠揚起灰塵一般的大嗓門說：他的亡父是織田家小卒的木下彌右衛門，繼父名叫竹阿彌，又已經託小廝頭子的淺野又右衛門謀職，等等，末了又以哭泣一般的聲調叫着：

「我好命苦——」

「請僱用在下為小廝吧！我願意為您大人提草鞋。」

（好一個莫名其妙的人。）

信長的臉孔已經朝着前方的天空，他一鞭打下之後，馬兒就飛奔過去了。

當信長回到城裏，吃晚飯之時，一舉起筷子，腦海裏就浮現了那一張奇妙的臉孔，越想越感覺到錯過的可惜。

「去找那一隻『猴子』！」

信長下令給近侍。

這些近侍在路旁時已聽到「猴子」所講的話，依稀記得有一個叫淺野又右衛門的人，於是漏夜派人到小廝所住的大雜院找尋。果然，「猴子」正睡在一若的房間裏面。

如此，經過了幾天之後，「猴子」就變成了信長的貼身小廝。

「猴子」的運氣還算很好。因為剛好有一個小廝的缺，於是，他就歸入了淺野又右衛門的管理之下，獲得了一間小廝所使用的房間。

那個不幹的小廝名叫：

「藤吉郎」。

於是填補空缺的「猴子」也依着織田家的習慣，被稱呼為「藤吉郎」。不過，這只是一個名字而已，因為小廝並沒有姓。

總之，織田家的水土好像非常適合於「猴子」，因為他跟遠州時代比較起來判若兩人，一天到晚虎虎有力的工作着。

或許是由於織田家的家風比較爽朗吧？「猴子」往日憂鬱的臉孔不見了，一年到頭嘻嘻哈哈地大吹法螺，擺龍門陣，變成了大雜院最受歡迎的人。

我們可以說，到此，「猴子」的人生已經蛻變了。

一提起吹法螺，其他小廝組的頭子，有一個名叫坪內玄蕃的人，這個人非常的照顧「猴子」，後者由於感覺到承受不起，於是，熱情萬分的對小廝頭說：

「目前，我實在沒法報答您。待我他日取得了天下之後，一定會重用您。」

當然啦，這只是一種開玩笑似的說法而已。

「猴子」自從當了織田家的小廝之後，輪到沒有他份內的工作之時，一定會到蜂須賀村山賊小六的邸宅遊玩，終日跟小六擺龍門陣，甚至使小六蠻橫的部下馴服。除了身任小廝之外，「猴子」還跟另外的一種社會保持連繫，可見這隻「猴子」並不單純。

上總介

（他實在是一個令人不可思議的人。）

「猴子」一面跟隨着信長這個年輕的城主奔馳於荒野，游水過河，一面這樣想着。

首先，就是信長的容貌。

（他可說是尾張最佳的美男子。）

對於信長冠全國的美貌，「猴子」感到非常的羨慕。事實上，信長本人對自己的容貌一點也不在乎，老是用一條稻草捏成的繩子繫着頭髮。身穿只有山賊着用的簡陋單衣，再用一條粗繩綁着腰部，更令人猜不透用意的是：單衣的背上竟然繪着彩色斑爛的男性陽具。

在他前往狩獵之時，只要在草原上奔馳，背上彩色斑爛的陽具就會有如龍捲風似的飛舞起來。「猴子」當然也跟着信長奔跑，往往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狩獵之時，「猴子」往往拿着葫蘆瓢。這對汗流夾背的信長來說乃是必備的道具。如果是騎馬的話，信長總把葫蘆瓢繫在腰部。一旦必需下馬走路之時，葫蘆瓢就會被遞到「猴子」的手裏。

「咳！」

每逢接信長投過來的葫蘆瓢之時，「猴子」總會發出好大的笑聲，再用兩手抱着它們跑步。

那些居住在城裏的人們，屢次看到「陽具」與「葫蘆瓢」在山坡上奔馳。

（這隻「猴子」好伶俐）

經過了一年之後，信長就有了這種的感覺。的確，「猴子」是很善解人意，簡直有點叫人討厭。

（他會不會在拍馬屁？）

信長這樣想着。他畢生都有一種的怪癖，那就是：不管人物或者東西，他都要把他（它）們盡意的試用。

清洲城有一扇草茅之門，名曰「松之木門」。有一天，當信長站立在門旁邊之時，拿着掃把的「猴子」從對面走了過來。

信長迅速的抓出了陽具，把它插入門板的節孔，等待着「猴子」的過來。

一會兒之後，「猴子」就來到了。他並沒有察覺到臉孔右邊的板孔露出了黃褐色的陽具。

說時遲，那時快，一股醒臭的小便射到「猴子」的側面，惹得他暴跳如雷。當然啦，「猴子」並不知道信長在板門後面。就在這一瞬間，「猴子」的腦際一閃！

（除開大人之外，沒有人敢這樣的惡作劇）

同時，他既然在研究信長的氣質以及愛好，當然也害怕信長的輕蔑。

「猴子」老早就察覺到信長個性剛烈，喜歡富有個性，俠義之氣，以及自尊心的傭人。因而，當他奔到板門那一面發現了信長之時，臉孔上面還推積着怒不可遏的表情。

「在男人的臉孔上面撒尿，這成什麼體統？雖然您是大人，如果不陪禮的話，我還是不會罷休的！」

「猴子」咆哮了一陣子之後，信長由不吭氣而開口說

「眞對不起，我實在不知道是你，因此才會這樣……」

（你這隻「潑猴」，眞是蠻精呢！）

信長非常滿足於自己的實驗。

被「開刀」實驗的「猴子」，也非常滿足於自己所演的一場戲。他一面在城池旁洗着有「氣味」的臉孔，一面想着：

（虧他還是結過婚的男人）

如果是要實驗人的話，大可驅使其他的方法，何必效仿小把戲們所愛玩的方法呢？以實驗來說，這是很粗陋而毫不加思索的手法。看樣子，他是拿不出更好的方法了。

然而，這不是好的大人所能夠做出來的方法

。「猴子」認爲信長這個男人很可笑，好像人還沒有長大，只有身體成熟了似的。「猴子」非常的喜歡這樣的信長。

（我擔當不起忠義兩個字，我只是喜歡他吧了）

信長似乎也很喜歡「猴子」。這個信長的愛，跟今川義元喜愛美少年的方式不一樣。換句話說，不屬於大人們的愛，而是酷似孩童的愛。

孩童愛貓狗之時，總喜歡去捏牠們的頸子，或者把牠們倒吊了起來，甚至把牠們扔到牆壁上面，以動物的機能性做爲享樂的東西。

信長就是這樣的對待「猴子」。每逢碰到自己不如意的事情之時，總喜歡捉着衣襟，把「猴子」高高的舉起，或者把他按在地面上，使他差一點喘不過氣來。

（潑猴好像喜歡我呢！）

信長深深體會到這一點。

他倆之間的關係，好像是一對性情很投合的莫逆之交似的。

「猴子」也這樣認爲：

「那個人喜歡道具。他也把人類當成一種道具」

看樣子，「猴子」非常理解信長。

的確，信長喜歡方便而富於機能性的東西。他那種異乎常人的作風，也就是這種欲求的表現。他甚至也把自己當成了道具，把自己塑造成容易東跑西奔的典型人物。

他那種獨特的運動裝，以及吊在腰間的袋子就是最好的證明。只要他想吃栗子，栗子就會跑了出來，如果想生火的話，打火石就會滾了出來。總之他自己也很富於機能性。

他對道具雖然很苛求，然而，對那些派不上用場的道具，他却連一眼也不屑看，縱然它是多麼的華麗耀眼。對於人亦復如此，儘管是名門的弟子，或者是重臣的子弟，只要是沒有能力的人，他連看也不看一下。

不過，他擅長於增加道具的功能。

例如：小卒們手中所拿的槍械。小卒們爲一軍的步兵部隊，逢到戰鬪之時都處於最先鋒，然而，他們的槍柄却不够長。信長注意到這一點，把槍柄增長了。

如此一來，槍能够很快的刺到敵人。關於這一點就連孩子們也知道——他並不驅使大人們比較複雜的思考法而喜歡沿用連孩子也懂的理論。

總之所謂的愛好道具，也可以說等於愛馬匹，也等於愛人。

對於使用所謂人類的道具方面，他確具有天才似的敏銳感覺，同時，也具有教育他們以適合使喚的能力。

有一天，信長叫來小廝頭的淺野又右衞門，下命令給他：

「把『猴子』升任爲小廝的小領班」

雖然還是小廝，但住處却改善多了。這種小廝領班的住屋，被人稱呼爲：

「追風使雜院」

因爲雜院的周圍長滿了追風使樹的原故，這也就成了自然的屏障了。而且，這種樹的葉子還可以吃呢！

葉有一點像楓葉。可以把它們放入鹽水裡面燙一燙，再用醬油等沾着吃，風味可說絕佳。把它們晒乾之後，可以替代茶葉。根煎汁可用來治療疲勞，用途非常之廣泛。

雖然它們的第一目的是被當成圍牆，但小廝們却時常吃它，並把它們摘下來賣給城裡的人。

（這是非常好的主意）

「猴子」非常的感動。特地到淺野又右衞門之家說明。

「那是我向大人提出的主意」

又右衞門輕描淡寫的說了一番。

「猴子」很喜歡這位類似農夫的又右衞門的風貌，因而只要一有空閑就往他家裡鑽。逢到對織田家有什麼不明白的事之時，無論大事以及芝

麻小事，皆請教於又右衞門。

又右衞門也很喜歡「猴子」，以「猴子」的保護人自居。

「親爺眞了不起」

「猴子」對又右衞門這個老人越感覺到有魅力。雖然不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老人，然而，對家計方面却頗富於才能，而且，計算金錢的能力很強，甚至有他獨特的計算法。

淺野又右衞門生於津島，在那兒經營商業，並從事耕耘，在前一代信秀之時就被僱用了，由於具有算數方面的能力，被派往管理兵糧之類。後來，他又加入了戰列，到了信長知道世事之後，又升任爲小廝的領班。

——眞是一個有趣的人。

「猴子」一向都想不透。像又右衞門既沒有戰功，又沒有武功的人，爲什麼能够受到織田家的重用呢？既然什麼都沒有，可能是他篤實的性格，以及辦事井井有條所使然。而且，又右衞門又時常對「猴子」說：

「藤吉郎（猴子進入織田家後的名字）你對織田家忠心耿耿，這是很好的一件事。這個家從前一代起就特別照顧寒微的人，並且盡可能的提拔他們。」

又右衞門喜歡如此的獎勵「猴子」。

第一，如今已升任爲士格的又右衞門本身就是一個好例子。他出身非常的貧賤，只知道是津島人，並沒有任何的姓氏。一直到了「猴子」名聞日本之後，才冒出了這個淺野家爲美濃貴族土岐源氏的支流的說法，並繪出了一幅古怪的族譜圖。不過，跟初代的這個又右衞門一點也沒有關係。

「猴子」終於變成了十個人的領班。

雖然仍是卑微的職務，但由於是處於信長的左右，因而，信長能够清楚的看到「猴子」的做法。「猴子」有如使用自己的手足一般，驅使着管理下的十個人。他們似乎也幹得非常之起勁。

「猴子」是一個很有慈悲心的領班。

他把自己手下的十個人帶到大雜院同住。跟他們吃相同的食物，只要上司給他東西，他就會把它們分配給十個人。同時能够看清他們的性格，各派遣以合適的工作，因而，十個人皆能够拼命的工作，以此報答他。

信長起初不知「猴子」有這一招，但是，當他看到了「猴子」出衆的統御術之後，私自在心裡盤算着：

（這隻「猴子」，如果把他升爲侍者的話，可能會把仗打得有聲有色）

對於「猴子」這個道具，他意外地發現了使用的方式。由此看來，信長是非常熱中於道具的研究的。如果不是這樣的話，爲何把「猴子」升任爲十個人的領班之後，還不到二十天，又叫來淺野又右衞門呢？

「給那個傢伙二十個人吧！」

信長又打算考驗這個「道具」了。

「猴子」在自己的手下增加二十名之後，立刻把他們分爲三組。

並選出三個較出色的人爲組長，使三組展開競爭，以便拼命的工作。

再經過了二十天，信長又叫來又右衞門，

「把那個傢伙晉升爲小隊領頭吧！」

所謂的小隊領頭也者，比小領頭更高一級。一旦發生了戰爭，可以穿上一襲簡陋的軍裝。身份並非乘騎的侍者（軍官），可以說是步兵的最下一個階級。

到織田家服務不足兩年就有了這種身份，以信長喜歡使用道具的家中來說，也是一件很罕見的事情。原因，很可能在於：信長具有孩童一般的玩物性格吧！

晉升爲小隊的領頭之後，「猴子」非取一個姓氏不可了。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難。素來人們就稱呼他爲「中村的『猴子』，」因此，他乾脆以中村爲

姓。

本來，「猴子」想冠一個更響亮的姓，但很多人都知道他出身的卑微，如果眞的如此做的話，人們一定會譏笑說：

「怎麼，做一個小小的官就得意忘形啦？」

因此，他還是認爲「中村」兩個字比較合適。「猴子」就是如此具有纖細神經的人。

同時，也必需做一個家徽。

「猴子」毅然的採用了葫蘆瓢。

實際上，無論是城中的居民，或者是織田家的人，皆看慣了「猴子」抱着一個大葫蘆瓢追隨信長的場面。如果以它爲家徽的話，誰也不會感覺到討厭，甚至會產生一種難以言宣的親切感也說不定。

當信長看到「猴子」的家徽之時，笑着說：

「怎麼？你畫了一個大葫蘆瓢？」

接着，摸摸「猴子」的頭，大笑出聲。

後來，「猴子」將使用桐的家徽。

桐原本是皇室的家徽。天子只把它賜給武門的棟樑，可見，它是非常尊貴的東西。

不過以目前來說，「猴子」只有資格以葫蘆瓢充作家徽了。

信長以爲只有他在觀察「猴子」，事實上，「猴子」更在仔細的覺察他呢！

信長非常精於計算。同時，也相當的吝嗇成性。

(這是一個好吝嗇的人)

「猴子」這樣想着，看看信長。

有一天，在狩獵的途中，信長命令「猴子」生一堆火。

信長用火烤着身體。這個時候，在探鳥跡的吉兵衞跑了回來，信長沒頭沒腦的問他：

「吉兵衞，你知道一年內城裡要付出多少的薪炭費？」

逢到這種場合，如果不能即刻回答數目字的話，信長將非常的不高興。所以，吉兵衞答以：

「一千石」

信長在思考了一陣子之後說：

「換換你的職務吧！」

這一句話，使吉兵衞大感意外。後來，吉兵衞換了別的職務，但却不能頗得信長的歡心。終於乾脆放棄了他的職務，由「猴子」全權替代。原來，「猴子」在用枯枝野草生火之時，一點也不浪費天物，信長看了之後非常的感動，因此，才用了這一招。

管理薪炭是一種的賤職，以「猴子」目前的身分來說頗爲不適合，於是，他一面當着小隊領班，一面兼這份的差事。

「猴子」在調查了城裡的圍爐使用法之後，發覺到無用的殘火太多，經過改善之後，每個月的薪炭使用量只要往日的三分之一就够了。而且，薪炭不再於市中購買，改到山上批購，價錢也無形中便宜了很多。

經過了一個月之後「猴子」把結果與作法向吉兵衞報告，後者很快的回報了信長。

「把猴子辭掉吧！」

當然啦，「猴子」的本業根本就是指揮雜役的小隊領班。這之後，，正規的薪炭管理者上任了，然而，做法却被命沿用「猴子」的方式。

有一天，「猴子」跟隨信長到野外。「猴子」竟然坐在草叢中不知在囁嚅一些什麼？信長聽不清楚，於是，大聲的問他：

「你在說一些什麼？」

開始之際，「猴子」不吭氣。終於耐不住信長的逼問，得意洋洋的說：

「我說出來恐怕會使您的祖先們蒙羞」

聽了之後，信長怒不可遏。

事實上，信長已聽到了「猴子」所說的一部分話。好像是在說城牆之事。由於上個月的風雨，清洲城的一部份城牆倒塌了。這之後，雖然有重臣們宰領，但復舊工事一直沒有竣工。眼看着已經過去二十天了，城牆仍然缺一個角。

到頭來，「猴子」悲悲切切的說：

「照這樣下去，一旦敵人攻襲進來，後果就不堪設想矣！在下因爲焦慮過度，才不知不覺的自言自語了起來。」

「你這隻猴子竟然也耽心到防城之事，可見你這厮不簡單」

說着，信長越加的憎恨「猴子」，於是抓起了他的頸子，有如使用槌子一般，把「猴子」的頭碰到地面。起先，「猴子」以爲頭顱會破裂呢！如果一味地忍耐下去的話，信長會以爲他是沒有知覺的傢伙，於是縱聲哭泣了起來，大聲嚷叫着說：

「大人，請高抬貴手，原諒我，是『猴子』說錯了！」

「猴子」嚷叫了幾聲之後，信長也頗滿足於自己的折騰妙法，於是對「猴子」說：

「你既然會說大話，那麼，你就去修復城牆吧！」

就在這一天，「猴子」拜訪了長老的家，誠實的向他們說及被信長修理的經過，然後，可憐兮兮的痛哭說：

「如果我怠慢的話，大人會弄死我的。就委給我做吧！」

如果在一般的情形之下，有人向長老們借用權限的話，他們一定會暴跳如雷，大罵不知廉恥。如今，他們因同情「猴子」可憐的處境，因此，十分和氣的問他：

「要借幾天呢？」

「只要一晝夜就够了」

「什麼？單單一晝夜就够了？」

長老們認爲「猴子」在開玩笑，但却也召來了所有的工人，對他們說道：「你們都要聽命於他」

事實上，「猴子」的確只一晝夜就做好了。

善於驅使人的「猴子」，把工人們分爲十組，各擔當十分之一的城牆修復工事，而且，明確

地說出了賞罰，使他們在不眠不休的競爭狀態之下，美滿的完成了差事。

事後，信長少不了讚揚「猴子」幾句。想不到「猴子」却樂極忘形的說：

「這座城塞，在秋季不耐洪水，到了冬季，又有水涸之慮。實在不是一座好城塞。在貴國中，小牧山最合於興建城塞」

「猴子」這麼一說，信長再也不讚揚他了，以怒氣沖沖的口脗說：

「你又想出風頭是不是？」

說罷，抓住了「猴子」的衣領，把他的頸子勒緊。「猴子」雖然感覺到痛苦，但內心却異常的滿足，由於這一次的失言，賞罰抵消。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除了這個受讚揚的瞬間，實在沒有機會洩出這個過於重大的「失言」了。

就由於這一招，信長果然暴跳如雷，死命地勒着「猴子」的頸頂。然而到了事後，信長却如此想着：

（這隻「潑猴」一定具有超人的眼光）

從此之後，每逢到小牧山狩獵之時，他總會跋涉於丘陵之上下，察看地形。後年，當信長從尾張清洲城遷移到美濃岐阜城的一個時期之內，曾經在這個小牧山築城，試圖把主城移到這裡。

移轉到小牧山之擧，所以不能得逞，主要是由於家裡的人不喜歡從清洲搬移到那兒，因此，信長也只好作罷。

（他認爲我有惡意）

這之後「猴子」如此的解釋信長對他的不滿，而仍舊爽爽朗朗的生活着。不管要把信長批評得如何，那是「猴子」的自由，沒有人能够管得了的。

總之，對雜工領班的「猴子」來說，只有在野外之時才能能够接觸到信長，而且，必需由他醞釀出一個事件，否則要接觸信長的話，那就比登天還要難了。

在這一個月之後，由於機會極少，因此，「

猴子」根本就沒有機會表現自己。除了「猴子」之外，沒有一個人被信長折騰得那麼慘。

（最可惜的一件事爲：至今，我還沒有任何的武功）

這就是「猴子」自嘆自哎的原因。他最大的希望是立下輝煌的武勳，然而，這個身高只有五尺的小男人，還能立下那一門子的武功呢？

塑造出「猴子」的命運的信長，一直不能安分的守在清州城裡面，也可以說是異乎尋常的人了。

逢到七月鬼節的舞祭之時，信長總會手舞足蹈，從城裡一直跳到城外。逢到沒有事情做的時候，他會到小牧山狩獵，不然的話，就泡在河裡游泳，或者騎馬飛奔。至於其他的時間差不多耗費於戰爭上面。

這裡所謂的戰爭，並非指外征，而是指跟尾張國內小領主之間紛爭。一連串的小規模戰爭，都在荒郊野外展開。十次居八、九都是信長打勝戰。因爲，只要他一吹開戰的海螺，清州城的人就會傾巢而出。動員兵力當然比各領主們來得大。至於空下來的清州城則暫時委給別人。

只要信長一跳出城門，他岳父的齋藤道三就會從北方的美濃開入大軍，牢牢的守住城塞。

「這不等於叫貓兒看守魚兒嗎？」

織田家的大臣，以及清州城裡的居民皆異口同聲的說。其實這也難怪。只要提起美濃的齋藤道三，大家都會說：

——毒蛇道三。

道三從賣油郎起身，他使出奸詐的謀略以及吵架的手段，使美濃一國顯得雞犬不寧。鄰近的國主只要聽到「道三」這個大名，就會恐怖萬分，甚至起了渾身的雞皮疙瘩。

信長竟然把城塞委給這個心懷叵測的男人。在這個情形之下，城塞被奪也不算稀奇。

信長只會見了這位岳父一次，那時「毒蛇道

三」已經老了，而且，似乎很疼愛這個女婿，信長很敏感的察覺到這一點，因此以豁出去的態度，相信起了這個難以信任的老者。

由於受到了女婿的全盤信任，這個「毒蛇道三」開始之時受寵若驚，於是他的態度一變，有如菩薩一般（道三是僧侶的出身）對待信長。以「毒蛇道三」的生涯來說，這可能是唯一不望報償的援助了。

想不到「毒蛇道三」死亡了。

那是在長良川河畔。在濃霧中布起了兵陣之後，立刻被數倍的大軍所包圍了。最後只殘餘他一個人，勇敢的應戰著，終於滿身受了刀傷而死亡。

他失敗的原因是：被大臣嫡子的義龍所背叛了。當義龍獲知道三不是自己的親生父親之時，秘密地集合兵力首先把弟弟們殺了，同時，攻取了美濃主城的稻葉山城，開始攻伐隱居在那兒已數年的道三。

道三已覺悟到敗亡了，他集攏了所有的兵力，試圖作最後的一戰，以裝飾他生涯的最後一幕。

道三在準備戰死以前，給信長寫了一封信，約略敘述了他悲慘的處境，最後並說：

「不必率領援軍來」

道三認爲：女婿沒有援助美濃之急的實力。如果率領援軍前來的話，信長很可能會被背叛的逆子所殺害。

同時，道三也同封寄上一張很妙的書類。

那是讓渡美濃國的狀紙。

雖說要讓渡給信長，但是美濃已被背叛的義龍所盤據了。爲了要獲得這一塊地，信長在將來非以武力奪取美濃是不行了。

接到這紙凶報之時，信長正在國內跟同族的敵人週旋，根本無法出兵。就算是出兵，也勝不了美濃方面龐大的兵力。

雖然如此，信長還是採取行動了。

他統領着三千名的兵將，深夜開出清州府，殺向北方的美濃國境。對這個畢生轉戰於四方的信長來說，這恐怕是最初一次的外征了。

信長單騎首先跳出城門。這個男人的出征一向採取這種的方式。還沒有準備妥當的人，只好一邊穿軍服，一邊跟在信長的背後走。

小隊領班的「猴子」永遠沒有這方面的煩惱，他只要一嗅到欲打野戰的味道，就會從老早的黃昏起就準備行裝，把人配置於馬側，至於他本人，則從城裡消失了。

小隊領班負責馱運大將軍的用具，以及食糧等物，因此，必需跟在信長的坐騎後面。然而，每逢到諸如此類的出陣之時，他總是把自己的職責委給手下，自己本身則悄悄的逃開了。

單騎飛奔而出的信長，根本就沒有注意到「猴子」是否跟踪在他的背後。

背後響起了馬蹄聲，數騎旗隊尾追而至。接，後面又有一團，一軍，繼續地奔馳過來。

如此這般，整夜都在趕路。

到了美濃國境市鎭的富田，信長勒住了繮繩，等待着後面陸續而至的大軍。當他們來到木曾川支流的足近川之時，天已經亮了。

對面就是敵陣的美濃了。由於罩着一層霧靄，以致看不到山野，不過，仍然可以聽到槍聲，以及武士們吆喝的聲音，由此不難判斷，道三仍沒有死亡，還在作困獸之鬪。

把馬繫到河堤上面，才看到霧靄下面乃是渺茫的水域。水纒着霧靄之脚，繼續向南方流去。水上沒有橋樑。

就在這個時候，迷濛的河中出現了一個男人的影子，並且，逐漸的向這邊靠近。

「河流中有人，他到底是誰呀！」

說罷一瞧，影子竟然帶有色彩。他繫着一條古舊的腰帶，露出手腕及小腿，手裡拿着一支生銹的槍。接着，他劃開了波浪，游了過來。

「嗄！原來是你這個猴子！」

信長認為：這個賣弄聰明者，我沒有下令，他却憑着自己小小的才幹，潛入敵陣，探察出敵情來了。

「喂！『猴子』，敵情如何？」

信長迫不及待的問。「猴子」彎曲小小的膝蓋，跪地說：

「在下並不知敵情，完全不知道啊！」

接着，再度提高聲調說：

「下人必需做下人份內之事。在下只是在尋找這條河流的淺灘，並用竹子做了記號，以便大軍涉水而過。」

「你的用處太大了！名堂也最多！」

這一次，信長由衷的稱讚了「猴子」。然後，對着先鋒的將士們說：

『爾等聽到了沒有？如今『猴子』要帶路。你們跟在他的背後渡河吧！」

「猴子」再度躍入河中，把繫有紅布條的兵卒用槍指向天，帶領著將兵們渡河。

（「猴子」你未免太出風頭了）

又右衞門一面渡河，一面這樣的想着。長此下去的話，朋輩一定會憎恨「猴子」的。

不過，「猴子」老早就覺悟到這一點。不管是被朋輩所憎惡，或者遭受到他們的輕蔑，總是比回歸到以前那種慘淡的生活要好得多了。他發誓這一生再也不恢復到那樣的生活。

雖然昨夜並沒有探測這條河流，但他却知道何處為淺灘。昔日，當他流浪於尾張，美濃之間時，曾好幾次懷着希望與絕望渡過了這一條足近川。就連渡河時的那種落寞感，他仍記憶猶新呢！

河中的「猴子」實在太忙了。

使先頭部隊渡過河之後，他再度折了回來。

「猴子，到底怎樣啦？」

信長已騎馬來到河流的中央。「猴子」把下顎朝着右方的天邊。在那兒的河堤上出現了好幾個敵人的影子，旋卽又告消失於無形了。

一定是敵方的斥候。

「大人！」

「猴子」緊急的呼叫。信長正在注視出現敵人的方向，經「猴子」這麼一嚷，他有點惱怒了。然而，「猴子」的說法，使他大感意外。

「那些斥候消失了，離此地約五町的上游有伏兵，而且…」

「猴子」用腰部劃水，使信長的騎馬不致於遲到。

「在這個街道的一里對方，敵軍的先鋒在陣前設置鹿砦，並設陷阱等待着我們。如果我們向下游走半里路，通過後街道就不會上當了。」

信長聽信了「猴子」所說的一切話，決心依照他的說法進行，但手裡却揚起了皮鞭說：

「『猴子』你太過份了！」

「猴子」吃了一驚，回頭一看，信長正在笑着。

「啪！」

「猴子」的背部挨了一鞭。他逐漸後退，喊着：

「好疼！」

然後，有如因惡作劇挨揍的孩童一般，逃之夭夭了。

這時，信長的出陣根本還沒收到軍事性的效果。

當美濃的支隊把他們夾於國境線之時，他岳父道三的孤軍越來越弱小，終於在長良河畔戰死了。

當響徹於北方雲際的槍聲停止之時，信長知道這正暗示着岳父的死亡，於是清點了兵馬，再度回到了尾張的清洲城。

一回到了城塞之後，他立刻叫來了「猴子」，把自己所吃的栗子分三個給他。

然後，又叫來又右衞門，愼重的對他說：

「厚待『猴子』，因為我很喜歡他」

對「猴子」來說，這一句話比三個栗子受用

得多了。

就在這個時候，絕望的緊張氣氛彌漫於尾張國內。

原來，東方的今川義元集攏了駿河，遠江，以及三河的大兵，開始向西遠征了。途中，擁有半個尾張的織田家被馬蹄踢平了。今川義元計劃舉軍到京城，豎立起統一天下的旗幟。

「今川義元又勝了！」

當這個消息傳到城裡的那一夜，「猴子」正在自己的大雜院裡招待友輩的小卒，以及他手下的小廝等，有如自己是一名大將軍似的，正在大吹法螺。

一提起駿府的今川義元，無論是憑他的家世以及實力，都足以稱爲「天下的副將軍」，在尾張國的人民看來，眞是一個了不起的大國。

在不久以前，我曾經在遠州呆過，也曾到過駿府。

換言之，「猴子」很熟悉敵國的一切。今川義元並沒有什麼可怕的，他自信十足的說。不過，他內心却憂慮不已。

(大人，如果您這一次陣亡的話……)

「猴子」想到此地，頓時滿臉無血色。如果信長在槍林彈雨中陣亡的話，他也不想活下去了，準備陪主公赴死。因爲，信長把他從饑餓潦倒的生活裡救了出來，爲了報答知遇之恩，死有何所惜。同時，活着又恢復往日那種三餐不繼的生活，不如一死來得乾淨。

在這一夜，「猴子」特別感覺到興奮。他跑出了大雜院，到淺野又右衞門家拜訪。

這位喜歡照顧人的小廝領班，如今，陪着老妻面對燈火話當年。「猴子」爬到了最低的敷板地上。這上面，由於身分的關係，他不便再移動腳步了。

淺野家的三個女孩仍未入寢，正在深室不知吱吱喳喳的說一些什麼？長女叫儂儂，次女稱寧寧，三女芳名叫良良。她們都不是又右衞門的親

生女兒，而是他老婆的侄女。由於原家的當家死亡，她們才被又右衞門收爲養女。

淺野家的家風很民主，以致，每一個女孩都有明朗的性格。這三個女孩裡面，只有儂儂已屆荳蔻年華，其餘兩個則還年幼，還留着短頭髮。

長女的儂儂已有了婆家，下一個月就要嫁到又右衞門出生地的津島。夫婿爲從兄的淺野又左衞門。

這個女性後來有了相當的地位，變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

那時，儂儂聳了聳肩膀，對著她的兩個妹妹說：

「好像是『猴子』來了！」

「今天不就是戌日（狗日）嗎？怎麼有『猴子』上門呢？」

次女的寧寧也嗤嗤一笑。

寧寧生於天文十七年，只有滿十二歲而已。不過，她長得很高大，皮膚很白，雙頰很豐滿，臉型非常討人喜愛。她富有智慧，一張嘴很喜歡說話。

「猴子」暗暗地注意着寧寧。每逢到淺野家，他總喜歡逗她笑笑。有時很迅速的從後面抱住她，使她坐在他兩腕，並且對她說：

「寧寧的守護神是誰啊」

「討厭！」

寧寧吃吃地笑着，她可能已經知道「猴子」的意思。寧寧是申年（猴年）生。因此，必需拜日吉（枝）明神。換句話就是這隻「猴子」，藤吉郎了。「猴子」一向喜歡反應迅速的女孩子。

（我決定要娶她）

不過，寧寧還是短髮而不懂事的小女孩。「猴子」已下定決心，要耐心的等着她長大成人。

「『猴子』，這不是完蛋了嗎？」

風聞到駿府之事以後，又右衞門也感覺到頭痛萬分。

他倆夫妻最憂心如焚者，乃是長女出嫁這一

件事。既然下一個月就要出嫁，尾張平原很可能變成戰場了，今川的馬蹄勢將踏過村莊及野外，又右衞門可能會戰死沙場。

「是不是，可以延期呢？」

「依我看不必了，在儂儂姊出嫁前，我們就會把仗打完。」

「『猴子』！你少說大話！」

「不是大話，是眞話，您等着瞧好了！」

（「猴子」越來越狂了）

對於近來「猴子」的喜歡大言不慚，又右衞門只有閉口了。

翌日早晨，信長照例，天未亮就起床，走到大門處，想騎騎馬兒，想不到「猴子」已事先替他準備好了草鞋。

「原來是你，『猴子』。」

說罷，信長走近了馬兒，管理馬的小廝手裡拿着韁繩，這是中間領班的工作，並非「猴子」的管轄範圍。

信長坐到馬背上，狂奔了一陣子，當他掉過頭來看「猴子」之時，發覺他在遠方松樹下齊着兩膝下跪，合掌向着信長拜。

（眞是令人煩死的傢伙）

信長感覺到心煩，然而對「猴子」來說，這是傾盡全力的演出。因爲「猴子」本身的生與死，全要看上天是否擁護信長這個人了。「猴子」的守護神是信長本人，而不是其他的任何神佛。

不久之後，信長把馬兒靠在「猴子」的身邊問他：

「你去過遠州，對不對？」

「是的，大人。在下也時常去駿府。」

「見過治部大輔（今川義元）嗎？」

「在下不曾見過。」

「猴子」悲哀地搖搖頭，在那時，以他卑微的身分，根本就無法看到義元本人。然而，關於他的日常生活方式及癖性，却通過松下嘉兵衞而略知一、二。

「他是怎樣的一個男人呢？」

「他總是坐着轎子，無論是外出或會戰之時，始終不曾騎過馬匹。」

「嘜！眞有這件事嗎？」

信長對這句話倍感興趣。

「到底是爲了什麼呢？」

「猴子」裝起了一臉正經的表情回答說：

「因爲，今川義元老爺的腿太短了，不能用股夾住馬兒的胴體之故。」

聽到了這種說法之後，一向喜歡騎馬的信長開口大笑了起來。至今爲止，有很多織田家的間諜潛伏於駿府打探有關義元的情報，但却始終沒有這種的報告，只是聽到過，他喜歡坐轎子，不過，根本就不曾聽過，那是由於他的腿太短不能騎馬所使然。

既然「猴子」所聽者，乃是出自今川家有身分的武士——松下嘉兵衛的說法，那麼，一定是確有其事，而不是杜撰的了。

聽罷之後，信長踢着馬腹又奔開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好實施騎兵的長距離襲擊，這就是信長所得到的腹案了。由騎馬集團所展開的長距離襲擊戰，乃是一種賭博式的戰法，在源平時代就有所謂的「源義經」記載這種方式了，而且也付之實施了。

自從收到了有記錄的勝利之後，再也沒有一位武將實施這種的戰法了。信長到了他後半生，也害怕起了這種賭博式的戰法，又從他的時代數百年之後，也沒有使用這種戰法的例子。

（如今，只有這種方法了。）

今川義元只坐轎子，絕對不騎馬，換句話說，他的行軍速度一定很緩慢。

而且，轎子很難以一連乘坐兩個小時以上，在途中，必需走下來在地面上休息一陣子，也就是說，休息的同次一定很多。

信長很迅速的殺出了清洲城。

那是永祿三年五月十九日的事情，爲了隱藏

奇襲的企圖起見選擇了深夜，在夜半兩點一過，信長就吹起了海螺，突然地發動了兵員，自己則跳起了幸若舞的「敦盛」，並且唱着：「人生只有短暫的五十年，想起以前所作所爲，彷若幻夢一般，既然有生，就註定了必需死亡。」

前後跳了三次之後，他捨棄了扇子，忽忽的吃了一些泡飯，四刻鐘之後，他就奔馳於通往熱田的街道。

「猴子」也非露着小腿跑步不可。這一來，搬運將軍用品的小廝馱貨隊，當然也就遲到了。

本來，「猴子」是必需統領這個隊伍的，但他却只領着幾個小廝跑出來。這些小廝們背着信長的飯盒、食器等，最少限度的必需品，而「猴子」本人也背着葫蘆瓢，手裡拿着生銹的槍，一路奔馳了過去。

（我可能要死了。）

「猴子」淡然的說着。

如果信長陣亡的話，自己也只有死路一條了，如果是有盛名的戰士的話。

——我原本在織田家效勞，亦有一些武功，持有兩張獎狀。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可以到美濃或近江等地求取仕途，就是有這麼一着，敗軍中，具有武功者或者名士都會找機會逃亡。

然而，對信長之外再沒有任何憑依的「猴子」來說，只要信長的心跳停了下來，也就是他死亡的時刻了，「猴子」爲了這一場的賭博，必需拼命的奔馳。

信長在熱田明神的社頭等待着遲到的人，就在等待的時間之內，前線傳來了凶報。說是鷲津、丸根的兩座城塞已經淪陷了。

抬頭看看南邊的天空，即可看到那兒有沖天的煙火，信長朝南而下，在途中碰到了從前線奔來的小卒報告說，指揮前線的宿老——佐久間盛重已經戰死了。

「盛重比我先走了一步。」

信長說着，把大念珠掛在肩膀上面，坐着馬

在路上繞着圓圈，以悲切的聲調說：……

「今天，大家都把命委給我吧！」

「猴子」站立於信長的馬鞍下，臉孔上面沾滿了淚水，跟隨着衆人大聲喊叫着：

「我們要與主公共生死！」

信長騎着馬向前馳騁，當他來到普照寺之時，再度聽到有三名將軍死亡。在此地，信長點檢了兵數，一共有三千名。今川所號稱的兵員數目爲四萬。騎馬出了普照寺之時，信長聽到了對他生涯具有最重大影響的諜報。

帶來這項諜報者爲梁田政綱（織田家的家臣，也是姬掛的小領主）。

「今川義元如今領着本隊人馬，在田樂狹間（桶狹間）休息之中」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這一天，義元從前夜停留的沓掛城出發，此時他才穿上了甲冑。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再也不能坐轎子了，他只好騎上馬背，那匹肥馬覆有金覆輪的鞍，義元穿着五枚鏺釘成，畫有黃金八龍的甲冑，佩着一把兩尺八寸黃金製成的大刀，身旁護擁着很多的大將。

當他騎馬出沓掛城的城門之時，由於腿太短，胴體太長的原故，曾一度從馬背上跌了下來。

在萬不得已之下，他只好乘坐轎子。

他獲知前線打了勝戰，當他在檢看從前線運來的織田三將的首級之時，當地的僧侶吩咐小廝帶來慶祝的酒菜，由於天氣太熱，義元躭心那些酒菜會腐敗。

結果，決定在附近的田樂狹間召開白晝的酒宴，這個情報被織田方面的探子知道了，於是，飛快的報告了信長。

這一天，一清早就是好天氣，隨着太陽的高昇，變成了往年所罕見的猛暑，使得那些在尾張西邊丘陵地帶迅速行進的信長兵馬感覺疲憊不堪，話雖然如此說，但却沒有使信長的行軍速度遲

緩下來。

信長已經在最後攻擊準備據點的善照寺部落，捨棄了步卒、荷駄等，並在這個村落及要塞之間豎立了無數的旗幟，佈下了疑兵之計。

「猴子」本來也將在這兒被棄掉的，然而，他却跟着騎兵團一塊兒走。

（松下老爺，不知怎麼樣了？）

這個感情豐富的「猴子」，只躭心舊主在敵軍的何處。——他絕對不在義元的本隊。

這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

因爲，按照今川軍團的慣例，最前線總是使用三河兵，接着才是遠州兵。因爲他們都是今川家的附屬團之故，附屬團的將士都被充派當先鋒。

至於本國的駿河兵則用來確保義元的中軍。因此，目前將展開攻擊的本營，一定沒有遠州侍衞的松下嘉兵衞，說實在的，感情豐富的「猴子」也不希望嘉兵衞在那兒。

時來運轉，信長終於交上幸運的時刻。

在靠近中午的前後，幾乎將接近義元的營幕之時，西北方面出現了黑雲，接着雷聲響徹大地，旋卽有如飛沙走石般的暴風雨就來臨了，而且，似乎向今川義元的陣地吹來。

由於這一次的天佑，正穿過山中的信長騎兵，得以完全瞞過敵人的耳目。

到了下午的兩點鐘，那些人馬隨着雷鳴，從山上直奔了下來。

敵軍頓時四分五裂，接着，織田家的士服部小平太發現了義元，用槍刺他，跟着，毛利新助趕過來幫忙，把今川義元的首級砍了下來。

戰鬥前後繼續了兩個小時。

在這個期間之內，今川義元陣容的死傷達兩千五百名，但是織田這一方面的死傷却很少。而且，由於風雨遮斷了一切事物，在其他地區的今川軍將士始終不知本軍已經在小盆地遭受到意外的命運。

「猴子」奔馳於戰場，這個力氣不大的小男人，如果單憑他的力氣的話，連砍下一個兵卒的首級都會成問題。同時，他也不想去砍敵兵的首級，那些往日使「猴子」的青春陷入陰慘之境的駿府小廝們，如今，正被信長的兵卒追擊着。「猴子」的舊恨得雪了，他目前有如一名司祭者，奔馳於血雨橫飛的境地。

到了午後的四點鐘，信長收拾了殘留的兵馬，大唱凱歌，浩浩蕩蕩的開回清洲城。

歸陣之後，立刻論功行賞。

使人們大感意外的是，砍下今川義元首級的毛利新助只獲得了些微的加級。對於此，信長有他自己的理論，因爲，製造毛利能够砍下義元首級的狀況者，仍然是信長本人，毛利只不過是抓離開了水的魚而已。

一下獲得三千貫的鉅款，並被列爲宿老級者爲：向信長報告義元在桶狹間，且提議向他展開奇襲的梁田政綱。織田家的家人，都認爲這不適合於自古以來的例子，因此一直認爲莫名奇妙。

自古以來，像梁田政綱的例子，並不曾紀錄爲武功，當然也就沒有什麼評價可言了。

（信長老爺變了！）

就連「猴子」也這樣想，信長是一位很古怪的大將，他對協助戰略戰術者，一向給予最大的評價。

（到底有沒有我演出的戲呢？）

只有五尺高，筋骨又貧弱的「猴子」，聽到信長給梁田政綱的評價之後 ，差不多想叫起來了。

寧寧

「猴子」終於獲得了如花美眷。

對象是「猴子」一直在愛慕的寧寧，也就是淺野又右衛門的養女，這一年，「猴子」是二十六歲，以那一個時代來說，可以歸爲晚婚之輩。

然而，新娘的寧寧却只有滿十三歲。不過，她的身體發育得很均勻，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成熟多了。

「那是非常簡陋的婚禮。」

日後，當寧寧被封爲一品夫人之時，仍時常感覺到這種簡陋的婚禮實在太滑稽，因而，時常集合侍女們跟她們談整個通宵。

這個婚禮在永祿四年舉行。那時，藤吉郎（猴子）仍並非軍官，沒有騎馬的資格，只是步兵的小隊領班（下士官）而已，更爲重要的是，他沒有獨立的家屋，長年居住於大雜院裡面。

在那種小廝們橫七雜八地躺臥的大雜院裡，根本無法舉行婚禮，更不能使新娘在那兒安身。

「到我家來住，算是入贅之婿吧！」

淺野又右衛門如此的說，寧寧雖然不是他的親生女兒，然而，又右衛門愛她勝過己出，把這個寶貝女兒嫁給來路不明的小子，長年使她在大雜院受苦，這實在是他所不放心之事。

對藤吉郎的「猴子」來說，這也是一件很稱心之事，因爲，在織田家他是孤苦伶仃的，所能够依靠者只有淺野又右衛門而已，他希望他們之間的感情更進一步。藤吉郎是一個很有義氣的年輕人，他對政治方面特別感到興趣。

「就麻煩您了。」

「猴子」用小小的手掌膜拜着，的確，這個男人是太小了。

「只有五尺上下而已。」

「猴子」這樣的說出自己的身高，事實上，這是加多之後的數字。又右衛門兒子的彌兵衛（

日後的長政）在滿十三歲之時就有四尺八寸。跟這少年並排在一塊，「猴子」並沒有高出半寸，換句話說，他只有一四五公分的身高而已。

身材如此的矮，臉上的皺紋却多出別人一倍，雖然其貌不揚，但却不惹人討厭。

（而且，這是寧寧自願的。）

關於這樁婚事，他曾經跟寧寧提起過，他一點也不勉強女兒，但寧寧却毅然的說：

「我要嫁給藤吉郎先生。」

到底寧寧的內心在想一些什麼，他一點也不明白，寧寧在這附近頗為聞名，要找婆家根本就不成問題，而且，年齡還小，不必急着出嫁，在尾張這個地方，二十歲才出嫁的女孩比比皆是。

在舉行婚禮的前夜，為了慎重起見，又右衛門又問了寧寧，為何選擇了「猴子」。

「因為，藤吉郎先生很風趣。」

寧寧這麼說。

（到底還是小孩兒）

為了一個男子有風趣，就可以把自己的一生委給他嗎？孩子總歸是孩子，又右衛門只能够這樣的想。

寧寧生來富於機智，她最討厭死板而魯鈍的人，幾乎每天都來家裡的「猴子」却不同了，他的反應非常的快速，不管臨時問他什麼問題，他都能够立刻提出富於機智的回答，充滿了幽默的舉止，有時會叫人笑破肚皮呢！

光憑這些條件，就選擇他為夫婿，似乎還不太充足。每一天，「猴子」都會到家裡來，跟寧寧開玩笑。不過，當他到戰場出征，或者去小牧山狩獵下來之時，寧寧就會感覺到失魂落魄，好似短缺了什麼東西似的。一直到了「猴子」又回到了城裡，重新來她家串門子之時，她的日常生活才能够變得多采多姿了起來。

當藤吉郎的「猴子」表示要娶寧寧之時，又右衛門——

（哎唷！）

了一聲。「猴子」的率直使他驚奇，同時也使他大感意外。在開始之際，他多少感覺到「豈有此理」，然而仔細一想，寧寧與「猴子」似乎很配合，她倆結合之後，一輩子可能會過得熱熱鬧鬧的。

為了給這一對新人新居，又右衛門特別打開了一間大雜院，於是，婚禮就在這裡舉行了。

「所謂的大雜院，根本就是用茅草蓋成的」

到了後年，寧寧對侍女們如此說着。

「屋裡沒有榻榻米，只舖着木板。在木板上舖着稻草，再於稻草上舖一張以假亂真的鑲邊布。我倆都坐在上面接受家人及朋輩的祝福。」

那個時候，寧寧所穿的結婚禮服，乃是把信長所使用的旗幟接縫起來製成的。關於這一件事，從往昔尾張的人們都這樣盛傳着。諸如此類的傳聞被記載於「祖父物語」裡面，如果眞的是用信長旗幟製成新婚禮服的話，那麼，寧寧未免太可憐了。

根據當地的風俗，酒宴必需接連辦三天。話雖然如此說，仍有很多賀客賴着不走，因此，一直到了舉行婚禮的第五天，「猴子」才得跟寧寧相廝守。

「哦！好累人！」

「猴子」搥着自己的肩膀，快樂萬分的說。

「…………」

寧寧把臉孔垂了下來，一語不發。

雖然說，她跟「猴子」的脾氣很相投，日常也非常的親近，然而，如今的關係却是夫妻，這種形質的改變，使她的內心不斷的戰慄。

「猴子」瞧着新娘渾圓的肩膀，感覺到心滿意足。

（我獲得了一個美嬌娘）

「猴子」之所以喜愛寧寧，與其說熱戀着她的人，不如說着迷於她良好的出身，以及出乎衆人的高尙氣質，比較來得恰當一些。

「猴子」一向有這種的癖性，同時，他也極

端的喜愛美人。

到了二十六歲，仍然執迷於所謂的美人，這可能表示着「猴子」對事物有着強烈的憧憬吧？

比起美女來，寧寧或許並不算太美，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在「猴子」伸手所能及的範圍之內，再也沒有比寧寧更美麗的女孩了。

同時，「猴子」還有一點古怪，那就是：不管一個女孩長得多美，只要她生長於跟他相同的環境，或處身於比他更低的階級，他就不會感覺到有絲毫的魅力。

他一向最喜愛出身高貴的女孩，也就是家裡比較有地位的女孩。這種心情或許是「猴子」出生卑微的反應，也就是心理學上所謂的補償作用了。

或許，我們也可以說，這正表示着：「猴子」具有強烈的求上進之心，以及憧憬心。

寧寧是淺野家的二小姐 。那些小廝們都喊她：

「二小姐」

無疑的，在「猴子」伸手所能及的範圍之內，寧寧可說是很高貴的小姐了。

「我會畢生的疼愛妳……」

「猴子」忽然滿臉正經了起來。聽了「猴子」故作正經的聲調之時，寧寧又覺得滑稽可笑，因此——

「噗哧」

一聲，忍不住的笑出音聲來。「猴子」立刻被傳染，得意忘形的張口大笑。

「好吧！讓我們以無比的幸福渡完這一生」

「猴子」又恢復到平常的態度。

接着，「猴子」自然而然的握住寧寧的手。這種沒有造作的動作、在女孩兒時代寧寧就習慣於接受了。因爲，那時，「猴子」只要到她家裡，第一個總是捉弄她。

想不到這一次却是陷阱。

寧寧把身體斜靠於「猴子」肩膀時，後者竟

然不老實了起來。

「你怎麼了嘛！」

寧寧慌慌張張的把衣裳下擺拖了下來。想不到狡猾的「猴子」已經把手伸進去了。

「我說寧寧啊」

「猴子」邪笑了起來。

「從今天起，我就要做一些跟往常不同的事了。」

(啊！我差一點忘了！我是新娘・而他却是我的丈夫)

寧寧只好承認這個事實了。

「猴子」對信長未免太過分了一些，這種現象到了最近更爲明顯了。

當信長攻向美濃之時，正有如秋風掃落葉一般，不斷的被擊退。就在這個時候，「猴子」也加入了混亂的隊伍裡面，越過木曾河・企圖攻伐敵軍。想不到却一次又一次的被擊退・終於只好逃回尾張。

(如果採取正面攻擊法的話，根本就打不過美濃的軍隊)

「猴子」這樣想着。

尾張兵被稱爲東海最弱之兵，而美濃兵却以勇猛見稱，尤其擅長於小部隊的戰鬪法。近些年來，齋藤道三又不斷的刺激他們，以致有如猛虎添翅一般，根本不是萎弱的尾張兵所能夠對付得了。

「我一定要替岳父的道三報仇！」

信長不止一次的叫囂，想不到弒了道三的齋藤義龍也在「猴子」結婚的第三個月，因老毛病的癲病惡化，以致死亡了。事實上，直接的死因爲腦卒中(腦中風)。

接着，他兒子的龍興繼位了。龍興因爲幼弱，根本就無法辦理國政。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在義龍死後的三十天，信長揚鞭侵入。在美濃的森林發生了遭遇戰。結果還是兵馬潰敗，好

不悽慘。

但信長並不灰心。等敗北兩個月之後，又再度動兵攻伐。信長所動員的兵只有敵軍半數以下的三千名，但他却盡量集攏了領土內各城的留守部隊，湊足了八千名的軍勢。

「這一次，我一定要攻陷稻葉山城（岐阜城）。」

這個一向不怎麼愛說話的男人，爲什麼敢說出大話呢？或許是由於不斷敗北所引起的反射作用吧？

從他亡父信秀那一代起，就不斷的向美濃展開攻擊，但却屢遭敗北，前前後後連一次的勝利也品嚐不到。

這一次的作戰於永祿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掀開序幕，在天還未黎明之前，信長的軍隊就已越過木曾川河田的淺灘，開進了美濃平原，在不斷遭受到挫折之下，進擊又進擊，終於進軍到稻葉山城四十五公里的地方。

想不到天不從人願。中了美濃軍竹中半兵衛所設下的「十面埋伏」，終於不得不撤退。

所謂的十面埋伏之陣，後世的人稱它爲縱深陣地，就是騎兵步兵等全軍皆化成伏兵，埋伏於叢林，丘陵的隱蔽處，村落，以及河堤的一邊等等，等待敵軍充分地侵入之後，遮斷退路，以便攻打敵軍的頭陣，再從左右衝擊，最後才進入包圍殲滅戰。

（這也是一種的兵法嗎？）

「猴子」在敵軍的吶喊聲內，一面奔馳着，一面如此的想。到後來，信長雖然變成了天才軍略家。不過在那個時候，仍使用內搏式戰法。因此，對於美濃年輕軍師在眼前所變的「把戲」，根本就看不懂，就連平時好賣弄小聰明的「猴子」也感覺到莫名其妙。

在這一次的會戰裡，「猴子」已獲准騎馬了。

這並不是說，「猴子」取得了「乘騎的身分

」，而只是以步兵下士的身分騎馬而已。

眞不知道「猴子」在什麼地方弄來那一匹馬？牠不但蒼老，連身上的毛都快要掉光了。而且，腿部肥短，跑起路來彷佛狗似的！

「猴子」本人就是吃信長的糧，應該以臣下稱呼，誰知他却好像封自己爲王似的，竟然帶着五、六名的手下！

（這隻潑猴，到底到什麼地方弄來那些小廝？）

信長在最初，只是用眼睛白了白「猴子」而已。想不到一旦進入了戰場，「猴子」的背脊上竟然插着將旗！

「好傢伙！」

信長已經怒不可遏。將軍旗怎麼配插在「猴子」的背脊上面呢？這只能插在將軍的背上。「猴子」未免太過分了！這將構成「欺君」之罪！

「你這廝，越來越狂了！」

信長把馬騎靠在「猴子」身旁，拔起了劍，想要刺殺「欺君」的「潑猴」。

「嘿！嘿！哈哈！」

「猴子」有如惡作劇被發現的孩童一般，抱頭鼠竄。一面跑，一面用手去拔背上的將軍旗，立刻撕掉。原來，那些旗幟是用紙剪成的！

「猴子」就趁機逃離了信長，跑回後方。其實，這也是他的策略之一。

早先，在發動這一次的作戰之前，「猴子」就到蜂須賀小六那兒，借用了一百名無賴，並叫他們穿起了農民的衣服。

不久之後，信長就陷入了苦戰。

織田的隊形被突破了三陣，接着連本陣也崩潰了，以致，信長本身也必需持槍跟敵軍博鬪。

而且，後方部隊也中斷了，即使想叫援兵，也沒有任何連絡的方法。

信長試圖靠着肉體方面的活動脫出這個重圍。其實到了這個地步，也只有這個方式可循了。

太陽慢慢的下山了。

（好啊，太陽就快下山了）

信長跟他的軍士們絞着腦汁，想着支撐下去的方法。只要到日落時仍然活着的話，就可以趁着天色黑的當兒，越過河流，逃回國內。

天黑下來之時，發生了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

本來，包圍着織田軍的美濃軍，如今却掉過了馬頭，奔向稻葉山的方向。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雖然逐漸地獲得了自由，織田方面的士卒們却納 了起來。但是隔了不久之後，他們就明白了。

原來，在他們主城的洞山（連接稻葉山）附近有了通亮的火炬燃燒着。敵軍認爲那是織田方的奇襲部隊，爲了害怕城池被燒焚，因此才掉頭轉了回去。

不過，信長仍弄不清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目前，他也不想去思索這個問題，忽忙的統領着四分五裂的軍隊，逃回尾張。

自從信秀（信長之父）闖入美濃，被當時還健在的齋藤道三擊破，單獨一個人狼狽地逃回尾張以來，這一次可說是前所未有的大敗。

回到了城塞之後，信長調查誰點燃了那些火把，但却始終沒有結果。

經過了幾天之後，信長去狩獵。當然啦，身爲小隊領班的「猴子」，免不了又爲信長打點一些用品，接着，幾乎貼在信長的身上，寸步不離的跟着他。

「我想起來了！是你點燃了火把！」

「嘿！嘿！」

「猴子」也非常的精靈。信長一說出口，他就點了點頭。

「爲什麼要那樣做？」

信長從馬背上問着。

「猴子」故意裝出了茫然的表情。事實上，這一次的攻伐美濃，「猴子」也沒有勝利的把握

。假如說敗北而只有逃回本國的話，那麼，最好在沒有損害之下撤退。如此才能夠保持軍力。

於是，「猴子」前往拜訪蜂須賀小六，向他借用了幾名的小廝，令他們穿上農民的衣服，潛入洞山，一旦到了信長苦戰的階段，就叫他們把火把點燃。

「你用它們來揷紙旗是不是？」

信長笑得非常之開心。

經他一查問，原來，「猴子」是爲了那些借來的無賴們能夠聽命於他之故，才冒充了一名將軍。

「你在那兒找到了他們呢？」

「在海東郡的蜂須賀村。那個男人叫小六」

說罷，「猴子」描寫了一番小六的邸宅。乍見之下，它具有豪族一般的邸宅，其實，裡面也有雜院。廚房裡有很多的飯桶，該地域內的流浪者一旦感覺到肚子餓，就會到那兒吃一頓。如果是沒有地方睡的話，只要到那兒，卽使擺東西的倉庫也很寬敞。

假如喜歡打打牌的話，那兒，無論什麼時候都有牌局。

「你認識的盡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信長顯得很感動的樣子。

其實，「猴子」何止認識他們，他也是那一個社會出身呢！

「告訴我一些，有關他們的瑣事」

信長的興趣來了。他之所以認爲「猴子」頗不簡單，乃是他雖然身屈下廝之職，替主人扛着葫蘆瓢，但他的背景却有一個特殊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擁有數千人。一旦到了緊急的關頭，不難把他們統御了起來，加以利用。

在織田家，並沒有這樣奇妙的男子。

「在我少年時代，爲了混一口飯吃，我到處流浪過」

「於是，你認識了他們是不是？告訴我，那個名叫小六的男人，到底是什麼人物。」

「啊！大人，您要重用他是不是？」

說罷，「猴子」喜形於色。

「你這個好管閑事的傢伙！」

信長恨不得給「猴子」一記皮鞭。因爲，他根本就沒有提起要重用小六。

「小六是一個很不幸的男人」

據「猴子」說，他是一個沒落的地主。至於什麽時候沒落呢？關於這個問題，「猴子」也答不上來。

自古以來，就有蜂須賀小六是夜盜的傳說（甫庵太閤記），尤其是在江戶後期，因「眞書太閤記」的廣泛流佈，大家都深信不疑了。據「眞書太閤記」所敍述，在當時的三河矢作大橋上面，夜盜的蜂須賀小六跟「猴子」相遇。由於這個場面很富於戲劇性，而且又能夠扣人心弦之故，更爲後人所深信不疑了。由於民衆對此傳說的深信不疑，舊阿波藩主—蜂須賀侯爵家感覺到非常的迷惑。

在明治中期，蜂須賀茂韶侯爵身任貴族院議長，同時，他也頗通外交方面的政務，非常受到明治天皇的寵愛。

當茂韶氏跟明治閑談之時，順便瞧了瞧桌上的香煙盒，並帶走了三，四根的香煙。

不久之後，明治天皇折回席間，知道了這件事，大笑着說：

「到底是祖先遺傳的癖性，難以更改啊」

這一段挿曲，使蜂須賀家受不了。到了大正時期，他們託史學者的渡邊世裕博士，證明蜂須賀小六並非夜盜，而是一位很正派的武士。博士答應了他們的要求，提出了近似的證據。

當我着手寫這一本書之時，不知怎麽搞的，我突然又想起了這一件事。就算是小六當時眞的是一名夜盜，也不致於影響到茂韶氏的名譽。

「小六，眞是一個命運乖戾的人。」

正有如「猴子」所說的一般，蜂須賀小六的機遇並不好。當小六長成之時，尾張的織田一族

羣立，並各自把領地分化，互相地爭鬬個沒完。然而，在鄰國的美濃，齋藤道三已經創立了一個附近所沒有的統一國家。

小六在尾張擁有邸宅，他單獨到河岸那一邊的美濃，在道三門下效勞。

不久之後，由於道三的政權被顚覆之故，小六回到了尾張，擔當起了織田家的家臣。這個岩倉織田也因爲在兩年前被信長攻潰，小六只好投靠犬山城主的織田家（被稱之爲「犬山織田」）。

俗說「天算不如人算」，這個犬山織田氏亦遭受到信長的攻伐，以致，當主的信清流浪到他國（不久之後，變成武田信玄的侍者，被稱之爲犬山哲齋）。

在走投無路之下，小六做起了草寇的勾當，有時集攏了一些無賴去襲擊富人，有時到戰場去剝死者身上的貴重物品。

在絕大多數的場合，只要一旦發生了戰爭就會靠攏很可能戰勝的那一方，向將軍們要一些米錢過活。「他看起來四十歲左右。思慮很周到，言行擧止很穩重，而且，屢次在美濃及尾張經驗過無數的小戰。只要不使他流入草寇的生活，他能夠做出很出色的正經事。」

「我懂了！你的智慧袋得自小六。」

信長一下子就看破了。像在遠處揺動火把，作出疑兵之計的小智慧，乃是泥土味很濃重的戰策。伊賀及甲賀的賊寇們都喜歡採用它。

「嘿！嘿！」

「猴子」笑了一笑，很慌張的更改了話題。

「到底是什麽事？」

「有關進攻美濃之事。」

「猴子」以這一句話壓陣，說出了他所擬定的壯大作戰計劃。

對「猴子」來說，如果這一項他得意的企劃被認爲是野武士小六的創擧的話，他就沒有什麽面子了。

「猴子」始終認爲：信長進攻美濃的基本戰法是錯誤的。當然啦，爲了不傷及信長的自尊，他不便明顯的說了出來。

第一，到戰場爲止的距離太長遠了，以致，必需統領長驅大軍攻入美濃，如果遭受到敵軍一擊之後，又必需循着這一條漫長的道路逃回國。

在這種情況之下，必需在敵人地界內置前線基地。

所謂的戰爭也者，自古以來，極少有一擊就能夠分勝敗者（雖然偶而也有這種情形出現）。在多數的場合之下，乃是重複着一進一退，亦攻亦守，一面抓住有利之點，一面牢牢的把握勝利的機會。

爲了方便於大軍的進退攻守，必需在戰場附近築城。逢到對我不利之時，可以退守城塞，一面藉機窺視敵情，一面以此城充爲本國大軍的踏腳板，以便把敵人大軍誘入絕境。

只要有諸如此類的城塞，即可充分的加以活用，變出種種不同的驚人戲法。

「要攻擊美濃之時，我們不能奢求把其心臟的稻葉山城一舉攻陷下來。」

依據「猴子」的說法，只能攻取兵力稀薄的西美濃。爲了攻陷西美濃，必需在國境的墨股河中築城。

「你這個多事的潑猴！」

信長結結實實的賞了「猴子」一巴掌，自以爲軍師在望的「猴子」，大叫了一聲，整個人被打翻在地。

信長踢着馬腹揚長而去。

「猴子」感到一陣天翻地轉，雙頰上火辣辣，好不疼痛。

「咻——」

「猴子」吹了一陣長長的口哨。面孔上雖然疼得火辣，但心底却有戰勝的愉快。於是他奔跑了起來，緊跟在信長坐騎的後面。

（雖然屢次挨揍，但總比往昔挨餓的日子好

。）

不管被罵被打，如今的境遇比往日好多了。

信長之所以會發怒，很可能是由於「猴子」多管閒事，縱使眞的這樣，信長也做得太過火了一點。

（或許，大人已經在考慮墨股築城的說法。他之所以打我一巴掌，可能是害怕秘密會洩露呢？）

信長老是用行動表示自己的意思。「猴子」認爲大人的那一記巴掌，不過是要他閉嘴而已。信長這個上司實在很難以伺候 ，因爲他喜怒無常。

信長沒有眞正發怒的證據爲：「猴子」在娶了寧寧不久之後，就把他升級爲乘騎之士。

換句話說，「猴子」第一次進入了織田家的士籍。

只要是身爲「士」，到了戰場之時可以騎馬，並穿上甲冑，能統領好多個小卒，雖然身居末席，仍能夠參加城裏的祝宴，甚至座談。在薪給方面，不是給予米糧，而是支俸祿。俸祿爲三十三貫，可說是最下級的軍官。

「寧寧啊，眞是太奇妙了。我娶了妳，就有俸祿可領了，可見妳是有福氣的女人。」

寧寧聽了之後，當然感覺到樂不可支。

信長之所以提拔「猴子」，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他使用蜂須村的野武士騙敵成功吧！

說實在的，欲使「猴子」擔當這種特殊工作，只有使他居有織田家「士」的資格。「猴子」也精得很，他竟然藉着這種方式，告訴信長自己擁有特殊的民間勢力。

這之後，信長時常到墨股附近騎馬，或者前往狩獵。

墨股的部落在清洲西北二十五公里之處，有如字義「洲之股」一般，在此地，墨股河的分流合流爲丫字形。

在此河對方，就是美濃的安八郡，墨股河流

過美濃、尾張的國境野地，緩慢的朝東而逝。

後來，由於濃尾平原的河川變了形，這條墨股河也變小了。然而在當時，信長時常在岸邊停馬，眺望着渺茫的美濃，放眼一瞧，天地間都是水，對岸幾乎看不見，可見這是一條很寬的河流。

那個丫字形就形成了三角洲。「猴子」以充滿了「功勳」的表情說，在此河中的三角洲築城，非常有利於攻敵。信長也想到了這一點。然而他却有：

「可能嗎？」

的疑問。以致，始終沒有興建的念頭。因爲，墨股已經是美濃的領地了。把工人及兵卒送到敵地築城，那簡直是比登天還難的一件事。

信長再度加以思索。

他終於下定決心，捨棄了一向獨裁的作風，把這件事付之表決。

信長把衆人集攏到淸洲城的評論處。信長的身旁坐着家臣元老的柴田勝家，佐久間信盛、林道勝等。以下則按着身分的高低排列。

「我想出了一個妙策！」

信長說出了有關墨股的一件事。這個男人的話一向很簡短。以致，對於墨股所具有的戰略價值，不能够獲得各將士的贊成。

「這就是橋頭堡。」

如果，當時信長能够使用後世的戰術用語的話，他一定會這樣說的。總之，信長已明快地說出了結論。

「沒有在墨股築城，就無法取得美濃。沒有攻佔美濃就無法使用近江路，近江路一旦無法使用的話，則根本就無法攻進京城，把旗幟揷在那兒。」

信長說到此地，大家仍保持着沉默，沒有一個人表示願身任此職。

就在這個時候，末座的那兒響起聲音來。聲音大得差不多要震破紙門了。大家放眼一瞧，原

來是「猴子」，他是大嗓門著名的。

（那隻潑猴也來了！）

大夥兒皺起了眉頭。的確，「猴子」是有權出席的。然而依織田家的例子，敬陪末座的人是不能發言的。

「讓我說兩、三句話。」

「猴子」這樣叫着。大夥兒不約而同掩起了耳朶。

對大家來說，這是一件令人感覺不快之事。到目前爲止，仍是小廝頭，不會立下一個首級武功的人，竟然獲得了「士」級，而才一踏入「士」級就囂張了起來，不管這是什麼場所，哇啦哇啦亂叫，一心想發表自己的意見。

（令人討厭的傢伙！）

大夥兒都如此想。然而，「猴子」却不懼怕那些白眼，如果這樣就表示屈服的話，則好不容易入手的位置將泡湯，甚至將恢復到以往悽慘的生活。

「在墨股建城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用不着什麽考慮的。我們必需捨命建城。在座的賢者都很珍惜自己的生命的。」

這實在是很無禮的話。大夥兒都怒氣沖沖，差一點沒有暴跳了起來。信長很巧妙的攫住了「猴子」的發言：

「正是如此。」

他這麽一說，原來已膠着的會議，很快的就達到了結論。老臣們都說：

「那麽，就讓我們去吧！」

他們爭先恐後的志願。因「猴子」的發言而一變的空氣，如果一味保持緘默不語的話，將背上貪生怕死的罪名。

終於大家選出了元老的佐久間信盛。這個人時常在發牢騷，才能也不出衆，但做起事來却非常富有膽量。

佐久間向國境出發。

工事預定在二十天以內完成，工人一共有五

千名。為了護衛他們，差不多已動員了織田家的所有兵力（三千名）。

在佐久間出發之前，「猴子」前往拜訪他，給他幾張畫好的地圖，並且說：

「這是我所知道的墨股地理。」

接着又說出了敵人可能伏藏的地帶，然而，佐久間却說：

「怎麼，你想施教於我？」

他怒氣沖沖的說着，壓根兒就不肯接受。於是，在一無所知之下出發，結果是鍛羽而歸。

僅僅在進行工事的第二天，美濃方面就察覺到了，到了第三天，他們把襲擊部隊集結於大垣城。兵力有六千之譜，部將為：長井飛驒守、長井隼人，以及槙村丑之助三個人。美濃側的戰法為：使主力的長井飛驒守隊由西方展開夜襲。

佐久間信盛以全力的三千人，在河畔迎戰，並且把他們擊退。他又想去追擊逃竄的長井飛驒守隊，想不到這竟然是美濃方面的鬼計。就在這個當兒，美濃特別部隊的長井隼人隊，以及槙村丑之助，悄悄地接近了工事地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襲擊了築城的尾張工人。

為了這一場突如其來的襲擊，工人們皆被嚇得屁滾尿流，紛紛地跳到竹筏上面。那些來不及跳到竹筏上面的人，接二連三的在河中溺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的一部分工事也被破壞了，每一塊石頭皆被扔進河裏。

由於這一次的慘敗，佐久間信盛曾一度想到自殺。但他仍忍辱負重，率領那些殘兵敗將回到了清洲城。再派柴田勝家去築城，仍舊敗回。

到了敗軍完全回國的第二天，「猴子」悄悄離開了清洲城，單獨一個人去拜訪海東郡蜂須賀村的小六。

蜂須賀村在一望無際的田野裏面。

此地有很多的森林，到處有河川泛濫過的痕跡。這就是這個村落的特徵。

「噯！原來是猴子！」

小六剛剛要出門，因此兩個人碰了個滿懷。「猴子」神秘兮兮的拉着小六的袖子，把他拖進沙丘的陰影裏面，並肩地坐了下來。

「我是冒死而來的。你能夠拼死的幫我一次嗎？」

「猴子」滿臉正經的說。

「到底是那一門子事？」

小六抓了一片矮松的葉子，把它放入口中嚼動了起來，這動作很富於人情味，看起來很像一個靠得住的男人。他也知道「猴子」變成了信長的侍者。因此，非常的替「猴子」慶幸。

小六一向很喜歡「猴子」。唯一對「猴子」的不滿是：「猴子」不懂得敬重他。逢到了有什麼事兒，都喜歡抓起往昔主人的小六，有如連珠炮似的講個沒完，而且，從來不懂什麼叫尊卑之分。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這並非意味着「猴子」就是高傲的人。小六也非常瞭解「猴子」的深情。例如：當小六長了惡劣的腫瘍之時，他就會用嘴去把血膿吸了出來，一點也不嫌髒臭。

小六因為深深體會到這一點，是故，小六雖然不會說好聽的話，但也不會因此而發脾氣。

「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昨天大人已經答應我，將好好的重用你。」

「什麼，他要重用我？」

小六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為一直到目前為止，他都為信長的敵人做事，在這種情形之下，信長怎麼會重用自己呢？他不得不感到疑問重重。想不到「猴子」却正經的搖撓着他的肩膀說：

「是眞的，他已經答應了我。」

當「猴子」還在小六那兒叨擾之時，曾經對他說過，如果自己有些什麼成就的話，一定會拉攏他，使他有所成就。

「不過，我要對你說清楚，我們的大人最討厭鷄鳴狗盜之輩。」

信長的確很憎惡盜賊之流，織田領土內的刑法對此輩特別嚴厲，只要盜取一分錢也會被處死刑呢！

「俺懂了！從今洗手不幹了！」

「一言爲定！」

「猴子」有力的說。

「不過，你必需立下功勞。這是影響你一生的關鍵。這件事你非做不可，我也要拼命以赴。」

「到底是什麽工作呀？」

「猴子」揀起了一支小枝，在沙地上畫了墨股川的地圖。接着，不厭其詳的說明一番。

小六恢復了安詳的態度，一面仔細的聽，一面不斷的點頭。「猴子」談話的內容，好像在顯露野武士的才覺，而並非正規武士的才覺。

「你是一名將軍嗎？」

小六顯露了難以置信的表情。例如：駿河今川家一般，歷代有名的守護大將之家，從來沒有把小卒提拔爲將軍的例子，同時也不會把剛升任爲侍者的男子，提拔爲將軍。

「織田家不愧是當今的名家。」

小六笑樂了。或許是由於家臣團沒有形成太明顯的門閥，因此才能够這樣的「絕」吧？除此之外，或許是由於主將信長的性格所使然吧？

「眞太有趣了！」

小六掀開了他的嘴唇。如果織田家的家風如此開放的話，像他那樣來路不明的人也大可飛黃騰達。

「不過，這一回不使用織田家的任何侍者。」

「猴子」說了意外的話。

小六聽了之後，大爲震驚。

例如：佐久間、柴田築城時不是各率領數千援護部隊嗎？的確如此，「猴子」點了點頭，接着，「啪」一聲，打了自已的面頰，他的手掌上

面赫然有一隻吸滿了血的蚊子。

「你不妨想想看」

「猴子」如此說。

的確，「猴子」並非信長家的元老重臣，只不過是領三十三貫的小侍而已，因此，並沒有自已所能够指揮的小廝，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怎麽好意思使用織田家的正規兵呢？充其量，只能够使用蜂須賀小六的野武士而已。

「猴子」坦然的說：

「所謂的將軍也者，只不過是指帶傭兵的將軍而已。」

「俺懂了！」

小六輕輕點了頭，跟「猴子」進入了屋子裡面，這之後不久，蜂須賀邸宅向四面八方派出了使者，到了日落前後，就有好多人陸續的來到了小六的邸宅，這些人無奇不有。有些騎着瘦馬而來，也有人叫小廝用轎板抬來的，更有人光帶着一支槍拐着脚而來。

首領級人物有：小六師弟的稻田大炊助，以及松原內匠助、青山新七、加治田集人、日比野六大夫、河口久助，以及長江半之丞等，著名的草澤之寇。細看起來，每一個人都有一張可怕的臉。

「這裡有金子。」

小六叫小廝們搬來了一個很沉重的櫃子。

這些黃金是「猴子」向信長要來的，爲的是：叫這些草澤之寇去僱用人。

小六把蓋子打開，叫衆人看看裡面。

（的確，野武士有野武士獨特的作風。）

「猴子」大爲感動，首先，小六叫大家看看閃亮的金銀，先把大家的意識痛擊一番，後後才進入所謂的會談。

（不僅是野武士，對所有的人皆能够使用這種方法。）

從來，「猴子」不止一次從小六的片語隻句，或者擧動獲得啓示，如今，他又重新估計了金

子的價值，舉目所看，當那些草澤浪民們一瞧到金銀之時，臉色都改變爲同一的模式了。如果光靠言語的說服力的話，根本就很難獲得這麼大的效果。

就從下面這件事起，信長暗地裡認爲：「猴子」具有企劃方面的天才。

「猴子」認爲：必需在墨股構築的建築爲：

十棟簡陋的住屋
瞭望臺十棟
圍牆一萬兩千尺
木柵五萬條

據「猴子」所說，他是根據設計圖算出這些材料的，他認爲可以把這些材料集結於河流上游，靠着水上運輸到現地，然後才着手動工。

（這到底是什麼鬼建築方式？）

「猴子」呈給信長的計劃書裡面，如此的寫着：

七天之內　收集材料
八天之內　量好大小尺寸
九天之內　建築完畢

換句話說，從動工到完成只要二十多天。

而且，所謂防禦敵人的方法，並非採取所謂的野戰擊退方式，而是一開始就圍好木柵，再於木柵外面挖兩丈深的護城河，守備隊採取籠城形式，始終在柵內展開防戰，在這種情形之下，防禦力無形中會增強，戰鬥中亦可以繼續不斷的展開作業。

信長持着這種議案去看佐久間信盛，以及柴田勝家兩位元老，想不到他們都猛搖起了頭。

「這是外行人的做法」

勝家輕蔑着說。

（你說得不錯。）

信長也頗具同感，只要是慣於會戰築城的兵將，都不會贊成這種的說法，不過話又說回來了，自古以來，老練的戰士不會發明嶄新的戰法，往往是不知先例的外行者，想出了大膽的辦法。

「猴子」埋首於這一項的工作。

不久之後準備好了材料，並在河川上游完成了木工，在九月一日的夜晚，用木筏載着它們順流而下。

同時「猴子」統領了兩千名的野武士抵達墨股的防禦線，在三晝夜裡，就插好了五萬根的木柵，而且也挖好了護城河。

在這個期間之內，信長爲了外援「猴子」的作業起見，把大軍集結於小牧山，企圖引開敵人的注意。

因此，在最初的三個晝夜之內，「猴子」不曾受到敵人的襲擊，在這個短短的期間之內就初步弄完了一萬兩千尺的城牆，乍看起來，作業好像全部完竣似的。

「一夜築成的墨股城。」

就是指這個城池，他的作業程序爲：首先使作業人員集中以興建城的外圍，繼而築成了瞭望臺，最後才完成了收容兵員的簡陋營舍，營舍完成之時，距離開始作業的那一天起僅只三個月而已。

在這期間內，剛好完成外圍之時，「猴子」受到了敵人的襲擊。

敵軍一共有八千名，以楨村丑之助等爲指揮官，於這一天的正午出發了稻葉山城下的井口，在三點多鐘時，到達墨股附近，朝向木柵展開激烈的攻擊，想不到「猴子」却完全沒有恐懼的樣子，一面騎馬巡廻陣中，一面命令兵卒說：

「一旦敵軍靠近，就用大砲制止他們，千萬不要跑到柵外。」

同時，下令後方的工事現場繼續作業。

敵軍雖然屢次發動攻勢，但由於木柵阻擋無法靠近，結果，免不了演變成爲木柵內外的射擊戰。

由於天很快的就黑了下來，射擊戰也不得不停止了，而且，天氣又惡化，雷鳴與豪雨接踵而來，兩軍只好在對峙的情況下進入黑暗之界，湍

一次，彷彿是老天幫忙了「猴子」似的。

（他是一個運氣很好的男人。）

小六認爲「猴子」就是這種人，在那個時代裡，武士們最大的關心是所謂的運氣。因爲不管一個人如何的富有能力，焦急的爭取功名，只要他走霉運，他就沒有出人頭地的日子。

（「猴子」似乎與衆不同。）

「猴子」第一次指揮傭兵戰鬪，小六就看出了他背負着的命運。

（我不如跟隨這隻「猴字」吧！）

這並不是小六的特別構想，在那個時代裡的武士們皆喜歡追隨運氣好的將官，以期自己有飛黃騰達的一天。

小六認爲「猴子」最大的美點爲：個性爽朗，雖然身處於重圍之中，但仍能夠不斷的發出笑聲，藉以激勵守備隊與作業隊。

「人一旦消沉，就沒有戰勝的指望了。」

「猴子」曾經對小六如此的說。

「猴子」似乎是天性如此，不然就是他深懂這個道理。因此，他叫作業隊爲守備隊不斷的唱歌。

「雖然採取防守的態勢，有時也要出去攻打一下。」

「猴子」深懂這個道理，因爲一直採取防禦戰的話，人們的精神會感覺到很痛苦，兵員的鬪志難免要喪失。

「我們展開夜間偷襲如何？」

小六有如對首領似的，必恭必敬的對「猴子」說。

「不過，對方是很精的美濃軍，他們的夜間防備一定很周到，免不了有很多的伏兵。」

「猴子」以指揮官似的口氣回答小六。「猴子」的意思是說——只靠單純的夜襲恐怕會失敗。

「叫大家穿稻草鞋吧！」

在木柵前方的原野，幾乎全部屬於濕田，在

雨後走起路來非常的艱難。只要展開夜襲，敵軍一定會滑倒。然而，友軍由於穿着草鞋，絕對不致於滑倒。雖然只有這麼一點的差別，但也就足以決定勝敗了。

「猴子」以自鳴得意的表情說。

（這個自以爲聰明的傢伙。）

小六雖然苦笑，但他却同意了「猴子」的說法。

「猴子」撥給小六兩百名的兵卒，在天色發白以前打開木柵使他們出發。

在出發之前，他一一的拍打野武士的肩膀，並且對他們說：

「各人去開創自己的道路吧！無論是誰立下功勞，我都會向大人保擧。除此之外，斬下敵將首級者給予兩百銖，斬下兵士首級者給予一百銖，做爲獎勵。」

爲了這項目的，「猴子」從信長那兒拿走了兩千貫的錢。

野武士們紛紛的出發，不久之後，接近了敵陣，比起正規的兵士們來，這些野武士們更適合於這種的隱密行動。

在天亮以前，他們齊聲的喊殺，衝鋒陷陣，趁着敵人狼狽的當兒，把他們搶刼一空，並各取着敵人的首級，逃入了木柵裡面。

敵軍由於受到了濕田的牽制，無法自如的展開行動，至於斬下的敵人首級則立刻被送到信長那邊，接着把木柵緊閉了起來，以逸待勞。在這期間之內，作業仍不斷的進行，到了這一天的午後，外觀更爲整齊了。

美濃軍在看到了這座牢固的城塞之時，大感失望。城塞既然已經完成，當然必需以攻城的態勢來圍攻。而且，採取攻城戰非有城內十倍的兵力不可，此外尚需攻城戰具。

終於圍城被解了，在那一天的下午，美濃軍撤退了之後，這一座洲上城塞不斷的成長，終於，美濃軍再也拿它沒有辦法了。

「『猴子』多虧你的幫助。」

信長讚揚了一番，在城塞完成之後，再爲「猴子」增加了百貫之祿，並任命他爲墨股城的總兵。

同時，蜂須賀小六也有了五十貫的俸祿，身任「猴子」的助手，長年留駐於墨股城。

可見，「猴子」已實踐了對小六的諾言了。

墨股城向敵地突出，隨時隨地都可能遭受到美濃大軍的攻擊，關於這一點，信長並沒有期待「猴子」的防戰能力。

只是，期待着「猴子」能够發揮出他的異禀。

（這個「猴子」在動刀動槍之前，很可能會跟西美濃一帶的人們談談「生意」。）

既然「猴子」的前身爲商人，那麼，他一定會有如販賣東西一般，向敵人說明利害，並向他們遊說獲利避損的方法，藉以平定西美濃的那一塊土地。

信長就是如此的「期待」猴子。

事實上，隨着秋季的深入，「猴子」幾乎不在墨股城裡面，把職責委給別人，自己到西美濃地區走動。

半兵衛

不過，「猴子」的思想並非如此。

他似乎生活於跟其他家臣們不同的意識裡面，例如：這一次的增加俸祿就是如此。

對於升任墨股城總兵的「猴子」，信長不能把他當成小廝一般的接待了，最初給予百貫的俸祿，接着，再增加到五百貫，這個待遇跟中級將官的待遇差不多了。

「對我來說，未免太過於禮遇了。」

「猴子」故意在別人面前說着，在別人的眼中，他可能是非常惹人討厭的。

「這也太難爲主公了。」

不知是眞心，還是矯柔造作？每逢信長有所餽贈之時，「猴子」老是躲到別室，伸伸懶腰，皺皺眉頭，甚至搔搔頭，裝起了一幅很爲難的表情。

「我使主公有所損失，我必需爲他賺取雙倍的一千貫。」

「猴子」不時的這樣囁嚅着。以侍者的立場來說，這是一種很滑稽的思想，如果是一般家臣的話，立下功名受祿可說是一件很有名譽之事，高興都來不及呢！而所謂的主從關係就是如此成立的。關於這一點，「猴子」不認爲自己是侍者，而一向自以爲是商人。

他因爲領取了五百貫的俸祿，使信長受損，既然使主公受了損，必需剷佔敵人的土地，以此報答他。這種想法跟鎌倉·室町以來的武家常識完全不同。「猴子」的腦子裡已牢牢地被商人的想法佔住了。

其實，這類思想方式，很可能是受到了信長的影響，信長本人就常以此爲思想點，由腦髓產生出所有的政略及戰略，就連家中的統御法亦產生自商業式的思考法。信長認爲所謂的門第家風毫無價値，他只喜歡那些能够使自己賺錢的東西

而已。

信長的思想法，所以能夠聞及他國，與其說那是由於他頭腦的敏捷，不如說是思想的基點不一樣所使然。

「猴子」敏感地察覺到這一點。

當織田家的其他侍者仍處在室町式的舊陋意識中之時，只有「猴子」抓到了信長的思想基點。如果說，這是「猴子」的天才，倒不如說那是由於「猴子」出身於商人所使然。

墨股的城外綿延着西美濃的平原，高大的城牆可以隱約地看到。

「不如把它攻陷！」

「猴子」的腦際閃起了這個念頭。

只要奪取墨股城外的兩、三個村落，就可以湊合成一千貫。「猴子」命令蜂須賀小六，不斷的跟美濃軍作戰，不久之後就獲得了超過一千貫的新領地。

「『猴子』硬是要得！」

信長對「猴子」的報告感覺到異常的滿足。

當然啦，他感覺到滿足者並非「猴子」所攻佔的那些土地，而是非常滿足於「猴子」對事物的想法。只要「猴子」一直擁有這種想法，信長就能夠安心的使喚「猴子」。

「『猴子』壓根兒就是一名商人。」

信長覺得好笑。

也許，他並沒有察覺到自己也是如此吧？

墨股的「猴子」要求於信長者並非人員及物質，而是織田家的旗幟，織田家的旗子近於枯葉色，屬於長旒。

「猴子」最喜歡那種旗子。

「請賜給在下旗子吧！」

「猴子」不厭其繁的要求，旗子一旦送到，他就把它們插於新近佔領的要塞。到此，信長有了一種的錯覺，好像有了旗幟「猴子」就能夠把領土擴充似的。

墨股城突出於西美濃的一角，國境附近的水

即使到枯水期仍舊很澄清，恰有如桔梗的花色一般。

蔓延於城塞前的西美濃平原等，非常的肥沃而富饒，如果擁有它們的話，就可以把天下稱霸之夢付之實現了。西美濃原可說是天下街道的十字路口，通往京城幹線的中仙道分佈於東西，北國街道向北延伸，南方，則有通往伊勢的牧田街道。

信長如欲取得天下的話，必需首先攻陷美濃國。

(爲了獲得美濃國，首先，必需囊括西美濃，這樣就好辦得多了。)

雖說由於齋藤道三的出現，美濃的體制已經相當的現代化，然而，國裏的各村落仍有所謂的村落貴族，各自佔據着城館，其數目有七千到八千騎之譜。稻葉山城的齋藤家就是其盟主，不過也只是地侍聯合體的代表而已。關於這一點，比起織田家的體制來，可說帶有非常濃厚的中古色彩。

西美濃有三個巨族蟠居，他們就是：稻葉、氏家、以及安藤的三氏。

如果採取武力攻勢的話，這邊將負傷累累。

(不妨採取籠絡的方式。)

「猴子」這樣想着。

因爲西美濃人對齋藤家並沒有多大的忠誠心，獨立的風氣非常之濃。如果以利引誘的話，說不一定會向尾張靠攏。

「猴子」對西美濃人的姻戚關係、性格，以及不滿等處，刻意的展開調查。爲了從事這項諜報活動，小六以下的野武士正好派上了用場。同時也叫他們放出風聲，把織田家的聲勢喧染得極爲強大。

並且，放出蜚短流長說，美濃的國王（嚴格地說來，只是盟主）齋藤龍興如何的懦弱，如何的沉溺於酒色裏面，不圖奮發圖強。

「美濃的屋樑已經腐蝕了。齋藤氏不會維持

太久了。到了明年，稻葉山城勢將爲織田大人所控制。」

小六的一行人，化裝成商人、旅行僧等，到西美濃各地，不分晝夜，盡量的傳佈謠言。

那兒有一個叫鵜沼的村落。

這裏盛產所謂鵜沼石的奇形怪狀之黑石。爲木津川沿岸的村莊，對岸就是尾張的犬山。

鵜沼的地侍爲大澤治郎左衞門。

他是有一張赤紅臉孔的彪形大漢，且有超人的勇氣與膽量，尾張軍每次都爲這個男人所苦。「猴子」認爲必需從這個治郎左衞門下手。於是，擬定了一項計策。

小六在年輕之時，曾經在美濃服務，因此，他所認識的人非常之多。尤其跟大澤之弟大澤主水有過舊交。因此，通過了他說服了其兄。終於大澤治郎左衞門本身，趁着黑夜摸索到墨股城。

「猴子」深知大澤是一個貪而無厭的人。大澤把自己的價值評價得很高。因此，要求了一筆非常可觀的恩賜，「猴子」騎虎難下，只好答應了他。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猴子」到信長那兒報告大澤的要求。

「殺掉他！」

信長狠狠的說了一句。

「猴子」認爲一切都完了。

（我也做得太過火了。）

「猴子」認爲他已變成了信長的內臟一般，非常的瞭解他，養成了信長特有的想法，在這個範圍之內獨斷獨行，然而不管如何的學他，「猴子」總不及信長的肅殺。

信長認爲：大澤只有蠻勇一項可取而已。而且，他竟然要求了一千貫以上。信長就是討厭他貪求無厭的作風。

「主公，請您聽我說，在下沒有故意爲難您的意思，請您寬諒一次。」

「猴子」盡量的爲大澤辯護。說他固然是微

不足道的人物，然而一旦跟他鬧翻的話，將影響到對西美濃人的利誘之舉。

信長苦笑着說：

「我當然會原諒。」

「主公要原諒大澤治郎左衞門了？」

「非也，我原諒的人是你！至於大澤，必需殺掉！」

「猴子」怏怏地回到了墨股城。

他派遣特務前往鵜沼調查大澤的一切。得知大澤是一個愚蠢的男人。不知道他是否把欲謀反之事告訴了枕邊的女人，還是什麼的？如今連莊稼漢都知道了。

（這個傢伙，眞是沒有辦法。）

即使織田家不下手，大澤也會被美濃齋藤家所殺。「猴子」感覺到大澤的可憐，想盡辦法把他叫到墨股城，因爲，「猴子」一向最不喜歡殺人，大澤一到了墨股城，「猴子」就把實情告訴他。這麼一來，大澤非常的震驚，漫罵織田家過河拆橋。

其實到了這個地步，再如何的發怒也沒有什麼用處了。大澤只好捨棄了自己的領地，就連美濃及尾張也呆不住了，只穿了一件衣服匆匆的離開了美濃。

有關大澤方面，「猴子」是徹底的失敗了。然而，他却一點也不感覺到氣餒，繼續着另一方面的工作。在這些對象之中，有一個叫竹中半兵衞的人。

半兵衞的名字叫重治，爲西美濃的村落貴族之一。

「猴子」老早就聽到了這個名字。永祿四年，信長侵入美濃之時，被敵方巧妙的作戰方式所擊退了。一直逃回到尾張之後，才知道這次立案者爲竹中半兵衞。

信長雖然遭受到沉重的打擊，但却頗表激賞的說：

「他一定是非常有趣的敵人。」

為此，竹中半兵衛的名字在敵國的尾張頗為響亮。

半兵衛居住於西美濃關原東北五公里處的岩平村。城館在村後的菩提山上。

這是他前一代的重元所搶奪之地。半兵衛亡父的重元出生於更北方的池田鄉大人御堂，當齋藤道三取了美濃之後，歸屬於道三，道三令他奪取岩平村，使那些地方的人歸降。當時，岩平村領主叫岩平彈正信多，屬於反道三派，重元領兵攻伐，很快的就佔領了該地。然而，不久之後卻病死，如今已進入了其子——半兵衛的時代。換句話說，岩平竹中家還屬於第二代，仍殘留有創業當時的活力。

在其父創業的期間裏，半兵衛過了富於刺激的少年時代。不過，當時近鄰的人都批評他為：

——他並不是一個出衆的少年。

這或許是由於他筋骨的纖弱，而又沉默寡言之故，因此，甚至有人說他有一點呆裏呆氣。

由於父親早年過世，不得已早早就當起了家長，並擔當菩提山城的城主。

如果，半兵衛與衆不同的話，那就是：他識字很多。從少年時代起就閱讀兵書，因此，不像其他的武士以親身去體驗戰爭，而是由頭腦去計劃戰爭。這就是半兵衛個人方面的特徵。

在十五、六歲時，半兵衛的名字就非常的響亮，在織田軍侵入的時期，不斷的出陣交戰，自任前鋒，指揮兵馬的進退，織田家的家臣們，以為他是一個沙場老將呢！

而且，他出戰時所穿的服裝也非常的樸實。

「猴子」之所以對半兵衛特別的注目，並非對他的軍略才幹感到折服。因為，在調查了西美濃諸富豪的姻戚關係之後，知道了竹中家跟西美濃三大家都有姻親關係。像半兵衛本身就娶了三大家之一安藤伊賀守的女兒。

在這種情形之下，只要把半兵衛拉攏過來，就很容易跟三大家打商量。「猴子」就這樣的想

着。

主意既定，「猴子」乃化身為商人，大膽地潛入西美濃，從中仙道垂井的宿驛進入岐路，登上石階，到菩提山上訪問竹中半兵衛。

「近江浪人」

「猴子」準備這樣的自稱，因為如被看穿為墨股城總兵的木下藤吉郎之後，很可能會被處死的緣故。

半兵衛走進了書齋。

(他竟然如此年輕。)

「猴子」嚇了一大跳。半兵衛白嫩的皮膚看起來仍是一個孩子。據說，今年只有二十一歲，結婚才不過一年。

半兵衛一眼就看穿了「猴子」

「你是墨股城的總兵木下先生?」

說罷，他連臉色也不改變一下。

「你說對了!」

「猴子」也處之泰然。由於他長相奇特，人們只要稍加猜測，就會知道他是織田家橋頭堡的隊長——「猴子」。

「你的膽子太大了，你認為可以活着回去嗎?」

半兵衛細瞇起了眼睛。

「我早把生死付之度外。」

「猴子」以泰然自若的態度說。

「我只是一心的想拜訪你，所以不顧生死的潛入西美濃的深處。我真是太疏忽了。」

「的確，你是太疏忽了一點。」

半兵衛也被「猴子」的天真所感染，笑了起來。笑後他還這樣想——

(我得處處提防，因為這很可能是陷阱。)

「你有什麼貴幹嗎?」

「不!我並沒有什麼事，只是想看日本第一的……」

「猴子」竟然使用了那種誇大的言詞。——他和氣的笑着說，我懷着敬慕之心，想來此看看

日本第一的軍略家到底長成怎樣的臉孔。

「我承擔不起。」

半兵衛直截了當的說，「猴子」則戲劇化的揮了手說：

「雖然在貴國的美濃，不怎麼響亮，但在鄰國的織田家却人人皆知。我們主公的信長時常在稱讚你呢！」

「那一定是你在開玩笑，織田信長並非那種人。」

半兵衛很不喜歡信長。他認爲信長稟性苛薄，爲了自己的利益，怎樣的事情都會幹出來。而且，他既然是敵將，更不能對他表示好感了。

「不過，有一件令我想不透之事。」

半兵衛如此的說。

美濃人醉心的發揚自己個人的武名，但沒有一個人肯爲主家冒死混入敵陣。想不到織田家却有這種家臣。如今，就有一個人坐在他的面前。一定是信長樹立了這種他國所沒有的家風。如果說，他是苛薄寡情的話，爲什麼有家臣肯爲他冒死呢？

這就是半兵衛感覺到不解之處。

「你問的很好。信長只要手下爲他作一件事，他就會非常非常的高興。他是人情味很豐富的人。」

「猴子」自己也弄不淸楚信長是否英雄。不過，「猴子」却說

——信長很喜歡工作。同時，也很喜歡善於作事的家臣，始終不以甘言蜜語去愛他的家臣。他喜歡具有能力與才華的部下，比喜愛他的馬更甚。

最好的例子爲我自己——藤吉郎，如你所知我是士民出身，貧賤寒微，像我這樣的人仍能夠獲得主公的疼愛，由此就不難猜測出織田家的家風。

「猴子」一面微笑着，一面說出了一大堆的道理。

半兵衛以水一般冷靜的態度，聽着「猴子」的饒舌。當然啦，他一瞧到「猴子」的臉孔之時，就知道他來此的用意了。不外是慫恿他去投效織田家。只要他這麼一倒戈，妻子娘家的安藤家等的西美濃三大家就會靠攏織田家了，這就是「猴子」心裏所盤算的了。

話雖然如此說，「猴子」巧妙的說服法仍然叫人折服，他把眞心現於臉孔上面，如屬可能的話，他很想把自己的心臟放入半兵衛的身體裏面呢！

總之，「猴子」始終顯得非常之熱情。

「連我這等人也受到優遇。」

「猴子」重複了好多次——如果半兵衛似的人才來到織田家的話，其被禮遇的程度，當非我能夠與之比擬——「猴子」的弦外帶着此音。

「有一件事，我很難以啓齒。」

到這種地步，半兵衛非表明出自己的態度是不可以了。

「坦白的說，我討厭信長。閣下說信長很愛部下，然而，他那種態度，與其說是愛部下，不如說驅使部下較爲恰當一些。」

「閣下所言差矣！被愛與被驅使，原來就是一回事。」

（他說得很對。）

半兵衛受到了一陣衝擊，他說得不錯。士的被愛，並非有如寵童一般受到情愛，或者有若嬖臣似的，並列於酒色的同席。乃是自己的能力及誠實獲得激賞，以及被驅使。如此，爲士者就會感覺到臉上有光彩了。

（美濃方面並不如此。）

想到這一點，半兵衛就會羨慕起尾張來。然而，他也沒有去投效信長的意思，因爲，他實在沒有把握，能從信長的身上找出任何的感情來。

「啊！叨擾了你好久。以後，咱們就在戰場見面吧！」

「猴子」留下了微笑的印象辭行了。

半兵衛雖然拒絕了這件事，但是「猴子」的所說所言，都重重地敲打在他的心坎上。這之後兩、三個月，半兵衛所引起的事件，想必與「猴子」的引誘不無關係。

美濃齋藤家已經到了三代。第一代的道三爲京都的販油商人，流浪到美濃之後，變成了侍者，以赤手空拳起家，終於取得了美濃，一躍而爲美濃國主。

晚年，由於其義子的叛亂，於長良河畔陣亡。義龍繼承了他的位置。五年後，義龍也因癩病而死亡，其子龍興克紹其裘。龍興很頑愚。

除了酒色之外，他什麼事情也不關心。

永祿六年的四月，也就是「猴子」初次訪問半兵衛之時，信長把他的居城，從清洲城移到小牧城，做爲出兵美濃的踏腳板。

這種事態對美濃人來說，乃是值得最爲警戒的一件事。然而，龍興聽到了這種報告之後，仍沒有表示絲毫的反應。

這個龍興最喜歡捉弄半兵衛，每當半兵衛登場之時，老是叫來酒席，使他坐在席間，極盡了嘲笑之能事。因而龍興的側近，自然就不尊重半兵衛。

龍興的側近多爲山岳地帶的東美濃人，以感情方面來說，最討厭平原地帶的西美濃人。這種對立爲：美濃風土性的傳統，半兵衛本身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東濃人」固陋的氣質。

永祿七年的正月，依照慣例，美濃國的家臣們全部前往稻葉山城，向龍興賀喜。這時，西美濃三大家的領頭安藤伊賀守也帶着女婿半兵衛登城。

龍興在接受過一行人的祝賀之後，也依照慣例，宴請國內的重要人物。

在酒宴上，安藤伊賀守大聲直諫說：

「主公的行爲太不檢點了。」

他的意思是說，信長雖然從小牧山上虎視眈眈地瞧着美濃這一塊肥沃之土，然而，龍興却日

夜沉溺於酒色之中，完全不理國政。如今，已經有了亡國之徵兆，但他仍執迷不悟。

龍興認爲安藤故意在衆人面前給他難堪，因而，暴跳如雷，當場把酒杯摔破，丢下紙扇，站立起來要殺安藤。側近們力勸之後，方才作罷。

自從發生了這件事之後，安藤伊賀守就被判幽禁了。

安藤到本巢郡北方芝庫的城館幽居。這時，只有半兵衛留在城內。他爲了替岳父解除罪罰，拜託龍興側近的齋藤飛驒說一些好話。想不到飛驒爲了獲得龍興的寵愛，反過來把半兵衛臭罵了一頓。

半兵衛懷着一顆悶悶不樂之心回到了西美濃，但是，他始終嚥不下這口氣。

他單獨幽居在菩提山的城館，絕食而思考了好幾天。雖然他並不想顯揚出他的才能，但也忍受不了龍興與其側近把他當成白痴看待。

——我要別人對我有重新的估價。

年輕人特有的幹勁促使他這樣想。這一次的決定，多多少少受了「猴子」所說之話的暗示，敵國的織田家對他有很高的評價，然而在自己的國內却永遠被埋沒着。

（那些人雖然眼睜睜的，但却看不見東西。我不妨把稻葉山城奪下來，讓他們瞧瞧，不讓他們瞧一點厲害，他們總以爲我是窩囊廢呢！）

半兵衛終於下了決定。奪下稻葉山之後，他並不準備當國主，只是要替自己揚眉吐氣而已。

半兵衛就是如此與衆不同的男子，他並不愛城塞及領土，只是要讓別人瞧瞧他的厲害。

有一天，他到岳父那兒，把他的計劃說了出來。

「什麼？你要奪取稻葉山城？」

安藤伊賀守嚇了一跳，所謂的稻葉山城（岐阜城）也者，乃是道三興建的美濃主城，鄰國的織田家一直以它爲懷，因此，從前一代的信秀時就不斷的攻伐，但却沒有一次成功過，可說是固

若金湯。

「國內的人都認爲稻葉山城固若金湯，其實，這只是人云亦云的迷信而已。龍興及他的側近們，都睡在迷信堆成的巨城上面，我要攻破者就是這一個死角。」

「你要用幾個人去攻伐稻葉山城？」

「十七、八個人也就够了。」

半兵衞的岳父並沒有笑，這個老年人也很喜歡謀略，這種性格，使他在晚年期差一點就被殺，但是它總歸是一種興趣。興趣是一輩子改變不了的。

「你要驅使何種計策？」

「如此這般……」

半兵衞向岳父一一的說明。

「如果事機敗露的話怎辦？」

「不管成功或者是失敗，事後，我都會逃亡到近江，岳父大人是大人物，逃走與藏匿絕對不是辦法，我想——投效織田家總比較好。」

半兵衞知道墨股「猴子」麾下的說客也來過安藤家走動。

（那隻「猴子」很可能已經說動了我的岳父。）

半兵衞如此的想着。

「你是說逃到織田家？」

半兵衞的舅父囁嚅了一下。

即使女婿不這麼說，安藤這個老頭也對織田家的誘惑砰然心動了。同時他也預測得到，西美濃平原地方的防禦力很薄弱，早晚會被織田家的馬蹄所蹂躪。

「那麼，就趁早幹吧！」

安藤把聲音壓得很低。

當然啦，奪城的工作將委給半兵衞，安藤只要在奪城之後借給他守備兵就行了，如果是這種程度的援助的話，還是趁早幹比較好。

半兵衞的弟弟就居住於稻葉山城裡面。

他的名字叫久作，還是一名七歲的幼童。名義上是齋藤龍興的小近侍，實際上是被當成人質。從這一點看來，美濃齋藤家還沒有脫出中世的形態。

至於尾張織田家則把將士集中於城內，由織田家的家臣到他們的領地收稅，因此，不必從家臣中抽取人質。在美濃方面，小諸侯、家臣等分居於他們的領地，如果沒有事的話，則不會到稻葉山。爲了避免他們造反，才有抽取人質的必要。

以竹中家的場合來說，久作就是齋藤家的人質，以齋藤這一方面來說，只要把久作留作人質，就不怕半兵衞不服從。

兵法的原則是：趁着對方高枕無憂之時攻擊他們，半兵衞就以久作爲中心，構成了一種詐略。

半兵衞暗地裡跟久作連絡，並叫弟弟佯裝生病。久作雖然只有七歲，但却使出了渾身解數，佯裝成病情很沉重的樣子。

在這種情形之下，久作生家的竹中家不時派來醫生及看病的人。從正月的中旬到下旬之間，每天都有不少的人登上稻葉山城。

然而，半兵衞却始終不去。

「這算什麼哥哥，未免太薄情了！」

這是衆多人的批評，齋藤飛驒等人却很露骨的向竹中家的看病人表明。

到了二月之後，半兵衞才走到稻葉山城，他用馬背運滿了從京城購買的醫藥品、被褥，以及更換的衣服之類，浩浩蕩蕩的進入城門，這些東西裡面暗藏着武器，他把這些武器分配給十七名的同志。

半兵衞坐在久作的枕頭旁，不久之後，到了點燈的時分了，居留於城內者，只有齋藤飛驒以及他六名的手下，半兵衞使同志們一個對一個，去解決齋藤的部下。

太陽西墜了。

半兵衛仍坐在久作的枕頭旁邊，到了時間差不多之時，他以眼波做記號，使同志們爬到城內的鼓樓，同時，半兵衛也離開了病房。

接着，鼓聲響遍了城內，差不多在同時，齋藤飛驒以下的七個人喪失了生命。

這時，齋藤飛驒仍在龍興的酒席間作樂，他聽到了一陣「起火啦！」的喧鬧聲之時，忽忽開了門，走到長廊，原來，半兵衛就躲在那兒。

血光一閃，飛驒的身體頹倒了下去。

這之後，半兵衛又回到了病室，重新坐在久作的枕頭旁，這裡就是「叛變」的指揮所。半兵衛又再度使同志們活動，這一次，令他們打了五下大鼓。

原來，這是跟城外的連絡信號，半兵衛老早就去掉了城門的門閂，在那兒待機的安藤伊賀守的一千名兵士，在鼓聲還未停止之前，就已經湧進了城裡。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半兵衛穿起了全副武裝，走出了病房外面。

城裡掀起了一陣很大的騷動，半兵衛令數千人到城內各地巡廻，使受驚的百姓得以安靜下來。

他向民衆說——為了雪恨，竹中半兵衛討伐了齋藤飛驒，只是一種私鬪而已，其他的人可以循城的巽門逃出去，如果不逃出去的話，將被視成為飛驒的一羣，而遭受到殺戮等等。

龍興由於過度的受驚，已經亂了方寸，捨棄了酒杯，穿起了女裝，隨着婦孺從巽門逃了出去。而且，他一去就不敢回來了，這一夜不休止的奔跑，終於來到了方縣郡鵜飼山。

半兵衛以不費吹灰之力就獲得了稻葉山城，在那兒紮營。

佔領軍除了岳父之外，還有三大家的稻葉，氏家等的兩氏，他們為了表示義氣，紛紛把兵士送了過來，終於達到了兩千人之譜。

既然有了如此龐大的陣營，就算美濃全國的

人展開攻伐也不會感覺到害怕。

雖說是遊戲似的叛亂，但半兵衛却以自己的名字執起了城下井口（現今的岐阜市）的市政，保護起了寺社，並發行了守護不入（犯罪者避入寺社，或剃度為僧後，即可免却刑罰）的制禮，可以說是實質上完全的佔領。

「稻葉山城可能淪陷了。」

半兵衛叛變成功數天之後，信長才聽到這個消息。

「幾乎叫人不敢相信。」

信長如此想。他特別派間諜前往探究，竟然是眞的。

在墨股前線基地的「猴子」，也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獲得了情報，仔細調查的結果，絲毫不差。

（半兵衛這個男子眞叫人感覺到興趣。）

「猴子」這樣想着，其實，「猴子」最感覺到興趣者莫過於西美濃大家的動態了，雖然半兵衛在好玩的心情之下，奪取了城池，然而，以他岳父的安藤伊賀守為始，稻葉氏家的兩氏却正經地展開了援助。

這種現象表示：西美濃一帶已爭脫了齋藤家的羈絆，在三大家（細分之下，可分為十八將）合議之下，已經到了半獨立的狀態。

（只能够這樣的解釋而已。）

使他們養起了獨立氣氛，最大的近因，乃是由於「猴子」執拗的說服工作所使然，他的努力已收到了顯著的效果。

「猴子」立刻派出了小六，訪問了三大家。

「織田家可以做你們的後盾，需要兵員，糧薪的話，盡量提出。」

想不到三大家的當家都不敢擅自做主，並沒有回覆小六什麽，只忽忽的請他吃飯，小六回到了墨股之後，如此的說。

「淺井家也派去了使者。」

所謂的淺井家也者，乃是北近江新興的大家

，佔有西美濃西部國境的那一方，兵強而馬壯，富強冠近鄰，往日，只要美濃家發生糾紛，他們就會派兵到關原附近。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淺井家並不像美濃南方的織田家一般，對領土方面有巨大的野心。

（如今，可有一番競爭了。）

「猴子」如此的想。

如今，西美濃三大家很可能正在商量，到底成爲織田家的領地好呢？還是淺井家的領地好！

（美濃人喜歡溫和的將軍，那麼，他們會討厭織田家，而心儀淺井家。）

善於捉摸人心的「猴子」如此的想着，於是，更加強了他說服的工作。

想不到居留於小牧城的信長却無視於「猴子」這種工作。

信長採取單刀直入的外交方針，他派使者到稻葉山城的竹中半兵衞那兒。

「請你出售稻葉山城吧！」

代價爲奉獻美濃國的一半。

聽到這一句的「猴子」，大不以爲然的說：

（主公以爲人們只喜歡錢財似的，可能，他不懂半兵衞這個奇妙的怪人。）

至少對半兵衞這個人來說，信長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同時，「猴子」也暗暗地望上蒼保佑半兵衞，叫他不要接受信長的提議。一旦接受之後，非但半個美濃無法入手，甚至信長會憎恨起貪心的半兵衞，待稻葉城入手之後，就會把他殺掉。「猴子」也事先預料到這一點。這隻「猴子」非常的不簡單，他差不多已看透了人性。

信長的使者被招待到稻葉山城的客廳，半兵衞的岳父安藤伊賀守幾度想接受半個美濃國的條件，但半兵衞却以眼神制止了他。

在這種場合之下，發言權當歸於奪取城池的半兵衞。

「我不接受。」

半兵衞如此的說，這個年輕人一向沉默寡言，一旦開了口，都喜歡說一些詼諧的話。

「因爲，那只是孩子的遊戲吧了。」

他是說，那只是他跟龍興之間的遊戲，大人的織田信長是不便介入的。

使臣却弄不懂他的意思，半兵衞在迫不得已之下，說出了他奪城的眞正理由。

「我之所以奪下這個城池，無非是要懲戒龍興的荒淫而已。換句話說，這只是基於「義」的行動，而並非基於「欲」的行動，不久之後，我就會把城池歸還給他。」

使者在瞭解了他的意思之後，很快的回到了信長那兒，這之後，岳父的安藤伊賀守對半兵衞的態度，感覺到極大的不滿。

的確，半兵衞是靠着自己的智慧奪下了稻葉山城，但借給兵員者爲安藤伊賀守，爲了充分地使這個城繁榮，必需依靠自己、稻葉，以及氏家三大家。

於是，半兵衞的岳父回到了西美濃，跟稻葉、氏家兩大家商量，稻葉，也就是伊予守貞道。

他在剃光了頭之後，擧天下的人都稱呼他爲一鐵。他剛愎對利益方面非常的敏感，不僅學富五車，而且長於策謀，他的頑固遠近馳名，爲西美濃安八郡曾根的城主。

「半兵衞把戰爭看成圍棋之戰一般。他雖然年輕，但也非常的可厭。爲什麼不肯把稻葉山城賣給信長呢？我等賭着喪命的危險，借給他不少的兵員。一想起了利益，這不是一件划不來的事情嗎？所幸——」

一鐵繼續着說：

「墨股城的『猴子』時常在我那兒出入。如果你們沒有異議的話，我就來對他們說吧！」

大家都表示沒有異議。

一鐵把自己的女婿齋藤利三這個年輕人派遣到墨股。到後來，利三跟一鐵搞得非常的不和，轉到明智光秀那兒服務，在本能寺叛變之後，敗

死了。德川三代將軍家光的乳母春日局，就是這個利三的么女。

「猴子」在聽到了這個報告之後，大喜過望，於是驅着馬奔馳到小牧城，拜謁了信長，並提起這件事。

「眞的有這一件事？」

信長以不怎麼相信的表情，歪斜着腦袋，聽取「猴子」的報告。

事實上，信長老早就接獲了使者的報告，說是半兵衛已經拒絕這一件事了，然而，信長却沒有感覺到不愉快。他只是感覺到，世界上竟然有這種的傻瓜，放着一塊肥肉不要。

如今，風水倒轉了過來，西美濃的三大家竟然透過「猴子」要出售稻葉城。

「半兵衛有沒有同意這種說法？」

「他不在場。」

「是不是西美濃三大家的決定？」

（好貪婪的傢伙。）

信長的臉孔上面，明確地裝起了這種的表情，由於剛剛才聽到，有關半兵衛倔強的態度，因此，他對西美濃三大家的印象非常的惡劣。

「猴子」察覺到信長這種表情，於是內心感覺到非常的狼狽。

（這一次我又做得過火了嗎？）

他的心中不斷的這樣想，覺得侍候這個公主非常的不容易，然而，事情已經演變到這種地步，只有前進一途了。

撇開西美濃三大家賣城之事不說，總之，他們是希望能够歸屬給織田家的。「猴子」拼命的遊說，到了最後，信長點點頭說：

「叫他們三個人送人質來。」

所謂的送人質也者，乃是表示發誓爲歸屬臣從之意。

「那麼，關於您所答應送的半個美濃國呢？」

「待他們將城池交出來之後，再作打算。」

信長避重就輕的說。

「猴子」感覺到非常的惶恐，因爲信長的外交極富於譎詐，言語方面的信用，往往叫人懷疑。

（這麼一來，我不是要把他們三個人推入陷阱裡面嗎？）

「猴子」回到墨股，穿上微服，再進入美濃，會見稻葉一鐵，告訴他信長已經承諾之旨。

「我再度問你，關於半個美濃國的條件可靠嗎？」

一鐵凝視着「猴子」說。

「猴子」用笑臉迎接他，有力的點點頭說：

「請放心，絕對錯誤不了」

「猴子」就是這種男人。

然而，他的內心却顫抖個不已。

就彷彿小蟲弱不禁風的翅膀一般，「猴子」的一顆心在不斷的發抖，另一方面又厚着臉皮笑了起來。如今，就要看一鐵跟自己的命運了。

運氣亨通的話，一鐵三個人可以獲得半個美濃國，自己也不致於變成譎詐漢。運氣壞的話，一鐵將招致殺身之禍，而自己則不知會有什麼下場？

想不到，事態却向意外的方向發展。

半兵衛突然從稻葉山城消失了踪影。

而且，那也是戲劇性的撤退法。首先，他寫信給逃往本巢郡祐向山的龍興，同時，也派遣使者到國中有力的武將那兒，把寫給龍興的信件，再寫成幾份，裝進給武將的信函裡面，要求他們把城池收回去。而且，把城市掃除乾淨，趁着黑夜不知逃到那兒去了。

因爲半兵衛聽到了岳父等的商量，恐怕他們眞的把商量之事付之實現的原故。

（只要這個城池存在一天，這些老人的美夢就不會醒，到頭來，將以悲劇收場）

在如此想了之後，他終於把城池放棄了。

對於這個半兵衛第二次的手法，最從內心感

覺到快樂者莫過於墨股城的「猴子」了。預測三大家悲慘的命運一事，「猴子」與半兵衛不約相同。

（半兵衛這個朋友可交）

「猴子」好像在這世界上發現了跟自己具有近似感覺的朋友一般，高興得手舞足蹈。半兵衛對人的理解力，溫和的擧止，皆像他。欲把自己的才能顯現出來的欲望也相同，然而，却沒有相對的物欲，這一點也很酷似。

不一樣的是：半兵衛沒有「猴子」一般善於交際的個性。同時，他也不像「猴子」那樣，有如奴隸一般的順從主人。這一點，與其說是「猴子」的天賦，不如說是貧賤所伴來的一種屬性。然而，這個最爲非知性的部分却變成了「猴子」人生的推進力。半兵衛就沒有這個特點了。

除開這些之外，一切都非常的相似。

（如果我能夠獲得那個男人的話）

「猴子」憧憬萬分的想着。當然啦，論及半兵衛的出身及身分，他是不會做「猴子」的侍從的。如果他能夠變成織田家的同僚的話，兩個人一定能夠做出非常有趣之事。

（半兵衛會不會是要來投靠我呢？）

「猴子」的心裡有些微的希望，不過，等待了好多天，都沒有看到半兵衛的踪影。

一方面，「猴子」也動員了小六的諜報網去尋找半兵衛的下落，結果獲知——他好像不在美濃國內。如果在的話，龍興及齋藤飛驒的一族也不允許他生存的。

（眞太可惜了，爲了表現客氣，他竟然從這個世界消失了）

「猴子」這樣的想着。

所謂的西美濃三大家，在事件之後，變成了一種很滑稽的存在。由於半兵衛這麽一耍，他們三大家再也不能從屬於美濃齋藤家了，而且，所謂「半個美濃」的交易條件也泡湯了，如今，爲了避免自己的敗亡，只有投靠織田家了。

他們在送來人質之後，幾乎用哀求的口脗要求庇護。

（主公檢獲了一宗便宜的買賣）

「猴子」如此想着。本來，像西美濃三大家似的大領主叛變的場合，必需獲得龐大的恩賞才合理。想不到他們三個人什麽也得不到。

關於這一點，實在出於他們預料之外。他們認爲這次叛變帶給織田家的利益一定很大。

「能不能夠賞賜我們一些什麽嗎？」

安藤伊賀守對「猴子」說。「猴子」受人之託，只好去見信長。信長則久久不發一言，他只計算着對方的弱點說：

——叫他們只求領土的和平就行了！

而且，信長對這三個人的性格一直採取警戒的態勢，絕對沒有什麽好感情可說。

在這種情形之下，這三個人對信長只有惡感可言。這種的惡感反映到信長，信長當然更沒有好顏色給他們看了。

幾年之後，三個人密議叛變之事，由於保密不到家，終於被信長聽到。這是永祿十年八月發生之事。

信長立刻展開討伐，但由於四面受敵，無法做到這種地步，於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採取了謀殺的手段。

首先，他下令稻葉一鐵登城。

一鐵在充分的覺悟之下出現，被帶進一個房間裡面。其實，他老早就知道有一個刺客躲在紙門的背後。

那一個房間裡，吊有一副韓退之的詩。一鐵會讀它，於是，他就開始低吟了起來。

一鐵朗誦詩句的聲調激昂，但却也顯露出了他的蒼老，刺客聽了之後大爲感動。信長本身也在走廊傾聽着，不覺解除了對一鐵的懷疑，於是很快的現身，並令刺客退下。

在西美濃三大家歸服後滿三年，信長才瞭解一鐵。

氏家卜全也獲釋，然而，當他領軍去進攻伊勢長島之時，却滑進泥田而戰死。至於安藤伊賀守則保持了幾年的無事。不過到了天正八年之時，他的領地被沒收了。

但是，這些事跟猴子，完全沒有關係。

在永祿七年，這個男子最關心的事情爲：從美濃消失於無形的竹中半兵衞。如果身旁有半兵衞的話，不難獲知稻葉山城的弱點及攻擊法，同時，對美濃地帶的地理也比較熟悉。

關於這一點，信長也很瞭解。到了這個時期，他對「猴子」的謀略大爲佩服，對「猴子」諜報及戰略的才能予以極高之評價，於是，就把對美濃的所有工作委給「猴子」了。

當然啦，對於這方面他是不惜費用的。甚至大量使用金錢亦在所不惜。

在這個時代裡，「猴子」可說是創下了最富記錄性的諜報指揮官。他不斷的擴張組織，以致，差不多能夠把美濃中的浮浪者一把抓住。

同時，「猴子」也獲得了一項情報，說是竹中半兵衞已經回到了美濃。

當然啦，他並沒有回到岩平的老家。

在關原之東，南宮山之南有一座名叫栗原山的丘陵。據說，半兵衞就躲在山麓的松林裡面。

「猴子」也獲知：半兵衞在奪取了稻葉山城（這一舉使他聞名天下）之後，不久就流浪到北近江。在那兒，他投靠淺井家的熟人，前後隱藏了三個月。

一旦獲知了這個消息，「猴子」立刻就離開了墨股城。墨股城離栗原山麓至少有十二，三公里。途中的西美濃之村落已歸屬織田家（由於「猴子」的謀略）之故，當然也就沒有生命的危險了。

不過，爲了預防萬一起見，「猴子」打扮成浪人的模樣，連一個隨身侍從也不帶，單獨一個人上路，即使美濃人碰到他，也絕對不會覺察到這個奇怪的男人爲織田家的諜報人員。

半兵衞居住於僧侶們廢棄的舊寺。

（這麼年輕，就有這種怪癖）

站在門口之時，「猴子」就有了這種的感覺。

一旦奪取了東國第一的稻葉山城，連施政方面也做得井井有條的男人，竟然有如敝履一般的捨棄了那一座城，而屈身於破舊的山寺。

（越是沒有欲念的男人，越是難以說服）

這種人用厚利去引誘，根本就行不通。

總之，「猴子」還是去敲了半兵衞的門。

任憑「猴子」如何的用盡心計，這一次的訪問結果是不了了之。半兵衞始終不答應，並把「猴子」趕了出去。

這之後，「猴子」仍然不死心，好幾次從墨股城走三小時的路程到栗原山，拼命展開說服的工作。

「拜託你，讓我安靜好不好。」

從頭到尾，半兵衞只有這一句話。

（只要這個男子承諾，我們就等於取得了美濃）

這種想法，使「猴子」一點也不死心。

半兵衞的拒絕有強烈的理由。第一，他不能背叛美濃，第二，信長是一個很難以侍候的將軍。

「猴子」終於說出：

「爲了天下蒼生，我才如此做。」

如今的織田家很弱小，可以說本身就難保了，還說什麼替普天下的人着想呢？這不是太可笑了嗎？

想不到半兵衞却沒有笑。而且，這一句話意外地刺激了半兵衞的情緒。他不止一次的問：織田大人眞的計劃統一天下嗎？眞的爲了普天下的人着想嗎？

半兵衞想到自己的機略將被使用到天下統一之時，不覺砰然心動了。那些表現欲很強的人，越是具有巨大的表現場所，越是會感覺到富有魅

力。

到頭來，半兵衞表示：可以食用織田家的俸祿，但不願意跟信長直接接觸。如果能够做足下一名小小官吏的話，則可以考慮。

（這件事，主公會不會答應呢？）

「猴子」回到了小牧城之後，立刻舉步到信長身旁，五體投地的對他說：「請主公容許臣下稟明一件事」。

「你要什麼東西呢？」

信長已經知道，無論給「猴子」什麼東西，到後來，都有益於織田家，因此，什麼都樂於給他。

「你說罷」

「猴子」把頭垂得低低的，有如連株炮地說出。

信長一口就答應了他。在「猴子」對美濃人的工作中，只有「猴子」要求把半兵衞充作他的助手一事，信長連連答應了兩次。

「猴子」非常的欣喜，忽忽地瞌了頭，心裡高興的想着：

「這麼一來，稻葉城已變成我的囊中物了」

謀略

永祿七年八月一日天未亮，也就是在風雨交加之時，信長對「猴子」下一道命令——攻陷美濃稻葉山城。

「小的們，覺悟吧！勝敗就在此一舉了！」

此一次出陣，信長喊出了這一句予人印象很深的話。

信長有一種的怪癖。那就是：每逢作戰之前都會喊出含義頗深的話。例如：在桶狹間戰鬪之時，這個男子在頸部纏繞着一串念珠，騎在馬背，高舉着槍喊叫「小的們，把命運委給我吧！」即是。

這一次，永祿七年的進攻美濃，信長是有着很大的覺悟的。在往日，信長的進攻美濃有敗無勝。前前後後已經歷十年了（如果從他亡父信秀算起則已經有二十年）。每一次皆潰不成軍。雖則如此，他仍然不死心，可說精神有點異常的男人。

信長何以會認爲這一次的進攻非成功不可呢？因爲這一次的作戰加入了以往所沒有的要素之故。在過去二十年之間，織田軍以純軍事的做法進攻美濃，但這一次却加有「猴子」的謀略。

後來，當信長征服了天下的中央部，使軍事政權安定之後，開始整肅無能的部將。這時，他發表了一篇彈劾元老佐久間信盛無能的文章，內容如下：

「閣下沒有熱心的進攻石山城（本願寺），如果說是由於兵力方面比較懸殊，那麼，你也可以略施一點謀略啊。然而，你並沒有如此做。縱然你不諳謀略之法，也不妨開口問我，但你却始終不動尊口。」

由此，我們不難曉得信長重視謀略的一般。信長善於驅使計策在當時沒有人出其左右者。儘管如此，到了永祿七年進攻美濃的前後，他才大

規模地驅使謀略。換句話說，也就是使用了「猴子」之後。

「猴子」的藤吉郎教給信長在新式會戰打勝戰的方法。在這個期間之內，這兩個人之間的關係是非常的微妙的。

信長在獲得「猴子」的鼎力相助後，才重視了這種新的戰略思想，採用，並加以實踐。

而「猴子」也在跟隨了信長這個指揮官（不被武門的前例所拘束者）之下，才能夠充分的發揮出了他的才能。

總之，他倆在密切合作之後，才創造出了這種新的戰略思想。

「勝敗是沒有兩次的！」

信長之所以自信滿滿的說，並統領大軍向美濃突進乃是他確信這一次的進攻作戰，勢必能夠奪下稻葉山城之故。「猴子」也屢次的暗示——「蒂落瓜熟」。看樣子，驅使謀略之後，定能夠把稻葉山城攻陷了。

侵入美濃的織田軍大約有一萬兩千名，可以說是信長動員能力的極限了。

碰巧風雨大作，兵士們艱辛萬分的渡過國境之河，並通過了敵方的村莊，但情況跟昔日大不相同，前後不曾有一個人抵抗，甚至沿路的美濃地侍們領兵來投誠，增強了織田軍的陣容。這也是「猴子」謀略的賜予。

「『猴子』果眞不賴！」

信長很佩服「猴子」的異稟。而且，這個「猴子」並沒有在後方參謀的位置，而一直在前線忙碌個不停。因爲，他本身也必需加入作戰的行列。

（雖被稱之爲謀略家，但我的武名也不會遠播）

「猴子」迫切的想憑眞刀眞槍地建立他的武功。然而，他並沒有在馬上殺敵的充沛體力。

織田家在城下放火，不管是寺院或武士的邸宅，只要是能夠成爲敵軍防戰地點的建築物都一

概燒掉，使稻葉山城變成了赤裸無一物。

在城外，構成了密密麻麻的包圍圈，並佔了通往稻葉山的瑞龍寺，在那兒，設立了織田大本營，跟主城對峙。

「只要一夜，我就要把它攻陷！」

信長，雖然這樣的揚言，然而，稻葉山城到底是道三以來東國首屈一指的巨城，任憑信長如何的進攻仍絲毫不動彈。如此一來，信長焦急了。因爲本國的尾張空無一兵一卒，如此，不是給敵國有機可乘嗎？

「『猴子』快去把半兵衞叫來」

信長如此說。因爲，他聽到半兵衞以十幾名的手下攻取了此城。信長認爲：他具有一種近乎魔術的經歷。

「你有沒有妙計？」

信長問由墨股的召來半兵衞。

信長做事總是急急忙忙的。半兵衞感覺到無所適從，只好答以「沒有任何妙計」。如果提出所謂妙計的話，那不是在出賣舊主嗎？於是，他默默的折回了墨股城。

想不到「猴子」却一路跟隨着他。

「閣下的心事我非常的瞭解。你也不必敎我們攻城的方法了。」

「猴子」體貼萬分的說。

其實，「猴子」一心想打聽的是：通往山頂的小路。他只想問半兵衞——有沒有諸如此類的道路？如果有的話，登城口又在那裡等等。

但狡黠的「猴子」却不這樣說，他只是笑容滿面的說一些不關緊要之事。因爲他認爲：只要半兵衞有情義，當然會察覺到他所要知道的是什麼？

（他是一個很和藹可親的男子）

半兵衞如此想着。

本來嘛！「猴子」既沒有門第，也沒有多大的力氣，所以說，唯有這種和藹可親的態度，才是他使之不盡的財產了。

也由於有了這個特點，信長才收留了他，今日之有了相當的地位，也就是這種特點所使然。

半兵衞也不能例外，他終於被「猴子」和藹可親的態度所迷住了。於是在內心裡想着——

（給這個男子立功的機會吧！）

「有一條叫長良之道，你知道嗎？」

半兵衞如此說。

換句話說，可以從長良川的山崖攀登到稻葉山上。雖然在途中沒有道路，而有不少巨岩、斷崖阻擋去路，就連鹿及野猪也難以通過，然而，只要攀登這條徑路，就可以走到城的東北部。

「不過，我不會親眼看過，只聽別人說過罷了」

可是——半兵衞加重語氣的說：

「那也是無濟於事啊」

因爲，那條路不能使衆多的兵士攀登。只不過有那麼一點道路的形式而已。根本就沒有戰術方面的利用價值。

「只能够使幾個人攀登而已。只有幾個兵士根本就做不了什麼大事，他們一到城裡恐怕只有被殺的份了。你仔細想想看，如此還划得來嗎？」

（在這種惡劣的條件之下，看他還攀登不？）

「猴子」的臉上仍舊掛滿了笑意。

「會攀登的：我就要親自去攀登」

他以非常興奮的口脗說。完了！這麼一來，他只有九死一生。因爲這種冒險未免太大了。

「你會喪命的！」

半兵衞很表關心的說。武士必需活着才能够立下功名，一旦死亡，什麼也不會留下來了。

「你還是要攀登？」

「不攀登怎麼行？」

「猴子」以大無畏的眼光看着半兵衞。看樣子，他的確是把生命豁出去了。一想起挨餓受凍的少年時代，如今，爲了功名而賭生死，又有何

足惜呢？

（這個男子有凛然的英雄氣慨）

半兵衞如此思量着。同時，他也萌出了一種的想法。那就是——我或許可以把自己的一生與兒子託付給他。事實上，到後來，半兵衞確是把自己的兒子託給「猴子」，而這個兒子正是「猴子」傳記的執筆人。

「猴子」不斷的在收攏部下。竹中半兵衞及蜂須賀小六等的身分，乃是他所推薦的織田家之直臣，以所謂「木下藤吉郎與力」的資格付屬於他。換句話說，也就所謂的客人身分，然而，也有他自己人。配祿米所養的部下，像異父弟的木下小一郎秀長（以後的豐臣秀長），以及妻弟的淺野彌兵衞（芳州淺野家的家祖）等兩人。

（爲了要立下武功，必需尋找優秀的部下）

「猴子」時常這樣想着，

例如：有一個叫堀尾茂助的少年，是信長在尾張狩獵之時所揀到的。他是單獨居住在山中的獵師。雖然年紀很輕，但却有沈着剛毅之性格，據說，他的父親是岩倉織田氏的浪人呢！

「猴子」在發覺到這個少年的特點之後，立刻向信長要求，把這個名叫茂助的少年羅致爲部下。他就是後來的堀尾吉晴，領地達到三十三萬石之多。

爲了要攀登這個「長良之道」，「猴子」組織了所謂的敢死隊。頭一個他就選擇了堀尾茂助。茂助既然是獵師出身，對爬山當然有他的一套了。

「去不去？」

「猴子」只問了一聲，茂助就默默的點了點頭。

或許是由於生長於山內使然吧？這個青年一向沈默寡言，這就變成了這個男人畢生的特徵，在他一生之內卽使跟其他人同坐，他也不會開口跟別人閑談。老了之後，也不會對自己的兒孫說及自己的經歷及武功。

後來，當秀吉制定豐臣家的家制之時，他把這個茂助選爲「中老」。所謂的「大老」擔任政職，從事行政方面的工作，位於其中間的「中老」則爲判斷官。茂助雖然沈默寡言，但却非常精於事物的判斷，可說百無一錯，因而，才被選定爲「中老」。

敢死隊的嚮導，除了帶路的茂助之外，還有野武士出身的六條好漢。

他們就是：蜂須賀小六，同又十郎，稻田大炊助，梶田隼人，青山小助，以及日比野六。

至於留下來的木下隊指揮一職，則委給了弟弟的小一郎與義弟的淺野彌兵衞。

「辦法是這樣的」

「猴子」說出了作戰方式。「如果我攀登成功的話，將在山上揮動竹竿。竹竿上將倒繫着葫蘆瓢。一旦你們看到，就必需奔過瑞龍寺山的尾根道，迫近二之丸城門。我將預先把城門內側的門閂拔下，因此，你們可以打開，一窩蜂似的湧進城裡」

「這一件事，可不要讓別人知道哦」

「猴子」再三的叮嚀。他一心想因此立下功名。

「能够順利的進行嗎？」

淺野彌兵衞表示疑問似的，扭過頭來問。

「這是一場打賭呢！」

「猴子」說着，忽然想起信長進軍桶狹間的心事。那一戰可說是百分之百的僥倖，也就是由於太僥倖了，信長反而感覺到恐怖，於是這之後，再也不打僥倖的戰了。

然而，據「猴子」的想法，爲了賭一賭能够決定一生的運氣，如此做是非常必要的。是故，他把這一次的攀登危崖 ， 當成了信長的進軍桶狹間。

「一旦跌下的話，準是有死無生」

「那樣怎麼成呢？」

「猴子」異父弟的小一郎縐了縐眉頭。

小一郎是「猴子」的母親招進了竹阿彌之後才生的。他的個性溫厚而聰慧，乃是「猴子」最爲得力的輔助者之一。他在豐臣政權的末期，以五十一歲的年紀死亡。在生前，於豐臣一族內，他最具有人望。很多人都說，如果他還活着的話，豐臣家就不會以那種的形式滅亡了。

「我代你去攀登」

小一郎毅然的說。「猴子」則大笑着說：

「小一郎，你想想看。一個傻瓜在賭自己的運氣之時，能由他人代庖嗎？」

「猴子」說罷，輕鬆地出發。

事實上，這件事也無法代庖。因爲「猴子」在年少時期就跟那些草澤浪人之輩到處亂跑，諸如類似的工作，他已經做過了不少次，大概能够得心應手了。

在畢生中，「猴子」都無法忘記這一夜的冒險。包括「猴子」在內的八個人趁着黑夜跑到長良河邊，推出了舟揖。在農曆十三夜的月光下悄悄的划船，不久之後，即把船划入斷崖的裂縫處。在那兒沒有絲毫的月光 ， 只有撲鼻的水苔味道。

「那是『巖腸』的味道」

「猴子」自以爲說了富於詩意的話。到了晚年，他憑着自己的感覺，每天都作出成打的低俗和歌，令側近們感覺到厭煩不堪。

剩下來者爲攀登山崖了。「猴子」帶來的蜂須賀黨的梶田（加治田）隼人爲攀登山崖的高手。他也頗以此自豪。

「讓俺先來」腰部繫着粗繩，手抓岩間的草木，向着虛空挪動身體。

梶田隼人因戰亂而喪失了主家，於是變成了當地的浪人，加入了蜂須賀小六的黨派，幹着趁火打刼，以及盜取陣亡者身上的財物等不法之勾當。然而，他並非無根的浪子，他的先祖們一直居住於尾張國春昇郡篠木村。如果這個以爬山崖自豪的「藝人」，不會碰到「猴子」的話，一生

將以尾張的土寇收場。

後來，秀吉把小近侍的福島正則勅封為大名（卽諸候）之時，曾經如此說：

「家老職位派梶田隼人去擔當，他是一個懂得竅門的人」

梶田在福島家食兩千三百二石六斗的俸祿，也自稱爲梶田出雲。他的兒子叫七之助家忠。後年，父子皆到關原參戰。

「猴子」也抱着岩石，把身體向上挪動。不久之後，一行人就進入了山中，然後憑着茂助的嗅覺，由他領導着，在黑暗中行進。

「茂助，你有沒有弄錯啊」

憂心的蜂須賀小六不時的發問，「猴子」只得阻止他。

「把一切委給茂助吧！」

「猴子」認爲不斷的吵叫，茂助的靈感就不會來了。

「然而，茂助對這座山並不熟悉。我們好像被孩子帶着到處亂闖似的，假如走錯了路，掉入山谷裡，那該怎麼辦？」

「那只有死路一條！」

「猴子」認爲這就是賭博。與其不斷的吵着應該走那一條路，不如憑着孩子的靈感走路，把大家的命運委給他，如此比較來得爽快。

茂助有如變成啞巴一般，漫無目的走路。他時常停下脚步，仰望着夜空裡的星星，好像在計算方位角度似的。

當涉過了好幾次的河谷，攀登了最後的山崖之時，夜已經降臨了。

在他們眼下的霧靄中，出現了類似兵士炊事房的建築物。「猴子」立刻叫來青山小助，對他說。

「閣下最擅長於偷雞摸狗了，如今，就顯露出你的才華吧！」

當「猴子」在蜂須賀家的厨房吃飯之時，青山小助是哥輩的草寇呢！

小助在受到了讚揚之後喜不自勝，很快的就消失於霧靄裡面。

旋卽，他又回來了，分配給大家一些焦飯。飯裡面滲有一些鮮血，這可能是小助殺了炊事兵的證據了。「猴子」因心裡難過而垂下了頭，默默的取掉了滲有血跡的部分，然後，放入口裡咀嚼。

「猴子」最奇妙的一點爲：最憎惡殺人。到了晚年，由於老邁，這種性格多少起了變化，但一直在取得天下之前，這種性格是他最大的特徵。全日本的人都傳爲美談。

就由於這種性格，「猴子」的敵人都能够放心的向他投降。

這之後，爲了使炊事房經過一段時間就自行燃燒起見，用特別的手法燃起了硝煙。諸如這一類的「招數」，正規武士是使不出來的。只有像「猴子」及蜂須賀黨般的浪人才能幹得出來。

同時，這也是武士們裡爲最卑劣的「招數」。這之後，他們又剝走了炊事兵的衣服，把它們穿在身上，裝着欲往搬運兵糧的姿態，偷偷的進入了二之丸城廓內。

差不多在這個時候，由於山上的炊事房轟然地自燒了起來，以致，城兵混亂成一片。「猴子」們就趁着這時的混亂，悄悄地把二之丸城門的門木拿掉，用竹竿倒吊着葫蘆瓢做暗號。一切都進行得非常之順利。

首先，由小一郎，彌兵衞所指揮的「猴子」部下闖入城內，繼而，柴田勝家的先鋒部隊接踵的進入，很快的就佔據了二之丸城。

二之丸城等於稻葉山之一峰。城主齋藤龍興並不在山頂的本城，而正居於小麓的行館。由於山上被佔領，龍興大感恐怖，於是棄城投降，他本人則逃奔到近江。

信長從尾張向着美濃躍進。

以這一戰爲分水嶺，「猴子」在織田家的地位與勢力越變牢固。話雖然如此說，「猴子」身

任主角的輝煌戰功，信長並沒有提高他的地位。

第一，戰功並沒有使「猴子」升級。

「『猴子』，我給你升級吧！」

信長只有嘴裡這麼說。其實，他好像沒有這個意思，這是「猴子」所看穿了的。他深知信長的經濟觀念非常的發達，一向不怎麼喜歡給家臣等升級的，因爲一旦升級，俸祿就非增加不可了。

「不必，不必，只有這麼一點兒的汗馬功勞，算不得什麼。主公就不必費心了。」

「猴子」既然這麼說，信長就把「猴子」的俸祿停留在三千貫。然而，對於其他的家臣，則論功給予或多或少的升級。

「『猴子』好好加油吧！」

這是信長給「猴子」的唯一獎勵。這是信長最常使用的方式。到了後年，信長在獎賞家臣的戰功之時，竟然只給兩，三個撓栗子！

信長迫急的任務是增加織田軍的人數，以便攻取天下。爲了這個原因，減少了對家臣部下的獎賞。

在這種情形之下，家臣及部下仍能夠忍耐者，乃是心中存着無限的希望之故！

（不管如何，待主公取得了天下之後，我們就有可觀的封賞了）

織田家欲取得天下的希望，使家臣及部下都感興奮。尤其是在取得稻葉山城之後，信長下令鑄成一個——

「天下布武」的金印，普遍用於公文書類。

織田家的人們，不僅是「猴子」，差不多所有的人皆忘懷於微薄的俸祿，心情爲之昂奮不已。

稻葉山城與其城下的井之口小鎮，奉信長之命改爲「岐阜」。從這個時期開始，「猴子」在織田家的勢力一擧提高，不過，這並非戰功所使然，而是「猴子」另一種才能受到了信長的賞識之故。

那就是；「猴子」的謀略才能。

（「猴子」的謀略是出衆的）

信長如此想。

自從他亡父信秀以來，雖然屢次以屍山血河展開攻擊，但稻葉山城却絲毫不動，固若金湯。如今，「猴子」只在敵後略施小計，動一動腦筋，該城就無聲無息的被攻陷了。

（眞是一個奇妙的男子）

信長不得不另眼看待。信長的戰爭觀也因這一次的勝利有改變了。在這個時期之前，每逢戰事，信長老採取猛進破竹的方式跟敵軍週旋。當然，他也驅使了所謂的謀略。關於這一方面，他從岳父齋藤道三方面學習了很多，差不多已使盡了想得出來的一切謀略。不過，那些正有如；武田信玄及上杉謙信所驅使一般，始終只是戰術的附隨工作而已。

然而，當信長看到了「猴子」的做法之時，始恍然大悟，因爲「猴子」每次攻城略地自始至終，只有所謂的謀略與計策，會戰只佔一小部分而已，剛剛與信長的做法相反。

（眞是一個古怪的傢伙）

就是這一個特點，使信長對「猴子」大爲折服。而且，又使他奪取了夢寐以求的美濃。那麼，爲了今後要發展織田家的威勢，不妨採取這種別開生面的方式。事實上從這個時期起，信長就專心於外交與謀略的工作。

（「猴子」給我上了一課）

信長雖然在心中如此想，但却沒有說出口。就連「猴子」本身也不敢夢想，他改變了信長的思想。「猴子」甚至認爲信長具有一種嶄新的思想，他爲了表示忠心，拼命的在迎合他。這兩個人微妙的關係，可能就是在這兒了。

（眞是一個奇怪的侍者）

就連「猴子」老婆的寧寧也如此想着。對於武士家的日常生活，淺野家養女的寧寧是瞭若指掌的，然而她跟「猴子」之間的夫妻關係，故然

恩愛逾恆，但却不是過着一般閑雅質樸的武士家生活。

因爲，一年到頭皆有來路不明的訪問者，到他們家過夜。計有：旅行僧人，行商人，修行者，捕頭，傀儡師，以及皇宮裡的木匠等。這些人通常連門也不敲一下，一直走到內室說：

「藤吉郎（「猴子」）在家嗎？」

然後，落落大方的坐了下來。

在開始之時，寧寧感覺到非常的討厭，立刻下逐客令。想不到「猴子」在知道了這件事情之後，臉孔氣得通紅的說：

「妳怎麼可以這樣的對待他們？」

「猴子」對寧寧說，那些人可以幫助他揚名並立下功勞。

「他們是你往日的伙伴？」

「有一些人是我往昔的伙伴，但是也有不少新知。也有些慕我的名從遠道而來。總之，不要怠慢他們，請他們進來，用用飯，喝喝茶」

「猴子」愼重的對寧寧說。

寧寧老想不通，爲何自己的丈夫會結交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因爲一接待了他們，她就彷彿看到了落魄時期的丈夫似的，心裡感覺到很不是滋味。

（這麼一來，我對隣家的貴族夫人，再也抬不起頭來了）

寧寧時時這樣想着。

「猴子」的隣家爲織田家分系的前田家。當主犬千代的大名遐邇聞名。他有着赫赫的武勳，又稱之爲前田又左衞門利家。

而且，木下（即猴子家）家與前田家有着奇妙的緣份，老是隔隣而居，在清洲及小牧，岐阜等，始終隔牆而住。

「我們好像有宿緣」

前田利家不止一次對「猴子」說。這種情形下，他們自然地親暱了起來。「猴子」甚至給比自己年輕兩歲的前田家二少爺做媒呢！

「猴子」與利家很投緣。利家對「猴子」的出身寒微全然不在意，因此，「猴子」也對利家頗具好感。

「我倆就像兄弟一般」

他倆的私交甚篤。如果利家不是「猴子」的隣家的話，則他後來根本就沒有福氣成爲加賀前田家的家祖。

利家的老婆叫阿松。她是一個很聰明而靈秀的婦女。親戚很少的「猴子」把隣家的妻女當成胞妹一般的疼愛。後來，當「猴子」變成了豐臣秀吉之後，曾經如此說過：

「我無法給妳阿松什麼東西，妳不妨用這一點錢去購買來自中國的高級化粧品」

說罷，在近江給兩千石，當成她的化粧品費用。

到了晚年，阿松也無限眷念的說：

「當我年輕之時，寒舍跟太閤老爺（「猴子」統一天下後時尊稱）的家是隔隣。我們兩家中間沒有圍牆，只有一排木槿做爲境界而已。我時常跟北政所樣（寧寧）隔着木槿樹閑話家常。」

在那個時期裡，前田家的阿松時常隔着木槿樹，天眞的笑着說：

「藤太太，您家的客人好多唷！」

聽到這一句話，寧寧總會想到丈夫的潦倒時代，當然就會渾身不自在

「到如今，還跟他們厮混在一塊？」

寧寧不止一次的輕責丈夫，但是「猴子」只會一味的傻笑。甚至還對自己的老婆說：

「如果他們沒有地方過夜，就算我到墨股不在家的日子，也可以叫他們留在家過夜。」

家臣住屋的簡陋是織田家的特色之一。寧寧感覺到爲難，但她不敢違背丈夫的叮嚀，到時，總會收拾得乾乾淨淨的，好讓那些人過夜。

如此，經過了不久之後，寧寧也明瞭了自己丈夫的工作性質了。原來，自己的丈夫託付這些人收集各國的情報。

尤其是拼命的收集甲斐武田家的情報。其實，「猴子」也是織田家的情報官。

——你就專門去負責這方面的工作吧！

信長並沒有如此的命令他。

只是，織田家的其他部將對此興趣缺缺。既然他們不做，「猴子」也就樂得幹這一方面的工作了。同時，這種工作也是「猴子」專長，因爲，他自小就喜歡做探子的原故。

在信長進攻美濃之前，「猴子」一心的去收集有關美濃的情報，待美濃變成了織田家的領土之後，他再試着去收集有關甲州的情報。

(織田家最大最頑強的敵人爲甲州的武田信玄)

「猴子」老早就看穿了。在當時，信玄有動用三萬兵員的能力，他用兵如神，其麾下甲州兵的強悍聞名天下，到底不是尾張的弱兵所能够比擬的。同時，信玄的野心頗大，他始終想進攻京城，把自己的旗幟揷在宮城上。

只是，北方的上杉謙信牽制着信玄的西北方，如果他跟謙信的關係圓滿地獲得解決的話，信玄勢將一面蹂躪東海道，一面向京城進攻。

(那麼，沿路的織田家將變成如何呢？)

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兩種後果，其一是滅亡，其二是屈膝稱臣。

「猴子」認爲：信長無論如何不能向信玄開戰。以目前織田家的方針來說，只有攏絡信玄一途。

在外交感覺方面比「猴子」敏感的信長，更是這樣的想。

(如果信玄，叫我舔他的鞋子，我也只好跪下去照辦了)

自尊心很強烈的信長，一旦爲了要耍耍謀略，不得不委曲一下自尊心。因爲他私自心內盤算着，一旦機會來臨，我就會把武田家夷爲平地，佔地爲王。想到此，他當然也忍受得了舔鞋的滋味了。

「『猴子』，你知道有關甲州武田信玄的事情嗎？」

有一天，信長如此的問。

「猴子」裝成迷糊的模樣說，我什麼都不知道啊。由於這種善於裝迷糊的天性「猴子」好幾度化險爲夷。他必需拼命的壓制自己善於謀略的陰險性格表面化，同時，要努力着保持自己外貌的明朗，否則，他將被信長所殺戮。

信長本身雖然也愛好謀略，但他却喜歡性格明朗，富有義氣，能够在太陽下跟敵人格鬪的硬漢。關於這一點，他時常掛在口邊。當他跟這一類的部下閑談之時，一向不拘言笑的他也會咯咯的笑個不停。

「猴子」儘管努力的收集情報，計劃戰略，然而，他却始終不在信長或朋輩面前提起，也沒有走漏半點風聲。他只一心一意想給信長蠻不在乎，以及魯鈍的印象。

「我什麼也不曉得，只聽說過，四郎勝賴還未成婚」

「他幾歲了？」

「今年剛好十八歲」

信長窮問不停，「猴子」也只好一點一點的說給他聽。他對武田家的家庭瞭若指掌，就是對信玄的戰略位置，及他的短處也說得一淸二楚。由於「猴子」這麼說，信長已知道了有關甲州的一些事。

——所以，最好跟武田家通婚。

「猴子」這麼淡淡的說。

因爲，如果他滔滔不絕，並提出結論的話，信長一定會怒不可遏。信長目前所需要者，乃是從「猴子」那兒獲得一些資料。至於判斷方面，那是他自己份內之事。

(不妨如此進行)

信長的腦際一閃，立刻有了主意。於是，火速展開行動。第一是養一個女兒。信長並沒有適合正配給勝賴的女兒，因而，他計劃在城內悄悄

地養他人的女兒。

——有沒有美貌的女孩子呢？

當信長在東尋西覓之時，有人說，美濃苗木領主遠山左衞門（通稱勘太郎）的女兒阿雪天生麗質，貌美如天仙。左衞門的妻子爲信長的伯母，因此，阿雪也就是信長的從妹了。信長秘密地把阿雪接了過來，把她當成女兒，在織田家把她養育了起來。

「雪姬公主」

大家都這樣的叫阿雪。當她去遊山之時，排場之盛大叫各諸侯側目。於是，城下的居民都在紛紛的談論這個貌若西子的雪姬公主。

在這個期間之內，信長好幾度向武田家進呈貢物，藉此博取信玄的歡心。在剛剛開始之際，信玄一直懷疑信長心圖不軌。

「混賬！你到底有什麼用意？」

他瞪着白眼，連最起碼的禮儀也免了，不過，貢品却照收不誤。信長很有耐心的一送再送，不斷的攏絡他。

終於信玄再也不疑有他了。不久之後，信長一族的織田掃部助以使者的身分，從尾張趕往甲府，向信玄提親。

「喔！原來你們想聯婚？」

信玄更加的安心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雖說是嫁來的新娘，但實際上却等於人質。原來，他們爲了求得信玄的庇護，才送來了那麼多的珍貴物品。信玄頭一次感覺到信長的可愛。因爲有了這一念，信長的謀略已算是成功大半了。

「那麼，就娶她過門吧！」

信玄如此說。武田家爲源平以來的名家，由於是足利體制的守護大名之家，因此跟門地低微的暴發戶大名，由來是不相通婚的。

「不過顧念信長的正直與知禮，特許通婚」

武田信玄因家格不宜相配，而准許通婚，好似予信長甚多恩惠似的說。假如信玄獲知，雪姬

只是美濃地侍的女兒的話，不大發雷霆才怪。

信玄對這一門親事非常的熱心。他親自引領織田家的使者，挑揀黃道吉日，也叫武田家的使者前往織田家商談。信玄可算是破天荒向「尾張的小斷」派出使者。

信長攻陷稻葉山城翌年的永祿八年九月九日，雪姬從尾張嫁到甲斐。

（喲！主公的手腕蠻厲害嘛！）

「猴子」吐了吐舌尖，對信長謀略之能力表示佩服。以「猴子」來說，他是做不出這種天大的騙局的。

永祿十年，岐阜城的改修一旦完成，信長就從尾張移居到那兒。自然的，「猴子」也搬到了分配的住家，也仍舊和前田又左衞門利家比隣而住。

利家

在這期間之內，信長一刻也沒有停止他的活動。

他以岐阜爲據點，到伊勢出戰，聲威及伊賀，更企圖以外交手段把近江（滋賀縣）佔據。

（進軍到京城）

信長夢寐也想着。

光蔭似箭，轉眼又到了永祿十一年。那一年的七月二十七日對信長來說，乃是影響一生機運的大日子。因爲有一個客人來訪。

（主公，揀到了稀世之寶了——）

由於信長太過於好運，「猴子」不由得全身，微微地顫抖了起來。這個客人是漂泊者，也是具有室町將軍家繼承權的足利義昭。

義昭原是奈良一乘院門跡的門主，乃是一個僧人，當他的胞兄義輝將軍被三好、松永（京都的支配者）之徒殺戮之時，他即以將軍自稱，逃出了寺院，留長了頭髮，流浪於各國之間。

義昭所要求的是：能够擁護他攻進京都，以使他登上將軍的位置。

最初，他依賴南近江的佐佐木（六角）承禎，一旦知道他不能投靠之後，終於逃到了越前投奔朝倉氏。想不到朝倉氏並沒有打天下的野心，失望之餘，他只好滯留於越前的敦賀。就在這個時候，側近對他說！

——主公對新興的織田家有意思嗎？

織田家並非什麼知名的大家。乃是由信長的前代以下尅上的做法起家的。看在義紹的眼睛裡，根本就跟庶民相差無幾。只是到了近些年來，信長逐漸發起威勢來，不斷的在蠶食鄰近各國。

（雖然織田家的出生卑微，但也就由於如此，我去投奔之時他們一定會狂喜不已，當然也就能够善待我。）

義昭這麼想着，很高興的接受了側近的提議

。對義昭來說，這是一生不幸的轉捩點。

他透過幕僚的細川藤孝（幽齋），甲賀的和田惟政，以及從事再興幕府活動的志士——明智光秀等與信長進行接洽。

信長爽快的承諾，從越前把義昭迎接了過來。當義昭一行人進入了美濃之時，信長整修了儀容，穿上了室町式禮服，在岐阜城外三里的地點隆重的迎接他。

（主公裝模作樣的德性，看起來眞笑死人啦！）

「猴子」差不多已忍梭不住了。

爲了義昭之故，信長把岐阜西郊的立政寺當成旅館，把他招待到那兒。然後，很快的到立政寺書院拜謁他。

御簾被捲了起來，信長平伏着——這個男子從來沒有平伏過。這一次，由精通儀典的幕僚細川藤孝教他平伏之禮。

信長的背後有如小山一般，堆滿了獻給義昭的千貫銅錢，除此之外，還有鎧，以及大刀等的實物，而不是一般的目錄。

信長很迅速的退出，在客廳內招待幕僚們。在酒宴當中，一個幕僚說：

「這座立政寺雖然不錯，但以招待義昭將軍來說，未免太窄狹了一些」

義昭雖爲亡命的將軍繼承者，但在南近江却有邸宅，在越前亦有一座城池。而織田家竟然以這種小寺充作旅館，未免也太不識大體了。末了，還嘲笑着說：

「信長只是一個鄉巴佬而已，他怎麼懂得將軍應該住在什麼地方?」

信長在聽到了這一句話之後，用一雙大眼狠狠的瞪了該幕臣。這個幕僚的名字叫上野某。

「就知道享受!」

信長啐了一口。他最看不慣京城裡的公子哥兒那副德性了。

「這也不能怪我，我這個上總介（信長）一

直在征戰，忙碌得東西都弄不清楚了，那有閑暇在美濃興建豪華的公館呢？這未免太苛求了」

「猴子」在當場幹着招待的任務，因此，對信長所說的話，以及義昭幕僚的話，皆能夠聽得一清二楚。

（主公講話的態度未免粗魯了一點）

「猴子」對信長的粗魯難免有所失望。就是其他織田家的重臣也痛感到信長談話的無禮。所謂的「太忙碌了！」「太苛求」等話兒，不是太粗魯了嗎？

當然，義昭的幕僚們也大大不以爲然，紛紛的離席，以致，酒宴席中只有寥寥的幾個人。

「我所謂的太忙碌——

信長解釋說。乃是指必需在兩，三個月之內佔領京都。如此一來，我們就能夠在京都興建將軍府了。如今，既然還沒有攻進京都，就只好請各位在鄉下的小宅委曲一下。」

信長的這一句話，使義昭的幕僚，以及織田家的家臣們都感覺到啞然。在京都插上自己的旗幟，乃是天下英雄豪傑們的美夢。上杉謙信，武田信玄，長曾我部元親雖然一直做着這種美夢，但却沒有任何實現的徵兆，而信長却說得好似易如反掌一般。

（這是由衷之言嗎？）

大夥兒都這麼想着。只有「猴子」知道信長的話，既不是在吹法螺，也不是在變魔術。

而是有「原因」的。

這個「原因」就是北近江。

欲從美濃到京都的話，必需通過近江的琵琶湖畔，而這個近江的北部，有淺井氏，南部亦有佐佐木氏的強大勢力。如果欲擊破他們的話，至少得耗費兩、三年。

對於此，信長不採取戰爭的方式，而採用了「猴子」所提議的方式。也就是驅使一種的謀略。他很成功的使信長的妹妹阿市嫁給了淺井氏的年輕當家——長政。

如今，阿市嫁給長政已經有三個月了。

因此，信長可以無事的通過北近江。因爲，「猴子」已好多次到淺井氏的居城小谷，跟那兒的重臣商量好了。終於淺井家答應說：

——織田大人要進攻京都之時，我們可以盡一臂之力，撥出一些兵士供他使喚。

淺井家既然以義氣與講求信用爲家風，當然也不致於食言了。

（主公並不是在吹法螺）

只有「猴子」知道得最爲透徹。

信長終於演出了他的魔術。

在這一年的九月七日，他統領三萬的大軍，進入近江路，在一瞬之間就攻陷了南近江十八城，於同月的二十八日浩浩蕩蕩的進軍京都。這時，足利義昭投奔到岐阜只不過兩個月而已。

信長遵守對義昭的諾言，於翌永祿十二年，爲義昭建立了將軍府，四月就竣工，四月十四日義昭就遷移進去。

但是信長却不長駐於京都，他甚至沒有爲自己建築行館，一旦有事，就會統領大軍，有如旋風一般的出現，待事情獲得解決，他又會很迅速的回到根據地的岐阜。

「眞叫人感覺到忐忑不安」

義昭以這個理由，要求信長常駐於京都，但信長只把他特徵的單酒窩浮現了一下，甚至連話也懶得說一句。其實，長年佔領京都的阿波三好的殘黨一直都想吞噬這塊黃金之地，甚至一度闖入了城內。信長一接到了飛報之後，冒着紛飛的大雪，整整兩天奔馳於岐阜、京都間，一個不剩的把阿波的殘黨趕盡了。

「一旦發生了情況，我就會趕了回來。請將軍寬心」

信長雖然這麼說。然而，當將軍府蓋成之後，義昭更顯得坐立不安，屢次的要求說：

「不管是誰，最好派一個可靠的人常駐京都，以防萬一」關於這一件事，朝廷方面也通過久

我大納言，向信長提出要求。

(到底派遣誰比較恰當？)

信長認眞的思考了起來。左思右想，除了自己京都方面的代理官員，也就是跟朝廷及將軍接觸，擔任市內警備，向京都附近各國誇示織田家武威的，文武兼備的司令官之外，再也沒有適合的人選了。

義昭則獨自中意跟自己交誼深厚的明智光秀，但信長則一百萬個不願意。

(不能信用)

這是信長的理由。這並非說，信長無法相信光秀的人品，而是由於他是新的家臣，信長很難於對他置心推腹的原故。而且，光秀又跟義昭將軍太過於親近，對於織田家的保持機密方面，可以說非常的不適合。

除此之外，義昭也暗中希望：在朝廷方面來說，等於織田家長老的柴田，佐久間，丹羽，以及林的任何一個人能够滯留於京都。他們都是織田家的老家臣，大名早已傳遍天下，京內的居民只要聽到他們的名字，就可以安下一百個心了。

不過，信長却私自認爲這些人不合適。因爲，他們太過於偏重武征，根本就缺乏外交方面的才能。

(時至如今，只有一個「猴子」了)

信長如此想着。

「猴子」的名字還沒有響亮，在織田家的地位也低。而且除了「猴子」之外，沒有一個人知道信長的內心。例如：信長在表面上雖然尊敬義昭將軍，但在本意上，只是把他當成天下統一的傀儡而已。一旦沒有了用處，或者阻碍到他工作的話，他就要把這位將軍拋棄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這種想法絕對不能說出來。到目前爲止，仍必需裝成恭敬的模樣。把他尊成武門的棟樑。柴田，佐久間，丹羽等的老臣察覺不到信長眞正的用意，看了信長的表面，就認爲那是他的本心了。恰有如尊敬神一般的崇拜着

義昭。

(不過，「猴子」却深知我的內心)

叫他擔當複雜的京都支配人，乃是最適合不過的一件事。

信長在離開京都前的三天，把「猴子」叫到他宿舍，也就是清水寺的一間房內。

「『猴子』，你就謹愼一些」

信長的意思是叫他不要掉以輕心。信長每有重大任務交託之時，總是使用這一句話。

「遵命！」

「猴子」抬起了一本正經的臉孔。信長是令人難以捉摸到脾氣的詼諧家，他最欣賞「猴子」強忍着苦楚的正經表情。「猴子」越是表示正經，苦楚的表情越是熬不住。那種滑稽的表情，叫人恨不得賞他一巴掌。

「你去擔任京都的守護官吧！」

以鎌倉幕府來說，那是等於「六波羅探題」(鎌倉幕府的一種官職，駐在京都的六波羅，擔任警備及監視皇宮，並掌管近畿地方的政務)。

「猴子」嚇了一大跳。諸如此類重要的職務，應該由家裡的元老或族裡的要人擔任。僅僅在十年前還擔當小卒的自己，實在是承當不了。

(眞是大事臨門了)

「猴子」一面這樣想着，一面也想到了信長何以派他做這種工作。如果「猴子」有狠毒心腸的話，可能已變成了世上的大惡棍。

「主公既然這樣吩咐……」

「猴子」一開口之後，就決定了應該以何種態度對待信長。

「在下應該遵命才是。不過，在下還是乞求主公饒恕，免了這一次的封賜吧！」

信長聽了之後愕然。他蠻以爲「猴子」會高興得跳起來大喊萬歲呢！想不到要封賜他日本第一顯要的職務之時，他却說出了這種話。

「『猴子』，你是不是昏了頭呢？」

「沒有啊，在下並沒有昏頭。主公爲什麼要

使在下受到殺身之禍呢？」

很顯然的，「猴子」有所顧忌。於是，他才故意的大聲嚷叫了起來。信長實在拿他沒有辦法，只是一味的瞅着他，然後說：

「你不妨說出來聽聽」信長的意思是說，不要驚惶，直接了當的把你的意思說了出來。然而，信長一向有省略癖，於是，只說了一句「說出來聽聽」。

「猴子」不但懂得信長獨特的言語，同時，也是一名最好的語言學者。

「就是因為——」

「猴子」的意思是說，我擔任了那種職務的話，世上的人，以及織田家的人都不會服氣。家裡的臣僚將嫉妒我，京都的貴人紳士將輕蔑我，當然也就不會聽我的吩咐。這麼一來，不是使您主公臉上無光采嗎？到了那種地步，為了謝罪起見，我這隻「猴子」只有切腹自盡一途了。與其吃力不討好，不如向主公辭退比較好。」

（這件事我老早就考慮過了）

信長的內心感覺到不是味道。信長最感覺到不悅的一件事為：他首先已想到了某一件事，而第三者把這件事更仔細的說了出來。當他叫了一聲「潑猴」！之時，他已經抓起了「猴子」的衣領。

信長眞想揍「猴子」幾下，但是他又放棄了這個念頭。愛惜道具的信長，一直很珍重「猴子」這個道具，因此，很快的把手縮了回來。

關於信長的這種心情，「猴子」有如用鏡子照着他內心般的清楚。

（他不再發雷霆了）

「猴子」裝成很恐佈的樣子，平伏於地面上，不停的陪罪說「在下該死。請主公吩咐，在下將萬死不辭」他以明朗的大嗓音說着。雖然他的小肩膀在微微的發抖，但從他不整齊的牙縫裡發生的聲音却是非常的爽朗。

「你剛才說，不敢擔當京都的守護者。是不

是就心別人因嫉妒你，而向我說及你的壞話呢？」

「我既然為主公效勞，所敬畏者當然只有您主公而已。其他的人不管如何去造謠言，我絲毫不懼怕。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那些京都人造的謠言，一夜就能夠風聞千里。假如一些巧言者的誹謗之語傳入我們織田家，而您主公又認眞的話，在下就會害怕了起來」

「關於這一件事，我自有分寸。你儘管放心」

信長溫和的說。

「猴子」聽了之後，欣喜異常，屈膝，接着談論起了新將軍義昭的性格。

「他是一個自大狂」

換句話說，他是一名的策士。雖則信長使他登上了將軍的位置，但他却短缺虛懷若谷的態度。不久之後，就恢復了他的傲慢，勢將有如昔日一般，欲成為指揮天下諸侯的大將軍。因為他沒有足够的兵力，很可能會使用花招壓制織田家的強勢。

「你說的一點不差」

信長很滿足於自己重用了這個「猴子」。

「用馴馬兒的方式，就像征服『大早稻』一般」

信長如此說。

「猴子」立刻就明白了這一句話的意思。喜歡馬匹的信長，很喜歡馴服悍馬，使牠聽話。有一年，有人從奧州拉一隻馬來，牠的性情非常的兇悍，無論誰都拿牠沒有辦法。信長把牠取名為「大早稻」，不死心的馴牠，終於把牠訓練成一匹聞名的駿馬。

信長的意思是說，以這種馴馬的手法去處理公事。

接着，信長離開了京都。

「猴子」在送信長到粟田口之後，折回了他的宿舍，換了衣服。他想盡快的去拜訪義昭將

軍。

義昭對這個人事非常的不滿。

——木下籐吉郎（猴子）又是誰？

在京都，從來就沒有聽過這個名字。託人調查之後，才知道是織田家的下人出身。此人的前身爲一小生意人。信長竟然使這一個無名小人物擔當京都守護官之職。由此可見，信長並不尊敬他。

「聽說，他很像猴子？」

這麼一來，義昭的不快更加一層。既然是出身寒微的小侍，那麼，至少要挑選容貌比較端正的人。

「朝廷對信長的這一舉也頗表不滿」

義昭不止一次的對左右說。

信長離開京都的那一天，「猴子」只拿了一把紙扇，就前往拜謁義昭將軍了。

「哼！眞是沒見過世面的鄉巴佬！」

義昭渾身感覺到非常的不痛快。他私自認爲：拜謁身爲將軍的自己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至少，必需提前幾天登記，一直到獲得許可爲止，絕對不能說要來，就擅自的走進來。

「那一隻『猴子』已經來了嗎？」

「已經來到了將軍府裡面」

「把他叫到養馬小廝的屋裡，在那兒教他一些有關拜謁將軍的禮節吧！如此，他才不會渾渾噩噩的不懂事」

義昭的手下並沒有把「猴子」叫到養馬小廝的屋裡，然而，却把他叫到客廳裡面。

不久之後，一名義昭的寵臣（名叫上野中務少輔）進來了。

「閣下是木下先生嗎？」

中務少輔爲了使「猴子」感覺到尷尬，依照室町式的武士禮儀走路，以及落座，一心等待着「猴子」的回禮。

室內豎立着兩個屏風。一個是墨畫，一個是彩色畫。上位者坐在墨畫之側，下位者則坐在彩

色畫之側。「猴子」就是被引導到彩色畫那兒坐下的。

「你不懂武家的規矩嗎？」

中務少輔開口說話了。在這個場合之下，所謂的「武家」乃是與朝廷對比的詞兒，也就是指足利將軍家。

「俗說不知不罪。既然閣下少見世面，我們也不能責怪。不過，所謂拜謁將軍一事是很麻煩的，要耗費相當的手續，像你一般，彷彿麻雀在庭院跳躍似的做法，根本就不適於拜謁將軍」

「猴子」一直在吃吃的笑。穿戴着禮服的中務少輔，裝起了威風凛凛的模樣。看了這副德性，「猴子」想起了自己當三河太歲時的情形，差一點忍梭不住的笑出聲來。

上野家爲室町墓府創始者尊氏以來的系譜，可以說是名家，然而，當時的清信除了照顧義昭之外，似乎連一點別的能力也沒有。到後來，當義昭沈溺於男色之後，淸信以一個義昭的寵童爲養子，終於晉昇到從五位下大和守。

「我懂了，」

「猴子」點了點頭。「你的意思是說，我沒有資格拜謁將軍？」

「我沒有這麼說。只是叫你回去稍等幾天罷了」

「眞是活見鬼！」

「猴子」張開口大笑。聲音之大，使得對面馬房的馬差一點驚叫了起來。本來，「猴子」的聲音就够大的。

「在下是信長的心腹。我主公在離開京都以前已稟報過將軍了」

「猴子」只說到此地，抬頭望了望庭院的橘樹。在建造這棟將軍府之時，他從毘沙門掌門跡把橘樹移了過來。如今，已經長得綠油油的。就是這棟將軍府的一草一木，都是信長爭取過來的。連這個作威作福的中務少輔，他之所以有今天的榮耀，也是信長所玉成的。

……（據說，京都的貴人忘恩負義，果眞不假）

接連下來的是一連串的沈默。「猴子」的沈默不語已足够使中務少輔發抖了。

在瘋不住之下，中務少輔忽忽回到義昭那兒，向他稟報了一切經過，結果，只好允許「猴子」的拜謁。

「跟我一道來吧！」

中務少輔如此的說，將軍府在別處一棟大厦，必需穿草履走進。一旦到了將軍府的大門，中務少輔又幸災樂禍的觀察了「猴子」的舉止。

進入大門之時，如果這家是屬於同輩或下輩的話，必需從中央爬上。如果僅只是高貴的人的話，則必需從靠邊處爬上。

（應該怎麼辦？）

「猴子」在一陣猶豫不決之後，終於堂堂的從中央走上。這是對將軍的一種侮辱。中務少輔再也忍不住了，用扇子一比說：

「這裡！」

當然啦，對於這種程度的禮節，「猴子」是知道的。他只不過佯裝不懂罷了。他就是這麼喜歡「演戲」的男人。被責備了一頓之後，「猴子」露出了狼狽之相。

「哈—哈—哈—」

中務少輔笑得前仆後仰。這隻「猴子」到底是尾張的野人，根本不懂禮節。罷罷，就不要爲難他了。

「猴子」終於拜謁了義昭。

正面有竹簾子。「猴子」乾淨俐落的禮拜，中務少輔感覺到意外，加強了戒心。

「這隻『猴子』不是好欺負的……」

他自言自語的說。

「猴子」按照自己的想法，向義昭稟明他要擔任京都守護官之旨意。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事，都不妨向自己（指「猴子」）提出。「猴子」的舉止言談中，帶着堅決，不妥協的意味，到了後來，就連義昭也認爲：

（這廝非嚴密防範不可）

接着，叫內侍捧出了酒菜。膳桌爲當時最流行的塗漆式。食器方面彷彿是欲表現「猴子」的下賤似的，不用碗，而使用土器，菜肴方面有，山雞，鯉魚，蛸、魷魚以及鮑魚等。水果方面則有梨子等。

食物方面，則從山蔬開始，繼而有海產，野味等等。「猴子」一一井然有序的品嚐着，態度顯得非常的瀟洒，頗有貴人之風。

那麼，剛才從大門中央走上的舉止，並非無知，而是故意的囉？他的目的，可能是要威嚇義昭的幕僚吧？

（他眞是叫人猜不透內心的傢伙）

中務少輔也不得不對他另眼相看了。

在這個期間內，信長不斷的向四方擴張勢力，同時也注意着越前的動靜。只是，信長有着不少的疏忽及輕率。這個男人在進攻越前之時，用心並沒有攻打美濃及近江時的周到。

「不管如何，我要進攻越前。我要出其不意的攻打它，迅速的消滅它。」

信長曾經把他的謀略對京都的「猴子」說。信長就連對家臣都不願談及他的秘密。這一次，只有向三河的德川家康及京都司令官的「猴子」談及他的秘密而已。他的舉止，並非表示「猴子」已經變成了非常重要的人物。只是因爲要準備作戰，必需通知京都的「猴子」而已。

信長聲稱：

「我要到京都遊歷」

於天龜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發岐阜，途中，並於近江參觀角力比賽。他的所做所爲，只是爲了使越前（福井縣）的朝倉氏疏於防備而已。

——三河，你也到京都玩一趟吧！

信長既然這麼說，家康也就以「觀光」爲藉口，緩慢的行進了。

到了京都之後，信長確實叫來當地的藝人玩了一個痛快。甚至請來將軍及公卿觀賞「能劇」

。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絕對不像一個正在準備閃電作戰的男人。

出發岐阜之後，信長整整玩了兩個月，自稱在四月二十日將回到岐阜，而發軍出了京都。

他通過近江琵琶湖畔，在經過彥根之北，鳥居本附近，驟然的統領軍隊北上，有如一陣旋風似的，奔馳過湖北端的山岳地帶，很快的闖進了越前入口處的敦賀平原。

把首都設置於一乘谷的越前朝倉家，接到了通報之後，愕然不知所措，甚至想不出防戰的方法，只在前線的敦賀平原的手筒，金崎的兩城奮戰。

這一次的進攻越前之戰，是由舊幕僚的明智光秀作道路嚮導，他非常熟悉越前的地理。不過擔任先鋒者，却是「猴子」與德川家康。

(謀略並不太充分)

以「猴子」本身的戰術思想來說，這一次的作戰，仍然有很多處令他不滿意的地方。同時，他也感覺到相當的不安。作戰需有充分的謀略，像朝倉家的重臣必需爭取三、四個，有如柿子要等到熟透之時才打落一般，戰爭也必需有充分的謀略才能够獲勝。「猴子」一直這樣想着。

信長的想法跟「猴子」相同，不過只有這一次，他驅使了狩獵的方式，也就是欺騙獵物，待牠們疏於防備之時，乘虛襲擊牠們。

越前人民皆大爲震驚。他們不僅驚慌於大軍的突然出現，也驚異於織田家華麗的軍服。於是越前人認爲：

——尾張一定是富裕之地，而且，信長本人也崇尚豪華，因此，將士們皆穿着閃閃發光的鐵甲。

——是不是天兵下降了呢？

穿着一身破爛的越前人只能這樣的想着。

而且，越前的武器也太差，槍砲的數目根本就跟信長的軍隊不能相比。

敦賀平原的兩座城，有如天旋地轉一般，在

信長槍砲的威力之下，僅僅兩天就宣告淪陷了。

「這之後，輪到一乘谷了」

信長叱咤着全軍，絲毫不使他們緩慢下來，想立刻就使德川家康隊先鋒兵臨木芽嶺。

就在這個時候產生了異變。

想不到同盟軍的淺井氏叛變了。

淺井氏並沒有參加這一次的越前進攻作戰。因爲他們沒有預先受到通告。當織田家的軍隊通過他們的國土，向前邁進之時，他們只有驚恐的份。

當家的淺井長政感覺到無所適從。長政雖然娶了信長的妹妹，並跟他締結了同盟，然而，他跟越前朝倉家，自古以來就處於友好關係，可以說，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原本，近江的淺井家是受着越前朝倉家，這個老大國的庇護才自立的。其因緣及如海深恩情，並非姻親的織田家所能够比擬的。

而且，信長又違背了規約。

淺井家與織田家聯婚之時，最感覺到恐懼的是：將來，織田家與朝倉家很可能會交戰。

在開始之際，淺井家就考慮到這一點，因而，委婉的拒絕了信長，但信長竟然說：

「我可以寫下誓約！」

於是，淺井家也只好答應了。信長如此寫下他的誓約——不管將來演變成如何，絕對不找朝倉氏的麻煩。淺井氏信了織田家信長的誓約。想不到信長却以突然的作戰行動把誓約毀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淺井長政必需爲代代攻守同盟的朝倉氏効力， 當然也就非討伐信長不可了。

而且，討伐起來不費吹灰之力。

因爲信長的三萬織田軍，正簇擁於袋形的敦賀平原。北方爲日本海，東西有險峻的山嶺，後方的南部由淺井軍把守着。只要把南部關閉，織田軍就沒有退路了。將有如袋中的老鼠一般任人擺佈。

一旦跟朝倉軍聯合展開挾擊，就不難有如包圍山谷間的羊羣加以屠殺一般，說多容易就有多容易。

長政發出了軍令，以大軍掩蓋了江北的山岳，完全地遮斷了信長軍的退路。

起初，信長不肯相信眼前的事實。

——那個長政，絕對不會叛變。

信長對這個年輕人，可說照顧得相當的周到。當長政來到京都之時，他拉着長政的手到將軍及公卿面前，對他們誠懇的說：

「這位是我的妹夫，就請您們多多照顧」

就是京都的僧人，富商等到信長的旅館請安之時，他也會對這些人說！「你們時常去看看長政吧！」

總之，盡量設法使長政出名。信長最喜歡長政剛直的性格，同時也喜歡看他堂堂的儀表。對信長來說，長政是政治方面的重要人物。如果長政不是他的妹夫的話，信長可能就無法得到京都了。

「我絕對不相信！」

在開始之際，信長之所以不肯相信，乃是對長政具有十分好感的原故。

（我對長政是仁至義盡了）

這是信長的癖性。他長於探知人的心理，但有時也難免估計錯誤。這並非是鈍感所使然，而是太熱中於計算自己的利益，以致，忘記了同盟者，家臣等人的想法，以及利害方面的衝突等等。

想不到偵察者的報告，却使信長的內心顫抖了。

當他知道長政確實已經叛變之時，立刻大叫着：

「我要回京都！」

信長一喊叫之後，單獨跨上一匹駿馬——後面有幾名掌旗兵追隨——很快的從戰場上消失了。既然長政已背叛了他，只有逃跑一途了。假如

還猶豫不決的話，他很可能跟三萬名的部下在這個袋子似的地形內受死。

而且，信長也不通知他手下的大將們撤退，以致，當最前線的德川家康獲知之時，已經是事過境遷了。信長把將軍，士卒都撇下，獨自逃之夭夭了。他的機敏，可說是沒有一個人可望其項背的。

到了後年，當「猴子」變成了豐臣秀吉之後，由於長居在大阪城裡感覺到無聊，因而，喜歡跟家臣們擺擺龍門陣或者說一些往事。秀吉所喜歡談論的話題爲：女人，談論人物，以及茶道等。而他所最喜歡談論的人物爲信長。秀吉的身旁坐着，德川家康，宇喜多秀家，前田利家，蒲生氏鄉，以及毛利輝元等。

「蒲生老爺最善於打仗了！」

秀吉不斷的讚揚。不但是秀吉讚揚他而已，每一個時代的人對蒲生氏鄉這個年輕的武將的軍才，都有極高的評價。

但是他跟秀吉與家康不同，並沒有很多的軍事經驗。

「舉一個例子來說吧！如果故右大臣様（信長）與蒲生老爺開戰。人數方面，右大臣様有五千，蒲生老爺有一萬。試問，你們要幫那一方打氣呢？」

以人來說，蒲生多出信長一倍。一般說來，人數多的那一方往往能够打勝戰。而且，這兩個將軍的勇氣與戰術方面的智慧，幾乎是相等。

「如何？你們要幫助誰？」

經秀吉這麼一問，連家康也無從回答。更遑論宇喜多秀家，以及毛利輝元等凡庸的男人了。

最後，秀吉提出了他自己的回答：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會幫助信長」

信長的兵數只有蒲生的一半，很可能戰敗。

然而秀吉却說：

「因爲，只要信長方面斬敵軍將領的五個首級，其中必有蒲生氏鄉的首級」——因爲氏鄉不

知愛惜自己的命，時常身處陣前跟敵軍格鬪。

「然而，即使織田方面的五千兵員被殲滅了四千九百人，信長還一定自處於一百個生存者之中。只要信長還活着，他一定會計劃東山再起。到頭來，當然會戰勝。」

如今正是如此。信長選擇連馬匹也難以通過的琵琶湖東岸的山岳地帶，做爲退却之路。

「猴子」碰巧在信長的本陣，他覺悟：

——目前正是賭生死的時刻了。

他決心殘留於這個戰場。他組織一個最殿後的部隊，協助全軍的撤退，阻止敵軍的追擊，準備一個悲壯的玉碎。這麼一來，一百個裡面，甚至連一個人也無法生還。

「讓在下來擔任這一項任務」

「猴子」向信長提出這個要求之時，由於情緒的緊張，醜怪的臉孔漲爲通紅，眼球好似要跳了出來。

「在下可以滯留於金崎城，擔任殿後部隊的指揮，以便斬殺更多的敵軍」

以「猴子」來說，假如沒有以這個經歷使自己出名的話，始終只能够被織田家的家臣批評爲「取巧之徒」，與謀略家而已。

以往，前田又左衞門利家時常忠告他說：

——你非立下武功不可。

理由或就在此地吧？「猴子」始終在等待這個機會。雖然說機會已經來了，然而，「猴子」的提出未免太突然了。當他說出這一句話之時，滿座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就連感動也忘記了。由此可想像得到：那是一個很悽慘的任務。

信長保持着沈默，因爲連他也無法即刻的回答。

信長忽然萌起了緊抱「猴子」的愛憐心理。這也是他第一次產生了這種心理。

（「猴子」就是如此忠心耿耿的人）

信長的藤吉郎觀就如此確立了。如果他沒有這種實績，沒有楚楚可憐的模樣，以及沒有聖

潔的個性的話，他很可能畢生停留於「欺詐師」的階段。

信長感覺到非常的安慰。相處十年以來，「猴子」對他的貢獻可說不少。雖然他屢次的叨難過「猴子」，但「猴子」却爲了防止織田軍的潰滅，情願犧牲自己。

「『猴子』，我准許你！」

「謝謝主公」

「猴子」平伏着 。也許，這一別就成永訣了。

「希望主公多多保重，平平安安的過日子」

臨別之際。「猴子」仍不忘記爲信長祈福。

如此一來，連硬漢的信長也爲之語塞了。他躍上了馬背之後，用手去揩拭奪眶而出的熱淚。

自從少年時代，傳人（養育人）的平手政秀老人爲了力諫他的惡劣行爲而切腹以來，信長始終沒有流過淚。政秀老人切腹之時，信長有如瘋狂了一般，在城下號淘大哭。

「『猴子』，你也保重」

忽忽的叮嚀了一聲之後，信長騎馬狂奔。「猴子」立刻招集了手下，進入了金崎城。

這座城池是從朝倉的手中奪過來的。與其說它是城池，不如說是木柵較爲適當一些。朝倉方面，隨時都有統領大軍來奪回此城的可能。

在一瞬之間，「猴子」的判斷力便恢復了。

「藤吉郎，希望上蒼保佑你無事」

織田家帶頭元老的柴田勝家特地來握握「猴子」的手。

就連佐久間信盛，丹羽長秀等織田家的顯官們也來到了站立於木柵前面的「猴子」跟前，跟他打招呼。

說得難聽一點，他們是來活活弔祭「猴子」的。「猴子」也體會到這一點。在尙活着的蜂須賀小六等人的上額及甲胄上貼着象徵亡者的白紙，並把寫有「南無阿彌陀佛」的旗幟豎立了起來。

「你就辛苦一些吧！」

騎馬的武士，一個一個點着頭，經過「猴子」跟前而去。

每一個將軍都憐憫「猴子」的兵力太單薄，因而，自動的撥給他兩三，騎具有戰鬪力的武者。

最後通過者爲：尙是二十多歲的德川家康。

家康原先以身任先鋒的姿態來到木芽嶺的山麓，因此，如今變成了殿後，必需一面與敵軍接戰一面撤退。

「那就辛苦你了！」

家康一向很注意儀容及言詞，是故，特地下了馬騎，向「猴子」問好。而且，把撤退戰中最爲重要的火炮留下了十多門，匆匆而去。

家康也不例外地認爲：這個織田家所養的「猴子」是死定了。假如「猴子」眞的死亡的話，無論是對於家康（註：德川家康後來成爲雄霸日本兩百多年的德川幕府之開國主。）或者是對日本歷史來說，皆有很大的改變。

想不到「猴子」本身却非常的樂觀，就連士卒們也彷彿沒有什麼事似的，整天嘻嘻哈哈地。士卒當然知道自己的主人並非無謀的男人，對於他的指揮能力非常的信任。

「猴子」對部屬下令說：

「你們就放心的坐上我這一條船吧！如果你們走出船外一步一定非死不可。你們可以把生死委給我。最好同心協力的去做事，並按照我的命令行事」

他們之所以沒有哭喪着臉，一定是感覺到「猴子」可靠的原故。

「燃起篝火來」

「猴子」下了命令。

由於敵軍已經出現，「猴子」下令士兵從木柵內發射火炮，使敵軍不敢輕易的靠近。不久之後，太陽開始西下，四周變成黑暗，「猴子」更勤於防戰。

接着，探子也跑回來了，據他們報告說，朝倉的大軍已來到木芽嶺的對面了。從他們所燃燒的篝火看起來，至少有三萬人之譜，不過，目前，他們正在宿營，只有先鋒的兩千名在行軍中。

「猴子」在思考一陣之後，突然說：

「把城弄空！」

他很快的把兵士集合到城外，使他們全部埋伏於森林裡面。

越前人的先鋒隊長叫毛屋七左衞門，他計劃一清早就對城池展開攻擊，因此從深夜起，就在森林裡面行軍。

「猴子」的伏兵，不意地襲擊越前部隊的側面，首先，用槍擊的方式，再用刀槍亂砍，有如夜怪一般，大翻大鬧了起來。尤其是那些習慣於夜間行動的野武士們，也就是蜂須賀黨的活躍非常的惹眼。越前兵在受驚之餘，紛紛的逃命。

想不到「猴子」本身也逃走了。

在一聲號令之下，「猴子」集合了所有的兵士，以最大的速度奔馳，並跑過了城池前面，到了東方黎明之時，已經整整奔跑了七、八里。

——而後，也就是在拂曉之後，攻進城塞的毛屋七左衞門，向城裡發射了很多火炮之後，才知那是一座空城。

（我恐怕活不成了）

「猴子」上氣不接下氣的奔跑着。朝倉的一部分軍隊在當天就追上了「猴子」，更有朝倉方的伏兵在途中展開攻擊，「猴子」的兵士無休止的被追殺，終於演變成慘淡的撤退之戰。

就在這個時候，撤退中的德川軍在前方出現。家康在看到了「猴子」的慘狀之時，親自統兵折回，兩軍會合，跟追擊兵戰鬪了起來，稍一擊退了追擊兵之後，轉身又逃之夭夭了。每逢逃走之時，兵力總會變少一些。

後年，當「猴子」變成輔佐天皇的大臣之時，跟家康非常的要好。有一次，他特地請家康到

京都，很熱誠的握着他的手說——

「金崎撤退之時，您的恩情，至今我還不敢忘懷。」

「猴子」謝了又謝。對「猴子」來說，金崎撤退的確是一場惡夢。時隔了好久，他仍然在惡夢中看到那時的光景。

當「猴子」完成了長距離的撤退行軍，好不容易抵達京都之時，差不多所有的武士都喪失了馬匹，只好靠兩隻脚走路。樣相之狼狽，就好像乞丐一般。

信長即刻引見了「猴子」與家康，以罕見的感傷式語句對他說：

「如果沒有您們兩位的話，我們的大軍，已經變成遍野的屍體躺於若狹與近江的荒郊了。」

末了，又對「猴子」兩個人謝了又再謝。

「猴子」差不多已經疲倦死了。想不到在翌日，這個男人故意穿上漂亮的衣服，為了使臉色好看起見，特別塗上了油脂，在京都的街道浪蕩着，抓着路上的女人，說說笑笑。

「猴子」的這種舉動是基於什麼心理呢？

善祥房

琵琶湖映着明朗的天空。西岸一直到若狹為止，都有連綿不斷之山丘，東岸則有蜿蜒的街道，並有一片收穫估計可達八十萬石的美田。這個時期的信長，急欲想把這個近江之國（滋賀縣）佔據。

因此，才把國色天香的妹妹阿市嫁給近江北部的大人物淺井長政，跟他結了姻親之緣。

這麼一來，以岐阜為據點的信長，就能夠自由地來往於近江（到京都的走廊），並獲得了京都——然而，如今的淺井氏却變成了敵人，對織田家宣戰，以致，走廊就被遮斷了。

為了打開這一條走廊，只有消滅淺井氏一途。信長在退出越前金崎的第二個月，又進攻了近江，在姉川附近紮營，包圍起了淺井氏的支城——橫山城。

那是天龜元年六月二十三日之事。天氣酷熱得好像要燒起來似的。

「藤吉郎在不在？」

信長一在床緣坐下，立刻就喊了起來，並叫兵卒到第三線把「猴子」叫來。

「猴子」很快的從山麓跑上臺階。這個男人老準備着信長所要的知識。當往日，信長想佔據北鄰的美濃之時，他把多數的謀略家送入美濃，自己也以謀略者自居，懷柔起了美濃國內的家臣，終於有如打落熟透的柿子一般，使信長很輕易的取得了美濃。

如今的課題為近江，「猴子」又開始在近江施展著謀略，到了湖北的村莊懷柔淺井系的家臣。以目前的織田家來說，沒有一個比「猴子」更清楚近江的人，以及地理了。信長之所以動不動就喊「『猴子』！『猴子』！」，原因無他，只是要「猴子」吐露出這種知識罷了。

「猴子」爬到了信長陣所的小丘之時，立刻

把泉水旁的草叢撥開，用泉水洗淨了臉上的汗漬，然後才進入幔幕裡面。

（噯喲！主公怎麼如此的打扮？）

「猴子」的眼睛爲之一亮，差一點叫出了聲音。

因爲信長今天穿得很別緻。他頭上戴着塗成漆黑的巨大斗笠，身上加添了白色的小袖，再披上漂亮的短外褂。

「你來了！」

信長立刻問「猴子」有關敵情的兩，三個問題。「猴子」也當場流利的回答。

他倆在研談之間，本陣的兵士叫嚷了起來，通報說，德川家康來訪。

在這個時期之內，信長把同盟的家康當成自己的部將一般酷使。當他出發岐阜之時，他也把急使派往遠州濱松報告說：

「請卽到近江姉川，以便共同討伐淺井。」

在此時，家康還不到三十歲，然而却不斷受到甲斐武田信玄的威脅，於是很快的準備出兵，統領五千人前往。織田軍一共有兩萬三千名，兩軍合起來將近有三萬人。

家康在山麓下了馬，緩慢的爬上了石階。因爲他已經開始發胖了。

在幔幕的一旁，木下藤吉郎的「猴子」屈着膝，把兩手放置於地面上，以表示迎接。

「啊！藤吉郎先生，您好」

社交感覺很豐富的家康，對這一名信長最得力的將軍，總是殷勤的招呼着。

「猴子」抬起了眼睛緊閉嘴唇，必恭必敬的說：

「那時，非常的謝謝您」

「猴子」打從心裡表示銘謝之意。在越前金崎鑽過血雨一般的撤退戰之時，「猴子」充分的接受了家康的救助。當他們安全無恙的還回京都之後，信長叫來他們兩個人說：「沒有藤吉郎的話，我這個信長恐怕，就不能活在世界上了。又

如沒有家康的話，藤吉郎也不可能存在了」

信長如此的讚揚了他們兩個人。

家康站立着，帶着滿面笑容說：

「在戰場，總是要互相幫助啊」

說罷，他就跨入了幔幕裡面。信長正在搖動着扇子。

「啊！三河先生，您來了！」

信長很感謝家康的來臨，把手伸到下顎，解開了斗笠的繩子，以表示對家康的禮節。不過，他並沒有使用爬上坐椅的重禮。

「我們很快的來研究一番」

信長說及了敵我軍部署的狀況，有如斬釘截鐵一般說出了他個人的見解。在這個期間之內，家康還是站立着。

「猴子」察覺到這一點，在那兒走來走去，終於拿來一塊熊皮，對家康說：

「三河先生，請用這個……」

說罷，替三河家康舖好。家康很驚異於「猴子」的周到，用眼睛對他表示謝意，然後就坐了下來。

由於家康急快的趕路，感覺到非常的疲倦，就算是有一張熊皮坐墊也感覺到非常的舒服。

戰鬥於二十八日晨前四點鐘稍後，以姉川兩岸的槍擊戰拉開序幕。敵軍包括：八千名淺田軍，以及其同盟的一萬越前朝倉軍。

在這稍前，部署已決定之時，信長對家康說了一句近乎失禮之言。

「如今，每一個隊伍都完成了部署。三河先生，您就專門去打擊敵軍最弱的一環吧！」

當然啦，這並非信長的本心。

事實上，信長最羨慕家康剽悍的三河兵了。以美濃以東的地方來說，信長的尾張兵是最爲脆弱不過了。在經過了信長以及指揮官的苛烈訓練之後，才能够打一點像樣的仗。

而三河兵的強悍却是東海地方第一流。逢大會戰之時，必需有數個有如錐子一般，能够刺穿

敵陣的部隊，有鑑於此，信長才勸誘家康出兵。

儘管如此，他却對家康說：

「您就去打擊敵軍最弱的一環」。這或許是信長以老大哥自居的口餡吧！

「我不會這樣做」

家康把他豐滿的臉孔裝成凛然不可侵犯的樣子說：

「您的話，使我大感意外」。

話雖然這樣說，家康已看出了信長的內心。事實上，信長希望家康去對付最強悍的越前朝倉兵。自古以來，越前人就被認爲是最勇猛的。而越前朝倉軍有一萬名，德川軍才有五千名。從人數上來說，德川軍勢將吃敗戰。

末了，家康又自信滿滿的說：

「就讓我來對付朝倉吧！」

年輕力壯的家康本來就有這種的勇猛心。不過以今天來說，他多少因信長的激將法才講出了這一句話。家康的理由是：

「我就是爲了援助您才千里迢迢從濱松統兵而來。如果叫我去做那些無足輕重的事，這又何必勞師動衆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不如趁早回去。」

到了這個地步，信長少不得又稱讚家康幾句，允許他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依照信長的估計，這一次家康將遭受到相當的創痛。不過，當家康戰勝凱旋之後，天下人將對家康另眼相看，因此，有借給他一些織田軍的必要。

「家康，我可以借給你一部分兵員。你需要多少，儘管說出來」

信長雖然這樣說，但家康却拒絕了。不過，由於信長一而再的提起，他也不好意思拒人於千里之外，終於只好領了情，借用了一千名稻葉通朝隊，意思意思。

在晨前四點，雙方開始射擊，到了五點鐘又展開了短兵相接，於是戰鬪就於焉開始。一連持

續了九個小時，到了下午的兩點鐘就打完了。

在這一次的戰鬪裡，淺井，朝倉軍表現得最爲強悍，在短兵相觸了數回合之後，終於擊破了織田軍的先鋒隊，並接連的使第二第三陣潰滅，差不多逼到了信長的旗下。而始終力戰不懈者爲德川隊，他們把戰場巨大地迂迴，打擊着朝倉軍的側面。經過了一陣激戰，朝倉軍潰走了，織田軍趁勢挽回了頹勢，終於獲勝。

「猴子」在亂軍之內，統領第三陣三千名的部隊作戰。實際上，「猴子」時常受友軍崩潰之累，爲了提高士氣，「猴子」已使盡了差不多所有的氣力。

換句話說，「猴子」根本就沒有機會發揮自己的心得與戰術，甚至被敵友兩軍壓迫，在中段之時，甚至連自己的隊員也在硝煙與沙塵中迷失了方向。每逢到此時，「猴子」就會，擧高金葫蘆的馬印，大聲吶喊說：

「我們英勇地戰死吧！」

藉此吶喊聲，通知兵士們他所處的位置，並用聲音把兵員集攏了過來，再敲鼓使兵士們展開突擊。

「猴子」的大嗓門是天生的，比戰場任何人的聲音都來得大。以致，後方的信長幾度笑着說：

「我好像聽到了『猴子』的聲音」

到了午後兩點鐘以後，織田軍發展爲追擊戰。由於敵軍逃入了淺井主城的小谷城，因此，無法給予致命的打擊。以淺井、朝倉方面來說，這一次的野外決戰造成了一千七百名的戰死者。話雖然如此說，小谷籠城的戰力仍然很雄厚，以致，北近江仍然在他們控制之下。

——只要稍爲忍耐一下，不久之後，信長就會下令撤退了。

其實，信長也只能夠這樣做了。因爲他不能使織田軍永久滯留於北近江。信長的戰場尚有：南近江（佐佐木氏的殘黨），攝津（本願寺），

河內（三好氏的殘黨），以及伊勢（長島一揆）等處。除此之外，尚有武田信玄的威脅。信長在各地佈置剛好對付敵軍的人數，並且使他直接指揮的三萬機動部隊無休止的移動，不斷的給敵人打擊。既然如此，那麼，在離開北近江轉到別地的期間，必需選擇能够信賴的北近江警備隊長，以便使淺井的小谷城窒息。本來必需選擇元老級的家臣。不過信長却認爲：除了「猴子」之外，再也沒有適當的人選了。

他計劃在平定了這塊土地之後，將把淺井的領地賜給「猴子」。

果然，「猴子」被選中了。

不久之後，信長就離開了近江，「猴子」也就變成了北近江的守護隊長。至於南近江的守備隊長則由明智光秀擔任。

「猴子」變成守護隊長的這個湖北面之城，被稱之爲——

「橫山城」

聽起來非常的土氣。與其說它是城，不如說山寨比較恰當。

眼前聳立着淺井 朝倉軍所防衛的小谷城（標高四百公尺）。「猴子」的橫山城夾着姉川河原，朝南綿延（標高三百十二公尺），恰好跟小谷城呈爲對峙之態。

橫山城的山麓綿延着北國脇街道。如果能够控制這一條街道的話，那對橫山城的戰略意義就很大了。

「猴子」在這個敵地的要塞裡忙得團團轉。單是對北近江地侍的攏絡，以及防止小谷城的展開攻擊，已使「猴子」精疲力盡，即使再有幾個身體也應付不了。

「半兵衞先生，打仗方面就委給你了」

一開始，「猴子」就這樣的決定。所謂的半兵衞先生，也就是指竹中半兵衞。半兵衞並非「猴子」的部下。雖說是織田家直屬的家臣，但却附屬於「猴子」，差不多等於他的副將。

在往昔，這種的立場被稱呼爲「寄騎」（與力）。換句話說，「猴子」就是半兵衞的「養父」，雖然具有部下與上官之間的關係。然而，却非主從之間的關係。

「您要把打仗的指揮權委給我嗎？」

半兵衞雖然年紀輕輕的，但却以老熟的表情問道。

（我想看看半兵衞的能力）

這是「猴子」秘密的願望。

某一天，小谷城的敵兵七千名來攻打橫山城。

「大事不妙！」

「猴子」在城頭瞭望了之後，兩膝蓋頭不約地顫抖了起來。看了陣頭的旗幟才曉得那是敵將淺井長政之父——下野守久政的旗號。

由此看來，他們一定是主力軍了。他們好像無視於眼前的橫山城，奔馳到每一個的方向。

（他們正使出引誘的手段）

「猴子」雖然這樣想。但他却沒有說出來，以便瞧瞧半兵衞反應如何。接着，「猴子」故意說：

「去追擊吧！」

半兵衞沒有答腔，一直注視敵軍的動靜。

他討厭沈重的盔甲，因此，即使在戰陣中也穿着平裝，穿着印有石餅紋章的淺黃木綿胴服，外面罩以短外褂，——看起來非常的飄逸。

這就是這個半神的軍師給人的印象。

「不對！他們故意賣弄玄虛。從他們的軍容及兵士的氣概看來，他們一定想展開會戰」

「唔……從兵士的氣概看起來是這樣嗎？」

其實「猴子」具有天才的直感力，關於這一件事，他比半兵衞更早就察覺到了。不過。「猴子」缺乏半兵衞一般富有教養的表現力。

「猴子」聽了半兵衞所說出的話之後，覺得眼前敵軍的動向一瞬間就變了，無論是敵或友好像都已經登上了舞臺似的，帶上了很濃厚的戲劇

性。「猴子」一向最喜歡聽半兵衛如此這般的談話。

「可能，敵軍會再度的折了回來」

敵軍有七千，我軍却只有三千。如果展開正面衝突的話，我軍一定會打敗戰。半兵衛爲了誘敵起見，展開了很巧妙的戰藝。

首先，他在城外的野地佈置了兵陣。「猴子」所統領的本隊有兩千人，而半兵衛的先鋒部隊則只有一千人。而且，他們並沒有離開橫山城很遠，只把兵陣展開於「上之段」山麓的坡地上，從上面俯望敵軍。

半兵衛的推測不錯，敵軍果然折了回來，展開了一連串的挑戰。

「本隊在坡地上守着，不要動。戰鬪只委給山坡下的我隊就行了」

半兵衛一再的叮嚀「猴子」。

「你是說，我們只要看熱鬧就行了？」

「請盡量看一個痛快」

半兵衛騎着馬奔馳了過去。他已經完全的武裝了，頭戴一之谷的戰盔，長靴上塗着黑色，並用淺黃的絲帶繫着。他所騎的馬兒也很小，性情也相當的溫和。

(的確，跟我所想像的完全一樣)

「猴子」看着眼下半兵衛所排的陣勢。他的前方是一大片的泥田，當七千的敵軍從小徑展開進擊之時，半兵衛就用槍炮，以及弓箭打擊他們。敵軍不把半兵衛小小的陣容看在眼裡，因此，一窩蜂的展開進攻。

半兵衛有時緩和了射擊，有時也令騎兵隊展開突擊，然後，很快的就撤退。很顯然的，他是在爭取時間。不久之後天就會黑了。天一旦黑了下來，敵軍就不得不撤退了。

「猴子」所喜愛的半兵衛如此說：

「這是用來打擊敵軍的惰性」

兵法的原則爲「避開敵軍的銳氣」。

「所謂的敵人也者，來時有如破竹，去時却

會產生「惰性」。在剛開始之時，半兵衛就如此說明了自己的戰術。

不久太陽下山了。敵軍步上了歸途。在這以前，半兵衛老早就在各地埋設了伏兵，這時，他不休止的叫兵士們羣起哄叫，射擊了一陣子之後，又忽忽的撤退了。

就因爲如此，敵軍疲於奔命，很艱難的踏上歸路。

(好像獅子被無數的跳蚤困擾着似的！)

「猴子」看着下面如此的想。七千的敵軍踉踉蹌蹌的在撤退。接着，黑夜籠罩了四方。半兵衛趁時帶着少數的騎馬部隊展開追擊，很輕易的砍下了二十幾個敵軍的腦袋。

「哈！哈！哈！」

「猴子」在山坡上大笑着，並在地面上打滾。半兵衛對戰爭的思想似乎跟他與信長不同。「猴子」自認爲他跟信長是最擅長於戰爭的男人。他倆是基於「欲」而展開戰爭的，但半兵衛却沒有「欲」的觀念，好像在欣賞自己所創造的藝術似的。

如果說，「猴子」與信長的戰爭富於科學性的話，那麼，半兵衛的戰爭是屬於藝術性了。這兩者之間明顯的不同，使「猴子」感覺到又痛快又滑稽，因此才大笑個不完。

「閣下做得妙極了！」

當半兵衛歸陣之後，「猴子」用扇子搧他，以亘大有如震烈城牆似的聲音讚賞半兵衛。「猴子」最懂得稱讚人，每逢他稱讚別人之時，根本就不顧及小節。而且，聲調又高又爽朗。這種爽朗與痛快，不知提高了要塞戰的士氣多少！而且，也使士兵們倍加的勇敢。

「沒有什麼，我只是略施花招而已。」

半兵衛以低沈的聲調說。

這種帶疲倦，又帶一點冷漠，好像愛惜聲音的說話方式是半兵衛言語動作的特徵。這個男人似乎不太適合於作一個抓住百萬人心的將領，而

最適合於當一名藝術家，藉以表現這方面的才華。

元龜三年正月，橫山城又有一次別開生面的要塞戰。

這時，信長在岐阜城，給他三個兒子同時加冠。長男奇妙丸十六歲（以後的信忠），次男茶筌丸十五歲（以後的信雄），以及三男三七，十五歲（以後的信孝）。

「既然主公同時為三位公子加冠，一定是很隆重的。我必需到岐阜走一趟，以祝賀他們」

「猴子」這麼一說，把橫山城託給了半兵衞，帶着兩百名的手下，趁着黑夜奔出了橫山城。只耗費了一天的旅程就回到了岐阜城。

「『猴子』你回來了！」

信長非常的高興，把「猴子」請到身旁，由於剛好在酒宴中，信長顯得酩酊大醉。從南近江板木城趕來的明智光秀，就在這次酒宴中遭受到信長的侮辱。

「『猴子』今天你非喝酒不可！」

對着不善於喝酒的「猴子」，信長遞給了他一大盃酒。如果拒飲的話，信長一定會憤怒。於是，「猴子」滿面笑容的舉起了大盃說：

「在下沾了三位公子的光，今天能够吃到佳肴妙品，心中的高興非筆墨所能形容者。」

「猴子」由內心表達出了他的喜悅，做着舉盃暢飲的模樣，其實他連一滴也不曾喝。口裡說着：

「在下要把這些喜酒分給手下喝」

接着，把酒倒入葫蘆瓢裡面，再把最後的一滴喝乾，並喜叫着說：

「啊！好甘美的瓊漿玉液！」

而後，一拜再拜，把大酒盃交給了身邊的侍者。「猴子」的這些動作充滿了滑稽，以致，信長忍梭不住大笑了起來。如果說光秀也做了相同事情的話，腦袋可能要離開身體了。

酒宴終止了之後，「猴子」向信長報告了近

江的事態，並請示他兩三個業已知道的事情。

「『猴子』你不是很聰明嗎？為什麼連這樣的一個小問題也要問我？那麼，就這樣辦吧！」

信長一一地給予明確的指示。「猴子」以「幸得明示」的愉快表情，雀躍地聽着他的指示。因為長久以來的經驗告訴他，非這樣做，根本就無法跟這個古怪的將軍相處之故。

（主公是頗難以瞭解的人）

「猴子」差不多已研究出了信長的性格。信長最憎惡獨斷獨行的部下，而且也不喜歡一個老拿不出主意的部屬，既然獨斷與胸無成竹皆不可，那麼，必需採取折衷的辦法。如非這樣做的話，一天也當不了織田家的部將。

熬到如今，「猴子」已經能够自如的判斷，那種問題不必請示信長就能够自辦，那種問題必需請示信長，以便在他嚴密的指揮之下辦理。

——「『這隻潑猴』能够自如的操縱主公呢！」

織田家的人都表示嫉妬。事實上，「猴子」並沒有操縱信長之意。因為信長並非能够輕易騙得過的人。

「猴子」深懂信長如炬的眼光，當然也不敢驅使欺騙及起鬨的手段，只是一心一意想成為信長最良好的一種道具而已。除此之外，根本就沒有任何的雜念。

關於這一點，信長比任何人都清楚。

一直到信長死了以後，「猴子」才對天下起了一種別的念頭。

這一夜，「猴子」回到了岐阜城的自已家裡，好久以來，再度跟寧寧同床。或許在平常的日子裡，對事物都存着一股緊張的心理吧？在閨房裡，「猴子」顯得非常的不安份。

「不要這樣麼！」

寧寧受不了，感覺到羞恥萬分，拒絕了「猴子」丈夫好幾次，但「猴子」卻有如執法者的說：

「在閨房裡不准穿得如此拘謹！」

接着，又色迷迷的逗弄起寧寧。

「哼！想必在近江你也幹這種勾當！」

寧寧抓着「猴子」的手眞心的問着。

「好怕人！」

「猴子」用兩手掩着耳朶，做出要逃走的樣子。想必是寧寧的嫉妬心使他做出了這種表情。當寧寧想進一步詢問他之時，誰知他已經翻身睡着了！

「猴子」一旦翻身睡着就形同死屍一般，再也弄不醒了。

翌日早晨，「猴子」揚起皮鞭奔出岐阜城，當他想通過大垣之時，碰巧遇到奔馳而來的傳令兵。後者上氣不接下氣的說：

「橫山城很危險」

因爲，淺井方面知道「猴子」已經不在橫山城，所以，舉全力欲攻陷橫山城。

一聽到了這個消息，「猴子」用力踢了馬肚，俯身在馬背上有如飛一般的奔馳。士兵們緊跟在他後頭。他們一共只有兩百個人，而敵方據估計有一萬人。

在這種場合之下，有人提議向信長求救，但是「猴子」却拒絕了。他深知逢到這種場合，如果不獨行獨斷的話，信長一定不會饒恕過他。

「猴子」很快的通過關原，越過美濃國境，進入近江，一旦出現於敵軍背後，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敵軍開火，並亂打陣鼓，勇猛的追擊敵軍。後者立刻慌亂起來。

——橫山城有半兵衞守護着，他們是跑不了的！

「猴子」如此遠望之時，半兵衞沒有放過敵軍狼狽的陣勢，於是以閃電的方式開啓城門，向敵軍直迫過去。這是很上乘的戰術。半兵衞與「猴子」配合得天衣無縫，攻守立刻逆轉。敵軍處於前後受攻的態勢。以致，潰不成軍，戰死無數，終於逃回小谷城。

這一次痛快勝利的捷報，很快的就傳進了岐阜的信長耳中。岐阜的諸將都說：

「想不到一隻潑猴竟然如此的乾淨俐落」

他們不約地啞然失聲。

信長的側近中，有人批評說：

「猴子未免做得太過火了！那個時候，他只不過剛剛離開岐阜，他大可向岐阜討救兵啊」

想不到信長附之一笑說：

「如果在中途驚慌失措就討救兵的話，那就不配稱之爲藤吉郞了」。

然而話又說回來了。不管「猴子」是多麼勇猛的指揮官，單靠兩百名兵士攻打敵後，也絕對不致於使敵軍崩潰。

原來，「猴子」對敵人要了一招妙計。

那時，隨着「猴子」的出現，使淺井軍潰不成軍者，乃是一名叫宮部善祥房所統領的隊伍。對於這個善祥房，「猴子」已經遊說了兩年多了，雖然還沒有達到目的，然而，雙方的感情也不錯。那時，善祥房不想再戰，自已把馬首轉了過來，自願走上崩潰之路。

（大事不妙了！）

善祥房在潰走之後，立刻後悔了。這麼一來，淺井這一方面定會責怪他，縱然自已不情願，也不得不投奔織田家。

（怎麼做才好呢？）

善祥房感覺到迷惑了。敗走之後沒有回去淺井的本城小谷，只好快快的回到城外宮部村的自已城館。

這座城館的牆壁面臨姉川的北岸，只要從牆上垂以釣絲，就可以釣到姉川的鮮魚。

所謂的善祥房者是僧名。平常他穿着俗服，然而，他的頭却剃得光溜溜的，甚至用蓮葉磨擦，以增加它的光澤。

宮部村的善祥房之家，以武士來說，乃是屬於一種少有的種類，那就是僧兵。僧兵在源平時代出盡了風頭，到戰國期就已經不存在了，宮部

家可說是其遺物。

如今，以遺物的姿態仍生存者爲大和的筒井順慶。宮部家原來管理着叡山北近江的寺有地，成了近隣的小霸王。剛巧北近江的淺井氏勃興，因而做了他的家臣。

善祥房是復興宮部隊的初代——眞舜之子。他的勇猛超過乃父，於是，變成了淺井方的重要戰力。

（到底怎麽辦？）

他遲遲不能獲得答案。

無論是那一國的家臣都是自私自利的，他們不像織田家的「猴子」一般，純粹爲主公効勞，再也沒有其他的雜念。他們最耽心的是：使自家存續下去，而不是對主公的忠誠。

（淺井家與織田家，不知那一個會生存下來？）

織田家已經四面環敵。

信長從尾張半國起身，桶狹間以來，僅僅八年就西上，控制了京都，在滿十年之後就變成了八國之主，一躍而爲二百五十萬石的統治者。以致，各國的羣雄皆把信長視爲敵人，他們聯合起來，組成了所謂反織田同盟，而且，陰謀的首謀者爲信長所擁立的將軍義昭，這已是天下所知的秘密。

由此看來，信長的將來充滿了黑暗。

（信長一定會滅亡。四方的各國會打倒他！）

善祥房想到了這一點，因此對兩年多來，不斷對他遊說的橫山城藤吉郎，一直沒有表示明確的態度。其實，善祥房根本就沒有直接見過藤吉郎的「猴臉」。因爲，每一次從橫山城來者，乃是蜂須賀小六部下的稻田大炊助，此人是尾張野武士的出身。

（我絕對不投奔織田家）

善祥房之所以如此說，乃是由於淺井家的人時常監視他的原故。

善祥房的妻子來自淺井家。跟他妻子一道來的淺井家家臣如今還監視着善祥房。一旦他背叛的話，很可能就會遭受到殺身之禍。

「我到宮部村走一趟」

「猴子」脫掉了綁腿之後，有如欲上厠一般的輕鬆，對幕僚的竹中半兵衞耳語。這夜，是擊退敵軍的那一夜。

「現在就要去嗎？」

半兵衞嚇了一大跳。

想不到藤吉郎的「猴子」竟然要去剛剛還跟他交鋒的敵人家，而且不帶一名兵卒，獨自一個人空手前往。

「您最好不要去，如今，我們還不瞭解那個男人呢！」

半兵衞苦勸藤吉郎的「猴子」。

「不是，我並非去說服善祥房，而是有一些事要辦」

「所謂的一些事又是什麽？」

「向他答謝」

「答什麽謝？」

「去年，善祥房淺井的臨陣逃脫，因此，我要向他答謝」

「他們會殺您的……」

這種可能性有五分。據半兵衞的看法，善祥房會殺死「猴子」，把他的首級獻給淺井氏，以便獲得淺井氏的恩賞。

「的確，有一半的可能性」

「猴子」跟半兵衞一般，認爲有一半的危險率。然而，他卻說：

「工作原來就是如此」

照「猴子」的見解，不管是用計策或會戰，總有一半的不合理之處。如果不把這種不合理付之一試，當然無法獲得期待的效果。

「那麽，您就叫其他的人去吧！」

「叫別人去，根本就沒有什麽用處，反而有害處」

「猴子」自稱，今天是他登臺表演的日子。他穿着俗民的服裝，忽忽的從城門出發。半兵衞連阻止的時間都沒有。

到宮部村有四公里路程。

「猴子」沒有帶侍從，也沒有持燈，摸黑而行。

村落的入口處有城館，沿着道路有四角亭。對着門衞的小卒，「猴子」說：

「是我！」

接着，把臉孔伸到燈火下讓他們瞧一瞧。兵卒們大驚失色，因爲，他們從來就不曾看到過這種的嘴臉。

「有什麼好笑的！趕快通知善祥房吧！快一點呀！」

「猴子」一面笑着，一面好像要拍打兵卒的屁股一般，很快的催促着。

班頭看到「猴子」的態度太過於自然，唯恐有差錯，叫他在門內稍等，但「猴子」却迫不及待的跟他進去。

當善祥房接受到通報之後，大爲吃驚。他從座位起身，慌慌張張的踱着脚步，好像拿不下決心的樣子。他甚至連判斷的時間都沒有。因爲「猴子」的聲音已經在走廊那邊響起來了。

聽到了「猴子」的聲音之後，善祥房只好站立起來，到外頭迎接他。

「猴子」有如欲擁抱善祥房一般，以無比的親熱說：

「閣下還沒有睡覺？」

「還沒呢！」

善祥房把「猴子」引入客廳。正想擧行初見面的大禮，想不到「猴子」却阻止他說，不必來這一套。

「我只是感覺到無聊，隨便來跟你談談話而已」

「猴子」這麼一說，善祥房感覺到愕然。但他同時也被「猴子」所迷住了。自古以來，不曾

有大將到交戰中的敵城遊玩。這種事連聽也不曾聽過。

善祥房爲了對「猴子」表示好意起見，接待之時，完全不使喚小廝，而從屋內叫出了家族。由於他的妻子到小谷城當人質，因此，他叫胞妹的摩代端來茶水及水果。

「這位想必是令妹囉？剛才——」

「猴子」說了意外的話。剛才「猴子」之所以發出那樣的大笑，乃是在走廊差一點就撞上摩代的原故。

「令妹，實在太嬌美了」

由於摩代長得傾國傾城，「猴子」不覺意亂情迷，以致失了常態。罪過在於摩代小姐，一向喜愛女色的「猴子」，天眞爛漫的稱讚着善祥房的妹妹。

「摩代，妳就呆在那兒」

善祥房之所以這樣說是有他的用意的。他的心中已經有了決意，那就是投効織田家。

既然「猴先生」已看上了摩代，他就準備把妹妹當成人質使用了。

「猴子」是座談的名人。他以不關重要的笑話打開了僵局，然後，道出了信長的日常生活。

他對善祥房說，他國人對信長的評語很壞。他把家臣有如鬼魂一般的追趕，即使是些微的錯誤也不放過，恰有如一個狂人似的。這種惡劣的評語嚴重地妨碍了織田家的外交。末了，「猴子」又強調說：

「我因爲長年追隨信長，可以保證他是一個好人，禮遇具有材能的人……。」

「猴子」說得口沫四濺，無非是想消除善祥房多餘的恐怖而已。

「不過，我還是非常佩服你」

座談進行了一半之時，善祥房深深嘆了一口氣，抬頭看了看「猴子」說：

「如我想殺你，根本不必費吹灰之力。殺了你，對我只有好處。我老早就想到了這一點，但

你還是單獨一個人來了，眞是叫人佩服」

「這不算什麼大膽」

「猴子」毫無造作的搖了手。「以織田家來說，這是司空見慣的一件事。我的背後有彈正忠主公（信長）。一旦我被殺，他絕對不會保持沈默的，一定會統領大軍替我報仇」

「好叫人害怕！」

善祥房想到了信長這種苛酷的做法之時，不覺起了渾身的雞皮疙瘩。

「事實上……」

「猴子」進一步說：

「前天，我回到岐阜之時，已經對主公說及你的事情了」

「你已經說過了？」

「是啊，信長主公非常高興呢！他很歡迎你到織田家，日後，想使你當一國的主人」

（到了這種地步，已經沒有了選擇的餘地）

不久之後，這裡發生的一切將由岐阜傳到近江。而且，當「猴子」來到城館的事傳揚出去之後，淺井家一定會懷疑善祥房密通外敵。這麼一來，連淺井家也呆不住了。看樣子，今晚最好投奔織田家。

善祥房一面想着送到小谷城的人質，一面正襟危坐的說：

「我就答應你」

接着，又向「猴子」低頭表示尊敬。繼而，他懷着一種近乎痛快的敗北感，着手撰寫宣誓書，並遞給了「猴子」。後者在返禮之後，愼重的對善祥房說：

「我發誓使你一生好運」

對於「猴子」從心中發出的眞誠聲音，善祥房萌出了一股深沈的感動。或許，這是由於「猴子」的人格方面富有魅力所使然？

（如果是這個男子的話，我老早就把自己的一生託付給他了）

善祥房如此的想着。

事實上到了日後，「猴子」眞的給善祥房中務卿法印的官位，使他列位於豐臣家的諸侯，並給他因幡鳥取二十萬石的龐大俸祿。晚年的善祥房把家業讓給兒子的長熙，身任秀吉的老臣，跟秀吉商談有關豐臣家的家政。後來，宮部家却被德川新政權所破壞了，長熙被寄養於盛岡的南部家，就在這個地方死亡。

「那麼……」

善祥房叫來了身旁的妹妹，對「猴子」說：

「讓我妹妹侍候你吧！」

依照慣例是必需提出人質的。

「不用了！」

這一次，「猴子」悽涼地嚥下了口水。雖然他裝着一本正經，但臉孔却一直漲紅到耳根。

留下來的問題是，如何逃出這座邸宅。關於這一點，善祥房也驅使了他纖細的神經。在禮儀上來說，應該派宮部家的武裝兵士奉送。不過這麼一來，「猴子」很可能會懷疑這些兵士要在中途殺他。爲了免除懷疑，最好連人質的摩代也同時帶去。

「我們就這麼辦吧！」

善祥房這麼一說，「猴子」也由內心歡悅了起來，天眞的叫着說：

「那太好了！」

這樣決定之後，摩代甚至連婢女也無法帶了。只好等待安定了之後，才把婢女們送到橫山城。善祥房貼着「猴子」的身體開了城館的東門，把「猴子」放出，並把他們一直送到姊川河原。

「哈哈，我不是在搶婚嗎？嘻嘻，我在搶婚！」

當「猴子」背着摩代渡過姊川的淺灘之時，他喜不自勝的叫出了聲音。在尾張的村落，這叫做搶新娘，如今，那兒還有這種的風習，「猴子」一定把自己比擬爲村落裡面的年輕小伙子，因而，自鳴得意了起來。

「我要自己走路，讓您揹我，太沒有禮貌

了」

摩代在「猴子」背上感覺到爲難與困惑。除了痛感到不應被聲名顯赫的織田家武官揹負之外，還有另外的一種顧忌。因爲，「猴子」在揹負她之時，手指始終不止的活動，在摩代的屁股上面搔個沒完。

——這樣子不大好。

摩代不便於這樣說，只能夠抱着「猴子」的頭部。

她之所以感覺到尙能夠忍受，乃是「猴子」跟她哥哥談話時的爽朗態度感動了她的原故。不過，她終於還是忍受不住了，只好把嘴唇靠近「猴子」的耳邊說：

「讓我自己渡河好嗎？」

她以很小的聲音說了之後，輕輕的按了「猴子」的手指，那個手指上有明顯的節，就好像竹根一般。「猴子」聽了之後，開心的笑着說：

「那是我的癖性，請妳不要在意」

「這怎麼可以？至少我不能褻猥您身上的高貴紋章啊」

摩代一本正經的說。

的確，「猴子」身上帶着令人生畏的紋章。那是桐紋。桐原本是足利將軍的家徽，但義昭却把它當成謝禮，下賜給信長。而信長再把這個紋章賜給「猴子」。

日後，這就變成了豐臣家的家徽，至於日後天下的人會稱呼它爲「太閤桐」一事，就連信長與當事人的「猴子」也沒有夢想過呢！

藤吉郎——以下，我們就把這個男子如此稱呼吧！踏着月光回到了橫山城，坐在城門旁邊休息。他叫來城裡的老管家，對他說：

「給這位小姐找一間房子，你就把她帶過去吧！她是貴客，要好好的招呼她」藤吉郎的嚴肅與剛才的嘻笑判若兩人，簡直叫人猜不透他的內心。

「請問……」

摩代感覺到有一點害怕。因爲她弄不清楚這些人將如何的對待她。

「不必害怕」

藤吉郎毫無表情的說：

「既然進入了這座城，妳就是我主公信長的人質了。就連我這個藤吉郎也無法做主。總之，我們會把妳送到岐阜城」

「什麼，送我到岐阜城？」

摩代嚇了一大跳。她在內心裡以爲自己必需服侍藤吉郎呢！至於被送到岐阜一事，她根本就沒有想到。

「難道；我不能居住在這座城裡面嗎？」

除了對前途的不安之外，好似心裡的盤算被識破似的摩代感覺到一種無以言宣的羞恥。

在這個當兒，藤吉郎並沒有笑。

「是啊」

藤吉郎只能這樣說。所謂的人質是屬於公衆，並非私人所有者。如果把她納爲私物的話，頭顱非被砍掉不可，因爲信長最討厭專橫的部將。

「我也不希望把妳送走」

藤吉郎又恢復了本來的臉孔。

(眞沒有意思……愛好女色的我，如今，只有嚥口水的份了)

摩代感覺到驚訝的是：這個男人竟然注視着她，接着，竟熱淚盈眶。與其說，他已經愛上了她，不如說，他對自己的欲望非常的正直，而且，也不善於控制自己的感情。

「眞太可惜了！」

藤吉郎大聲的說。突然破涕爲笑。其實，他的內心眞的在爲這件事感覺到難過。

「那不就等於供物嗎？」

藤吉郎說得很妙。

所謂的供物是拜神用的。然後，到頭來還是被人吃掉了。那麼，只有忍耐到那個時候了。

「妳也能够忍耐到那個時候嗎？」

「我自己是無所謂的」

「不！妳一定忍耐不住…」

藤吉郎拼命按捺住笑意，故意裝成正經的模樣，瞧一瞧摩代。摩代看在眼裡，實在分別不出他是眞心，還是在開玩笑。然而，她並沒有感覺到不愉快。雖說他有一點好色，但也不失爲一個大義凜然的君子。

（他到底在盤算什麼？）

藤吉郎的確叫人難以瞭解。他膽敢單獨一個人闖宮部村的城館，接着，很玄妙的跟善祥房談論了起來，到了揹摩代渡河之時，又萌出了堪稱猥褻的念頭，而回到了城塞之後，又驟然的對軍士表示出嚴肅的態度。想想，這些角色很不可能由一個人所扮演。

「嘻——」

摩代驚叫一聲，按住衣裳下擺之時，已經來不及了。這個藤吉郎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把手伸入下擺裡面，當她驚叫之時，他已經把手指縮了回去。接着，他把手指移到唇邊，嗅了嗅，甚至正經的舔了起來，而後，高興的笑笑說：「鹹得恰到好處！」

說罷，他背過臉去，以很自然的威嚴態度，步出了房間。這之後，信長時常統領機動軍團出現於近江，攻陷小城，燒毀敵國的村落，把小谷城踏踐之後，就有如一陣旋風的離去，然而，小谷城却始終沒有淪陷。

到了這個時候，藤吉郎一面堅守橫山城，一面向前移動前線陣地，於虎御前山擔任包圍軍的指揮。

此地離小谷城的山麓只有一公里左右而已，就連敵軍的聲音也差不多聽得見。然而，藤吉郎却沒有展開攻擊。他的任務是等待時時出現的信長，在信長沒有來的期間，則只監視敵人，把他們關在小谷城內。

——不要中敵人的圈套

藤吉郎時常訓戒全軍。

淺井方面認爲最好的辦法是！展開挑戰，把

藤吉郎引誘出來，然後在野外殲滅他們。但是藤吉郎精得很，他偏偏不中淺井的圈套。

有時，淺井方面的小廝爬下小谷山，向着虎御前山手舞足蹈地嘲罵——

信長就像橋下的一頭烏龜。

頭一伸，又猛地一縮。

一伸，又很快的縮進去。

如果再伸出來的話，我就要把它砍下來了！

近江人或許是比較接近京都吧？很喜於哼唱這首歌。藤吉郎聽了感慨良多，於是也選擇了幾名擅長詩詞的文人，叫他們跟一羣年輕人跳舞。

淺井城小得可憐哪！啊！

好吃的點心，早飯前的點心。

所謂點心也者，乃是指農民們在早飯前工作之時，爲了暫時止饑而攝食的東西。這首歌的意思爲「像淺井那樣的小城，在吃早飯之前，就可以把它吞下去了」

到了天正元年八月八日，小谷城淪陷了。

藤吉郎身任先鋒，信長統領着二萬多的大軍，有如欲燒毀該城一般，大舉進攻。首先，信長先攻擊設陣於小谷城背後的越前朝倉軍（淺井的援軍），有如踏破蛋殼似的把他們攻破了。信長何以能夠輕易的攻破朝倉軍呢！因爲該軍守將之一的淺見孝成（近江的地侍）有如善祥房一般內應的原故。

因此，一向誇稱爲越前王的朝倉義景，很快的放棄了城塞，光着身體逃到北方，回到了越前的一乘谷。

信長把攻擊小谷城的任務委給了藤吉郎，自己則統領機動軍團長驅直入越前，強迫義景自殺。接着，把軍隊掉過頭來，奔馳於北國街道，再度展開小谷城攻擊戰。

先鋒的藤吉郎冒着槍林彈雨爬上山坡，佔領了京極廓。藤吉郎深知只要從這個城廓攻擊本丸，就能夠很容易的攻陷小谷城。他把信長請到京極廓，對着眼下敵本丸的形狀，守備狀況，以及

攻擊的重點等，一一地加以說明。

「『猴子』你幹得好極了！有了你，我們才能攻陷小谷城」信長用青竹敲打着地面，表示非常激賞的樣子。信長始終不曾有如這一次似的，大力的稱讚藤吉郎。

翌日，本丸淪陷，城主淺井長政切腹自殺。抗戰了整整四年的小谷城，在猛烈的火炎下消滅了。

信長在現場舉行了戰後處置。他首先要決定的一件事爲：應該把北近江舊淺井領土交給誰管轄。

信長從未勅封過他的部下。將近三百萬石的佔領地仍是直轄領土。唯一的例外爲：在不久之前把南近江給了明智光禿。如果說，依照有功的六老爲獎賞對象的話，那麼，大可使柴田，林，佐久間，以及丹羽的諸豪成爲一國半國之主。然而，信長却毫不加思索的說：

「我要把它送給『猴子』」

聽了這一句話之後，羣臣大感驚訝。有些人認爲「猴子」根本就不够格。

「『猴子』即刻改姓吧！」

信長可能也考慮到家中人們的閑言閑語了。如果仍舊沿用木下藤吉郎這個稱號的話，將使人抹滅不掉，他當小廝之時扛着葫蘆瓢跑的印象。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身任近江半國的頭子，人們也不可能敬畏他的，『猴子』本人也不會感覺到自在。信長把「猴子」從泥沼中救了出來，爲了使他出人頭地起見，不惜賜給他足利家的家徽，如今，甚至叫他想出一個姓氏來。

「你去找一個好的姓氏吧！以後，你就是小谷城的城主了」

原本沒有姓氏的「猴子」，顯得非常的高興。他飛快的跑回陣前小屋，然後又折回來說已經找到了。其實，在信長說那一句話之時，他就想到了一個姓，只是他想到：即刻說出的話信長可能不高興，因此在繞了一圈之後才說出。

「你找到了？」

「是的。主公認爲羽柴兩個字如何？」

信長聽了之後，笑得前仆後仰。這種姓多麼的不好聽。那不就是把織田家重臣的柴田勝家與丹羽長秀的兩姓，各取用一個字而已。

「你就沒有更好的詞藻嗎？」

信長雖然很欣賞這個男子的天眞與無邪，但他却愼重的問了理由。意外的，「猴子」却講了令人感動的一句話。他說：

「丹羽先生跟柴田先生爲織田家的元老，也是具有赫赫的武功者，四方的敵人都很懼怕他倆的大名。在下想沾他們老人家的光，因此才想用這兩個字爲姓。」

「虧你想得周到」

信長笑一笑，暗暗稱讚「猴子」的聰明。這麼一來，丹羽，柴田兩個人都會感覺到臉上有光采，嫉妒的心理可望減輕，如此「猴子」就會倍受愛憐了。

至於「秀吉」這個名字，乃是原本不改的名字。於是這隻「猴子」的新名字就變成了「羽柴藤吉郎秀吉」了。不過，信長允許他私稱爲「筑前守」。翌年，並奏請朝廷，使它成爲公認的官名。

信長告訴「猴子」說，居城可以使用小谷城，關於這一件，藤吉郎却不怎麼服氣。

（「猴子」認爲所謂的山城已經不合於時代的要求了）

因爲那個時候，已經有了所謂槍砲的長射程（然而，有效射程只有一百五十公尺而已）兵器。以致，山城特色的防禦戰顯得沒有意義了。與其興建山城，不如在交通的要衝建築平地城，甚至不妨興建信長首先攻下的城下街市，以便獲得商業方面的利益。

對藤吉郎來說，信長雖然是主人，但却也具有師匠一般的楷模。

琵琶湖東岸有所謂今濱的湖港。這兒蔓延有

北國街道，通往美濃，岐阜等地，也是湖北岸水陸交通的要衝。藤吉郎拜謁了信長，表示願意在此築城。

「你們就想跟我學」

信長說罷就笑了起來。因爲信長本身就想在琵琶湖東岸的安土興建統一天下的大府之故，他曾經把這個消息告訴手下的部將們。

信長允許了藤吉郎的要求，後者立刻着手築城，並在今濱建立街市。至於石垣，燒沒完的櫓、門等，則從小谷城移了過去。在這個期間之內，藤吉郎仍然以橫山城爲據點，從那兒步行到湖畔，指揮築城的工程。

藤吉郎已經是老爺了。舊淺井領土有江北六郡，計三十九萬石。信長從其中以直領的名義抽走了十九萬石，把殘餘的江北三郡二十萬石給予藤吉郎，這也可以說是很大的封賞了。

「這個好不好呢？」

某一夜，藤吉郎突然在橫山城深處所想到的是：國都今濱的改稱 。今濱聽起來實在不够響亮。

驟然聽到藤吉郎的聲音，而吃了一驚的是摩代。在淺井滅亡之後，她已由人質的公衆性存在變成了自由之身，如今，她已從岐阜回到橫山城，跟藤吉郎廝守在一塊。

「你在說一些什麼？」

「想取一個市街的名字」

這種的改稱也是學自信長。信長在移到了美濃齋藤氏居城的稻葉山城之後，立刻把市的名字改爲岐阜。

「如何？改成長濱不是響亮了很多嗎？」

我本來就喜歡「長」或者「大」的字眼，藤吉郎笑着說。

後來，當他把京城移到大坂之時亦復如此。在這以前，大坂被稱之爲「坂」，文字則還沒決定。是這個藤吉郎把它叫爲大坂，並且公開的取「大坂」兩個字。

「叫長濱好得多了」

摩代戲謔着說。

翌日，藤吉郎叫來了數名會歌詠的僧人，叫他們歌訟長濱這個新稱呼，那些僧人舔着筆尖寫了好幾首 。「這個猴面的新領主從裡面挑了一首說：

「我買下了這一首，把它當成我的歌」

給了錢之後，藤吉郎就忽忽的走了。他準備把這一首歌獻給信長。

「主公的聖裔連綿，在下的血脈盼能長持不斷，就好像長濱數不盡的沙數一般」。

如今，這個新領主有一個野心。

那就是在後宮養一些佳麗。

他很需要貌美而高貴家庭出身的女人。所幸，信長對萬事都很苛求，唯獨對女人方面不問不聞。藤吉郎很明白這一點。「不知道能不能够找到佳麗？」

他甚至跟摩代商量。摩代眞是氣炸了！立刻把「猴子」推倒，然後，酸溜溜的說：

「你不是說過，我剛好不鹹不膩嗎？」

想不到藤吉郎老早就忘記這一句話了。但只是把嘴巴張得好大，裝起了一臉困惑的表情。

南殿

藤吉郎好像變成了漁色的專家了。

（我很需要傾國傾城的佳麗）

他老如此想着，爲了這一件事，他有了熱烘烘似的偏頭痛。就連他自己也懷疑可能生病了。

不過，他工作起來却蠻有勁的。

也許，這個世界再也沒有一個人比琵琶湖畔長濱城主時代的藤吉郎更爲忙碌了。至少在領國的北近江是找不到第二個人的。雖然受信長之提拔名揚天下，但却連做夢也不敢想過老爺一般的生活，他不是縱身於野戰，就是按照信長所計劃的戰略，輾轉於各國的戰場。

當然啦，他也屢次到信長根據地的岐阜，受領命令，或者從事連絡。每逢到這個時候，他就到岐阜的公館跟妻子的寧寧過夜。

大體上說來，只有一夜或兩夜而已。在這個期間之內，他差不多忘記了疲勞，熱心的對寧寧說正在長濱進行的建築工事。通常，武士是不向家人說及公事的，而且不同於商人或者侍者，往往顯得很沈默，但只有藤吉郎是例外。

他喜歡做事，但也喜歡喋喋地講個不完。

在天正二年春季的開始，藤吉郎在赴了信長火急的召喚之後，急急的趕回岐阜城。

「寧寧，我們快熬出頭了」

這一夜，藤吉郎很興奮的對妻子說。在長濱的築城完成之前，寧寧還必需留居於岐阜城。

「再過不久之後 ，我們就可以廝守在一塊了」

說着，這個精力旺盛的男子取出了一張紙，在上面畫起了城圖，很仔細的對自己的妻子說，那邊業已完成，那邊還正在趕工之中。

「喏，看看這裡」

藤吉郎大聲的說。

「待這個角落的瞭望臺完成，我就要入城了。當然，妳也要一塊走。到時，妳可以穿起綺羅衫，統領那一班的太太們一塊兒去」

「近江的長濱，到底是什麼地方啊」

「那邊有海一般的湖，向着西邊蔓延着」

關於那兒的景緻，藤吉郎已不止說了一次。即使重複了好多次，仍然樂得開口。同樣是北近江的城市，業已滅亡的淺井氏之小谷城，那兒的山岳太過於嶮峻了，冬季的積雪很深，做爲國都是非常的不適合的，然而，長濱却溫暖得多了，位置在陸上，湖上交通的要衝。

「以往有一個城塞，也就是京極氏的支城」

藤吉郎加強語氣地說出「京極」兩個字。京極氏爲室町幕府的家臣，從鎌倉時代就幹着近江的守護大臣，可說是武家貴族的名門。他們代代佔領着江北地方，但不久之後，就被淺井所搶奪了，而最近，淺井又被織田軍消滅了。

「京極是名家。那兒的居民雖然很敬畏我這個新領主，但他們的心理却崇拜着京極氏，就好像崇拜神一樣。」

「就像尾張的斯波屋形老爺一般 ，是不是？」

寧寧的反應很快。在尾張方面，一直到戰國期織田氏獲得勢力以前，斯波氏以室町幕府的守護大臣君臨尾張。沒落之後，其家系的當主被稱之爲「斯波屋形」，頗受國內居民的尊崇。關於這一點，寧寧還記得非常之清楚。

「寧寧……」

藤吉郎在睡床裡面興奮的睡不着覺，用手指撫摸着寧寧的身體，其實，他眞的有事要拜託寧寧。

「什麼事嘛！」

「我對妳有一件要求」

「我正在全神貫注的聽着」

「拜託妳，我想要女人」

藤吉郎搖晃着寧寧業已發胖的身體，好像小孩子吵着要吃餅似的。寧寧感覺到頗爲失望。

「你說要女人嗎？」

這個厚臉皮的寃家竟然說得出口。其實，他在每一個地方都有女人。多得連寧寧也無法吃醋了。

「時到如今，你還這樣的……」

「不！不！從現在起，我才開始要呢！」

藤吉郎已經是擁有近江長濱二十萬石俸祿的大官，實在不同於往日到處留情的「猴子」了。大官必需要有所謂的後宮。寧寧也必需負起這個責任，因爲她不會爲藤吉郎生下一男半女，是應該爲丈夫娶一個側室的。依照武家的習例，側室必需在寧寧的支配之下。

「我已經風聞到你在橫山城又養了一個叫摩代的女人」

「她也算是其中之一……。」

「這麼說，你一定還有很多女人囉？」

「有，阿芙、磨磨、亞子、夜叉哟好痛！我的媽唷！我的好娘子！痛死我了！」

藤吉郎從睡床上跳了起來。他的右大腿已經內出血了。他按着那兒，裝模作樣的打滾。總之，藤吉郎一旦擁坐在長濱城裡面，就必需把那些跟他有關係的婦女納入後宮裡面，由寧寧去管理她們。

就是因爲如此，現在必需說給寧寧聽，請求她答應，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即使再被寧寧修理，他也心甘情願的。長濱的新城完成之後，寧寧必需以公卿正妻的身份，統領那些燕燕鶯鶯進宮。

「拜託妳，寧寧做做好事」

藤吉郎雙手合掌，認眞的要求寧寧。其實，除了這一件事之外，他還有一件事有求於寧寧。

然而，他還是沒有說了出來。如果說出來的話，寧寧一定會大發雷霆的。

那就是有關京極老爺之事。

據藤吉郎在近江打聽，京極老爺的家系還存在。而且，似乎還有綺年玉貌的妞兒。

（她們一定長得國色天香，傾國傾城）

藤吉郎雖然不是詩人，但却有超人一等的想像力。因爲他只這麼聽說，內心就描繪起了一個接一個的俏娘子。

這個沒落的貴族，早就不在近江這個地域了。

一定是在京都。淺井家在興隆的時代裡，曾經娶進了這個沒落貴族的小姐，靠着淺井家的接濟生活。如今，淺井家已經滅亡了，他們一定生活得很落魄。

藤吉郎稟報信長說，是否可以送給近江舊主的京極家一點生活費用？

做爲司政者的藤吉郎非常的認眞。當然啦，他並沒有顯露出他要女人的念頭，而在說，這是爭取近江人心最便捷的方法。

信長聽了之後，立刻批准說：

「一切都由『猴子』去做主吧！」

藤吉郎在獲得批准之後，立刻告訴了寧寧。但却沒有說出京極這個名號。

藤吉郎一回到了近江之後，立刻把使者的橋本甚助派往京都，尋找京極家當主的所在。

不久之後使者的甚助就回來了。告訴藤吉郎說，京極老爺的老當主高吉先生，如今正屈居於京都的京極三條附近。

「他的孩子多大啦！」

「長男今年十二歲，還有一個八歲及六歲的女兒」

（六歲，八歲，唉！太小了）

藤吉郎大感失望。

然而，他是始終樂觀的人，因此問甚助說：

「他有沒有兄弟姊妹呢？。」

「有的。高吉之弟的高藤居住於京都因幡堂後面的陋屋過着庶人同樣的生活。」

「這個叫京極高藤的人物，不是往日足利義輝的近臣，而賦予大藏少輔官位的人嗎？」

「主公，您說得對極了」

「這位高藤老爺有兒女嗎？」

「據說，沒有男孩子。女兒則已經芳華二十了。由於家道中落，如今還沒有婆家呢！」

（這正是我所要的……）

即使不是本家，京極究竟是京極，據說，這個芳華雙十的小姐名叫「蝶舞」。只聞這個芳名，就可感覺到她是一個很可愛的姑娘了。

藤吉郎爲了參加進攻大坂本願寺的陣容，從近江帶領軍隊出發。在天還沒有黑下來以前，他就在京都宿營。

就在這個時候，藤吉郎訪問了京極本家，會見了老當主的高吉。事先他就叫小兵通報過了，是故，高吉老早就開門等待着他了。

（唉！這是多麼破落的一個房子！）

滿庭院的雜草，屋子差不多都傾斜了，一切顯得非常的荒涼，好像裡面居住着鬼怪似的。客廳裡坐着剃髮法號道安的京極高吉，他無力的抬起了眼皮，等待着貴客。

高吉試着叫藤吉郎爬上上坐。

「不必費心，不必費心」

藤吉郎本身也無法判斷這個人與自己，到底是誰該坐上位，以及誰該坐下位？因爲京極高吉是北近江往昔的老爺，而自己却是北近江目前的老爺。不過話又說回來了，高吉喪失了領地已達半個世紀以上，如今，就連三餐都成了問題。

然而，他仍然是世人所尊崇的室町體制下的舊貴族其官位也比藤吉郎高，以官位及血統方面來說，高吉應該坐上位，不過往昔歸往昔，如今，信長已經把古老的權威及秩序破壞了。如今的老爺就是破壞者信長所提拔的藤吉郎。如果太過於看不起舊貴族的話，可能影響及主人信長的聲譽。

「不必費心啦！」

藤吉郎的演技是天下無雙的。

「哇…哈…哈…」

藤吉郎爽朗的大笑着，企圖把對方引入快樂

的氣氛裡面。

「我們且不要管什麼上位，下位的。不妨在庭院舖一張毛氈吧！讓我們坐在毛氈上面欣賞牆那一邊的櫻花吧！」

說罷，藤吉郎首先跳下庭院，把帶來的毛氈放置在一邊。然而欲舖毛氈的話，必需先把庭院的雜草割掉。想不到他自己拿起了一把鐮刀，彎下腰很快的割着草。他一面割，一面笑着對上面的老貴族說：

「我割的還不錯吧？幼年時代我受人之僱割草，其實這是我的本業呢！想不到昔日的割草童今日已變成了江北的大官，世界的變化眞是難預料啊」

說罷，他又咯咯的笑了起來。

一向木然的高吉，也感受到這個小男人特有的魅力。

他們的話很快就談完了。

藤吉郎表示要給高吉生活費用。後者雖然已經稍爲麻木，但在聽了藤吉郎的談話之後，不斷的眨動眼皮。這就表示他內心的歡悅了。

藤吉郎辭了出來，走到陽光普照的街道上面，接着又訪問了因幡堂的京極高藤家。從側門進去之時，對方竟然還沒有感覺到，因而不拘禮貌，大聲的說：

「啊！大藏少輔老爺好久不見了！」

「我是從故鄉來的」

藤吉郎說罷，對方就把他帶進室內，想不到連一塊塌塌米也沒有，舖板上還有不少的破洞，下面甚至有老鼠走動的痕跡呢！雖然如此，高藤還穿着禮服。

客人的藤吉郎穿着短掛。接着他叫小廝們把禮物搬入。藤吉郎甚至帶來廚師。他們借用了京極家的廚房，以帶來的材料烹成可口的菜肴。

「閣下，這是在幹什麼？」

高藤被嚇得目瞪口呆。高藤爲矮小的初老男人，比起他的兄長來，眼睛裡多少還留有一點的

銳氣。藤吉郎無視於室町風煩雜的禮儀，乃是考慮到高藤家沒有舉行禮儀的設施以及家屋之故。關於這一點，他對藤吉郎懷着感謝之意。

「閣下，爲什麼帶來這許多貴重的東西？」

高藤表示害怕之時，藤吉郎却抬起了因打仗而晒黑的臉孔說：

「沒什麼，只是表示心意的束修（學費）而已」

「是給誰的束修？」

高藤以不解的表情問藤吉郎。

「是給您的，請您收我爲門生吧！」

藤吉郎認眞的說：閣下是右大臣公（賴朝）以來近江守護大臣的後代，如今，在下就要掌起新領地北近江的民政了，望請閣下能够不吝指敎。

「老夫怎麼擔當得起呢？」

高藤嘴裡這樣說着，人却並沒有感覺到噁心，之後，藤吉郎喝幾杯酒就顯出了醉意，他談論起了天下說：

「不久之後，我們織田家就要取得天下了。」

藤吉郎有如信長敎熱心的佈道師一般，款款的談論着。末了，他又說，他將要求主人的信長，撥出一些領土，以封賜京極御本家，以便恢復往日的光榮。

（哎！他酒醉了！說了一大片廢話）

京極高藤笑着不敢相信，然而，當他想到天下對這個藤吉郎的批評之時，臉孔上面立刻充滿了正經的表情。織田家的出頭人往昔擔當京都守護官之職，不時的跟朝廷以及室町將軍家接觸，只要他有話出口，無論善惡都會付之實現。

雖然他個性爽朗，好說大話，然而，却不曾一次說過虛言。這就是天下人對織田家藤吉郎的批評。

「您眞誠的欲提拔我，我是感激不盡的…

。」

「唆！您可不必懷疑我。我藤吉郎說一句，算一句，語言就是金石。請您相信我」

說罷，藤吉郎大聲的笑了出來，接着又說：

「那麼，您就祈求我的武運昌隆吧！」

「那是當然」

高藤這麼一說，紙門就被打開了，接着，有一團華麗的色彩出現。

（唷？）

藤吉郎的眼稍立刻感覺到了那一堆色彩，心跳也加快了。

「那是在下的女兒」

高藤如此的說。

終於出來了。藤吉郎一想，把膝蓋對準那邊彎曲，行了一個禮。

女孩子以細細的嬌聲道謝。因爲藤吉郎在送東西給高藤的同時，也特別爲這位小姐準備了一份。

（的確，貴族的女孩到底不同凡響）

藤吉郎很快的觀察了女孩光澤烏黑的頭髮，肩膀附近豐滿的肉，甚至遐想到她衣裳下面的部分。

（她的臉孔不知長得如何？）

藤吉郎這麼一想，女孩就把頭擧起來。她的眉毛又濃又長。太陽穴的脈筋可以隱隱看得見，可見她的皮膚有多麼的白皙了。這些條件，激烈的刺激了藤吉郎對高貴的憧憬。

（我要的就是她！）

我必需擁抱這個女孩。如果不如此做，我爲什麼苦苦要來這裡？下賤的女人充其量只有一幅陰性的肉體而已，然而，在深閨裡長成的貴族女孩，在她們肉體的深處藏有高貴的家系，以及不可思議的光明。對缺乏這些條件的藤吉郎來說，這是一種不容他人議論的美意識。

藤吉郎認爲擁抱了貴族的女孩，就等於擁抱了她輝煌的家系。

事實上，京極高藤早就知道了藤吉郎的意圖。前日，高藤熟悉的武士訪問了他，並告訴他藤吉郎的目的。

這個武士名叫木村隼人佐，後日又稱之爲常陸介。好久之後，當大坂淪陷之時，隼人佐之子的木村長門守重成因豐臣秀賴而殉死。

隼人佐是近江人。藤吉郎來到了近江之後，羅致了不少當地的士紳豪傑，隼人佐就是其中的一個。他的代代祖先都領有蒲生郡木村，由於這個家系的人曾經爲京極家的家臣，因此，他自然而然的就變成了使者。

——什麼？他要我的女兒做側室？

雖則如此，高藤並沒有感覺到不愉快。這個姓氏古怪，小廝出身的男子，居然名聞江北一帶，而又想娶京極家的女兒爲側室，他到底存着什麼心呢？

高藤想到此地，不得不對這個新貴另眼看待，並修改了前日的想法。

（他不只是一個武夫而已）

高藤這樣想着。據說，這個男人是信長最爲信任的人物。他在座談會裡面所表現的機智，以及收纜人心的種種手法，甚至駕乎信長之上。

在這個時期之內，有一個跟京極高藤完全沒有關係的人物，不斷批評着藤吉郎。他就是毛利氏外交僧的惠瓊。他時常到京都走動，一向以毛利家的觸角自居，拜謁過信長，跟藤吉郎交往，收集京都的種種風聞及情報。據他說：

信長可能再支撐三年乃至五年，明年可能就會當公卿。以後可能就會一蹶不振了。接着，藤吉郎就會風光了起來。他又說：

「爲了再興京極家，除了跟藤吉郎通婚，使兩者之間的關係密切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側室也可以）

高藤之所以這樣想，並非只站在功利的立場思考而已。事實上，他更激賞藤吉郎質樸而柔和

的心境。對於這個男子，他很願意把京極家的女兒匹配給他。如今，他只要下決斷就行了。

不久之後，藤吉郎就辭了高藤回去。

在大坂完成了兩個月戰務的藤吉郎。爲了跟丹羽長秀交代，使兵員休養起見，朝本國的近江出發。

從京都越過逢坂山之後，琵琶湖畔已刮起了秋風。這附近南近江的山河爲明智光秀的封領。然而，商業與交通要地的大津，草津却是信長的直轄領。

過了草津，守山，也就是信長的安土城了。朝北越過了大野川之後，湖濱變得很長，沙岸越來越白。

「我又回到故鄉了」

藤吉郎老是稱呼自己的新封土爲「故鄉」。他是一個心思很細緻的男人，想藉此增進當地人跟他之間的感情。到日後，他取得了天下，居住在大坂城之時，每當有長濱的年長者去探望他之時，他總會喜形於色的說：

「故鄉的父老來看我了」

這就是藤吉郎的得人心之處。

藤吉郎繼續騎馬前進。松林裡有一棟房子。大門雖然已經陳舊，然而，牆上的泥却仍潮濕，看起來很新。當京極家爲此地的守護大臣之時，爲了欣賞月亮，把這棟屋子當成別墅。其後，曾一度變成了尼庵。不久之後，藤吉郎又把它修繕了。

到了大門前，藤吉郎下了馬。

「小一郎，拜托您了」

藤吉郎叫着他弟弟的羽柴秀長。如今，秀長必需統領全軍還回居城。藤吉郎今夜就準備留在這裡了。

「我去了！」

小一郎在厚厚的臉孔上浮出笑意，開始行軍。

藤吉郎一進入了大門，就看見一個楚楚動人

的女官站在一旁。

「妾名叫香荷」

女官如此說。原來，她是跟京極家的蝶舞小姐一塊來的。

「妳是在京都土生土長的嗎？父親是誰？」

藤吉郎充滿了笑意的說。

據香荷說，她雖然是庶生，但父親却是公卿的菊亭晴季。

「很好，又是一脈高貴的血統」

藤吉郎叫香荷把臉抬了起來，伸出手去撫摸她的下顎。

藤吉郎走進了客廳。此地三面有庭院，東籬那邊能够看到琵琶湖，竹生島浮泛於夕雲之下。

（還沒到嗎？）

藤吉郎如此的想着，膳部却先出來了，他不得已單獨一個人先吃，但却沒有吃葱蒜，因爲他怕嘴裡會有臭味。

膳部拿出了小小的梨子。藤吉郎吃着，不覺想到十多歲之時流浪到遠州今川家家臣邸宅時的情形。那時他被置於庭院，有如動物園的猴子一般，被大家所觀賞着。那些夫人及侍妾向他投以水果，藤吉郎很感謝，爲了取悅於她們，他故意用門牙去剝果皮。不迎合她們的話，是很難以活下去的。想到這裡，他眞懷疑那時與現在的自己是否一個人？在當時的藤吉郎眼裡，那些夫人及侍妾看起來就像天人一般。而如今呢？他將擁抱的京極家小姐，更非這些夫人所能够比擬了。

「啊！妳來了！」

藤吉郎看了左方的紙門。紙門動處，京極家的小姐出現了。

「快！快靠過來呀！在那兒，我怎麼跟妳說話呢？」

京極家的蝶舞小姐就照他的意思做了。

「這棟別墅稱之爲日沒庵。再靠過來一點。從這裡看琵琶湖，妳就可以看到夕陽沉下竹生島的景象，美得有如圖畫一般。」

藤吉郎竟然饒起舌來了。

「原來，這是京極家建築的。換句話，也就是等於妳的所有物。我把這附近的一個村落送給妳的父親，這麼算來，妳就是在自己的領地了。我倒是一個客人呢！」

太陽下山了。

藤吉郎洗過了澡，梳齊了蓬鬆的頭髮。他的頭髮有一點赤紅色，而且，由於進入了中年，頭髮也變薄了。

進入寢室，他發現蝶舞伏在屛風的陰影裡面。

「蝶舞啊，我是一個好男人呢！」

說罷，他盤腿而坐，敲打起了自己的膝蓋。

「我的個性很溫柔，善解人意，絕對不會使人不幸。妳算是找對男人了。」

藤吉郎微笑的臉孔，由於有些造作，看起來就像精悍的阿修羅一般。

「妳從京都不辭千里的來到這兒，是不是在愛慕着我呢？」

說到此地，他已經把蝶舞擁抱到自己的大腿上。接着，他猛吹一口氣，把臘燭火熄滅了。

差不多有半刻的時間，這個北近江的新貴完全沒有去觸摸蝶舞小姐的身體，只一味在講故事。由於他講得非常之生動，蝶舞時常發生笑聲。笑着笑着，她就鎭靜下來了，好像跟藤吉郎是老朋友似的。

接着，蝶舞也開始應着藤吉郎的詢問，稍爲講幾句話。他把握了這一點，對她說：

「我這裡從來不曾感覺到疼痛」

他叫蝶舞去摩他肘部鬆弛的那一塊肉。

「眞的不疼嗎？」

這一句話是蝶舞對藤吉郎說的最初一句長話。於是，他們竟然有如小貓一般的彼此的嘻戲了起來。

最後，當蝶舞迎接了藤吉郎的身體之時，也就沒有一絲不自然的感覺了，好像這個男人的溫

柔體貼滲入了蝶舞身體的每一個角落似的。

——妳必需生下我的孩子！

最後，這個男人竟然尖銳的叫了起來。如果運氣好的話，蝶舞就會替他生下具有京極家尊貴血統的後嗣了。蝶舞好像受到了他的感應，有如被霹靂擊打一般，全身猛然抽動了一下。

長濱城的街市已完成了八分。藤吉郎叫舊小谷，江北商業中心的箕浦，平方，川道等的居民搬了過來，並且取了大手街、打鐵街、槍砲街、郡上街、伊部街，以及大谷市庭等的街名。

城堡的中心部分則是三層的樓閣。屋瓦聳入江北的藍天，石牆投影在湖水裡面，在寂寞的琵琶湖東北岸，平添了幾分景色。使人感覺到又有一個新時代來臨了。

寧寧為了參加入城的行列起見，出發了岐阜，先進入了築城中藤吉郎居館的橫山城。在這個城堡裡面，她會見了藤吉郎在近江的侍妾。這些人將由寧寧管理。這些鶯鶯燕燕之中，有些早就跟她丈夫的藤吉郎發生了關係，有一些人則純然做着女官的工作。她們的階級由父親的階級而分上下。

其中有一個被稱為「偏房」的女人。寧寧到今天才知道她不僅是丈夫藤吉郎的侍妾，而且還佔着第二夫人的位置。據說，這個女人是京極家的小姐。

寧寧由於一開始就有了相當的覺悟，因此，在看到這一羣女人之時尚能夠忍受得住，然而「偏房」的存在，却使她大大不以為然。

（這個無聊的老色鬼！）

她在內心裡罵起了丈夫。她很同情他因出身低微而喜歡名門女子的補償作用，不過，這麼一來，好像正房的自己被侮辱了似的，久久不能釋懷。

「並非我喜歡吃乾醋」

那一夜，寧寧對橫山城的主人，也就是她的丈夫藤吉郎興師問罪，罵起了所謂的「偏房」。

「如果她長得美貌娟秀的話，我也認了」

假如她具有傾國傾城的姿容，寧寧只好認命了。誰叫自己沒有她一般的花容月貌？如果她長得不美的話，別人就會說閑話了，以為藤吉郎有對寧寧不滿意的地方呢！如此一來，寧寧的自尊心就會受挫了。

「哼！她長得那幅德性」

寧寧輕蔑的說。原來，她剛才已經領教過了所謂「偏房」的容貌了。不錯，她的外表不能及寧寧的項背。只有白白的皮膚可取而已。尤其是她一對眼睛圓凸凸的，就像河豚一般。同時，臉頰也顯得怪模怪樣的。

「不對！她是……」

藤吉郎想為蝶舞辯護，然而，他還是停止了。因為，跟她爭論「偏房」蝶舞的容貌，就是耗費了一年也不會有結果的。

「為了治理近江一帶起見，她是很必要的一個人」

藤吉郎只加重了這一點。

他如此說——

在不久之前，近江人還跟織田家為敵。他們是屈服在武力下面的，因而很難以明瞭他們是否真正的服從。為了使他們心服口服起見，需要一種特殊的手段，那就是利用京極氏。北近江的民眾認為京極氏的權威是神聖的，其次，他們比較崇拜前一代的淺井氏 ，至於羽柴氏則輪到最後了。

想到了這一點，藤吉郎才把京極氏加以庇護。由於這種做法，國內的民眾大感歡欣，所以也就比較能夠接受新領主了。藤吉郎之所以把「偏房」的蝶舞引進此城，原因就在此地。

「寧寧，妳知道了我用心之良苦吧！」

——少跟我來這一套。

寧寧聳了聳肩膀。不得不庇護京極氏這一點，她是很諒解的，但也不一定要娶他的女兒為「偏房」啊。寧寧有如連珠炮的責備着丈夫的藤吉

郎。她本來就是一根腸通到底的性格，有什麼念頭就非說出來不可。

「妳還不瞭解嗎？眞的不是偏房，而是庇護！」

「多麼週到的庇護啊」

「寧寧，妳少吃乾醋」

藤吉郎也不高興了。

「如果京極家有成年的男子，我一定會奏請信長，替他謀個一官半職，使他慢慢爬上大官的位置，然而，很可惜，只有成年的女子 。所以——」

「所以，你就把她『封』爲偏房了？」

「不管她是否偏房，我絕對不允許她來欺壓妳，我更不會冷落妳，就算到了下一輩子，我對妳的心也不會變。」

藤吉郎有如敲戰鼓一般 ， 大聲而不停的咆哮。

寧寧立刻用兩掌把耳朵掩了起來。

「妳一定非聽我說不可！」

藤吉郎試着把寧寧的手移開耳朵，寧寧死也不肯放下，於是兩個人糾纏在一起。寧寧終於敵不住，仰倒在榻榻米上面，一面叫着：

「我討厭死了你！我不出席於明天的行列了！」

藤吉郎騎在寧寧的身上，想用手去掩寧寧的嘴，但寧寧還是死命的嚷叫着。

寧寧的侍女們呆然的看着這一幕鬧劇。藤吉郎回過頭對她們說：

「妳們在發什麼愣！」

他發出了雷霆一般的聲音。

「還不趕快把夫人抬往後房。給她一點人參湯喝」

侍女們立刻羣集在寧寧身旁。藤吉郎抬起了寧寧的脚。寧寧則死命的挑動着手足，不許抬她。不過，畢竟藤吉郎這一面佔多數，於是，輕易的就把她抬起來了。

「開動！」

藤吉郎抽下了腰間的紙扇，在半空中打開，然後發下這一道命令，侍女們也一塊唱和，終於抬着寧寧奔過走廊，浩浩蕩蕩的進入後房。

翌日是入城的日子。

大規模的行列開出了橫山城的大門，抵達了城山麓的石田村。從這裡到湖岸的長濱有五里的路程。

先鋒由蜂須賀小六所引導，後軍則由藤吉郎弟弟的羽柴小一郎（秀長）所領導。至於女衆的行列則由寧寧領導，她跟「偏房」的蝶舞坐轎子，其他的侍妾女官等，則盛裝徒步。

中軍的第一陣爲謀將的竹中半兵衞，第二陣爲寧寧養家出身的淺野彌兵衞。藤吉郎身旁侍衞有：一柳市助，尾張甚左衞門，中西彌五作，大鹽金右衞門，神田半左衞門，小野木清二郎，一柳彌三左衞門等人。在藤吉郎的馬前，黃金的葫蘆瓢旗幟在晨風中飄盪着。

在這條五里長隊伍的沿路，充滿了從北近江來看熱鬧的人。有些人甚至一面唱着歌，一面跳起舞來。

藤吉郎一進入了新城的大門之後，立刻在城下的十字路口貼了告示，上面寫着：

「免除長濱街民的年貢以及各種勞役」

街民們看了之後，皆高呼萬歲。藤吉郎也在城內大興猴樂（能樂）。

當然啦，爲了對信長表示客氣起見，他不便從京都叫來猴樂師。不過，在這個北近江的鄉下也有很土氣的猴樂師，就像：長濱郊外的山階村之孫太夫，千壬太夫，淺井郡馬渡村的小德太夫·伊香郡森本村的舞舞太夫等人，都被禮請到城內。

藤吉郎帶着寧寧去觀賞。寧寧仍然不諒解他，始終不吭氣。於是藤吉郎每逢從廁所回到坐位之時，總會大聲的叫嚷說：

「寧寧，妳的性子使完了沒有？」

他的聲音響徹四周，就連猴樂師們也不得不令舞者暫停，而那些侍女們却拼命忍住笑意。寧寧到了這種地步，只有苦笑的份，然而，寧寧並不表屈服。

「我是在爲別的事發笑 ， 並非笑藤吉郎先生」

寧寧特別強調說。

正是如此，因爲她正在想着：

（不如把這件事稟報信長老爺）

因爲，只有信長才能夠駕馭藤吉郎。如果不把這個風流鬼制服一下，不知他會風流到何種的程度？

在入城後的第十天，寧寧帶一羣人浩浩蕩蕩的開到美濃的岐阜。目的雖然是向信長說出她滿肚子的悶氣，但表面上，她不準備如此做。

「夫人，那就辛苦妳了！」

在出發之前，藤吉郎不止一次的向寧寧討好。她感覺到哭笑不得。丈夫儘管百般的奉承她，昨夜却一直留在「偏房」的窩子裡面。唉！那一隻母河豚有什麼好呢？

寧寧的行列很長，帶去的東西，全部用來獻給信長。

——這只是表示我倆一點兒心意。

寧寧準備這樣說。其實，這「一點兒東西」連六部車也載不完呢！這一對夫婦最相似之點爲：喜歡送東西給別人，而且，一送就是那麼多，總是叫人感覺到「不正常」。

到岐阜之前，在中途休息了一夜。

到岐阜之後，寧寧立刻拜謁了信長夫妻。

午後，寧寧去拜訪濃姬（信長夫人）的貼身老婢波野，向她說出丈夫藤吉郎的令人不滿意之處。

「的確，如此未免太氣人啦！」

波野不斷的點頭，用心的聽着。她決定把這一件事稟報信長老爺。

「波野媽媽，一切都拜託您了！」

「那還用說嗎？我一定稟報老爺。」

因爲，寧寧一直給織田家上上下下的人很好的印象。

翌日，當信長走進濃姬的房間之時，這位織田家的女官長跪在走廊說：

「主公，老婢有一件事要稟報。」

「妳就說罷！」

信長停止了脚步。波野有如連珠炮的說個沒完，有時，甚至以寧寧的口氣說話。

信長忍梭不住笑了出來。

「『那隻潑猴』帶走的姑娘，據說是京極家的千金？」

「主公，您也知道了？」

波野吃了一驚。信長甚至獲知寧寧叫京極小姐「母河豚」這件事。

「『這隻猴子』也太不像話了一點」

出身高貴的信長，始終無法瞭解「猴子」老喜歡去愛出身高貴的姑娘。

「恕老婢斗膽，主公怎麼知道這一件事？」

「『猴子』告訴我了」

原來，「猴子」派一名飛脚送信給主公的信長，他比寧寧早一天到達岐阜。信裡，以滑稽的手法寫着夫妻吵架的始末，並請求信長可憐他，不要理睬寧寧的控訴。末了又說：

「請主公殺殺寧寧的銳氣」

信長對藤吉郎連夫妻吵架也向他請教的方式，感覺到非常的可愛。

「好吧！就讓我來處置」

信長一進入濃姬的房間之後，立刻下令準備紙筆。

「您有什麼事嗎？」

濃姬關心的問着。信長並沒有提起內容，只淡淡的說：

「殺殺寧寧的銳氣」

信長一口氣就把信寫好了——

很感謝妳的專程來訪，以及那一堆名貴的見

面禮。由於妳的禮物太隆重，我想不出應該送妳什麼才好?所以也就免了。下一次，一定送妳別開生面的東西……。

末了，又對寧寧的容貌誇獎了一番。什麼花呀?月呀?的詞兒都使盡了。他又說，那隻「猴子」也太不知足了!有這麼秀外慧中的賢內助，竟然不感覺到滿足，只知道在花叢裡打滾……替寧寧打抱不平。

不過，妳也大可不必爲那隻「禿鼠」傷感情，像妳這樣賢能的妻子，就是走遍天下也找不到第二位了。

接着，信長的語氣一轉，輕責起了寧寧。

妳既然是賢慧的女子，大可爽爽快快的過日子，盡出一個主婦的責任，不要去吃「禿鼠」的乾醋了。

信長筆。

這封信到達長濱城寧寧的手裡時，已經是信長寫信後第三天了。寧寧捧腹大笑，立刻叫侍女到外頭把「猴子」叫進來。他以爲是有什麼重大的事故，慌慌張張的走了進來。

「風流的禿鼠老爺!」

寧寧冷不防的叫了一聲。她叫着，認爲這是一個很妙的形容詞。因爲丈夫藤吉郎的頭髮變稀少了，也可能是由於時常戴戰盔的原故，頭頂差不多已經沒有毛了。

「幹什麼?」

藤吉郎好像很不高興。不過，當他看了信長的信之後，也不敢發怒了。

「怎麼?信長主公向我說教了沒有?」

寧寧得意的問。

「有!」

讀完了信的藤吉郎高興的點點頭。其實，他所高興的一件事，根本就跟寧寧沒有什麼關係。

（謝天謝地，主公並沒有懷疑我）

藤吉郎感覺到最不安之事爲；有關京極氏的事情。雖說京極氏已經沒有勢力，然而，由於已

經支配了近江的天地幾百年，仍然算得上是名族。如今，既然已經把京極氏的女兒養在後宮，充作一名妻妾。如果善於猜疑的信長，產生了種種連想的話，那就冤枉了。

——哼!這隻「潑猴」想離開我獨立了。

一旦信長認爲「猴子」欲謀反的話，藤吉郎就消受不了。爲了擔心這一點，在寧寧出發了長濱之後，才給信長寫信，使信長認爲這只是夫妻間的一種近乎滑稽的吵架而已。想不到他竟然成功了。

說實在的，寧寧並不可怕，最爲可怕者只有信長一個人。

藤吉郎的精神爲之一振。

「寧寧，我就如此向妳陪罪。」

由於內心的欣喜，藤吉郎在寧寧面前平伏，把頭垂到榻榻米上面。

如此一來，寧寧已經感覺到相當的滿足了。

北陸

信長最喜歡的東西爲——

馬匹與猴子。

在當時，織田家的人們都如此說。馬匹是四隻脚的動物。至於「猴子」，却是兩隻脚的人。也就是筑前守的羽柴藤吉郎。

信長的喜歡馬匹是很有名的。

每逢織田的部將，京都的公卿要送東西給信長之時，都不約地選擇了馬匹。

「啊！送給我馬嗎？」

逢到這種場合，信長總會笑笑。不過，他一定會檢查那一匹馬。不但要看個明白，而且，一定要試騎一、兩個小時，然而，他總是帶與而來，敗與而歸。

「那一匹馬，不怎麼好」

他會毫不保留的說。與其說他愛馬，不如說他是愛馬的性能比較適當一些。如果是一匹不適合於當機動兵器的馬匹的話，卽使外表長得多麼好，他也不屑一顧。他只喜愛能够當成道具使用的馬，至於無用的趣味性遊戲，他是始終不感覺到興趣的。

對於人方面亦復如此。他喜愛做爲道具的人之性能，他的人物論也止於讚賞機能美。那些性能不好的佣人，他從來就不喜歡。

信長叫畫師把自己中意的二十匹馬，繪在屏風上面，時時坐在屏風前面欣賞。每逢到出陣之時，他會指着屏風上面的某一匹馬說：

「把馬鞍放在牠上面」

雖說，他喜歡的駿馬有二十匹。但他指名騎的馬却只有五，六匹而已。他一直騎着這五，六匹馬奔馳，差不多要把牠們累死了。對於人方面亦復如此。他對於自己所中意的五，六名部將，老是叫他們東戰西征，幾乎沒有給他們休息的機會。

信長最中意的部將依次爲：藤吉郎，瀧川一益，明智光秀，幾代家臣後裔的柴田勝家，以及丹羽長秀。其中，最獲得他青睞者爲：藤吉郎與柴田權六勝家。

天正二年以後，信長的勢力有了顯着的飛躍。在同年的六月他趕走了室町將軍的義昭，同年九月，消滅了宿敵的一向宗徒，並屠殺了數萬的宗徒，同三年五月，在長篠跟武田勝賴決戰，使他潰走，再向北攻伐，擊潰蜂集於越前的一向宗徒，爲了使他們不再作亂，舉行了大規模的屠殺。

他把這新佔領地區的北陸之佔領行政，以及攻防的責任委給了柴田勝家。

「向北攻伐的責任，全部委給勝家」信長如此下令。柴田勝家佔領了北方的兩，三國，信長並已暗中答應，把北陸七國的統轄權委給他。

同樣，明智光秀奉命掃蕩丹波、但馬、丹後等的京都北部地方。

藤吉郎則負責對山陰山陽十國覇王毛利氏的攻擊。以擔當範圍的巨大來說，藤吉郎可說牽制着最多的敵人。

不過，這並非意味着卽刻展開軍事活動，而只是承擔這些職務而已。因爲要攻破毛利氏，而取得山陰，山陽地帶的話，至少也需要十年。織田家的人都這樣認爲：

「好可憐的傢伙」

一向對藤吉郎不存好感的柴田勝家等人，都紛紛嘲笑他。「這隻潑猴只會奉承主公，以致負上了最繁重的任務。不久之後，他高傲的鼻子就會折斷了，看樣子，連背脊骨以及腰骨也保不住了。」

勝家不斷的在織田家的家臣之間傳播諸如此類的惡語。勝家原本是沈默而木訥的人，年紀有五十開外，然而，一旦提起了藤吉郎之時，總會惡語相加，盡量的說出他的壞話。就算是在織田

家的走廊遇到藤吉郎，而後者向他打招呼表示親切之時，他也會很露骨的表示出煩厭的模樣。任憑藤吉郎如何的討好他，他都會裝成聽不見的樣子。

有時，甚至態度很冷酷的說：

「我不願意跟你說話！」

自負爲織田家幾代家臣的勝家，遠在藤吉郎嶄露頭角之時，就表示不喜歡這個能說善做的下輩，一等到藤吉郎的身份跟勝家齊等，能够同出同入之時，他憎惡藤吉郎的感情更爲露骨了。

藤吉郎則十分願意和勝家融和的相處，最初，他想盡辦法討好他，但却毫無結果。終於他心灰意懶了。

（對方既然不肯修好，再努力討好他也沒有辦法了，甚至會被別人認爲我下賤呢！）

這麼一來，即使在走廊碰到勝家，也只好當成至不相識一般，默默的走了過去。

（這是多麼令人心痛之事）

藤吉郎深以此爲苦。

本來嘛！不是當事人的話是很難於瞭解這種痛苦的。因爲他生性樂觀，大方，不會憎惡別人，也不會無端的把別人恨之入骨。他喜歡跟別人和樂地相處，也不喜歡跟別人保持冷戰的關係。

話雖然如此說，藤吉郎也不願低聲下氣的想跟勝家和解。他認爲：既然別人死都不理睬自己，那麼，只好跟他們絕交到死爲止了。

——「猴子」揹上了一千斤的巨石。

這一句中傷的話，當然也傳到了藤吉郎的耳朶裡面，那是跟勝家一般，由幾代家臣出身的丹羽長秀所傳到的：

「不要跟勝家一般見識。他生來就是這樣」

長秀的意思是說，無論在武功或武略方面，勝家都要搶第一，如果有人越過他的話，他一定會感覺到嫉妬與憎惡。然後長秀又如此說：

「勝家在別的方面，可以說是很不錯的人。就算是他這種人也有缺點。不過，這個缺點未免

太大了一些。」

長秀對藤吉郎的親切態度，有一點超乎常情。藤吉郎也想透過長秀解除跟勝家的敵對關係。因此，他處處跟長秀商量，以圖能够獲得長秀的厚愛。

「您筑州（藤吉郎）負責中國方面（山陰，山陽）。毛利氏是非常強大的敵人，必需要由能幹的部將去對付，於是勝家權六就感覺到嫉妬，渾身不是味道了」

「那就怪了！」

藤吉郎倖倖的說。對於北陸尤其是越前（福井縣），織田傾出了全力，始把它平定了下來。平定了之後，勝家獲得了朝倉氏的舊領土。可以說是非常的優遇了。

「就是啊。不過，這個叫權六的男人，總是有他自己歪曲的道理，實在叫人拿他沒有辦法」

「他的心腸可不是好的」

藤吉郎直率的說着。如今，兩個人既然站在對抗的位置，藤吉郎當然也就不客氣了。

「哈！哈！哈」

丹羽長秀驟然地笑了出來。他認爲藤吉郎的苦澀表情太過於滑稽了。

自古以來，北陸道（北國）就分爲七國。它們是：若狹（福井縣），越前（同上），加賀（石川縣），能登（同上），越中（富山縣），越後（新瀉縣），以及佐渡（同上）。

織田軍只在其中的若狹，越前的兩國，以及加賀的一部分，佔領了所謂的前線基地而已。加賀仍舊在地侍集團合議（以本願寺勢力爲主力）的所謂變態的共和制之下，越後與佐渡兩國則爲上杉的領土。

織田家在北陸的根據地爲：柴田勝家新近當成居城的越前北之庄（福井市）。準備進攻加賀的前線基地爲稍離開國境的大聖寺城。

大聖寺城的守護者爲戶次左近，戶次以豪勇見稱。他出身尾張沓掛村的豪族，其父在桶狹間

會戰之時，由於奇襲今川義元有功勞，被信長稱之爲第一勳功者。在這個時期，明智光秀被變更爲惟任姓，丹羽長秀亦被更變爲惟住姓。這都是九州名族之姓。信長打算將來討伐九州之時，由他們兩個人擔任先鋒。

「左近雖然不够機敏，但却堅忍不拔，一定耐得住被困。」

這就是信長選他的理由。在八月初，一名急使從左近那兒送信到岐阜信長之處。

——大聖寺已經陷入了敵軍的重圍。如果沒有救援的話，再也支持不了幾天了。敵方爲本願寺宗徒與地侍的聯合體。原來，戶次左近駐屯到大聖寺的第一天，那兒就有暴徒作亂，左近一直戰鬪個不休。

想不到暴徒的作亂一天比一天厲害，終於編成一萬的大軍團攻向大聖寺。左近只好增強大聖寺北郊敷地山的城壘，日夜繼續防戰，在這種情形之下，小部隊是無濟於事的。

「北國委給勝家。左近有無請求他救援？」

信長問了使者。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當然會表示疑問。北陸的統轄者爲柴田勝家，大聖寺城也在他管理之下。

「好幾度請他救援，然而，始終沒有結果」

「爲什麼？」

從越前北之庄到加賀大聖寺約有一天的行程。勝家只要有這個心，救援是絕對不會成問題的。

然而，勝家却不願意派出救兵。其理由是：越後的上杉謙信有上京爭取天下的徵兆。如果謙信派出上京軍團的話，北陸的織田軍就會被踏扁的。關於這一點，信長非常的明白。

爲了召開軍事會議起見，諸將都被召集過來了。藤吉郎帶着幾個騎兵從近江長濱城趕來，他一踏進了屋內，就大聲嚷叫着說：

「眞是的，謙信並沒有翅膀啊」

依照藤吉郎的想法，勝家自重的理由並不成

爲理由。就算謙信從越後發出軍隊，也不能展開翅膀，一下子就飛到了越前。中途必需經過越中與加賀。對謙信來說，加賀大聖寺城是最前線，勝家怎能坐視不救呢？

「如果說，不够人數進行救援的話，那就罷了」

在開始軍事會議之前，藤吉郎抓着丹羽長秀說。藉此痛罵勝家。

「那也行。如果這樣的話，勝家必需稟報主公。這正是勝家的職責啊」

意思是說，勝家爲什麼不願救援大聖寺城之圍呢？

（勝家的心腸太壞了）

這是藤吉郎的看法。勝家的特點爲：競爭心很強烈，好惡之情也很激烈。很不幸的，近些年來，戶次左近跟勝家顯得格格不入，好像水火不能相容似的。

勝家如此認爲：

——渾蛋的左近！日常顯得威風凜凜的模樣，一旦碰到賊子作亂之時，就只會哭叫個沒完，眞沒有出息！

——哼！我絕對不派遣救兵。

如果現在發出救兵平定賊亂的話，只能够使戶次左近聞名天下而已，根本就輪不到勝家了。

「勝家的按兵不動，不知是什麼用意？」

召開了軍事會議之時，信長就說出了這個疑問。爲什麼勝家本人不主動提出救援之舉呢？信長的內心存着跟藤吉郎相同的疑問。藤吉郎在窺見了信長不高興的臉色之後，猛抽了一口冷氣。

（大事不好了）

就像看出馬匹的特性一般，信長對人的性格以及性向非常的敏感。或許，他已經看出了勝家微妙的內心。

結果，信長決定從岐阜派一名大將到加賀。他才這麼一決定，末座的一個男子爬了過來，平伏，抬起頭對信長說：

「請主公讓在下去吧！」

他的名叫佐久間盛政，被人稱為「玄蕃」。雖然只有二十來歲，但在戰場作戰之時却顯得勇猛無比。

「很好，你也很勇敢。」

藤吉郎再也不能保持緘默了，不斷的在一旁加油。這個佐久間盛政是勝家的外甥。沒有男孩的勝家愛護盛政有如親生子一般，據說，他要收盛政為子呢！藤吉郎認為：勝家儘管對戶次左近冷淡，但只要盛政一去，他就會展開救援，如此叛亂就不難加以平定了。

「你就去吧！」

信長立刻答應了他。

信長一定是跟藤吉郎有了同樣的感覺。

「你不僅要平定叛亂，必需從加賀攻入能登，攻佔兩國，以此做為你們舅甥的戰功」

信長說着，相信勝家在聽了之後也會感覺到高興吧？

盛政的勇氣倍出，翌日早晨就向加賀出發了。這之後，信長叫來藤吉郎說：

「你為什麼一直不吭氣？」

「那麼，在下就說一句了。既然玄蕃去加賀，那麼，就請主公把戶次左近請回來吧！」

因為——戶次左近在孤城惡戰苦鬪一段時間之後，想必已非常疲倦。這雖說是表面的理由，但眞正的用意，乃是欲使勝家，玄蕃這一對舅甥去征服加賀，如此勢將較快的解決問題。

「這是為了什麼！」

信長實在不明白。藤吉郎只得論起了勝家的性格。

「你怎麼能够在主人面前說朋輩的壞話？」

信長發怒了。信長一向很激賞勝家的武略與勇猛。藤吉郎只好閉口，做出一種害怕的模樣。然而，他還沒有後退的準備，因為他說；

「主公，您一生只能當一位大將而已」

藤吉郎故意以悲切的聲音說着，並把臉孔低

垂到榻榻米上面。的確，信長為織田家的嫡子，從來不曾被人使喚過。

「主公把戶次左近留置於加賀的話，勝家就會對他疏遠。如此一來，不僅左近將處於危境，由於勝家過分意識到戶次的存在之故，勝家本身的戰意也會變弱，當然就不會產生良好的戰果了。在下並不是在談論勝家的是非與善惡，而是就事論事。分析出了所謂的人情。

如此這般，有關人情的痛癢溫涼，到了這種分際之時，我這隻猴子就能够明確的痛感到…」

「那是因為你跟勝家搞不好才如此說」

信長如此說。他雖然一瞬間就瞭解藤吉郎所說的事情，但却說了不由衷的話。那就是：藤吉郎跟勝家搞不好才說出這種話。最後他又說：

「我正洗耳恭聽呢！你說有關勝家的壞話，我都聽了進去呢！你如果以為我是白痴的話，小心我給你好看！」

「在下沒有那種斗膽」

藤吉郎很懂得諂人，也善於迎合人。然而，每逢他跟信長應答之時，總會感覺到極度的緊張，有時甚至會感覺到異常的疲倦。到了這個時候，他不再想抗辯了，叩了好幾次的頭，然後，畏縮的退了出來。

（我既然沒有抗辯，主公當然會瞭解，我並非基於私心私情講出那一些話）

藤吉郎對信長的聰明是信得過的。他把佐久間盛政業已自薦的東西，不斷的再加以吹噓。對柴田勝家來說，這是非常有利益的一件事，就算是對織田家來說，也是很好的措舉。藤吉郎對勝家的感情，並沒有涉及於裡面。

結果，信長好像弄懂了，立刻向加賀的戶次左近派出使者，並下令：佐久間盛政一到加賀就立刻交代。

佐久間盛政先進入越前北之庄，向舅父的勝家問安，然後，向他傳言說：

「信長主公說過，我倆舅甥不僅可以進攻加

賀，同時，亦可以奪取能登，越中，藉此立下功勞。」

勝家在聽到之後非常的高興說：

「這才是一位慷慨的大將軍呢！我們就拚命的工作吧！」

如此新的配置立刻奏了效。包圍大聖寺的叛徒在幾天之內就被趕跑了。經過了數個月之後，加賀就變成了織田家的領土。這份戰勝的報告，由柴田勝家的使者毛受勝助帶到岐阜。信長聽了之後顯得非常的高興。他對時常到岐阜走動的藤吉郎說：

「你聽到有關加賀的消息嗎？一切就像你所推測一般……」

說罷，哈哈的笑個沒完。近些日子來，信長顯得非常的快樂，很快的對勝家及盛政論功行賞。

然而，這裡所謂的異變者並非指這一件事。這一年，伊勢也被平定了，十一月，信長被任命為正三位內大臣。翌年的五月二月，他親自統領大軍攻入紀州，殲滅了雜賀黨，三月，就凱旋地進入近江安土城。

就在這個時候，北陸的柴田勝家不時向安土城告急。據報，上杉謙信將穿過越後。他等待着雪溶化，然後，統領大軍從越中開到飛驒，再通過穿到越前的山路，朝京城進發。

在這種情形之下，勝家必需在北陸路擔當防衞之戰，為此之故，他向安土城要求大規模的援軍。

（勝家這個傢伙，是不是昏頭了？）

藤吉郎在長濱如此的想。然而，由於被信長所召集，因此，他只好前往安土城。

（主公，如今很可能蒼白着一張臉呢！）

藤吉郎如此的想像着信長的內心。從織田家勃興之時，信長就感覺到恐怖萬分的是：越後的上杉謙信與甲斐的武田信玄，信長對待這兩個人的方法是：有時哄他們，有時平身低頭，有時也

送他們東西，使盡外交方面的秘術攏絡他們，甚至加以懷柔。所幸，他們都一直在甲信越地方不斷的互相爭鬥，而關東的北條氏又夾入他倆之間，三者彼此的牽制，因此，很有效的為信長牽制了中原。

然而，時隔不久之後，武田信玄病死了。而且，他兒子的勝賴在長篠跟織田軍交戰，遭受到幾乎潰滅的打擊，影響所及，武田家的武力已今非昔比了，自然的，甲越的事情就惡化了，上杉謙信的壓力也就減輕了。

於是，以反織田同盟盟主的前將軍——足利義昭（亡命中）為始，中國的毛利氏（居城在廣島）與大坂的本願寺要求跟他同盟，以便聯合起來打敗信長。

上杉謙信很快的答應說：

「等待積雪溶化之後，踏扁北陸，再討伐信長。」

他如此的對信長的敵人說。

到了這個時候，上杉謙信這個神秘的名將，已經給天下人留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在接到了這個報告之後，反織田同盟的諸豪傑都感覺到狂喜不已。

同時，本來傾向織田方的北陸小豪族們，在聽到了謙信出馬的消息之後，立刻騷動了起來，是故，即然有人向越後內應了。

——北陸的形勢一變了。

信長獲得了這項情報。於是，安土城的信長左右開始騷動了起來。然而，羽柴藤吉郎却對謙信沒有多大的評價。

（這還有什麼可怕的）

他如此想着，對北陸的柴田勝家，以及安土城人的騷動，感覺到異常的可笑。

謙信雖然已經制壓了關東，然而，他並沒有使大軍駐屯於這裡。他只是有如疾風一般，從北方突然出現於關東，把原已不整的北條勢力掃蕩一番，接着，很快的回歸到越後。

當謙信撤退之後，避難中的北條勢力再度抬起，重新進入關東裡面。如果謙信夠聰明的話，他絕對不會使越後變成空城，而統領大軍去攻打關東。因爲，北條氏很可能在他統兵外出之時展開襲擊，有時，甚至可能直驅侵入越後呢！

而且，據藤吉郎從小田原所獲得之情報，北條氏根本就不可能跟謙信和睦。

（謙信無法遠征 。最遠只能夠到加賀及越前）

這是藤吉郎所預計的謙信行動半徑。而且，織田家根本就不會再受謙信以及信玄的威脅了。因爲，其領國已達到了三百萬石，動員能力也有謙信的兩倍以上。

「那只是謙信的遠吠而已」

藤吉郎如此的對信長說。年來，前足利將軍義昭依靠着謙信，而且不斷的巴結他。本來，他拿不定主義是否要從越後抽脚，而這次，却不得不答應——要出陣了。

如果謙信眞的想取得天下的話，必需先把沿街北陸七國拿下，再攻陷近江，否則，他是無法進入京都的。然而幾年來 ，謙信並沒有如此的做。

這實在是叫人猜不透的一件事。

如果謙信想把自己的旗幟插在京都，必需老早就朝這條路走了，然而，他却把兵馬帶到方向完全不對的關八州，不斷的在那兒展開會戰，這不是徒勞而無功嗎？

（然而 ，謙信這個人絕對不做徒勞無功之事）

或許，他表面雖高唱什麼和平共存，然而，他的本心却是在圖謀自家的富強。如果考慮到自家的富國強兵的話 ，那麼，攻取小豪族散佈的關東，比起攻佔難以淪陷的北陸諸國要有利的多了。

的確，從去年起，他就不斷把大軍統領到城中，能登等地，做爲領大軍到京都的踏板。如果

說，這種作業是當成跳板的話，老早就已經過期了。由此可見，謙信之如此做，一定是想要佔領越中及能登等地。

藤吉郎如此想着。

信長以不悅的眼光看着藤吉郎。因爲他有不同的想法，那就是：謙信一定會來。

（想像不到這樣聰明的人竟然……）

藤吉郎很悲哀的想着。

信長未免把謙信過度地評價了。從年輕時代起，信長就有如惡夢一般地懼怕着謙信以及信玄。影響所及，今天對他倆還懼怕三分。

「『猴子』 ，你不要說了，謙信一定會來的」

信長自信滿滿的說。

「就算他會來，以後又會發展到什麼局面呢？」

「戰鬪」

「那當然，不過 ，以何種方法去戰勝他呢？」

「在下認爲在北陸……」

藤吉郎說，一定會戰敗，根本就沒有戰勝的希望。越後兵比尾張兵要強悍多了，主將謙信指揮起戰鬪來，可說是古今無雙。

因此藤吉郎主張，即使在局地戰方面敗北，但必需在戰略方面獲勝。北陸的戰場由柴田勝家一手支撐（不必送很多的援軍），不斷重複戰略式的撤退，使上杉軍感覺到疲勞，當上杉軍來到近江之時，即做爲決戰的時期，以織田軍的全力去對付。

藤吉郎更說明了他的提案。北陸的地形很狹隘，很適合於小部隊的戰鬪，基於這一點來說，當然是有利於上杉軍。

只要把他引進近江平原，織田軍就可以佔優勢了，在這個時期，假如勝家能夠收拾我軍在北方的敗兵，而去偸襲上杉軍背後的話，則不管謙信饒勇如鬼神，他也支撐不了。

「而且」，藤吉郎又說：……

「勝家所請求的增援，實在是無用處的。既然不是主決戰兵團，就不必去救援他了。一旦把手下的大軍撥給勝家的話，在近江方面最重要的決戰將顯得兵力不够 ，也許會吃上一場敗戰呢！」

信長始終沒有講一句話。一直到藤吉郎退出爲止。

這之後又召開了軍事會議。信長所下的命令，剛剛與藤吉郎的獻言相反，他計劃以北陸爲主要的戰場。大軍不斷的被送到北方。而且，使藤吉郎感覺到驚異的是：他本身的名字也被列入增援的大將裡面。

「主公……」

藤吉郎在內殿拜謁了信長 ，以悲痛的聲音說：

「您這麼一決定，在下只有切腹一途了」

（如今他還說得這麼奇妙）

信長這樣想着，然而，軍令既然已經發出，有如潑水於地面一般，再也收不回來了。信長向前邁了一大步之後，有如雷霆一般的大叫着：

「你非去不可！」

於是，藤吉郎只好退出 ，回到了居城的長濱。

從安土開出的援軍，除了藤吉郎的羽柴軍之外，尚有丹羽長秀，瀧川一益，稻葉一鐵，氏家左京亮，齋藤新五郎，以及安藤伊賀守等，也就是所謂織田家的主力部隊。至於北陸地方，則以柴田勝家爲總司令，以佐久間盛政，前田利家，佐佐成政等部將組成。如果全部計算進去的話，人數將比上杉勢要優勢多了。

（然而，卻不能勝過謙信）

藤吉郎如此想着。他朝近江北部的山岳地帶行軍，朝北而上，進出敦賀，再轉向東方，越過木芽嶺，進入了越前平原。

北陸戰線，藤吉郎並沒有指揮權。總司令爲

柴田勝家。不管勝或敗，都非聽他的指揮不可。

（想不到我必需聽那個男人的指揮）

藤吉郎感覺到渾身的不自在。不過，令他感覺到受不了的是：這個叫柴田勝家的五十歲男人太專橫了！他害怕謙信的喊殺聲音，卻不準備自己去阻止他們，一直向信長討救兵，而把其主力兵團引到北陸方面。

一旦慘敗之後，織田家的精銳部隊將陳屍於北陸的山野，爲此，信長的軍力將半減，由此看來，織田家很可能衰亡。

「這是下乘的作戰方式」

把軍隊開入越前平原之後，藤吉郎對他的謀臣竹中半兵衛說。半兵衛微笑着，好像很同意他的說法，點了點頭。

「由於這次北陸的失敗，織田家一定會招致衰運。」半兵衛如此的說。

在這一夜的營宿，藤吉郎與半兵衛熱烈討論這個問題。然而，不管他們如何的檢討，這一場作戰，總是不利於織田家。越是深加以檢討，越使人感覺到，除了藤吉郎所提議的，在近江平原展開決戰之外，再也沒有補救的手法了。如果採用了藤吉郎的提案的話，反過來，謙信向京都開的軍隊很可能會潰滅呢！

「如果，現在叫主公採用此案的話，還來得及呀！」

半兵衛非常認眞的說。

藤吉郎則搖搖頭說：

「主公很頑固，尤其是今日，他好像着了魔似的。」

依藤吉郎的估計，信長的能力絕對超過謙信。甚至可說成軍事方面的天才呢！然而，他却好像着了魔似的，根本就勸不動了。

「我想，不是主公想法有了錯誤，而是由於勝家太過於囂張之故。主公也是人啊。如果被拖下水的話，那就完蛋了」

「然而，事態已經發展到這種地步，再聰明

的人也無濟於事了」

半兵衞如此說，說罷，他瞧了瞧藤吉郎。意思是說，聰明如藤吉郎也絲毫沒有辦法。

除了茫然的瞧着織田軍曝屍荒野，眼看招致衰運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了嗎？

「一點辦法也沒有」

藤吉郎苦笑着。

其實，並非一點辦法也沒有，而是需要有天大的勇氣，才能夠做成。

事實上，勝家並沒有在越前北之庄的居城。他已縱身於前線，鎮坐於外甥佐久間盛政的居城——大聖寺城，在那兒指揮前線的作戰。

增援的各將領陸續進入加賀，在大聖寺城內召開軍事會議。藤吉郎故意最後一個人進入城門。

爲了表示禮貌，柴田勝家必需在城門迎接增援部隊。他也照此做了。然而，由於藤吉郎比較慢到，勝家已進入城內，並沒在城門迎接他。

「怎麼這樣呢？修理老爺（勝家）爲何不迎接我？」

藤吉郎大聲說着，通過了城門。

由於藤吉郎走得實在太快，勝家來不及到大門迎接他。

「你們就讓我進去！」

藤吉郎故意大聲的說着，使柴田家的部下確認勝家的失態。

——什麼？藤吉郎來了？

勝家知道之時已經來不及了。雖然他多少有點後悔，但很快的就在鬍鬚裡面冷笑說：

「藤吉郎是一個目中無人的傢伙。何必去迎接他呢！」

藤吉郎一看見勝家，就面上很不好看的說：

「修理老爺，我是主公叫來的。怎麼吝於迎接我呢？」

「『猴子』你想打一架是不是？」

（算你說對了！）

藤吉郎很想叫喊了起來。不過，在他身旁的丹羽長秀，瀧川一益等人立刻拉開了他。

軍事會議開始了。

敵方的謙信已來到了能登，先後佔領了越中，加賀中的四郡，其先鋒跟織田軍的距離只有數里而已。

「先鋒必需在小松之北，越過手取川，在對岸布陣」

丹羽長秀這麼說，勝家也沒有表示異議。關於其他的細節，却有不少的爭論。

藤吉郎一開始就保持沈默。一向意見最多的人，突然保持緘默，這一點，實在叫人納罕。

勝家忍不住開口說：

「藤吉郎，你不要客氣，有意見盡管快說」

「好吧！那麼，我就不客氣了！」。

藤吉郎說出了自己的戰略，最後並說，除了打擊謙信之外再也沒有方法了。我軍之所以變成如此狼狽，都必需由您修理老爺負責。難道修理老爺您還替織田家着想嗎？

「想想看，你未免太一意孤行了，只一心一意爲自己的利益打仗，立下武功。你根本不曾把天下形勢與織田家的位置連想起來，比較一番之後才進行戰爭。如今，近江安土城等於空無一兵。雖說，甲州的武田勝賴在長篠打敗，但他仍然健在，他已跟父親的信玄不同，跟謙信締結同盟了。如果他們攻擊近江的安土城，我們該怎麼辦？這只是一個例子而已。除此之外，我們尚有很多的危機呢！」

「『潑猴』！」

勝家由於激昂，臉孔變成通紅，結巴得講不出話來，於是，他試着去拔劍。

大家都不約站立了起來，抱住了勝家，勸告藤吉郎早一點離開。

「不！」藤吉郎一點也不讓步：

「修理老爺是織田家的元老，在北陸道這個地方，爲代表主公的人物。我很情願被你殺死。」

如果你沒有殺我，我將看着你如何收拾殘局」

勝家抓起了劍，口吃也就很快的消失了，雖然部下們阻止着他，他以極大的聲音說：

「如果你要在主公身旁効勞的話，不妨回近江去」

藤吉郎站立了起來。這麼一來，大家又緊張了起來，以爲藤吉郎要發威了，於是很快的壘成了一道人牆。想不到藤吉郎却說：

「你說得好！我就回去近江」

藤吉郎又說。這是你織田家元老的吩咐，我是不得不遵從的。如此一來，我必得把原班人馬帶回去。

「這個傢伙，一定會被主公殺掉！」

丹羽長秀獨自囁嚅着。前田利家等爲了拉住藤吉郎起見，乾脆跳下榻榻米，赤足奔跑了起來。因爲，他跟藤吉郎是年來的好友，而且，他們的妻子又非常的相好。以織田家的家制來說，利家是屬於勝家的官宰，爲越前府中城（福井縣武生市）的城主。

利家躍出城門之時，藤吉郎已經騎上了馬。他想說「等一下」，但却沒有說出口，再想摸摸藤吉郎的坐騎，但後者却巧妙的拿起繮繩說：

「又左衞門（利家）來生再見了！」

然後，揚起了彌天的沙塵消失了。

藤吉郎回到了戰陣之後，統領着兵，當天就離開了加賀的戰線。

「吾等又得開始浪人的生活了！」

兵卒們都在交頭接耳。將領的藤吉郎一回到了近江之後，頭顱恐怕要飛掉了。信長從年輕時代起就具有強烈的規律感覺，絕對不原諒部下的懈怠及過失。而且，這一次爲將軍擅自從戰場退走，這種軍令的違反，古往今來所未曾有，罪行未免太大了，除了死罪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的罪名了。

（這一趟回去，不知會有什麼結局？）

連竹中半兵衞也如此的想。在越過加越國境

之後，半兵衞耽心萬分的問藤吉郎。

「到死方止」

藤吉郎只說了這一句話。他眞的已經覺悟要死了。

在進入了初秋的近江路之時，半兵衞又問了一次。藤吉郎看起來很高興。因爲他說：

「智慧必需有勇氣陪伴才行，否則是不會發生作用的，我一向如此。」

不過，他仍然沒有說出心裡的話。或許是他說不出來吧？眼前展開了一條死路，說話根本就無濟於事。這個膽大心細的男人一定知道這一點。半兵衞到如今，才曉得藤吉郎是世上難得一見的豪傑，因此，打從心底感動了起來。

藤吉郎回到了長濱城之後，信長怒不可遏的說：

「我如今只想殺你！到安土城來幹什麼？快滾回長濱城去！」安土到長濱約有三，四個小時的騎程。藤吉郎的居城在長濱一事，也就等於是織田家的近衞師團了。

藤吉郎快快不樂的回去。

既然是待決的罪人，他就在城門圍起了竹籠，把大門關閉，斷絕內外部的出入，這就是禁錮的慣例。藤吉郎一一的做到了。並且把所有的窗戶都緊閉了起來。如此一來，長濱就變成了盲城了。

而且從這一天開始，藤吉郎就「發狂」了。

——主公，是不是有點不對勁？

家中的大小皆蒼白着一張臉孔說。

藤吉郎每一天都從安土請來猴樂師，大奏猴樂，待猴樂一奏完，又把他們集攏在一塊喝酒，他自己在酩酊大醉之後，往往會狂舞個沒完。

藤吉郎的罪刑還沒有決定。目前，還在閉門謹愼思過的階段，想不到他連日的召開酒宴，這麼一來，他不是被判切腹，就是財產將全部的被沒收。

「主公的言行不像往日，怎麼可以如此的放

浪形骸呢？」

淺野長政必死的忠諫。

「我並不認爲酒宴好玩，只是想藉此掃去內心的陰鬱而已。」

「如果信長主公風聞到此處糜爛的氣息，不知會有什麼後果？」

「信長主公，絕對不會責怪我。因爲我跟隨主公之後，一刻也不曾想到自己的私事，老早就把生死付之度外，睡眠也沒有一般人的充足，兩股在馬騎上面擦破了，連頭盔也極少脫下來，今天謀奪美濃，攻佔近江，攻陷越前，把五畿內變成主公的領土，再討伐伊勢，辛苦之情非寸管所能够形容者。

自始至終，我不曾爲自己打算過，一心一意的爲主公効勞，如今，蒙主公的恩賜，有了一座自己的居城。這都是主公的恩德。主公一定會憐憫我，幾年以來馬不停蹄的跑，所以說，我稍爲享樂，他也不致於責怪呀！」

（但願如此）

蜂須賀彥右衞門以及淺野長政被藤吉郎的謬論呆住了，認爲已經無計可施了。

在萬不得已之下，淺野長政叫自己的妻子到長濱城找寧寧。其實，寧寧老早就感覺到自己丈夫的不尋常了。她囑咐侍女把藤吉郎叫到內室，想不到他已經在外頭爛醉如泥了，

「寧寧，妳也過來喝一杯。盡情的玩，盡情的跳啊！」

寧寧只好走到能够看到舞臺的坐位，藤吉郎立刻抓着寧寧的手，叫她喝酒。一連灌了她幾杯。這麼一來，寧寧也酒醉了。

「妳跳舞吧！」

藤吉郎要求寧寧跳舞。因爲，他知道寧寧會經學過鄉間的舞蹈，而他始終沒有看到過她跳舞的情形。由於藤吉郎不斷的催，寧寧又有幾分醉，因而，她躍躍欲試的說：

「那麼，請樂師吹笛子吧！小鼓手也麻煩您

了！」

在大夥兒感覺到啞然失措之時，寧寧已經戴上了假面具，很快的跑上舞臺，腳步很不穩定的跳起舞來。由於寧寧跳得好像一個鄉下大姑娘一般，藤吉郎笑得在地面上打滾。

翌日，寧寧很後悔昨天的嬉鬧。爲什麼自己會跟丈夫瘋在一塊呢？難道已受到丈夫的傳染了，想到此，她感覺到非常的不安，於是把淺野長政叫過來說：

「您就去跟半兵衞先生商量對策吧！」

長政想到謀略之臣的半兵衞一定很瞭解藤吉郎的根性，因而，獨自到城內半兵衞的居處拜訪。

半兵衞在加賀所罹患的感冒還沒有痊癒，歸國之後一直在調養，但他還是起身迎接了淺野長政。

「眞的，連我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半兵衞坦白的說。然而他却說：

「我很瞭解主公的內心。如果我站在主公立場的話，可能會如此這般的做。」

「你就說說看」。於是，半兵衞就開口說道：

「信長主公的疑心最重了。藤吉郎將軍在北陸被強迫撤退，只好怏怏的回到長濱城。接着，藤吉郎將軍奉命閉城。然而，藤將軍畢竟是二十萬石俸祿的大官。除了這座新城之外，領域內還有難攻易守的小谷城。只要堅守這座城塞，與遠處的上杉氏及大坂的本願寺呼應，就能够輕易的抗戰一年半載。」

「守城抗戰」

長政乍聽之後嚇了一大跳，想一想倒也有道理。

「如果藤吉郎將軍深閉這座長濱城，一直沈思默考的話，信長主公一定會懷疑藤將軍另有所圖。在這種情形之下，信長主公一定會殺掉藤將軍。」

依半兵衛的看法，沒有一個人比藤吉郎深懂人性了。他爲了使信長不致於懷疑，先裝瘋賣傻。在這種醉生夢死的情形之下，信長根本就不會懷疑他心中另有所圖了。

藤吉郎爲了使信長深信他的「不可救藥」，連日從安土城叫來衆多的猴樂師助興。這些安土城的猴樂師皆受到信長的照顧，而且，他們始終侍候於信長的身邊，當然也會談及「猴子」靡爛的生活了。

「就像如此這般」

半衛門說罷，長政伸出了舌頭。由衷佩服藤吉郎的豪膽與半兵衛的智謀。他倆好像是會千變萬化的妖怪似的。

淺野長政回去之後，把半兵衛的話一五一十的對寧寧說了，寧寧認爲這種道理雖然說得通，可以免去謀反的嫌疑，然而，以下犯上的罪行，仍必需被斬首。

數天之後，寧寧就這個問題，詢問藤吉郎。

「妳大可放心！」

藤吉郎只說了幾句。

他深知信長愛好道具的癖性。信長一直把他當成奪取天下的道具，因此，絕對不會因細微的過錯就殺害他。

藤吉郎的眞心是：他這個道具一直只爲織田家的利益奔走，始終不存有一點私心。他要使信長明瞭到這一點。

這種藤吉郎的思量，一個接一個的命中了。有如琴瑟的彈奏者從弦引出聲音一般，藤吉郎引出了信長的聲音。

「多麼，吊兒郎當的一個傢伙！」

安土城的信長就有這樣的感覺。他所拒絕的藤吉郎對上杉戰略論，至今，雖然仍耿耿於懷，但對於藤吉郎之退出北陸，他解釋爲，不是藤吉郎固執於自己的想法，而是耽心安土城的防衛力薄弱，以及信長可能會危險，故才趕了回來。如果不是如此純情的話，他也不必跟柴田勝家吵了

起來，以及冒着被殺的危險趕了回來。

（「猴子」你還是做得太過火了！）

信長只有對這一點感覺到不愉快。

在藤吉郎離開了北陸之後，織田軍在加賀的名取川平原跟上杉軍展開了大規模的衝突。這是上杉，織田最初的會戰，也是最後的一次戰鬪。

結果是織田軍——勝家的敗北。織田方的先鋒被謙信與強悍的的越後兵攻破了。結果，織田軍被殺了一千多人，溺死者亦不可勝數。

聽到了敗戰的藤吉郎認爲：

（跟我事先所想像者半點不差）

就有如藤吉郎的預測一般，由於北條氏闖入了關東，謙信才撤兵。如果欲鎮壓的話，謙信不必親自出馬，只要派遣部將就行了。至於謙信本人所以離開加賀而奔到關東這一招，正有如藤吉郎所觀測一般，那是由於：謙信認爲關東肥沃的平原比京都更富有魅力的原故。

藤吉郎的另一種猜測也中了。那就是：當北陸敗戰與謙信撤收的消息到達安土城之時，信長地盤的織內發生了異變。

在這以前，一直屈服於信長的松永彈正——也就是少弼久秀突然叛變。彈正（久秀的通稱）以爲謙信的出馬爲織田家衰敗的徵兆，於是很快的締結了反織田同盟。向北陸出兵，只能夠誘發織內的異變，並危及安土城。藤吉郎的這種推測是非常正確的。

松永彈正曾經受信長之命攻擊大坂本願寺，也因此而獲得了天王寺的附城（攻城用的城塞）。由於彈正堅守信貴山，這座附城就變空虛了，於是在這條戰線的織田軍瀕臨了危境。

在這種情形之下，不派遣大部隊救援是不行了。

「趕緊把『猴子』叫來！」

信長的聲音震動了安土城，如今，非解除這個男子的「禁」，並把他送到新的戰線是不可了。

事實上，這個彈正叛亂的異變，並沒有很快的傳到長濱城藤吉郎的耳朵。不過，竹中半兵衛却機能的察覺到了。

因爲從安土城來到長濱的猴樂師突然的變少，由此，半兵衛感覺到非常的可疑，是故，叫人潛入安土城探視一個究竟，果然是彈正叛變了。

半兵衛很快的向藤吉郎報告說：

「藤大將軍最好準備隨時出陣，在下相信信長主公會如此下命令。」

果然，在這一天的中午，信長的小廝猪子兵介從安土城奔入長濱城傳達這一道命令。

藤吉郎很快的統領起了兵將，在兩個小時之後就抵達安土城了。他即刻拜謁了信長，很快的又退出，懸起了金葫蘆的旗幟，浩浩蕩蕩的向大坂出發。

播　州

西方有一位高人。

他就是黑田官兵衛孝高，也就是後來的如水。

這個曠世難覓的策士只有三十上下的年紀，不僅信長沒有見過他，就連藤吉郎也不曾看過這個人。

在平常的日子裡，他私自想着：

（將來，或許全日本都會變成織田家的領土）

黑田官兵衛這個人很喜歡預言，然而，只有極少人相信這一套。

官兵衛家，從祖父那一代起就是播州（兵庫縣）的土豪，一直受顧於小寺氏。

雖然如此，主君的小寺政職以及朋輩等，很少重視他。在這個小城裡面，官兵衛只被當成奇人或怪人而已。

「連一隻槍也不會使用的傢伙」

人們在暗地裡如此的批評他。

的確，官兵衛不懂得衝鋒陷陣，但他長却於帷幄運籌，在千里之外就決定勝敗。不過，這個小寺家始終沒碰到大規模的會戰。

（眞叫英雄無用武之地）

官兵衛如此埋怨自已的生不逢時，內心感覺到非常的委曲。他是一個外表溫和而對人親切的人，因此，不會輕易的跟人衝突。

官兵衛不知他先祖來自何地。

後來，當官兵衛的兒子長政在黑田家成爲藩祖之時，曾經聲稱他的先祖爲近江的佐佐木源氏之一族。至於眞相如何？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官兵衛的祖父從備前來到播州姬路一帶。據說，他一向在販賣眼藥。

他販賣眼藥的方式也是獨樹一幟的，在姬路北方的山中有一尊却除疫病之神鎭坐着。每年到

了夏季疫病的流行期，寺廟就會把護身符分配到國內的每一家。官兵衛的祖父就使眼藥配合着護身符出售，結果發了財，以財養兵。這是由商人武家化的家系。

官兵衛的機略之才承受自這一位祖父。在那個時候，姬路一帶的海岸平原爲小寺氏（在御着這個村落擁有城塞）的領土。他祖父以販賣眼藥所獲得之利潤，養兵，進入了小寺氏的旗幟之下，做起了他的家臣。

到了三十歲那一年。

（小寺家對我來說，未免太小了）

官兵衛如此的想着。就在這個時候，他有了嶄露頭角的機會。

那時，西邊爲毛利氏的天下，東邊的織田家勢力也不斷的在膨脹。

毛利取了山陽與山陰，西邊則越過海面伸延到北九州，以日本最大的水軍，掌握了瀨戶內海的制海權。另一方面，已經控制了京都的織田氏，其版圖由東海道的中端到北陸的一半，更蔓延到近畿一帶 。 潘州就是被夾於這兩個勢力的中間。

很快的，毛利與織田向播州的豪族耍起了拉攏之計。他倆都在爭取播州這塊地。

——不如投効毛利吧！

這種機運最濃。

因爲比起根據地遙遠的織田家來，在播州相同海岸線的西方的毛利氏 ， 看起來比較強大多了。

而且，織田家的敵人未免太多了一些，不僅有毛利氏，還有大坂的本願寺，甲斐的武田氏，越後的上杉氏等，可說海內的強豪都是信長的敵人了。他們互相連絡，試圖把信長加以封殺。

無論看在那一個人的眼睛裡，信長的命運並不安全。

「投奔毛利氏比較好」

就連小寺政職也這樣說。

毛利的軍略比較堅實，看起來比較牢靠。而且，他們從來不會背叛同盟者。相反的，信長這個人反覆無常，即使是昨天的友好者，如果利害關係改變的話，將遭受到殺戮的命運。

近江的淺井氏就是一個好例子。

在天正三年的夏天，爲了出席最後的軍事會議，走出姬路城，渡過市川，來到開會地點的官兵衛如此決定說：

（如果小寺家決定投奔毛利方的話，我將捨棄播州，單身到織田家。因爲，織田家比較適合我）

他又認爲：到了天龜天正這個年頭，主家並非表現忠義之場所，而只是表示自己能力的場所而已。

毛利的確很講究義氣，然而，家風缺乏彈性，暗黑無光，沒有一種光耀的美。

（對我來說，這就是致命傷了。）

官兵衛如此想着。

瞧瞧織田家吧！官兵衛自言自語的說：

「的確，主將的信長是充滿了權詐的人，必需時時加以提防，不過他的做事爽快是古今所無者。天下的人材都爲信長的特點所吸引，以致，集攏在織田家。而且，信長也屢次從兵卒中提拔才能者，不斷的使他們充任大將，將士們皆能够發揮出最大的力量。有如才華的羣體似的。」

在這個時期裡，藤吉郎從前線回來了。

他正在優哉閑哉的在琵琶湖畔的長濱城休息。

「到這個時令裡，還這麼熱啊」

藤吉郎爬上了城內號稱最爲涼爽的追手門樓閣。他脫下衣服，叫小廝用扇子搧他，自己却在吃着枝豆。

眼下的街市裡，有很多的商人在忙碌工作着。對新領主來說，這並不是很壞的光景。

（我的領民們正拚命的工作着）

喝着酒，以這種風景爲菜肴也挺不錯的。爲

了使城下繁榮，藤吉郎沒有抽稅。藤吉郎把信長在岐阜所做的事，完全地照劃葫蘆了一番，想不到效果非常之良好。

甚至有一些近郊的農民們捨棄了田地，到城下來經營商業，爲了想出防止這種現象的對策，他如今正在驅使腦筋呢！

「豆子吃完了！再拿一點過來吧！」

藤吉郎擧起了盛豆的盤子。小廝的石田佐吉站立了起來。這些豆是佐吉生家的長濱東郊的石田村百姓送來的。

「哇！那個男人與衆不同！」

藤吉郎看着眼下正在趕路的武士，眼中充滿了異彩。

不過，小廝們看不出那個武士有什麼地方與衆不同。他個子不高大，面孔也不特別俊美，服裝更是一點不出色。他身旁，只帶着一個小廝。

「請問主公，他有什麼地方與衆人不同？」

「看看他的腰部」

的確，那個不高大的武士，腰部沒有繫刀劍，那些「傢伙」似乎是放入包袋裡，由小廝扛着。如果逢到了緊急之時該怎麼辦？

（他的膽子好大！）

會不會是他不會使用刀劍呢？在這個天下大亂的時勢下，不帶刀劍走路實在不尋常。藤吉郎注意到該武士走起路來虎虎生風。以致，忘記了他也是不帶刀劍的。

「把那一位仁兄請來」

藤吉郎說着。他很想擁抱這一個人。這可說是織田家獨有的作風吧？看到了可用之人材，總是不會放過的。

（他們看到我了）

官兵衞在路上停止了。因爲羽柴家的小廝走了過來。這個小廝看起來只有十五，六歲，眼睛長長的，看起來很秀氣，臉上却無表情。冷冷的對年長的官兵衞說：

「我是羽柴家的佣人，名叫石田佐吉。我主

公請你過去」

官兵衞不停的微笑。

他被該小廝的傲慢所吸引，終於說出了自己主家，以及他本身的名字。

「剛才我主公在城樓上看到你，很中意，因此叫我來請你」

「喔！在城樓上面？」

官兵衞故作驚奇的樣子，向城門望了望。其實，官兵衞老早就打聽過了，他老早就知道藤吉郎喜歡在城樓上納涼，因此，才故意不佩刀劍出現。

「很榮幸，您的主公瞧得起在下。在下也很想拜謁羽柴老爺」

官兵衞如此說。接着，他借了城門內的一個小房間，整了一下行裝，才站立在大門處，藤吉郎就已經來迎接了。

「哎！您不就是官兵衞先生嗎？」

接着，他拉起官兵衞的手，親熱的迎接着。這種親熱的擧止，使官兵衞決心把自己的畢生獻給這個男子。

在不斷尋找中國（日本的一個地名）通的藤吉郎，對黑田官兵衞的底細及性格，甚至比小寺家官兵衞的明輩還來得清楚。在他的眼光裡，官兵衞是一個不尋常的人物。

（他竟然如此的瞭解我）

官兵衞雖然知道藤吉郎善於引誘人，但却也非常的感動。平常在鄉村裡，他迫切的希望別人瞭解他，有著尋找知己的饑餓感，如今，聽了藤吉郎體貼關愛的言語，不覺心胸起伏，掉下了眼淚。官兵衞就是具有詩人一般情感的人。

（他是很聰明俐落的武士）

藤吉郎認爲信長一定會喜歡官兵衞。因爲信長希望聰明俐落的人爲他做事。

這一夜，藤吉郎搬出了湖北岸所產的魚，虎姬的味噌，石田的枝豆等，做爲下酒菜，有如百年的至交一般，跟官兵衞天南地北的談了起來。

官兵衛也對播州之事詳細的加以說明。

——如果我是織田家將領的話，一定這麼辦」

他甚至提出了作戰的方略。的確，如果照着官兵衛的話去做的話，欲獲得播州，將易如反掌。

（這是稀有的奇男子）

藤吉郎暗表佩服。而且，這個男人的資質非常像自己。雖然很有機智，但卻能夠用溫和的表情藏牢它，談話時始終能吸引住對方的注意，光是跟他談話，就有一種聽取音曲一般的快感。

（竹中半兵衛，恐怕也比不上他）

因爲官兵衛很爽朗。竹中半兵衛雖然有神奇的機智，然而，他的個性却像流水一般，具有隱君子的風姿，很不願意表示自我。藤吉郎對半兵衛只有敬畏之心，對他的才能不必存有嫉妒心，以及警戒心。然而，對官兵衛則不同了。

因爲官兵衛具有他一般的「滑溜」，一心想把自己的才能驅使了出來。

不過，藤吉郎對官兵衛的器量並沒有表示嫉妒。

（還是我比較高一級）

他之所以感覺到有一些不是味兒，乃是他一直自負着：「世上沒有一個人具有我一般的特性」，想不到，一個具有相同特性的人赫然出現！

「我就把您推薦給信長主公吧！」

藤吉郎如此的說。

到翌年信長將遷移到安土城，然而在這個時期裡，仍然在岐阜。

翌日早晨，藤吉郎到裡面洗臉穿衣服。石田佐吉在一旁服侍。藤吉郎一面洗臉一面問道：

「昨夜，播州的客人有沒有睡得很好？」

關於這一點，佐吉比偵探更明瞭。

「睡倒是睡得很安穩，不過在臨睡之前，好像不斷的在禮拜。」

「是吉利支丹（一五五〇年傳到日本的天主

敎或基督敎）嗎？」

藤吉郎抹着臉上的水氣問。的確，他好像看到官兵衛帶有金十字。

（他是不是在表示欽慕織田家呢？）

因爲，信長很喜歡南蠻，他本身雖然沒有信敎，但却自任爲南蠻僧的外護者。或許是由於這個原故，織田家的很多將領受洗過。像攝津高槻城主——高山右近，攝津伊丹城主——荒木村重等最爲著名。

「你去叫小一郎來」

藤吉郎如此吩咐佐吉。

所謂的小一郎，就是藤吉郎異父弟的羽柴小一郎（秀長）。藤吉郎對義父的竹阿彌雖然有怨氣，但却感謝他留下這個弟弟，因爲，小一郎爲人很忠厚，很善於款待客人，而且，不會有什麼過錯。

不久之後，小一郎就來了。

「啊！小一郎，我有一件很要緊的事情」

說罷，藤吉郎說明這種接待的重要性。小一郎點點頭。

「對這位官兵衛彬彬有禮還嫌不够呢！不妨把他當成親兄弟一般看待。」

藤吉郎一心一意想把官兵衛變成自己的囊中物。織田家對播州的工作是否能够順利的完成，在於小寺家是否歸順於信長。總之，小寺家的歸順是由官兵衛所掌握的。播州不能入手的話，根本就無法進攻中國地方的毛利氏，如此也可以說，這個官兵衛掌握着對毛利之戰的成敗與否。

翌日的早晨，藤吉郎陪伴着官兵衛，發出長濱，向岐阜進發。

途中，藤吉郎提出有關天主教的問題說：

「那似乎是一種很好的宗敎」

藤吉郎這麼一說，官兵衛立刻勸他入敎。

「我？」

藤吉郎嚇了一大跳。因爲他沒有任何的信仰。

——根本就沒有什麼靈魂，神佛。一個人死了之後。只能够化成塵灰而已——。

雖然藤吉郎不像信長一般具有戰鬪性的無神論，然而，却是跟信長一般，屬於合理主義者。仔細一想，從孩童時代起，他就沒有合過掌求神佛什麼東西。

「我信仰另外的一個神」

「唷？到底是什麼神呢？」

官兵衞微笑着再問一次。

「是一位叫織田信長的人」

這是一半眞心，一半開玩笑的話。

對藤吉郎說來，信長的確很像神。信長啓開了他的智慧，給他今日的地位。而且，只要有一點的錯誤，信長就會向他大發雷霆，這不是很像神嗎？

不久之後，他倆進入了岐阜城。

然而，信長却到鷹野去了。

「他差不多到什麼地方了？」

左右答以差不多到了城裡的權現野。藤吉郎把官兵衞留在自己的公館裡面，自己却騎馬奔馳到權現野。

（我必需內調主公）

為了提拔這個官兵衞，必需使信長認識這個人物的戰略價值。

藤吉郎在織田家，已經被委以中國地方的統戰官之職。話雖這麼說，將來討伐毛利氏之時，並不一定由藤吉郎擔任總司令。

因為，信長並沒有這樣承諾過。

（這麼說，很可能有別的人選囉？）

織田家的軍團長，有如柴田勝家擔任北陸，明智光秀擔任丹波，以及瀧川一益擔任伊勢一般，各人所承擔的地域是不一樣的。

然而，這些都不及進攻中國地方的困難，而且，對象也算不得是什麼勁敵。如果藤吉郎擔當中國地方的統戰官的話，在名與實方面，藤吉郎都可以算為織田家的將頭，可以轟轟烈烈的大幹

一場了。

或許，信長有鑑於此，因此才猶豫不決也未可知。

因為，使藤吉郎做這種艱巨的工作，使他有了顯赫的戰功的話，藤吉郎在織田家的地位將膨脹了起來。使家臣的地位過分膨脹是不適合的——關於這種統率的道理，信長一定比誰都清楚。

在信長還在世的時候，那還算不了什麼，不過，到了他亡故之後，子孫們會變成如何呢？被巨大的權臣奪去家業的例子屢見不鮮。為了防止這個弊端，可以由信長之子身任總司令官，再把藤吉郎任命為軍監，這也算是一種很好的方法。

（一定會發展到那種地步）

藤吉郎已經看穿了。織田家的嫡子信忠雖然凡庸，但已經十八歲了。次男信雄，三男信孝等，織田家是不愁沒有男兒的。在這些兒子之中，總有一個身任大將軍。

（那就沒有趣味了）

藤吉郎如此的想着。

雖然如此說，這個從小廝出身的小男人，並沒有對權勢感覺到很大的興趣。藤吉郎也拼命的壓制這種的念頭，否則的話，它們將由臉孔的表情以及語言表現了出來。如此一來，對「味道」特別敏感的信長將察覺出來，當然就會做出種種不利於藤吉郎之事。

其實，藤吉郎本身並沒有這種心思。就因為如此，他的聲色時常顯得爽朗愉快。信長就是最珍重他的這些特點。

不過，藤吉郎却一直想拼命的工作。這有如賭博郎中熱中於賭博，而並非熱中於利益一般，藤吉郎非常愛好他本身的工作。

自從追隨信長以來，他就存着這種的想法。他在工作方面，賭着自己的膽量及名譽，但却沒有賭利益。

（關於中國方面的統戰官，又怎麼辦呢？）

雖然是將來的事情，然而，只要現在織田家的軍事活動告終了之後，就輪到毛利了。必需很快的着手才行。

藤吉郎拚命的奔馳。

秋草的波浪，一上一下在馬蹄前後舞動。這附近沒有河流，因此原野被人捨棄了，倒是野鳥非常之多。

藤吉郎把大刀放置在叢草上面，抓着裙子奔跑。信長才不管官長到多大的年紀，拜謁他之前非跑步不可，否則，信長會不高興，因而藤吉郎足足跑了五百公尺。

「原來是藤吉郎！」

信長從草叢中站立了起來，好像不怎麼高興，原來他正在狩獵呢！

「鶲木之下有很多的鳥兒」

藤吉郎竟然這樣說了。或許，他又想起了揹着大葫蘆瓢跟在信長屁股後面跑的時日吧？

「好吧！『猴子』，你去看鳥吧！」

信長跑步起來。藤吉郎叫一聲「對不起」，跑過信長的身邊，跳躍於草叢上面。由於年紀已大，跑起來上氣不接下氣，但他却強忍着，好似在象徵某一種東西似的。

藤吉郎不久就停下來說：

「就在那一棵樹木上面」

信長默默的點點頭，悄悄的走過藤吉郎的前面。他的拳頭上面停着一隻老鷹。信長的臉上仍留有惡童的痕跡，藤吉郎感覺到非常的納罕。

「吵！」

老鷹離開了信長的拳頭，一飛起來就逮住了鳥兒。

「牠幹了！」

信長高興的大叫，然後，坐在地藏王菩薩的臺子下面 。那是一種叫藤吉郎有話就快說的姿勢。

藤吉郎走出了草叢，在信長面前屈了雙膝。

「主公，容許在下放肆」

「到底何事，快快說來」

「在下至今沒有一男半女……所所……」

信長抬起了下巴感覺到滑稽似的笑個不停。的確，寧寧沒有養育過兒女，就算那些跟藤吉郎不清不白的女人也沒聽說過替他生過兒女。

藤吉郎也俯在地面上笑個不停，這一對主從連發笑的時刻都一致呢！

「你到底想要什麼？」

信長狐疑的問。

「在下惶恐。恐怕主公聽到之後，就會斬下在下的首級了。就算如此，在下也要斗膽的說——」

「快點說！」

信長大聲咆哮了起來。藤吉郎趁着他的威勢說：

「在下斗膽，請求主公賜『於次丸』給在下做為養子。在下非常的惶恐……」

藤吉郎把額觸在地面上，惶恐似的平伏着。

「你說什麼？」

信長嚇了一大跳。

所謂的「於次丸」也者，乃是今年滿七歲的織田家第四公子。「猴子」竟然想要這個男孩子。

信長仰望着天空，平整了他的呼吸。這個「猴子」老提出奇案驚嚇他，然而，至今都沒有眞正的被嚇倒。「猴子」喜歡惡作劇，關於這一點，提拔他的信長比誰都明瞭。

（想不到「猴子」還說得出口）

信長感覺到莫名其妙，但也頗感覺到愉快。因為信長不但不相信神佛，以及靈魂之類，同樣的，他也壓根兒不相信所謂高貴的血統，門第等。反過來說，他並沒有感覺到藤吉郎的血統卑賤。信長之所以感覺到愉快，乃是藤吉郎大膽的要求之故。除了他之外，家中諒必沒有一個人敢如此大膽的要求了。

「猴子！」

信長大聲的叫了起來「撒嬌也不是用這種方式」信長大聲叫着，然而，內心却想着：那敢情好。雖然是「猴子」，但已不是昔日的身分了，已經是一名天下的奇男子，也是名士，以織田家來說，也算是屈指有數的將領。就算是把織田家的公子過繼給他，也不算稀奇。

（當然，我是可以把「於次丸」過繼給他的。）

信長這樣想着。爲了使「猴子」這個難得的家臣歡悅，使他更賣力工作起見，這是一種很價廉的禮物。不僅是廉價，而且，能够給他帶來無限的利益。何以見得呢？因爲把「於次丸」過繼給藤吉郎之後，今後，再給養父的藤吉郎再大的領地，以後，還是由自己的兒子繼承。

對信長來說，自己對藤吉郎賜地賜財，到頭來還是歸還給織田家，對藤吉郎來說，恩賞只是可望不可卽，到後來，還是原原本本的還給了信長。

（猴子幹了最笨的事）

對於藤吉郎的無所欲求，信長感覺到可笑，然而，對於他始終對織田家効忠，則頗爲感動。

不過，信長故意不立卽答覆而說：

「讓我考慮，考慮」

然後，信長摘取一朶藍色的野菊，對藤吉郎說：

「把它插在衣襟上面吧！」

禪家的師父傳佛道給弟子之時，就沿用類似的方式。

聰明的藤吉郎相信主公的信長已經默許他了。

「在下遵命！」

藤吉郎很快的囘禮。

信長仰天大笑。猛然頓悟到藤吉郎不可能單爲這一件事從千里迢迢的長濱趕來。

「其實——」

藤吉郎提起了官兵衛以及播州的情勢。

「我就會會他吧！」

信長感覺到官兵衛來到岐阜的重要性，於是很快的停止狩獵了，趕回城裡。

太陽已經快下山了。但信長却不管天黑，把官兵衛請到山麓賓館的二樓，在那兒會見他。

「我就是信長」

官兵衛的頭上響起了人的聲音。通常在聽到了信長地震似的聲音之後，差不多的人都會嚇一跳，而把肩膀縮了起來，然而，官兵衛却穩若泰山。接着，由藤吉郎的介紹，他抬起了臉孔，一一說出了播州經略之策。

他們差不多談論了一個小時。

在通常的情形之下，信長只會質問兩、三個他所要知道的重點，然後把對方的嘴巴封閉了起來，然而這一次，他却耐心的聽着官兵衛的談話。原來，官兵衛所說的話簡單扼要，而充分談到信長所欲知道之事，同時，語法也頗爲簡潔。

信長感覺到最爲愉快的是：這個播州的人在感覺方面非常接近於信長。這在四面楚歌的信長來說，實在是很難能可貴的一件事。

「你眞是一個好男兒！」

信長笑着稱讚他。

「官兵衛啊，你就去協助藤吉郎吧！」

說出這一句話之後，信長就走進屋裡，不久之後，他又囘來了，他帶來幾名小廝送給官兵衛。看樣子，他非常中意官兵衛。

這之後，信長叫來藤吉郎說：

「中國方面，就委給你一個人去處理吧！」

說罷，就任命他爲中國方面的總司令官。藤吉郎感覺到異常的高興。到底是「於次丸」那一件事奏功了呢？還是他帶來官兵衛一事，使信長有了良好的印象？藤吉郎實在弄不清楚。

不過話又說囘來了，這又不是卽刻式的任命。

到底還是將來的事。毛利家雖然是信長的假想敵國，然而，毛利家外交僧的安國寺惠瓊不斷

來往於兩家之間，和平倒是可以維持好幾年。

又經過了一年。

藤吉郎轉戰於其他方面，當然就不能專心着手他的本務了。

不過，他並沒有放鬆中國入口——播州方面的工作，以及統戰方面的事務。他悄悄的派遣了善於運籌的竹中半兵衛。趁着官兵衛欲回到播州之時，叫竹中半兵衛帶領五百名的兵員，以及兵船，把官兵衛護送到姬路。半兵衛就留在姬路城裡面，研究播州的情勢，以及不斷的運籌。

天正四年五月，毛利氏與信長斷交。然而，雙方並沒有即刻開戰，只是在不斷爭取中間地帶的播州。

毛利氏立下了擊滅信長的戰略案。不愧是十州的霸王，因爲，他把戰略目標置於奪回京都這一方面，擁護被信長所逐的亡命將軍——足利義昭，並以此做爲討伐信長的大義名分。

他把軍隊分成三路進攻京都。

第一路方面派遣毛利家得意的水軍，隔着瀨戶內海，一面擊破織田方的水軍，一面進入大阪灣，與石山本願寺軍會合。

第二路方面將通過日本內側。起程出雲，通過但馬，丹後，吸收當地的地侍，一面向丹波進發，出現於京都背後，以便攻擊市街。

第三路方面將通過山陽道。發出安藝（廣島縣），經過備後，備中以及備前，一面席捲播州，一面向攝津西宮進攻，再通過西國街道，從京都的正面進入市街——。

對於毛利軍怒濤一般的來襲，中國地方司令官的藤吉郎必需用一雙手擋住他們。無論是對織田家及藤吉郎來說，這可說是未曾有的大戰。

這個毛利家的進攻計劃，當然是毛利家的秘密。然而，却被竹中半兵衛獲知了，在天正四年的夏天，他很快的回到長濱向藤吉郎報告。

「嚇！」

藤吉郎不斷的在顫抖着膝蓋。

「您怎麼了？」

「我被嚇壞了！」

說罷，彷彿他是毛利家的將軍一般，眼睛發出了光輝

在冷靜之後，藤吉郎認爲作戰並非單靠計劃，而必需有龐大的動員能力才行，而毛利家却沒有人。

想到此地，藤吉郎滿是皺紋的臉上充滿了笑意。

（放眼古今，能够做到這個地步的，以織田家來說，恐怕只有我一個人了。對付毛利家的元春以及隆景，就好像成年人加入孩童打架的陣容一般。）

這種想法，使藤吉郎變得膽大了。

「嘿！嘿！嘿！」

藤吉郎終於莫名其妙的笑出聲音來。

（眞是一位玄妙的將軍）

對於藤吉郎玄妙的笑聲，半兵衛不知如何去應對才好。

接着，藤吉郎從長濱騎馬到安土城，拜謁過信長之後，說出了毛利的計劃。信長始終保持着沉默，到了最後他才說：

「『猴子』，你不妨說出高見」

藤吉郎平伏之後才說，毛利軍的計劃乍見很壯大，但這只不過是畫在牆上的餅而已。至於毛利家的兩支柱——元春與隆景實在不堪身任巨務。他倆怎會立下如此龐大的戰爭計劃呢？

那麼，元春，隆景，果然是不堪一擊嗎？

「正是！」

「你爲什麼有把握？」

「因爲——」

藤吉郎把膝蓋挪過去一點。他說，這個戰爭計劃必需三路同時進行才可以發揮威力。如果各行其道而分開來的話，將不堪一擊，當然就容易被擊破了。危險也就在這裡。爲了使三路並進，毛利的本營必需善加操縱，不斷的加以調整，因

而需要很能幹的部將。宗家的輝元缺乏此種調度的能力，想不到元春、隆景却立下了如此的作戰方式。結果，只是一個畫在牆上的大餅而已。而他們竟以這種畫在牆上的大餅自豪，由此不難看出他們的能耐了。

「由計劃出這種作戰的程度看來，他們絕非入流的謀略家」

「『猴子』，你可別大意！」

信長有如欲射箭的聲調說。

「是！」

藤吉郎再也沒有說什麼話了。

對於毛利的進攻計劃，信長連想了三夜，終於想出了對付的辦法，於是向必要的部署下令

首先，他把海軍整備了起來。他下令最近歸順的志摩半島之九鬼水軍建造大船，以此在大阪灣迎戰毛利水軍。繼而，為了防止毛利軍從日本內側展開攻擊之故，下令但馬、丹後，丹波經略擔當者的明智光秀，懷柔當地的地侍，再下令藤吉郎部署於山陽道，制止毛利主力兵團的進攻。

話雖然如此說，雙方只是對峙而已，並沒有展開大規模的軍事活動。

在這個期間之內，發生了小型的戰鬪。毛利的前哨部隊為了攻擊黑田官兵衛所保護的姬路城，從英賀之浦登陸了。

當敵軍來襲的報告到達安土與長濱的翌日，毛利部隊已輕而易舉的被官兵衛擊退了。

「官兵衛的確不賴！」

藤吉郎非常的佩服。

據報告，為了討伐來襲的毛利大部隊起見，官兵衛用了詭計。他徵用了包括婦孺在內的三千名土民，叫他們拿着旗幟充為疑兵，躲在沿着海岸的丘陵地帶。

官兵衛只有少數的部下。他把他們帶到海岸，攻破了陸續登陸的敵軍。敵軍被官兵衛所佈置的疑兵欺騙了，

——織田家的大軍一定在後頭。

他們既然有了這種的錯覺，就取消了登陸的計劃，往海上回去了。事實上，織田軍連一個也不在播州。

雖然把敵軍擊退了，但是他們很可能捲土重來，於是，官兵衛不時向織田家討救兵。

織田家在四面八方都有敵人。在這種客觀情勢之下，實在不能把大軍撥到播州。還有上杉謙信的活動，其威脅已經在上面說過了。由於擔當北陸的柴田勝家向安土城乞救兵之故，應該擔當中國方面的藤吉郎與其軍團被派到北陸。

就在那個時候，藤吉郎跟勝家吵了起來，於是擅自把軍隊領回近江，終於被禁於長濱城。

所幸，新歸順的松永久秀叛了信長，把大軍集結到大和信貴山城。為此，當松永久秀退去之後，藤吉郎被任命為石山本願寺圍攻軍的統領，並參加了進攻信貴山城之戰，不停的東奔西走，待他回到了長濱城之時，已經是天正五年的晚秋了。

「藤吉郎，你就休息五天吧！」

信長很關心的說。想必他是要藤吉郎在五天之後進攻播州吧？在這種緊急的情況之下，軍團可以休息幾天，但藤吉郎本身却無法休息。

回到長濱的翌日，太陽剛東昇，藤吉郎就騎着快馬抵達安土城，拜謁了信長，因為必需接受他有關進攻播州的種種指示。

這一天，信長喋喋不休的講個不完。

信長有時一天裏難得說上幾句話，然而，只要對象是藤吉郎的話，他就能夠與高采烈的講個不完，畢竟他倆是最投合的一對。

由過去的經驗得知，最好連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也請示信長，徵求他的意見。即使他能夠獨斷的事情，也一一請示信長。

——不要連雞毛蒜皮之事也問我！

信長時時咆哮，但却不會感覺到不愉快，甚至感覺到藤吉郎有如自己的手足似的，充滿了安逸的感覺。

「談完了軍略方面的話，信長感覺到非常的高興，跟藤吉郎舉杯痛飲。

由於去年在長篠之役獲得大勝，甲斐武田家已經癱瘓了，北方最大威脅的上杉謙信亦收斂了對西方的野心，開始熱中於東方的經營。

在今年的二月，由於信長討伐了本願寺背後勢力的紀州雜賀黨，勢力也有了顯著的衰退。在去年，由於四周反織田同盟的大舉活動之故，陷入了危機的織田家，自從這個晚秋起就能夠從容的呼吸了。如今屈指算來，所謂的直領及屬邦等，比起前年官兵衞來之時，又增加了很多。像：尾張、美濃、飛驒的一部，近江、伊勢、志摩、山城、大和、河內、和泉、若狹、丹賀、越前、加賀的一部，紀伊的一部，播磨的一部，攝津的一部……等等，算起來也有十七個國家。總兵力可達十三萬五千人。

「關於『於次丸』之事。」

信長很和樂的說着：

「我會把他給你讓你們成爲一對父子。」

藤吉郎高興得幾乎要叫喊出來。他眞是太高興了，從今以後再也沒有無嗣的煩惱了。可以一心一意爲信長效命了。

「稟告主公，明年在下要爲於次丸加冠了，在年紀方面來說，可能早了一點兒。因爲在下準備到後年，把一切家產等皆讓給『於次丸』公子，如此一來，就可以毫無牽掛的爲主公效勞了。」

（眞是一個怪人。）

信長感覺到好笑。如果把領地等一切都交給於次丸的話，藤吉郎就只剩下赤條條的一個人了。

「主公，在下還有一件事要稟報。」

「什麼事情？」

「待在下定了中國地方（日本的一個地名）之後，請主公把該地送給您側近的野野村三十郎，福富平左衞門，矢部善七郎，以及森蘭丸等，

好嗎？」

信長的幕僚，一向在他的側近，在戰場方面，擔當情報，連絡等參謀軍官的職務，平時則只負責接見賓客。因此，無法立下野戰攻城的武功，雖然能力很不錯，但是俸祿却很微薄。不過，仍有一種權力，那就是：有如藤吉郎一般時常在前線的軍團長，一旦被他們嫌惡之後，他們就會對信長說一些不利的話。藤吉郎很瞭解他們因待遇微薄而產生的苦悶，因而想藉分領土取悅他們。

當然啦，給他們領土者非藤吉郎，而是織田信長。

「之後，你又要怎麼辦？」

信長問着藤吉郎。

「在下可以統領這些有福份的老爺們去征伐九州。待九州平定之後，讓我再支配他們一年就夠了。」

「只一年就夠啦？」

「是的，一年就足夠了。我將屯積一年份的糧草，製造軍船，統領他們去討伐朝鮮。」

「這個不知臉長的傢伙！」

信長眞感覺到煩厭透了。但是藤吉郎却搖搖手，正經萬分的繼續說：

「主公，因爲在下想要朝鮮。」

「難道，你不要在日本有領地嗎？」

信長把嘴巴張得好大，有如轟雷一般的大笑不止，差一點就把天花板給震破了。

想要在朝鮮有一塊領地，不就是等於要在月球或星星上要一塊領地嗎？眞是太缺乏眞實感了。

他爲什麼不直截了當的說，不要領地呢？

「你不要大吹法螺了！」

信長嘴裏雖然這樣說，然而，內心裏却非常的得意。對於這個藤吉郎，就算託給他天大的任務，或者給他做再大的官，對織田家來說，絕對沒有半點害處。

不僅如此，他看起來好像要給織田家做牛做馬一般，終身勞碌，而一點也沒有怨言。

「藤吉郎！」

信長大聲的叫着。

他的臉頓時嚴肅了起來，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把笑意強行忍住的。

「不要再說一些不着邊際的話了。要去做那些傻事，不如去征服播磨一國比較好。」

「主公，在下遵命就是。」

藤吉郎也把臉孔繃緊了起來，故意裝成很長縮的模樣。

「不過——」

信長感覺到藤吉郎非常的可愛。因而，在心裏想着，一定要使他欣喜才過意得去。

「等到你出陣，我一定給你紅傘。」

所謂的紅傘也者，就像今日舉行葬儀之時，引導的僧人叫一個人持着，由後面遮蓋他的那種傘。

那種傘的表面漆着朱紅色，傘柄至少有八尺長。

在當時，只要朝廷舉行即位大典，那些高位的公卿等，就會叫人站在背後爲他撐這種傘，以便參加典禮。

既然把紅傘給了藤吉郎，那就表示：信長已把他列爲織田家最顯赫的大將軍了。

「主公，您是說眞的嗎？」

像這麼大的恩典，就連藤吉郎也大感意外。以致，不覺拉高了嗓門，問了信長。

「當然是說眞的。」

信長點了點頭。

到了幾天之後的天正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藤吉郎在安土城外列好了隊伍，向信長辭別。

本隊的兵員數目七千五百人。旗幟很整齊，迎風飄盪，軍器光可鑑人。就連在天守臺在下看的信長也吃了一驚。

(尾州中村的猴子 ， 終於變成了這個模樣

。)

信長曾經把這個「猴子」從泥沼裏拖了出來，把他栽培成今日的官職，因而，感慨也就特別良深。

「瞧！」

信長把紙扇擧了起來。

軍勢開始移動了。

中軍的藤吉郎滿身穿着亮閃閃的盔甲，騎着馬前進。信長叫左右「瞧！」，並非叫他們看藤吉郎的盔甲，而是藤吉郎的身旁有一個兵士，高高的撐起了一把紅傘。

「『猴子』已經把傘撐起來了！」

僅僅是這樣的動作，信長竟然覺得好笑。他不斷的敲打着窗緣，大聲的笑個不停。

「『猴子』眞的把傘撐起來啦！」

信長在高興之餘，又重複了一次。

官兵衛

這一年，照虛歲的算法，藤吉郎已經四十二歲了。雖然體力衰退了一些，然而，對工作的認眞與有趣，使這個小男人的氣力越感覺到充實。

——「猴子」越來越成熟了。

信長不時的誇獎藤吉郎。或許，對於工作的自信，使這個小男人看起來越顯得動人吧？

天正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藤吉郎支撑着信長給他的紅傘，遮斷着秋天的陽光，遠征播州去了。

到了這一年的十二月，藤吉郎已經從播州平定了但馬一帶，大奏凱歌還回安土城。前後只耗費了兩個月的時間。

在這以前，信長就收到藤吉郎報告戰勝的書信，他一面讀信，一面顫抖着膝蓋，打着手高興的說：

「看看！這隻『潑猴』有多麼的厲害！」

不過，當藤吉郎凱旋歸來之時，信長並不在安土城。

原來，信長是到三河去了。

同盟軍的家康邀請他過去玩玩，並在其領國的三河（愛知縣東部）吉良鄉狩獵。

信長既然已制壓了總計達五百萬石的國家，當然就有閒暇去玩樂了。

「什麼？主公不在呀！」

藤吉郎突然的還回安土城，想不到却看不到信長，因此，大失所望。

不過，留守在安土城的人，老早就受到了信長的指示。他在出發之前，曾經對左右叮嚀說：

「『猴子』從播州趕回來之時，把這個給他當成獎品。」

說罷，他從內室取出了那個獎品，放置在客廳裏。

原來，是一個茶壺。

這是信長所秘藏的茶壺，並取名爲乙御前之壺。所謂的乙御前者，就是關西人所說的阿多福，也就是豐滿的美女之義。

由於這個茶壺的外表很秀美，因此才爲它取了這一個名字。

藤吉郎屈膝拜接着說：

「主公眞好，賜在下這麼好的一個茶壺。」

高興之餘，他把茶壺抱在一隻手上，並舉起了右手，跳了一圈的舞。說他天眞有如孩童一般，不如說他每逢有人向他表示好意之時，他會跳躍起來比較恰當一些。

「嘻！羽柴老爺看起來好滑稽。」

安土城留守的兵士們，皆對天眞無邪的藤吉郎具有好感。

當然啦，正在三河旅行的信長也會聽到這個消息的。當這個藤吉郎在跳舞之時，他就有了這種的念頭。

跳完了舞，藤吉郎「碰」地一聲坐了下來。並大聲的說：

「活了四十二年，從來不曾這樣快樂過。我已經更爲成熟了……」

有如藤吉郎所說的一般，拜領茶壺一事，還附屬有另外一種意義。信長一向禁止家臣喝茶，以此做爲織田家之家法。別人邀請之下赴茶會雖不在被禁止之例，但除了信長本人之外不許召開茶會。

——不過，功績拔羣者例外。

就有這種特別的例子。

然而，到目前爲止，沒有一個人接受過這種特例的恩典。

藤吉郎獲得了特別的批准。今後，他就可以把京都的公卿、諸侯、以及高官們招待到茶會裏面了。無形中，獲得了社交界一個中心的資格。

（如此一來，我還能夠不高興嗎？）

藤吉郎雖也喜歡社交，但最迫切需要者，乃是信長給他的禮遇。由紅傘到這個茶壺，名與實

方面，都可以說是織田家第一把交椅的將軍了。

（主公，眞會打算盤。）

藤吉郎在內心裏如此想着。

信長並沒有說要給他領地。因爲領地是有限度的，而且這麽一來，信長的直轄領也會減少。

然而，茶會的主催權却是無形的，根本就不會減少。然而，却能够使人高興得雀躍了起來。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奬品。

那就是一匹駿馬。

這是信長二十頭愛馬之中，產自奧州安達的駿馬，並附有金覆輪的漂亮馬鞍。藤吉郎騎上了這一匹拜領的駿馬，抱着茶壺出了城門，回到了城中自己的公館。

播州人的黑田官兵衞正在門前等着藤吉郎。看了那一匹馬之後，立刻叫着說：

「那是一匹非常好的馬匹。」

藤吉郎下了馬之後，立刻縐起了眉頭說：

「官兵衞先生，眞是太不湊巧了！」

因爲，信長並不在城裏面。藤吉郎特地把官兵衞從播州的陣地帶了回來，爲的是，讓信長把他稱讚一番。

「不！我是沒有什麽關係的……」

「您怎麽可以這樣說呢？播州的功勞全是您的啊！」

「那是藤老爺的威風所使然，在下不敢佔功。」

「您弄錯了！」

藤吉郎跺着脚步，大聲的咆哮着。

「您弄錯了！我一生最討厭覇佔人家的功勞。」

藤吉郎再一次嚷叫了起來。

藤吉郎說得不錯。播州所以能够在短時間之內被平定了，不論是開始或收尾，皆是官兵衞的才略與奔走所使然。不管官兵衞如何的表示謙遜，但却也不是藤吉郎的功勞。

播州是一個很雜亂的國家。國中有三十六個

豪族，各自佔着城塞據地自雄，播州人的官兵衞馬不停蹄的奔走於這些豪族之間。這麽一來，僅僅兩個月，這個國家就歸入織田方的版圖了。

在這個期間之內，藤吉郎用武力所解決者，只有上月城一個地方而已。其他部份則用外交手腕獲得。

「眞的，好叫人掃興！」

藤吉郎的眼中充滿了淚水。因爲，官兵衞的苦勞沒有獲得報償。

「眞對不起！」

藤吉郎垂下了頭。其實，除了垂下頭之外，他還能够做一些什麽呢？

官兵衞並不是織田家的家臣，但却一直爲織田家獻身，不辭勞苦的奔波着，然而，織田家却始終沒有償給他一小片的土地。到了這種地步，藤吉郎感覺到非常的過意不去，因而，只好寫下疏文，聲稱官兵衞是他的八拜之交。除了這種方式之外，藤吉郎再也沒有報答官兵衞的方法了。

「我說官兵衞先生啊！」

藤吉郎叫了一聲。這時，他倆皆走在路上。遠遠的就能够看到市內的男女老少了。

「我要拜託你一件事，請你接受我這一匹馬吧！被人誇奬的並不是我。」

「不行！這我可擔當不起！」

說罷，官兵衞溜之大吉了，但藤吉郎却很快的趕上了他，把官兵衞抱住，強行把繮繩塞到官兵衞的手裏。

「你聽我說。」

藤吉郎幾乎哭了起來。事到如今，官兵衞只好答應了。

「我眞是對不起您……」

官兵衞點了點頭，幾乎是用悲泣的聲音道謝，並不斷的在擦眼睛。他雖然是一名策士，但不失爲一個情感豐富的男子。他牽了拜領的馬，心中想着：

（爲了這位藤將軍……）

「我是可以把生死付之度外」，一面感動萬分，一面也這樣想着：

（這位藤將軍很善於驅使人）

這種冷靜的頭腦才是策士所擁有。官兵衞在回到了自己部屬的居處之後，立刻把藤吉郎賜馬這一件名譽的事告訴小廝們，然後，叫來家中最有能力的部屬——田里太兵衞說：

「這一匹駿馬就送給你吧！」

官兵衞的理由是：這次的功業並非他一個人的力量。田里太兵衞的功績不可沒。

以後，當藤吉郎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點點頭說：

「哦！是這樣啊」

然後點點頭。這個能言善道的男子，對於這一件事竟然沒有任何的批評。

下面的一件事爲發生於今年春天之事——

「官兵衞的才幹是過人的……」

藤吉郎曾經如此的對蜂須賀小六說。

據藤吉郎的說法，光有才覺及機智並不怎麼怕人。世上的欺詐師就是諸如此類的人。官兵衞除了有這兩個優越條件之外。還有誠實的性格，這一點才是使人害怕的。

——他非常的像我。

藤吉郎如此想着。官兵衞的確太像我了。

（像官兵衞這種男人，可以很放心的跟他推心置腹。也可以安心的把一切任務委給他。然而，就是因爲如此，才叫人害怕。）

到底，官兵衞的什麼地方令人害怕呢？

關於這一點，藤吉郎自己也說不上來。或許，是由於官兵衞太像他吧？

在這以前，藤吉郎認爲不但本朝沒有人像他，就是在天竺國也不會有像他的人，也就是因爲如此，他才頗爲自負，萬萬料想不到：播州的鄉下年輕元老，竟然具有跟他一模一樣的性格。

這一年來，越是接近官兵衞這個人，他越會從心底，感覺到驚訝。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這種令人害怕的事情，實在很難以解決。

後來，獲得了天下的秀吉，對於這個官兵衞，只給了十二萬兩千石的小封賞（雖然，他幾乎協助藤吉郎——秀吉完成了一半功業）。他之所以會如此做，或許，就是他心裡的「害怕」在作崇吧？

獲得了天下之後的秀吉，非常喜歡談論年輕時代的軼事。有一天，一名近臣問他：

「爲什麼對那位功勞莫大的人，只給那麼一點小賜呢？」

秀吉笑了笑說：

——那是官兵衞的宿命。

說罷，他臉上的表情變得很複雜，最後倖然的說：

「如果給那個男人一百萬石的話，情形會變成怎麼樣呢？，無疑的，天下將被他所奪……」

於是，藤吉郎不得不多多注意官兵衞是不可了。

藤吉郎回到近江的那一段時間裡，播州的形勢又變了。播州最大豪族的別所氏投靠了毛利氏，奔到了其居城的三木。

「眞的？」

接到了這個通報之後，官兵衞的臉上變得蒼白異常，只好向藤吉郎報告。根據報導，不但是別所氏，連帶的，三十家豪族都投奔到毛利家。或許，有一個很卓越的策士促成了這件事也說不定。

「總之，在下只好到播州走一趟了」

官兵衞狼狽萬分的說。

「就勞你跑一趟吧！我會把一切稟報主公的。最後，只好演變到會戰了」

藤吉郎很緊急的說。或許到了這個地步，只好把三木城爲首的播州各城踏成平地了。

「快走吧！」

當天，官兵衞就準備妥當，帶着部下離開了近江，火速的趕到播州。

（這是誰搞的陰謀？）

官兵衞一時想不出來。總之，毛利家有一個足够欺凌官兵衞的策謀之士，趁着官兵衞不在之際，把一切都改變了。

事實上，官兵衞根本推測不出這個男人的名字，然而，藤吉郎却猜測得到。

——這個人一定是安國寺的惠瓊。

他是毛利領土——安藝國（廣島縣）安國寺的住僧，在京都方面頗罩得住，從師父惠心時代就以毛利家外交僧的身分，縱橫地活躍着。藤吉郎也跟這個毛利顧問的惠瓊接觸過，而且，在京都時常常碰面。

（我很想要這個男人）

藤吉郎跟信長相同，很喜歡收攏人材。前者想要後者，而惠瓊也驚於藤吉郎的長袖善舞。

這個惠瓊——以後由秀吉把他羅致為豐臣政權下的大官——正有如藤吉郎所推測一般，他以毛利家外交僧的身分，在播州的各地走動，把官兵衞做過的事，一一加以推翻了，並且把其中的大半推給毛利氏。

惠瓊徹頭徹尾地，向播州各地人談論信長的性格。

——信長是刻薄而無情的人。

他為了證明自己所說的話，舉出了很多細小的事例。並且說，信長只相信所謂的利用價值。一旦對他沒有價值，他就會把這個人捨棄，甚至乾脆殺掉。一旦對某一個人起了疑心，即使經過了幾十年仍不會忘記，往往會伺機誅戮。

這些說法，透過惠瓊能言善道的嘴巴，更叫人不得不相信了。

——相反的，居住於中國地方（日本地名）的人却是非常的講究義氣。

惠瓊把毛利氏說成天下的第一好人，這個將軍很體恤別人，愛護部下，他並舉出了往日與目

前的好多例子，以便證明所言不虛。播州的豪族最喜歡聽這一句話。

因為這些豪族最為關心的事，莫過於自家的安全，為了迎合這種人的心情，必需消除他們心理上的不安。

官兵衞在遊說之時，始終講織田家與毛利家的強弱論，乃是一種武士時常應用的比較論。單就這一點來說，官兵衞是敗給了僧侶的惠瓊。

官兵衞進入了播州路。

在途中，他最感覺到不安的是：主家御着城主的小寺氏。

主人的小寺政職是凡庸的人物，自己沒有定見，很容易被人牽着鼻子走。

目前，播州第一富豪的別所氏在三木城揷上了叛棄之旗幟，小寺政職看來也不能持久了。

官兵衞回到自己城塞的姬路，叫人去探查御着的本城之後，據說，旗色已經變了。

（看來，不去說服是不行了）

官兵衞這麼想之時，安土城的藤吉郎已統領大軍進入播州，把三木城包圍了起來。官兵衞就在那個陣中拜訪了藤吉郎，將播州的情勢變化，仔細的加以說明。

「如今，只有發揮出力量。讓他們瞧瞧織田家的威力」

藤吉郎一面慰勞官兵衞的辛勞，一面如此說着。

至於對小豪族的外交，經過了某一個階段之後，只好訴之於武力一途了。

對於這個原理，毛利氏也非常的清楚。他們為了以全軍在播州決戰起見，吉川元春從山陰道，小早川隆景則從山陽道統領軍團前進。這個情報也被藤吉郎獲知了。

（這麼一來，光靠我一個人是不够的）

藤吉郎如此想着，向安土城發出急報。

信長即刻下了軍令，叫明智光秀攻擊播州鄰國的丹波之波多野氏，以便遮斷他跟播州三木城

的連絡之路，同時，把荒木攝津守村重派遣到播州，任命他爲藤吉郎的副將，以救援他們。

不過，總共的兵員數只有兩萬人，跟毛利軍的五萬之衆，實難以比擬。

在天正六年春，藤吉郎在上月城的城外與毛利的大軍對戰，在不分勝敗之下，被推開上月城好遠。

(如此怎麼行?)

藤吉郎如此想着。這麼一來，不但無法顯示武威，甚至快戰敗了。只要有一次戰敗的記錄，播州的人心就會歸向毛利氏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藤吉郎只好巧妙的避開決戰，維持着勝敗未決的狀態，並等待着信長派來的救兵。

戰鬪逐漸的變成大規模了。

安土城的信長也重視了此種的事態，把明智光秀的軍團從丹波抽出，轉撥發到播州，同時，也令瀧川一益的軍團火速急行，再下令織田家的直轄軍出發，同時，爲了調整各將領之間的合作起見，派遣嫡子的信忠爲總將軍。

到了天正六年的六月，這些軍隊才到達上月城外的戰場。

這麼一來，雙方的兵力就不相上下了。

話雖如此說，藤吉郎的心境仍沒有開朗。

(我們一定會打敗戰)

他這樣想着。

因爲織田家的大軍是湊合起來的，荒木，明智，瀧川等都是跟藤吉郎同格的大將軍，以致，擔當這方面的藤吉郎並沒有什麼指揮權。

雖然時常召開軍事會議，然而，意見却百出，四大將成了對立，根本就沒有結果。其他的三名大將，甚至故意和藤吉郎過意不去，或者大唱反調，以致，無法發揮出統一軍團的威力。

如果這一方面的作戰成功的話，有功者不過是擔當官的藤吉郎，其他的三個將領是沒有份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怎麼肯合作呢?不拆

他的臺已算是不錯了。

(在萬不得已之下，我只有如此做了)

藤吉郎如此想着。決定從陣中溜掉。一旦下了決心，行動起來就快速了。他把自己軍團的指揮委給弟弟的小一郎(秀長)，並令官兵衞擔任輔佐。

之後，藤吉郎就脫掉了盔甲，穿上了下級軍官的衣服。趁着天色變黑之後，他帶着數騎脫出戰場，奔馳於街道，奔向京城，內謁了信長。

如今，爲了戰勝毛利軍起見，只有央求信長親自出馬了。

「我嗎?」

信長察覺到事態的嚴重性，考慮了一陣子。他一方面在京城從事宮廷工作，一方面擔任攻擊大坂本願寺的總指揮，甚至指揮大坂灣上的水軍，實在很難以親自到播州。

「我辦不到啊」

如果這樣說的話，藤吉郎勢將會感覺到失望。因此，信長說，一有了機會，我就會親自出馬。

「不過，不必等候我!」

信長說罷，又給藤吉郎重大的指示。

那就是:避免決戰，從上月城外撤退，集結於姬路城外的書寫山，以便爭取時間。

藤吉郎不覺喊叫了一聲，極力的反對。因爲，上月城有藤吉郎附屬的義勇軍，也就是山中鹿之介以下的舊尼子家的家臣們擁立着流亡的舊主勝久。如果依照信長的命令做去，那就要使他們陷入毛利軍的重圍裡面了。

如此一來，尼子的主從將歸於全滅。

「放棄吧!」

信長再度命令。

如果始終關心這些人的話，在播州的織田軍就非敗亡不可了——站在戰略性立場來說，信長的意見是正確的，然而，如此一來，織田家就會失信於天下了。

（一失信用，就無法取得天下了）

這是藤吉郎的持論。如今，織田家的獨善其身，以及功利性已招致了天下百姓的不滿，如果，再製造出惡例，使人們把它喧染開來的話，將會發生很惡劣的事態。主公，您就別這麼做吧！否則，將有更多的人背叛您。

（完了）

藤吉郎非常的躭心。官兵衞費盡苦心，在播州展開的懷柔外交所以一舉崩潰，乃是中立豪族對織田家的不信任感在作祟。這種的不信任感，使他們投奔毛利的陣營，燃點了這一次的戰火。

（我必需向主公直諫才行）

藤吉郎準備避開直言，向信長忠告不可放棄上月城。然而，信長却聽不進去。第三次的發出命令：

「依照我的吩咐行事」

終於有如往日一般，發出了雷霆似的聲音，好像要咬住藤吉郎似的。後者只好恢復往日的「猴子」，保持着平身低頭的姿勢。

（這該怎麼辦才好？）

藤吉郎在內心乾着急。這不是信長主公的致命之點嗎？這個天才只關心戰略的功利性，輕視所謂獲信於天下人之舉。依據藤吉郎的想法，放棄上月城，就等於放棄了天下。不過在信長看來，那只不過是戰略上的價值而已。

「主公……」

藤吉郎再度抬起了臉孔，重新開口說話，但仍無濟於事。

「你不必太關心那些浮浪之人」

信長竟然這麼說。

的確，看在信長的眼裡，往日被毛利氏所滅的山陰的尼子等的遺臣團，也許只不過是浮浪者而已。然而，也就是如此，天下的人才會同情他們。

（遺棄他們，將失去天下）

藤吉郎很想大聲叫喊了起來。

關於這方面的感覺，信長始終沒有。藤吉郎則非常的豐富，這可能就是所謂氣量的不同吧？

於是，藤吉郎離開了京城。

這之後的六月下旬，播州的織田軍與毛利軍展開中度規模的決戰，一面向後撤退，下過姬路，集結到書寫山。以致，上月城變成了孤城，尼子勝久切腹自盡。山中鹿之介則被逮捕了，在被送往毛利本國的途中，於備中松山的河邊被殺了。

——眞可憐。

播州戰場的敵我兩軍都發出了同情之聲。

至於藤吉郎則一直保持沈默。不過，他在內心叫着：

（也許會發生某種事）

心裡雖然如此想，但他却沒有告訴任何人，只一心一意的想把軍團移動到別的戰線。

非進攻三木城不可！然而，不必全力的進攻，只要重重包圍斷絕運糧之路，使守城的士兵喪失戰意，以期在不損及敵我人命之下，得以進入城內。關於這一點，跟信長攻城的方式有着極大的不同。

在包圍三木城的期間內，發生了震驚天下的意外事態。

在剛開始之時，接到這個急報的信長，根本就不相信，可說是信長寵臣的荒木村重，竟然掀起了叛變，投效於毛利的陣營。

「會不會是謠言呢？」

信長在自言自語着。

這也難怪，因爲荒木村重雖然是新近才加入織田家，但信長對他另眼相看，很快的，就把他提拔爲跟柴田、羽柴、丹羽、明智、佐久間，以及瀧川六將同格的軍團司令官。

過去，他很可能是一個浪人。

據說，他曾經在攝津（大阪府、阪神間）豪族池田氏家服務過，成了此家的元老，不久之後，他就凌駕了主家，自己單獨的站立了起來。

後來，主家的池田氏變成了織田家的敵人，於是，這個男人就跟主家斷絕了關係，投效織田家，而變成了他的家臣。

那個時候，信長正輾轉於各地作戰，深以缺乏統軍人材爲苦，於是叫村重擔當攝津方面的平定，不久之後，又把攝津這個地方送給了他，使他擁有了伊丹、尼崎、花隈等幾座城堡。

——我待他如此優厚，他爲什麼會反叛我？

信長實在想不通。

已經給了村重嚐了甜頭，依照常情來說，人們是最容易被巨利所動心，同時也會感謝給他重利的人，爲了巨大的利益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險。然而，村重何以要反叛信長呢？

在這稍前，發生了小小的事件，不過對村重來說，乃是幾乎令他喪膽的大事件，那是因爲——村重的一個不知利害的部下，在大軍奉信長之命包圍石山本願寺之時，竟然售米給圍城裡面的敵軍，這一件事被信長獲知了

——雖說是村重的部下，也很可能是村重自己要出售也說不一定。

信長如此懷疑了起來，爲了叫村重當面解釋，他下一道命令，叫村重立刻趕回安土城。

接到了命令之後，村重顫抖個不停。

（信長可能會殺我）

村重的元老們，都奉勸他不要去安土城，因爲他們都深知信長的爲人。村重也認爲此話有道理，在平定攝津之前，荒木村重是信長很重要的道具，如今，除了本願寺的一部分之外，攝津已差不多被平定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村重對信長來說，已經沒有價值了，甚至會妨碍到他的工作呢！

——信長本來就是這種人。

村重很理解信長的爲人，毛利方面也以這一點做爲拉攏天下各國對抗信長的工具。

的確，信長把前期將軍足利義昭盡情的加以利用，一旦認爲他沒有了利用的價值之時，就把

他趕出京城。原來在足利家做家臣的村重，最瞭解這一點。

義昭如今投奔到毛利家，他時常派密使到村重那兒，不斷鼓勵他反叛信長說：

「你好好的想一想，信長只是虎狼罷了，待他認爲你沒有利用價值之後，一定會把你吃掉。」

往日，村重都毫不考慮的拒絕了，這一次爲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起見，只有反叛一途了。

荒木村重的謀反已成定局之時，友人的明智光秀到伊丹城勸他仔細考慮，藤吉郎也從三木城外趕到伊丹說：

「或許，閣下太疲勞才會有這種想法吧！你不妨現在就放棄這個念頭，至於主公那兒，我會替你負責。」

藤吉郎感覺到非常的悲痛。

因爲，村重一旦反叛之後，他將成爲腹背受敵的原故。

「我就是拼掉了這一條命，也要求主公原諒你。」

藤吉郎表現出了他的眞心，眼眶蓄淚，聲嘶力竭的說。藤吉郎不可能說假話，因爲，此地是村重的城堡，明天可能就會變成敵人的藤吉郎，單獨一個人來拜訪，要殺他的話，根本就不必費吹灰之力。

「我眞的有一點後悔。」

村重囁嚅着說。

「不過，藤將軍，請不要再說服我。如今，我已經進退兩難了！」

信長即使當面原諒了他，也可能暗中派人誅殺他，在這種情形之下，眞是進也不是，退也不行了。

「我已經準備一死了之了。」

村重以很沉重的語氣說。

到了這種地步，藤吉郎很清楚，再說下去也沒有用處，於是，站立起來告辭了。

接着，村重也站立了起來，他爲了保護藤吉郎不致被部屬所殺之故，有如欲擁抱藤吉郎肩膀似的走着，不久就走到了城門附近。

在臨別之時，藤吉郎對村重說：

「閣下太仁慈了！」

在會談之中，不僅是村重的部下，就是村重本人也時時萌起欲殺害藤吉郎的念頭，但都忍住了，終於平安無事的把他送到了城門口。

「藤將軍，唯有您才能够獲得天下萬民的信賴。」

村重有如囁嚅一般，說出了心裡的話。

由於這句話太過於重大，藤吉郎愣了一下，環顧了四周，看一看。

（是否有人聽到村重這一句話呢？）

至於藤吉郎本人則裝成沒聽見的樣子，很快的牽過了馬，跳上了馬背，一下子就消失於黑夜裡面了。

這件事引起了種種的反應。那時，官兵衞正在三木城外紮營，在藤吉郎指揮之下從事戰鬪，想不到在藤吉郎歸陣之後不久，官兵衞主家的小寺氏，受到了荒木村重叛變的刺激，終於投効毛利的陣營。

官兵衞把這件事報告藤吉郎之後，忽忽的趕回居城的姬路，希望能够把局勢扭轉了過來。

「你做得到嗎？」

藤吉郎希望官丰衞做得到，因爲，小寺氏是播州第二的豪族，如果謀反的話，藤吉郎在播州的作戰一定會陷入危機。

「在下也不敢斷定。」

「我如此的要求你。」

藤吉郎差一點就跪下去了。

「在下惶恐，不過，一定會賭命一試。」

對於官兵衞來說，也只有如此的答覆了。事實上，他也準備這樣做，只要看他的眉宇之間，就不難明瞭。

（這個男人一定會轟轟烈烈的幹。）

官兵衞走了之後，藤吉郎的側近們，紛紛猜測起了官兵衞今後的動向。

——他既然是一名策士 ，說不定會反叛主公。

基以常識來說，官兵衞並非織田家的家臣，他大可不必賭命爲藤吉郎盡義啊。剛才實在不必讓官兵衞回到姬路，應該殺掉他！

側近們紛紛的說。藤吉郎在聽到之後，如此的說：

「我告訴你們，官兵衞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而且挺富於義氣的，關於這一點，你們沒有看清楚。」

待官兵衞走了之後 ，藤吉郎忽忽寫了一封信。

世上的人都很清楚，我跟他之間的關係並不尋常，也許我會構成中傷之罪，不過恨我的人，也勢必恨那個人。小心並弄清楚這一點。

總之，對於我，他好像是同胞弟的小一郎一般，不管有關他的傳說進入我的耳內，我都不會相信，他也不應該相信，不妨以這種相對的思考方式，處理事物。

藤吉郎之所以寫這封信，表示他很相信官兵衞，然而，人類一旦被夾入某種條件之中，就很可能採取跟平常截然不同的行動，爲了考慮到這一點，藤吉郎才寫了這一封信。

當官丰衞接到這封信之後，感激之情溢於言表。自己當然獲得了藤吉郎的信賴，那不是很幸運的一件事嗎？

「小寺大人呢？」

經官兵衞一問，姬路留守的人就說出了小寺的動向，原來，他眞的謀反了。

官兵衞準備去規勸小寺，想不到左右却蒼白着臉孔說：

「主公，您會被殺掉的！」

誠哉斯言，對小寺政職來說，官兵衞雖然是元老，但他也等於投奔織田家了，殺掉他，並不

算稀奇。

「我已經把生命豁出去了！」

官兵衞單獨不帶一名部屬的去拜謁政職，在到達居城的半路，他折了一枝紅葉，插在衣襟上面。

小寺政職始終不改變他的態度，說是經不起荒木村重的引誘，已經承諾投効毛利氏了，他不聽官兵衞的直諫，只淡然的說：

「我本人沒有意見，一切要看攝津守了。」意思是說，只要荒木村重欲重投織田家的旗幟之下，他也就沒有意見了。

「是眞的嗎？」

「絕不食言。」

政職說。官兵衞請求政職寫一封親筆信給荒木村重，然後，他就帶着信奔馳到攝津伊丹鄉。

——報出播州小寺家五個字，小廝就帶着官兵衞到城裡謁見荒木村重。

（原來是這個男子。）

村重看那個平伏在自己下座的小男人，心裡感覺到可憐又可笑。

「你就說話吧！」

想不到官兵衞說了一些令人感覺到意外之話，他聲稱自己的洗禮名叫「西蒙」，曾經在南蠻的寺廟中拜謁過老爺您。老爺眞是貴人多忘等等。

「你也信奉天主教嗎？」

村重嚇了一跳，村重由於其幕僚高山右近的引導，早早就接受了洗禮，可以說是京畿內最爲熱心的信徒。

（那麼，不能殺他了。）

然而，也不能讓他活着回去播州打破他對小寺政職的信用，於是使用了巧計，把官兵衞軟禁了起來。

這之後，官兵衞就從世上消失了，小寺家認爲他已被殺了。

然而，信長却沒有這種的想法。

信長愼重地準備對荒木的討伐。

他向荒木村重幕下大將的茨木城主——中川清秀及高槻城主——高山右近遊說，使他們中斷了跟村重的盟約。在這個折衝中，信長獲知姬路的官兵衞正在伊丹城內。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一定身任荒木村重的參謀了。

「那個具有三寸不爛之舌的策士！」

信長激怒了起來，他認爲官兵衞是喜嚼舌的策士，到處賣弄一點小聰明以獲利。

到了這一年的十一月九日，信長親任征伐荒木的總指揮官，到達山城的山崎，然後，叫急使到播州的藤吉郎處。

「殺掉官兵衞的人質！」

這是信長的命令。

所謂人質者，就是官兵衞的獨子松壽丸（日後的長政）。藤吉郎正把松壽丸安頓於近江長濱的居城。

「……」

藤吉郎沉默了好久。

關於官兵衞的失踪，藤吉郎不知其原因，然而，他却堅信那個男人絕對不致於反叛織田家。

然而，這一句心裡話，由於沒有證據做後盾，因此，藤吉郎不便對使者說。

「對主公說，我已經領命了。」

藤吉郎只好向使者這樣說，待使者回去之後，他叫來竹中半兵衞。

半兵衞跟官兵衞一向共同擔任藤吉郎的參謀，然而，由於宿疾的肺病變重了，因此在藤吉郎命令之下，退到後方的長濱療養。

「藤將軍，把一切委給在下吧！」

半兵衞知道藤吉郎的內心，也絕對相信官兵衞不會謀反。

（藤將軍一定是要我把松壽丸藏了起來。）

藤吉郎當然也知道半兵衞的內心。不過，一旦事跡敗露的話，可就要連累半兵衞了。

——我的壽命已經無多了。

半兵衛默默無言，只是以眼睛這麼表示。到時，我會把這個罪行頂了下來，當我壽盡之後，那個官兵衛一定會替代我成爲將軍的謀臣，爲了連繫官兵衛的心，松壽丸就委給在下吧！

「那麼，就拜託您了。」

藤吉郎在一陣沉默之後，無可奈何的說。

半兵衛回到了長濱之後，立刻向信長報告業已殺了松壽丸，然後，把松壽丸藏於自己先祖以來領地的美濃不破郡菩提山。

在這個期間之內，荒木在伊丹、尼崎兩城抗戰了一年之久，信長苛烈地進攻，斷水源及糧道，在翌年的十一月終於攻佔了兩城。

在這個期間之內，官兵衛始終被關於獄舍裡面，這個獄舍有如泥沼一般，水氣很重，終日不見陽光，沒有風，疥癬蟲深深地寄生於官兵衛的皮膚裡面，不僅全身長滿了疥癬，連頭髮也脫落了。

由於獄舍很窄狹，不能臥下，只能夠坐着，以致，脚肉掉了，由於皮膚病右膝腐爛，再也不能屈伸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多數的囚犯都會死亡。

官兵衛雖非自幼學過武術，但却也熬了一年。

（只要一心忍耐，將來總有出人頭地的一天。）

樂觀的官兵衛，如此決定了之後，打消了逃走的念頭，想盡辦法偸生，例如：避免體力的消耗，與獄卒們要好，培養樂觀的想法等等。

這個具有獄舍的伊丹城爲何會淪陷呢？

直接原因爲：圍城後的九個月，城主的荒木村重單身悄悄的脫離該城，跑回尼崎城所使然。這之後，城裡的士氣就一蹶不振了，而小將軍們又紛紛的內應，趁着這個混亂的當兒，官兵衛部下的栗山善助（日後的備後）裝扮成一個商人，在伊丹城下商人銀屋某的引導之下，窺覦着城裡

的一切，接着，進入城裡，到獄舍把官兵衛解救了出來。

官兵衛却無法站立了，善助把他揹負着，逃出城堡，再把官兵衛安置於一塊木板上面，火速的把他抬到信長的本營，信長在看到了官兵衛悲慘的模樣之後，淚流滿面的說：

「快點把他抬到有馬那個地方，那個地方的溫泉很有效。」

說罷，信長退了下來，非常後悔殺了松壽丸那一件事——我沒有臉去見官兵衛矣！信長這麼說。

竹中半兵衛聽說官兵衛被救出之後，火急的趕到攝津。到了這個時期，半兵衛的身體已經不起路途的風霜了。

他坐着轎子到信長的陣中，爬在地面上，對他不曾履行命令之事，要求信長賜罪。

「松壽丸還活着嗎？」

信長有如要噴出什麼東西似的大嚷了起來，對於一切，他根本不想過問了。

竹中半兵衛雖然病情已經非常的沉重，但仍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到有馬走一趟。

到了有馬，他告訴官兵衛松壽丸平安無事，同時，半兵衛還必需到播州一次。他到播州的陣中，轉告藤吉郎，信長已經不再追究一切了，在長途勞累的路中，半兵衛無法起身了，終於在播州的陣中病亡。

（前編完）

星辰書系③

豐臣秀吉（前篇）

譯者：李常傳
發行人：趙基信
出版者：星辰出版社
辦事處：三重市重新路二段七巷六號
電話：九八四六六五五

定價：新台幣五十元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八月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一七七五號

